

導報叢書之一

導報言論集

第一輯

導報叢書之一

導報言論集

上海導報館發行

◀ 導報叢書之一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初版

導報言論集

第一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編輯者：

導報叢書編輯部

發行者：

導報館發行部
上海寧波路一三〇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LL RIGHTS RESERVED

Leader's Series I.

1st. ed., Sept. 1938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MORNING LEADER

Proprietors & Publishers: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30 Ningpo Rd., Shanghai, China.

代序

本報從四月二日創刊到今天，恰恰是一百天。一百天，這樣一個短促的時間；第一百號，這樣一個微小的數目，在平時，是不值一提，不應一提，也沒有人一提的。但是在上海今天這樣的環境裏，由外僑創辦而給中國人閱讀的報紙，誠如本報第一天社論裏所說的「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這裏，所謂艱難，當然不僅是指外來的壓迫或誘惑，如其僅是外來的壓迫或誘惑，則我們在沒有出版之前，早已預料到，我們深信自己的定力是儘足以應付它，我們也相信上海其他外僑所辦的華文報紙諸同人，同具有這種宏毅的定力的。所艱難的，現在的上海，誠如某些文人筆下所寫的「孤島」一般，既沒有迅速的交通工具可以自由和外埠往還，而我們所負責報導，負責解釋的，又是非常重大——自中國有報紙以來，從沒有遇到像今天那樣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

本報同人，從草創之始到現在，沒有一天不感覺到所負責任的重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深恐偶一選擇錯誤，觀察錯誤，而貽誤讀者。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奮鬥了一百天，本報同人認為實有一提的價值，藉以檢討過去，策勵來茲。

在創刊的一天，我們會聲明『本報所採取的立場，就是人類的立場。』而所謂人類的立場，就是看得更遠更大的立場，『引導大家前進，而不是後退。』所謂人類的立場，就是和平的立場，而和平與正義是不可分割的。『所謂人類的立場，也就是友愛和同情的立場。』在過去的一百天中，我們檢討一下所報導的新聞，所發表的主張，我們自信都沒有違背第一天所聲明的立場，我們今後還是『站在人類的立場說話。』

我們同情中國的民族抗戰，我們曾申斥侵略者的殘暴行爲，我們反對任何一國對侵略者退讓屈服的傾向，我們並不是對那一國家有所憎惡，對那一國家有所偏愛，我們完全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站在和平的立場上，站在正義的立場上，不能不如此。

說，不得不如此做。

在過去的一百天中，我們承廣大的讀者寄與至上崇高的同情，我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還不夠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將愈益淬厲奮發，作不斷的努力，不斷的改進。

我們重申本報第一天所說的話：『我們要站在人類立場上說話，而且說話也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大家本着人類的崇高的德性——團結，友愛，正義感——掃除當前一切的障礙，向歷史進化的途程猛進。最後的勝利，不是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全人類的。』

為保障和平，為維持正義，制裁以及剷除『憑藉爪牙的鋒利而吞噬一切同類』的野獸，需要全人類——已經喪失人類的德性的除外——匯合全部的力量，不分種族，不分國別，不分階級，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纔能完成這個任務。恢復和平的遲早和世界進步的快慢，完全決定於所團結的範圍之廣狹，若干徘徊歧路的執政者覺醒，和侵略

國家廣大的勞苦民衆抬頭之早晚。而團結，覺醒，抬頭，都不是一蹴可就，必須經過「爭取」的階段。爲了自己的命運而堅決奮鬥的弱小民族，就是以行動爭取人類團結，爭取世界和平的先鋒。

七月十日

導報言論集第一輯目錄

(代序)人類的立場和人類的任務	一
站在人類的立場說話	一
太湖的義勇軍	孫信 三
中國戰時經濟的好現象	八
保障勝利的綱領	一一
胡佛的主張	一四
民主集權制的開始	一七
悼劉湛恩博士	二〇
壯烈的完成	二三
從軍事上來探討中日戰爭過去現在與將來	林彥 二六

消極以上.....	三五
日本諱敗的意義.....	三八
台兒莊之大戰.....	四一
為難民請命.....	五一
論中日軍事上的勝利與失敗.....	五四
日本的改組內閣政潮.....	五八
為淪亡區域苦悶的青年們請命.....	六一
鞏固統一陣綫.....	六五
羅斯福總統的鬥爭.....	六九
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七三
論日本之軍事力量.....	七六
中國能承認義國併阿嗎？.....	八二

日本的夢想——對華議和	八六
兩種空氣的作用	九四
再談魯南戰役	九八
英日「上海海關協定」	一〇二
論日方「議和」與大進攻的「新」策略	一〇六
「實際主義」還是「短視主義」	一一二
英日上海海關談判	一一七
紀念五四運動	一二一
紀念「五五」應有的認識	一二三
戰不得的日本！	一二七
魯南戰役之我見	一三六
怎樣紀念「五九」？	一四三

海關華籍關員的鬥爭·····	四七
中國抗戰與友邦利益·····	一五〇
再談阿比西尼亞問題·····	一五五
戰局的新變化·····	一五九
論東戰場之軍事局勢·····	一六九
列強對中國的援助·····	一七二
申論徐州大會戰·····	一七七
瘋狂侵略戰的根源和趨勢·····	一九二
放棄徐州之後·····	一九六
從放棄徐州論到日軍計劃·····	二〇〇
談屏·····	二〇〇
唯一的不安·····	二〇五
中國抗戰與外匯·····	二〇七

德捷邊境的洶洶聲勢.....	二二五
德國召回軍事顧問與停售軍火.....	二一九
關於游擊軍.....	二二五
集體安全的端倪.....	二二九
論「拼命內閣」與「中原大會戰」.....	二三四
陳式毅.....	二三四
內外夾攻中的日本改組內閣.....	二三九
熱病的瘋狂.....	二四三
日機狂炸廣州.....	二四八
全國金融會議.....	二五一
最穩的金庫.....	二五五
制止日機的暴行.....	二五九
日本爲什麼拼命轟炸廣州？.....	二六三
談屏.....	二六三

教師節告教師·····	二六七
再談游擊軍·····	二七〇
豫省之戰·····	二七五
對於日機暴行應有之認識·····	二七九
瘋狂的日本·····	二八三
使武漢三鎮成爲純軍事的重鎮·····	二八八
第二期戰爭尙未終結·····	二九三
施季芳·····	二九三
水災·逃難·遷移·····	三〇〇
保衛武漢的必要工作·····	三〇八
黃河決堤·····	三一六
二期戰爭東戰場三防線之檢討及其前途·····	三二〇
魯宜·····	三二〇
怎樣團結青年·····	三二四

胡不遄死·····	三二七
『求和就是滅亡』·····	三三〇
附文匯報社論「一個建議」·····	三三四
莫測高深的『建議』·····	三三七
關於日本指摘法國·····	三四三
現在有「和平」嗎？·····	三四八
談中國的進步與和平運動的作用·····	三五二
英國想怎樣『調解』？·····	三五八
誠中形外·····	三六二
日本的馬後砲·····	三六五
對國際問題的一些常識——願文匯報再下一番工夫·····	三六九
中國空軍的偉績·····	三七三

德國召回駐華大使·····	三七七
論目前的軍事局勢·····	方效琴 三八一
英國援華與日機轟炸汕頭·····	三八七
是何用意?·····	三九〇
心勞日拙·····	三九五
中國民族抗戰的瞻望·····	三九九
近衛的悲劇·····	四〇二
蔣委員長的基础·····	四〇七

站在人類的立場說話

本報是上海的外僑所創辦的，而本報的讀者，却大多數是中國人。在這一個時間，在這一個空間，辦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由外僑來辦理給中國人閱讀的報紙，更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但是我們却不怕一切困難，把這一個報紙辦起來了。在讀者第一次和本報相見的時候，所要問起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本報的立場。

本報所採取的是什麼立場呢？我們願意十分坦白地回答，就只是人類的立場。所謂人類的立場，就是看得更遠更大的立場，歷史上有多少民族都消失了，有多少國家都滅亡了。永不會消失滅亡的，只有是人類。地球存在一天，人類也存在一天。人類存在一天，世界也就進化一天。那些向時代開倒車的，那些逞一時意氣倒行逆施的，都忘記了自己是人類。他們不知道整個人類的歷史，是往前進的。你固然可以背着歷

史的道路走，可是終究要給人類進化的大車輪碾平了的。所以我們願意站在人類的立場，引導大家前進，而不是後退。

所謂人類的立場，就是和平的立場。和平和正義是不可分的。和平要是丟掉了正義，那惟有狼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了。狼不是和平主義者，一味馴服的綿羊也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惟有知道爲正義而奮鬥，尊重自己 and 尊重別人的人類，才是和平主義者。

所謂人類的立場也就是友愛和同情的立場。憑藉爪牙的鋒利而吞噬一切同類的，這是獸類，這不是人類。人是富於同情的動物。人決不能屠殺奸淫同是方趾圓顛的人，即使是爲了皇道，反共，愛國種種美名也不能。

站在人類的立場，我們對於世界上一切爲了自己的命運而堅決奮鬥的弱小民族，是表示萬分敬意的。站在人類的立場，我們對於一切被壓迫，被屠殺，被剝削者，是抱無限同情的。站在人類的立場，我們對於一切貪污，荒淫，殘暴，虛偽，醜惡，是極端憎惡的。

站在人類的立場，我們願意以恆久的真理，普遍的理性，作為我們共同的嚮導。

信不信由你，我們要站在人類的立場說話。而且說話也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大家本着人類的崇高的德性——團結，友愛，正義感——掃除當前一切的障礙，向歷史進化的途程猛進。最後的勝利，不是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全人類的。四月二日（創刊）

太湖的義勇軍

孫 信

——東戰場太湖抗日義勇軍的戰鬥史和發展史——

自十一月十一號在崑山小村地方接受羅卓英陳誠兩長官的委任後，他們即開始組織，乳名是「七十九軍別動隊」。還不是東南抗日義勇軍，這時的人數不滿二百。十二月廿一號，他們到了南廂，遇着軍委會之吳江特派員黃秉英，吳縣特派員黃毅哉，遂與他兩人決定會銜布告，號召民衆參加，同時即進行改組。設總團長一人，經委

一人，政訓一人，常委一人。這時軍隊的組織分一二三縱隊，各縱隊設一二三大隊，各大隊設一二三四中隊，各中隊設一二三分隊。

一月十七號因總團長往離南廩不遠之同里鎮收編軍隊，日方七百餘人乃三路圍攻南廩，他們與日軍的第一戰即從此起。結果他們死二人，傷二人。日方死亡八十餘人。這一仗，以力量之對比，他們很難勝利，但因他們結集了當地（南廩）民衆，所以就建立奇功。他們的總團長去同里鎮將駐周莊之獨立四十五旅第一團收編了來，他們的力量更大了。

一月廿號，他們開到了東山，共有四千餘人了。爲什麼這時就有四千餘人呢？因爲東山當地有陳則民（僞江蘇省府之將來主席）所委之龔國樑警兵（水上警察）及東山警局長沈靖華之二部，一降日，一抗日，互相猜忌，他們當時將前者繳械後者改編了。

一月二十七號，是他們打第二次勝仗的日子。日軍從蘇州之橫涇鎮木瀆鎮來攻，

有十餘只汽油小火輪爲其交通之用，有飛機三架在上面轟炸他們，有比第一次多一倍之兵一千四百餘人向他們衝殺。結果呢？日汽油小火輪全被他們燒燬了。日軍死傷二百餘人，義勇軍死傷二十餘人。他們移到了東山，西山，湖岸上了，他們的船都被蘆葦遮蓋着，日方也沒有搜尋得出。

二月三號，他們與日本第三次大戰起了。日方在汽船上設有機關槍，小礮。但他們用七只桅干的大船，（順風時比汽油輪還快，每小時能行二百里）與日軍應戰。同時將雪堰鎮漕橋鎮之汽車路全毀壞。即收復了馬蹟山。

三月十二號，第四次與日軍作艱苦戰的機會到了。日軍近三千人大舉圍攻馬蹟山，日空軍將馬蹟山炸成焦土。此役日方燬戰車坦克車數輛，死傷不明；他們死百餘人，傷百餘人。第二團團長田文龍受傷，英勇的團附李春茂陣亡。但結局他們仍將西山周鐵橋鳥溪關三要地收復。

他們是三月一號舉行第二次改組，當時已有近三萬人了。他們深深的感覺「有

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口號是天經地義的對。他們軍中有許多青年男女學生，大中小三級都有，又有許多失掉聯絡的下級軍官，和抗日的在鄉軍人，均給他們的幫助非常之多。真是一個武裝的民族聯合陣線。

他們由二百人到三萬人了，向日人擲頭顱的義舉，人數倒越鬧越多，而且大家也越聰明。他們有百廿分的信心：只要有決心爲民族去鬪爭，只要領袖不動搖而又能採用很正確的方法去鬪爭，他們可發展到三十萬人。

他們這樣迅速地發展，決不是天外飛來的，而自有其產生的原因的：

「隔城市越近之工作，日方之破壞力越猛烈；不如到遠一點的地方與敵人作拉鋸戰去，」當上海退出時，有許多軍官如此打定了主意與日人作持久戰的。這是產生東南巨大義勇軍的第一個原因。

戰爭恰恰發生在蘇州太湖周圍之偉大農民鬪爭半年之後，這些反地主反封建之戰鬪農民，將來必然組成巨大的抗日軍。同時這些農民地帶，有近廿萬到五十萬參

加過上海無錫杭州南京產業之工人，他們在將來的戰鬪中，人民武裝中，必成爲主要的活動者。這是產生東南巨大義勇軍的第二個原因。

東南有巨大的城市知識份子，他們飽嘗并慣見侵略者的滋味，他們決不會甘心做日人之順民，他們必投筆從戎而起義參加將來的反日巨潮。這是產生東南巨大義勇軍第三個原因。

東南是全國經濟上比較豐裕之區，同時這區域的民族資本家在日軍統治之下必然走上燬滅之路，必然不分階層的援助廣大羣衆，武裝民衆向日本拚死命。這是產生東南抗日義勇軍的第四個原因。

上海與南京退出時，中國方面損失槍枝十八萬枝，日方得到的不上十萬枝，其他八萬枝都到了東南各地。這是產生東南巨大義勇軍的第五個原因。

四月三日

中國戰時經濟的好現象

中日戰爭以來，從八一三算起，已經七個半多月了。在這期間，中國所遭受的損害，單以經濟而論，以日軍的肆意破壞，再加被侵佔區域的廣大，雖然尙無統計，但可斷言是巨大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中國不能不戰。然而這就是中日戰爭下中國經濟的全貌麼？以爲是的，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執偏概全，因小失大。二者何？全者何？大者何？曰：中國的國際貿易從入超突變爲出超！這是近代中國自從海通以來所不曾有過的，既是空前，且復是啓後的朕兆，象徵着中國因抗戰而從半殖民地到完全獨立的國家，值得大書特書！

這是要稱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調查的。據統計，二十六年下半年，即從七月到十二月內的進口貿易值凡三四七、三七一、〇〇〇元，出口貿易值凡三五五、三

九七、〇〇〇元，而從九月間到年底，四個月中，出超額達五千三百六十餘萬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戰爭裏，正是中國的對手的日本的對華輸出減縮最劇，僅及上半期的百分之三十二，已從第二位降到第五位！

就一般說，近代中國資本的發展，是國際貿易的發展，是國際資本影響下所外鑠的而不是自發的發展，因而也決定中國之經濟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又因而決定中國之政治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才受國際資本的壓迫，尤其受日本資本的壓迫，浸至侵略。現在中國國際貿易的從入超突變爲出超，固然是受中日戰爭的影響，固然是受日軍封鎖的影響，固然是輸入減縮超過輸出減縮的相形比較之下的出超，但是這些對於中國都是有利的，在中國是因禍得福，而在日本則是作繭自縛。

後者就特殊說，就是中日戰爭裏正是中國的對手的日本的對華輸出減縮最劇，平時，中國的國際貿易的輸入，日本佔第二位，而且誠如蔣委員長所說，中國的市場，日本幾乎佔有獨占的地位。現在一落千丈，已經降到第五位了，而二十六年的下半年，僅

及上半期的百分之三十二。這日本的作繭自縛，對中國實在是解除了最大的壓迫。

中國所恃以對日抗戰的，所恃以決定最後勝利的，不全在軍事，而在政治，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單說後者，日本是工業國，而其國內的市場既已狹窄，其國外的市場又復稀少，只有英國，中國，印度演着最大的作用，所以只要裏面有一個國家抵制日貨，就會使日本的整個經濟發生動搖。近來日本國內的中小工業日趨沒落，減少生產，甚至倒閉，增加工資的工潮急劇地增加，都不是偶然的。這還單只是貿易的一點，還有對華作戰的經費尚不在內；貿易又單只是對中國的一點，還有風起雲湧的各國人民抵制日貨運動和各國工人拒絕運輸日貨尚不在內。中國照正規的經濟情形說，則大致是農業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現象，是不大會有的；有之，便是有利：從歷來國際貿易的入超突變爲出超。說中國是農業國，是指近代中國的正規的經濟的性質，決不是說中國註定是農業國。現因抗戰，國際貿易從入超突變爲出超，解除了最大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壓迫，正是從不正規的經濟下的農業國突變爲正規的工業國的契機！

四月四日

保障勝利的綱領

中日戰爭，就是從「八一三」上海戰事發動算起，到現在也已有八個月了。在這八個月中，中國有識之士，所祈夕企求的，倒不是戰事之如何有利，而是有利於抗戰之政治綱領。因以中日兩國之武力相比較，無論何人，均深知在戰爭初期，中國決難取勝；但中國欲獲得最後勝利，則固有的機構，固有的政策，決不能動員全國民衆，集中全國人力物力，以負擔此空前嚴重的歷史的使命。

歷史的演進，畢竟不是任何人所能阻撓的，這次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畢竟頒佈了下面抗戰建國綱領，而有以饜足中國人民的渴望。

(甲)總則 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則。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

(乙)外交 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四、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條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力。五、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六、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七、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所成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爲。

(丙)軍事 八、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使全國官兵，明瞭抗戰建國之意義，一致爲國效命。九、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衆武力，補充抗戰部隊；對於華僑回國效力疆場者，則按照其技能，施以特別訓練，使之保衛祖國。十、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之下，與正式軍隊配合作戰，以充分發揮保衛鄉土，抵禦外侮之效能；並在敵人後方，發動普遍游擊戰，以破壞及牽制敵人之兵力。十一、撫慰死亡士兵，安置殘廢，並優待抗戰人員之家屬，以增高士氣而爲全國動員之鼓勵。

(丁)政治 十二、組織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十三、實行以縣爲單位，改善並健全民衆之自衛組織，施以訓練，加強其能力，並加速完成其地方自治條件，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的基礎，並爲憲法實施之準備。十四、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之簡單化，合理化，並增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十五、整肅風紀，責成各級官吏，忠勇奮鬥，爲國犧牲，並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爲民衆倡導，其有不忠不守，貽誤抗戰者，以軍法處治。十六、嚴懲貪污官吏，並沒收其財產。

(戊)經濟 十七、經濟建設，應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 十八、努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並開墾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發展各地之手工業。 二十、推行戰時稅制，澈底改革財務行政。 廿一、統制銀行業務，從而調整工商業之活動。 廿二、鞏固法幣，統制外匯，管理進出口貨，以安定金融。 廿三、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增航線。 廿四、嚴禁奸商壟斷居奇，投機操縱，實施物品平價制度。

(己)民衆運動 廿五、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解放之抗戰動員。 廿六、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廿七、救濟戰區難民，及失業民衆，施以組織及訓練，以加強抗戰力量。 廿八、加強民衆之國家意識，使能輔助政府，肅清反動，對於漢奸，嚴行懲辦，並依法沒收其財產。

(庚)教育 廿九、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 卅、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予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 卅一、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戰區及農村。 卅二、訓練婦女，使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

其中如『獨立自主的外交』、『加緊軍隊政治訓練』、『武裝人民』、『發動普遍游

擊戰，『撫慰傷亡士兵，安置殘廢，優待抗戰人員之家屬，』『組織國民參政會，』『改善政治機構，』『整肅風紀，嚴懲貪污，並沒收其財產，』『嚴禁壟斷居奇，實施物品平價制度，』『發動全國民衆，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對漢奸嚴行懲辦，並依法沒收其財產』等項，都是非常重要而切實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保障抗戰勝利的綱領是有了，剩下來的问题是能不能切實執行和執行的程度是否足夠而已！

四月五日

胡佛的主張

胡佛遊歐歸美，對外交協會發表演說，除響應一般孤立派的論調，主張美國政治行動絕對保持超然地位以外，並謂『吾人當與獨裁國及民治政體維持和平，不宜有何區別……』（引文據文匯報）這段演辭所反映的國際局勢及其本身的意義值得我們嚴重注意。

就國際局勢說：自從艾登下台，德奧合併，英義談判積極進行，整個歐陸——其影響所及，竟不妨說是整個國際局面不可諱言的已有了爲侵略勢力所左右的趨勢。過去的道德制裁，理性制裁，固已完全爲侵略主義者所粉碎，即昨日猶爲一世之雄的諸位民主國家，此刻亦已惴惴小心爬下了他們的盟主的壇坫，或追隨於侵略者的長征軍尾巴上，翹望顏色，或擺出了小商人的籌盤，唯求自保。晉楚既不復敢主持牛耳，吳越的長戈自不妨奴使中原，浸假而要將春秋時代拉入戰國時代。胡佛前總統的演辭充分透出來了這種的國際時局。

在羅斯福總統聲言反對法西斯獨裁之後，胡佛這種迎合美國一般資本家商人的孤立言論，或許是有其國內的意義，我們目前可以不必去理會。但以標榜民治，實行民治的國家，其本身原極端與獨裁矛盾，而且深惡獨裁，一旦到了民治國家蒙受極大威脅，獨裁者揚戈橫行的時候，反來主張與兩者同時維持和平，實際上就無異於附和獨裁者來威脅民主國家及民治主義。并且思想原無國界，熱狂極容易蔓延。希特勒會

經以國社主義出了國界自豪，墨索里尼也要把他的法西斯主義搬到國外去。法西斯的侵略若不受限制，則無人能担保美國將來不受法西斯獨裁的傳染，乃至於受這類侵略的直接攻擊。必至於候民主國家都被各個擊破了時，才以獨力來抵抗蔓延性的侵略呢？抑或是順應寡頭金融獨裁者的需要，聽法西斯在美洲大陸也來滋生發榮？這問題怕就是這位胡佛前總統也不一定答覆吧。

我們回頭再說到國際局勢上去，所幸我們的今日和春秋戰國時畢竟不同。一個廣大的有力的階層已經抬起了頭，並且已經確定了他自己奠定和平的力量，而且今日的弱小民族，和春秋時的鄭，衛，陳，蔡，大不相同，業已舉起了反抗的旗幟。這兩種力量正和法西斯侵略者立在一頁歷史的正反面，爲人類前途的命運在苦拚！

立在偉大門爭場中的中國，眼見民治國家只是畏葸自私，苟且妥協，當然更切實感覺到需要：人人毀家，個個獻身，來確保自己民族的前途，來開拓人類的幸福！

四月六日

民主集權制的開始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選舉了蔣委員長爲總裁，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政治方面，有組織國民參政會一項，這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開始。選舉蔣委員長爲總裁，從邵力子氏對海通社記者說的：「蔣委員長此次當選總裁，其權力固已增大，但稱之爲獨裁者，並不恰當。」這些話看來，可知已有人誤認爲獨裁制了。但爲什麼並不恰當呢？就要看組織國民參政會和選舉蔣委員長爲總裁。這兩者間的關係，是不是恰當於獨裁制？

大會閉幕宣言，請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各派作進一步的合作，對新總裁作一致的擁護，以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最近即將組織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各黨各派可以提議，轉達政府。我們認爲這是民主集權制的開始。

這民主集權制一名詞是毛澤東氏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對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所提出的，這裏用來作爲解釋。他說：「民主和集權之間，並沒有不可跳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於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權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權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個有利的民主集權制。人類政治生活進到當前的時代，已經從歷史總結中得到了這個最好的組織形式，無論平時戰時，都以民主集權制爲有利，戰時則更能發揮政治和軍事的效力。」

現在中國政府積極抗戰建國，抗戰建國正是中國民意的表現和執行，而蔣委員

長領導着抗戰建國，已成爲抗戰建國的象徵，所以權力的集中是必要的。現在各黨各派聯合團結，形成抗日統一戰線，而且動員民衆，加以組織訓練，所以代表民意的機關也是必要的。雖然蔣委員長被選舉爲中國國民黨的總裁，但國民黨是中國政府的領導政黨，今又與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各派作進一步的合作，即將成立的國民參政會，雖然只是一個諮詢機關，但在以抗戰建國爲最高國策之下，如綱領所規定：「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而又在各黨各派合作和民衆動員的同時，這一諮詢機關在實際上決非普通的諮詢機關可比；所以，組織國民參政會和選舉蔣委員長爲總裁，這兩者間的關係和意義，最妥當的解釋，是中國全國更統一，更團結，可說是民主集權制的開始。

中國也曾施行民主制，但是沒有成效；也曾施行集權制，現也沒有成效；現在正如國策的抗戰建國必須同時進行，政制上的民主和集權也必須綜合起來。這制度今被歷史的條件規定着，必須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開始，我們希望牠在這過程中，切實體

驗，臻於完成！

四月七日

悼劉湛恩博士

昨晨上午聽到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被暴徒狙擊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震動。記者和劉博士認識已有多年，雖然也可以說一聲是老友，但記者對他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印象。他所留在我腦海裏的輪廓，是一個可以使人一時興奮而不能使人有較久的回味的基督徒。換句話說：就是僅有熱誠而不夠深入。所以，他不是學者，他是一個上海的教育家。

他的熱情，是可以使人感動的；他的不息地工作的精神，也是非常可以欽佩的。當然，工作的效果，是否很有價值，是否能和所費的力量相稱，是另一個問題。

照一般的情形講：像劉湛恩博士這樣的人，是不大會「不容於亂世」的。然而劉

博士畢竟被暴徒狙擊而死了。

劉博士是中國人，劉博士是基督徒，他親眼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姊妹被人屠殺，被人蹂躪，他——劉博士——當然不能昧着良心去和屠殺自己兄弟的，蹂躪自己姊妹的人合作，不能代替殺人犯辯護掩飾其罪行。劉博士致死的原因，大概就在於此，就是爲了他不肯出賣民族，出賣人格，出賣良心。

然而，我們願意根據極可靠的觀察，告訴製造暴行的人們：劉湛恩博士的態度，是全中國人民的態度，而且有許多中國人民的態度，比劉博士還積極得多。在全中國，未被日本軍隊佔領的區域裏，最少有三萬萬九千人是這樣的；就是在上海，在三百萬市民中，至少有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人是這樣的。固然，在三月廿八日的「慶祝維新政府成立」的「大會」中到了一萬餘人，但是誰能說有一百人是並非被迫參加的呢？

你能打死一個劉湛恩博士，就算你還能打死二個三個……以至十個二十個像劉湛恩博士那樣的人，你決不能打死二百九十九萬九千個像劉湛恩博士一樣的人；

你更不能打死三萬萬九千萬個劉湛恩博士，多愚蠢而無恥的行爲啊！

歷史告訴我們：恐怖是卑怯的表現；屠殺是崩潰的先奏。無論在歐洲、亞洲、中國，或其他國家，恐怖手段常是覆亡之前所用的最後手段，而大屠殺之後，接着就是「亡不旋踵」。遠之如周厲王、秦始皇，以迄黃巢、張獻忠，近之如龍濟光、張宗昌、李寶章等，都是明顯的實例。屠殺似乎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到「所惡有甚於死者」的時候，又有誰還怕死！

所以，劉湛恩博士的「成仁」的唯一結果，是使積極的中國人更趨積極，使本來不積極的中國人也積極起來，因為你就不積極爲爭取民族解放而工作，也不免於遭忌喪身！使中國人民格外認識清楚，現在擺在中國人面前的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做奴隸；一條是做鬥士，不願做奴隸，就祇有做鬥士，不能做鬥士，就一定會墮落到奴隸的深淵裏去。在這兩條路的中間，絕沒有第三條「既不做鬥士，也不做奴隸」的路。中國人民決沒有做「既非鬥士，亦非奴隸」的可能，因為你既不肯做「奴隸」人家一定會作

爲你是「鬥士」看待的。

劉博士的死，將感動無數中國人變成堅強英勇的鬥士，促成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迅速到來；而這件震動全上海，全中國以及全世界的暴行，更足以促成殘酷的侵略者的崩潰。

劉湛恩博士將永遠生存在中華民族之中，與中華民族共垂不朽。

四月八日

壯烈的完成

生命的意義當其達到了最高效果的時候，往往是肉體一時的毀滅所取來的壯烈的完成。古聖當伸展四肢掛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忘記了他的痛苦，反坦然說出了「成了」兩個字。

假如我們所揣測劉湛恩博士被刺的原因，果然是由於他的愛國活動，那麼我們

可以不打折扣的說，近二千年前那位古聖的言行已經由他的這一位門徒再一回用生命去實現了。生命的價值在他這就死的剎那中已經達到了最高點，已經有了極其豐美的表現，牠顯示了素稱爲柔弱的中國文化界上層人物的戰鬥精神，並且更其明顯，更其具體的將個別生命與國家生命同一化了，令人感覺到久在苦難與破壞中的中華民族，像出於鎔爐的一團精金。

劉博士是中國文化界特別是教育界的有名人物，就一般情形講來，他的死亡不但是中國一個大的損失，就是國際教育界中，在溝通東西文化，開啓新的世界文明上看去，劉博士也還是不應該就死的人物。但那是就普通正常情形說的。若在中國，牠所處的是非常時期，牠需要每一個中國人以非常的方式，非常的積極供獻自己。牠需要一般人民將生命提供出來擺在國家的祭壇上面，同時也照樣需要更珍貴的有名望的人們這樣作。劉博士既已明白這一層，就勇敢無畏的去從事於他所應該作的工作，抱着安閑穩定的態度，雖明知迫害已經懸在頭頂上，並不顯出一點張皇。中國人，中國

名流學者，有這種非常豪勇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宜爲中國人賀。

執行死亡與破壞的人們因爲劉博士壯烈的死亡也許正在欣然舉杯相勸，慶祝成功吧，他們也許以爲死亡之後，照例跟來的會是恐怖，畏蕙，自私，中國人將要駭得不敢動彈了吧。但，如若這班主持破壞的人，拿過去的事實與情理的推測來斷，便知道他們的慶祝還是太早了。過去九個月普遍無情的死亡，既不會把中國人駭退，則我們不妨預言，中國勇敢智能的文化界，絕不會因爲喪失了他們的先鋒而落胆失志，奔散潰逃。過去近五閱月中，他們已經在重重包圍與壓力之下爭鬪着，保持了上海與全中國精神脈絡上的緊密聯繫，爲了這一光榮的工作，他們的先鋒之一並已經提供了自己尊貴的生命，這在他們應該是莫大的光榮。死者偉大的完成將變成他們生命的衝激力，成爲他們努力的錦標。非常的破壞，必然伴着有非常的建設，這一點恐怕是主持破壞者所想像不到的吧。

明顯的，戰場雖已經離開上海遼遠了，但戰鬥與傷亡仍在上海表面的安靜與繁

榮之中進行着。一邊是中國別動隊對於漢奸和他們的主人所執行的恐怖，一邊也有恐怖的破壞者所施行的報答。假如說中國政府已經改變了牠的戰略，大量的運用了流動游擊戰，我們或許可以將這個膾炙人口的名辭申用一下，在上海游擊的會戰已經更恐怖的展開了。而同時漢奸兇徒假借名義的私仇殺害也將源源而來，在指揮力的保護之下，魚肉善良民衆。當局者對於其治下三百萬民衆的安全將籌劃什麼方法去作有效的保障呢？

四月九日

從軍事上來探討中日戰爭過去現在與將來

林彥

(一) 動員與損失之比較

在偉大的民族戰爭中，我們目下首先要學習的一課是軍事，中心的問題也是軍事，這並不是說政治經濟是次要的問題，而是因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已有了相當的

解決，但軍事問題目前尚在重要的關頭中，值得集合全國人民之注意力來幫助軍事當局的。我們要了解政治上有了進步，軍事必有進步。同時軍事上有了進步，政治上更有進步。

據海通社漢口六號電云：「據中國軍事專家估計：自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日軍傷亡總數共約三十五萬人，傷燬飛機共四百六十二架，炸傷兵艦共廿五艘。」這一估計是相當的正確的。

據我所知，日方在南京未佔領以前對中國的軍事調動，大體如下：

(一)冀魯戰役，布置十二聯隊（等於團，以下一律改用團）以上之兵力：即第十團，第十四團，第十七團，第二十團，第二十四團，第三十二團，第三十三團，第三十八團，第三十九團，第四十團，第六十三團，及騎兵第十團，并附野戰砲一團，攻城砲一營。

(二)冀晉戰役，布置十一團以上之兵力，即第一團，第二團，第十團，第二十三團，第四十一團，第四十五團，第四十九團，第五十九團，騎兵第一團，騎兵第五團，騎兵第六團，

并附野戰砲一團，攻城砲一營。

(三)察綏戰役，布置九團以上之兵力，即第十五團，第三十七團，第五十團，第六十團，及騎兵第十八團，并附獨立砲兵四團及一營。

(四)淞滬戰役，布置三十五團以上之兵力，即第三團，第五團，第六團，第七團，第十團，第十三團，第十八團，第十九團，第二十一團，第二十二團，第三十一團，第三十四團，第三十五團，第三十六團，第四十二團，第四十三團，第四十四團，第四十六團，第四十七團，第四十八團，第六十八團，第八十團，近衛一團，近衛二團，近衛三團，近衛四團；騎兵第三團，騎兵第九團，砲兵第三團，又野砲一團，又山砲一團，及台北砲兵二團，工兵第九團，輜兵第九團。

自南京濟南太原陷落以後，日軍企圖再陷徐州鄭州潼關三要點，但牠卻碰了很大的釘子，深感六十七團驕兵，病兵，殘兵不夠用了。於是軍事上有了調動，增加的兵力亦不少。動員十個新的師團，來中國各地：計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六師團，第一〇七師

團，第一〇九師團，第一一〇師團，第一一二師團，第一一四師團，第一一六師團，第一一八師團，第一二一師團，這十個師中大概還有二十團兵尙未開來中國，但已定全部開來。原在津浦南段之三十五團兵，能戰鬥者已開赴北方，無戰鬥力者已開赴台灣或國內。總之，陸軍方面已動員到二十四個師團了。計開：

近衛師團，第一師團，第三師團，第四師團，第五師團，第六師團，第八師團，第九師團，第十師團，第十一師團，第十二師團，第十四師團，第十六師團，第二十師團，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六師團，第一〇七師團，第一〇九師團，第一一〇師團，第一一二師團，第一一四師團，第一一六師團，第一一八師團，第一二一師團。

共計自蘆溝橋事變到今天，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十號，來華陸軍兵力，以戰時編製每師團二萬五千人，計共六十萬上下。此外還有海軍陸戰隊及員工近三萬人上下，分布在沿海一帶；空軍員司八千人上下，鐵路員工六千人上下，交通兵員六千人上下，合特務隊及宣撫班等近萬人，這裏合計有六萬之譜，總計是六

十六萬到七十萬之間。死傷設若爲三十五萬人，則日軍現在華兵力仍是三十五萬上下。大概日方始終是想保持三十五萬人之兵力於戰鬥中，牠在戰鬥中之增補率與死傷率，差不多成了對流狀態。正和中國自開戰以來犧牲之數和新增之數對比，仍保持一百師主要兵力的經常狀態差不多。

從損失方面看，在南京失陷以前，中日損失是三與一之比，華方死傷在一百萬人上下，日方死傷在三十五萬人上下。但自中國方面之戰略戰術及戰鬥方法改造以後，損失之比例已起了變化，即日方之損失日益大於華方，中國方面，逐漸表現達到消耗敵人力量的『消耗戰』之真義上來了。這種現象之改變，及這種現象發生之原因，對於戰勝日本有決定的意義。這就是說：『以三個打一個』的庸俗軍事觀點，已進步到了『以少勝多』的藝術軍事觀點上來了。

這就是中國軍事質的進步之一。至於指揮統一，器械改換，青年士兵增加，政治教育加強，軍民的關係更密等等，這裏不必詳論了。

(二) 戰略戰術及戰鬥方法之探討

目下的魯南戰役是最好學習的一課。我爲什麼不取晉南戰役作題材呢？因爲晉南戰役的材料，我手上太缺乏，魯南戰役的材料，我手邊多一點。假設說晉南戰役是日方軍事轉向失敗的「下水典禮」，則魯南戰役是日方軍事失敗的開始。

在魯南戰役中，三月廿號以前的情形是這樣的：日方的中路（滕縣）是磯谷師團，日方的左翼（臨沂）是板垣師團，日方的右翼（濟甯）是吉樞良輔師團和磯谷師團的一部；傳聞日方在魯南戰役中的總後備軍爲谷尋夫師團，與土肥原師團之各一部。華方的中路是孫連仲部及四十一軍（滕縣），華方的右翼（臨沂）是張自忠軍，龐炳勳軍及第四集團之湯軍，華方的左翼（濟甯）是曹福林軍，孫桐萱軍及一部份桂軍雙方相比，均還旗鼓相當。

爲什麼華方從那時到現在能獲大勝呢？（第一）是由於採取了正確的戰術，抓住了日軍的弱點；（第二）是由於華方採取了攻勢；（第三）是由於華方將陣地戰與運動

戰遊擊戰配合得法；（第四）是由於中央軍，桂軍，魯軍，川軍及一部份之舊西北軍，絕對能合作與服從紀律；因為都經過了一次改造，而堅定了他們的合作性與紀律性；（第五）是由於當地民衆與軍士的英勇。五個條件缺乏一個，要打勝仗是不可能的。

魯南戰役中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中日雙方的軍事戰略戰術及其戰鬥方法，目下已走上了針鋒相對的局勢，比直南戰役，晉北戰役，上海戰役是大大的不同了。其內容之豐富，我想是集世界戰爭史上經驗之大成，日本對外三次戰爭及九年來中國的國內戰爭造成許多軍事科學家，軍事藝術家，都上了遠東大戰的擂台。

（一）在戰略上說：日方是以佔領中國領土爲唯一目的；依靠使用新式的軍械爲唯一條件。所以他採取的戰略是沿交通線之各主要城市的「陣地戰略」；主力集中在陣地戰上。中國目前是以消耗敵人的力量爲唯一目的；依靠全民族的大衆幫助爲唯一條件。所以華方採取的戰略是破壞交通線，破壞敵人的後方的一運動戰略；主力集中在運動戰上面。運動戰略與陣地戰略對立的結果，使日方的主力不能集中，不

能聯絡，不能吸收其預備隊的力量注射到陣地戰上來。由此而使戰役上日方走向被動的方面去，華方走向自動的方面來了。在戰局上看華方是被動的（抵抗戰）。在戰役上看，從前華方亦是被動的，現在已逐漸走向自動的了。（在戰局上看華方尙處於被動地位。）

（二）在戰術上說：日方是時採「一面或兩面突破轉向兩翼包圍」爲主要戰術的。華方的戰術是靈活的：有時運動戰取攻勢，陣地戰取守勢；有時陣地戰取攻勢，運動戰取守勢；或同時取攻勢及主力注射於運動戰上，或陣地戰上均能靈活應用，以消耗敵人的力量。雖然華方時常因日方之正面突破而在正面發生問題，喪失陣地；但日軍亦時常在後方發生問題而喪失軍力。這已經是慣見不鮮的例子了。

（三）在方法上看：日方時採先行重火力，立體式火力掃蕩，然後以部隊前進；華方却在敵人重火力出擊後及部隊近來時再使用重火力還擊之。由此而造成華方損失日微，日方損失日重的形勢了。這是雙方陣地戰之大概方法。至於運動戰，華方每每在

日軍行動中而施用武器已來不及了的時間與空間上出擊之。

由上面的概況說來，縱然不幸魯南戰役中日雙方打過平手，則很快爆發之皖北戰役，很快重起之晉南戰役，日方必要失敗了。因爲主觀與客觀的條件，雙方均已變化。如日方的軍事條件，在經濟上，政治上，戰略上，均轉惡化，華方之軍事條件，經濟上，政治上，戰略上，均轉了優勢，這是舉世人士都能了解的問題。

此外關係游擊戰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對陣地戰，運動戰起非常巨大的作用。牠的特點是民衆武裝抗敵；牠的作用，是使敵人後方不能統治，不能交通，不能收到任何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作用，反而時常遭到牠們的破壞。但同時牠必爲自己民族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起作用，以打擊敵人。也有游擊隊一躍而成爲正式軍隊，參加運動戰陣地戰；也有正式軍隊派一隊或二隊去與武裝民衆一同作游擊隊。中國在北平，天津，太原，濟南，南京，杭州，歸綏，包頭，各城市之周圍均有巨大的游擊戰活動。以後再談學習游擊戰的問題，本文不多說了。

(二) 軍事局勢華方有絕對把握

魯南戰役，日方已受了損失，華方已佔優勢。由此戰役而造成整個的戰局有改觀的可能。將來之豫南戰役，皖北戰役，晉南戰役，日方亦很難佔着多大便宜了。此四個戰役若有三個戰役日方佔不到便宜，或華方佔到優勢，則整個的中日戰局，必大大的改觀。由魯南戰役中之每一個戰役來看，日方吃敗仗的戰鬥比華方挫敗的多些，損失也比華方多些。由此可卜知魯南戰役，日方是沒有便宜可收的。只要這次魯南戰役中有三分之二的戰鬥勝利屬於華方，那中日戰爭之局勢，華方即已大步的走上勝利的開始。所謂戰局走上勝利的開始，並不是說華方今後每一個戰鬥及每一個戰役都是勝利的，都沒有挫折了；而是說整個的戰局華方轉了優勢，由此而走到最後完全戰勝日本的全勝利目的。

四月十一日

消 極 以 上

消 極 以 上

三五

現在正是光明和黑暗交戰的時候，這交戰不是限於軍事，一切的一切都要受着影響，隨着轉變，無論是政治，是經濟，是法律，是道德；以及是其他的什麼。以軍事為中心，而向其他一切方面重行調整改造，正是現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大眾正在獻身苦幹的大事業。要說「大時代」，這正是個中國空前未有的大時代。

在這時代中，每一個部門都有調整改造的失敗和勝利，每一個人都要擔當勝利和失敗的責任。一切方面，都需要以積極的態度處理自己崗位上的事，也需要以積極的眼光透察社會上睽眼萬變的正在刻刻轉動的事，正像這幾日大家對於台兒莊的戰事一樣。

積極和消極之分，也就是光明和黑暗的一方面之分。

消極是保守的，破壞的，否定的，強制的；積極是進取的，建設的，肯定的，自發的。消極而自了，必致保守否定，以奴隸自居；消極而強人從同，必致破壞進取，強制自發，而成為暴徒。這就是現在各處瀰漫的黑暗的象徵。要消滅這種黑暗，只有取消極以上的積極

態度。

現在國府施行的有些獎多於罰的政策，未嘗不可以說，也就是這種態度的表現。就以前幾日電傳的跳舞，賭博來論，我們對於在這時候還去忙幹那跳舞，賭博的人，雖也不願勉爲辯護，但是要緊的，不在跳舞賭博這件事的本身，而在除了跳舞，賭博以外，幹不幹什麼事，或幹些什麼事。假使跳舞賭博以外還肯幹些事，又是幹的好事，則跳舞賭博，卽屬不該，也不過是小德出入；比什麼不幹而忝占高位者，還是高出一等。我們正該責備什麼不幹者，而不該責備什麼都幹，而在幹中出了點小事者。雖然幹中出事，並非可以不問，但既有了薄懲也就可以完事，假如還事吹毛，就未免稍欠不能從積極方面下眼的毛病。

我們中國人向來是慣於從消極方面評人，評事，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幾乎成爲穩重者做事的方針，而所謂「春秋責備賢者」，又常被用作禁制勸懲的藉口，這在過去也除了造成鄉愿，造成褊狹，毫無別的效果。人實際並不是一有所不爲而後

可以有爲，「乃是有爲而後可以有所不爲」的。即使要有所不爲，也不當在所不爲上面單獨消極強制，而當在有爲上面積極鼓動，使得有爲方面的興致勝過了有所不爲而自然的不爲。

這正是一個現今正在生長的态度：消極以上。這個態度成長起來，將使團結格外加強。而一切「言上的長人，行上的矮子」將不會再在我中間橫衝直撞。

四月十二日

日本諱敗的意義

中日兩軍在台兒莊和魯南的戰爭，華軍大勝，日軍潰敗的消息，已經歡騰中國全國，震動世界了，但日軍發言人，對於各國記者所問，不是竭力迴避答覆，就說完全出於中國虛構，而在其壓力的範圍內如北平，日軍特務機關甚至下令禁止華文報紙登載華軍大勝，日軍潰敗的消息。

但這次戰爭的結果，都是有確鑿可證的事實，日軍有大批死傷的兵士，有大批遺下的屍體，華軍獲得大批的勝利品，大批的俘虜，而且迭克要地，着着進展。誠如美聯社訊：「華軍在台兒莊之勝利，外籍隨軍記者與外籍隨軍觀戰家，皆曾親眼目睹，毫無絲毫虛飾可言。」否則倘如日方所說，豈非成爲衆醉獨醒了麼？世間那有這樣奇怪的事！在國際觀瞻之下，怎能以一口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

日方的諱敗，夾雜着意氣，是未免的。假使單從這點立論，以爲日方諱敗的意義，僅出於意氣，那也一樣的小氣了。但日方諱敗的意義，還別有大者在。這關到戰訊的新聞政策。戰訊的新聞政策又關到戰爭的性質。戰爭的性質有侵略性的，因而便有抵抗性的，抵抗性的戰爭，是全國的民意所在，是全國羣策羣力的任務，在戰爭的過程中，如果勝利，當然可以加強抗戰的勇氣，堅固最後勝利的信心，如果失敗，却也可以提撕警覺，愈加奮勉，懲前毖後，反敗爲勝，所以抗戰國家的戰訊的新聞政策是實事求是，勝利固不用說，即使失敗，也不隱諱，而也不必隱諱。侵略性的戰爭則反是，是少數統治階級的

一意孤行，圖謀私利的好大喜功，違反民意，勞民傷財；在戰爭的過程中，如果勝利，固然要藉以麻醉和欺騙其國內的人民，如果失敗，其國內的人民便愈怨恨，非但侵略的戰爭將難以支持，就是少數統治階級的地位也將發生動搖，所以侵略戰國家的戰訊的新聞政策是麻醉欺騙，勝利要鼓吹，失敗要隱諱。根據這個分水嶺來判別，則中國的戰爭是抗戰，採取實事求是的戰訊的新聞政策；日本的戰爭是侵略戰，採取麻醉欺騙的戰訊的新聞政策。據某外國觀察家最近從東京帶給本埠某外人的信說：「日本的新聞紙，是在完全統制之下，從無日本失利的消息刊載，關於戰爭情形，日本報紙所登載的，是日本不斷勝利的紀錄，中國損失慘重，而日本的損失則略而不提。」即此可見一般。這次日方說中國在台兒莊和魯南大勝的消息是完全出之虛構，那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此外，日方諱敗的另一方式，是說台兒莊是小戰，但再據上述某外國觀察家的信說：「南京陷落以後，日本大部民衆對軍事已失去興趣，除去少數知識份子以外，很少

人能了解宏大的軍事動作及日軍所遭遇的困難。在大部民衆，戰爭似已過去。一原來日方滿以爲攻陷南京以後就可以停止戰爭的，曾經這樣對內對外公然宣稱的。然則現在豈但是小戰呢？甚至還「無戰事。」

四月十三日

台兒莊之大戰

(一)

津浦北段日軍這次進攻徐州的計劃，據我們所知並照近來那方面戰役的發展看，大概是這樣的：

一、濟甯嘉祥的右翼，暫時放棄直下歸德，包抄徐州的計劃，且取守勢。因爲（一）華軍在這方面抵抗力堅強（過去濟甯的屢進屢出是實例）（二）湖沼河汊太多，不便機械部隊行軍；（三）兵力不夠分配；（四）因獨山，昭陽，微山等湖之隔，與中路軍聯絡

困難。

二、魯東南的左翼因華軍抵抗力強，自己兵力不夠分配，對久攻不下的戰略要地臨沂，也祇取威脅牽制的姿態。

三、集中中路主力，循津浦路實行突破華軍正面，直下臨城韓莊，更分兵循臨棗台支線進到台兒莊，造成魯南戰線的一個危險的突出點。

四、如果台兒莊切實佔領，它更要直下隴海線的運河站，切斷隴海東段，迫使華軍右翼不戰而退。

五、這樣肅清了整個魯南和隴海東段之後，然後左翼循隴海線西上，中路由韓莊渡運河南下，右翼由嘉祥和滕縣進取豐沛，三路總攻徐州；達到它奪取這津浦隴海的中樞，蘇皖魯豫的咽喉，打通津浦全線和華北華中兩戰場的夢想。

(二)

上述計劃的發展，直到台兒莊爭奪戰結果大敗以前，是與上海大戰第二期大場

爭奪戰的形勢非常相像的日軍左翼從濟甯直到韓莊的垂直綫與過去的瀏河嘉定廣福南翔綫相等；死守臨沂的華軍等於死守閘北江灣的華軍；而台兒莊的形勢則和五個月前的大場完全相類。此外還有一點特別相像的是：日軍在必要時可以從津浦南段或循運河或兩路同時北上抄華軍後路，與過去的金山衛登陸一樣。（這一點切不可忘記。）爲什麼會如此呢？因爲日軍現在魯南所採的戰略與過去在上海的並無不同。

(三)

但這次魯南戰役與過去上海戰役比較，其主客形勢可大不相同，因爲：

第一，戰綫長過十倍，日軍目前兵力不夠分配。中路及右翼交通線津浦綫隨時在華軍控制之下。左翼不能取臨沂，也使另一交通線青島到嶧縣的公路時受威脅。

第二，上海戰役完全是陣地戰，兵力多而設備劣的華軍沒有迴旋之餘地；魯南戰役華軍則儘可展開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特長，截斷日軍交通線，擾亂日軍後方。

第三，華軍的作戰力有了極大進步；士氣比過去有過之無不及，而設備、火力——機械部隊、砲兵、空軍等——則平均較前增強一倍至二倍以上（上海戰後期，中國簡直沒有空軍）。

第四，華軍在戰略上也有進步：右翼臨沂的死守，威脅日軍左翼，使深入台兒莊的日軍終遭致命的包抄；左翼的展開從濟南到臨城的極廣大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使正面敵軍交通線完全切斷；而且一切動作與正面的反攻完全配合，正是最鮮明的例證。

第五，華軍在戰術上的進步也不小：與過去捱打式的消極死守相對照，這次華軍在台兒莊大戰取勝的直接原因，正是正面死守，待機反攻與兩翼多方面側擊和包圍的靈敏巧妙的配合。人們把台兒莊大戰與坦倫堡大戰相比，並不過誇。

最後，日軍方面，則在作戰力，在戰略，在戰術上，都絲毫沒有進步。同時，它那輕敵自大的一貫毛病，更使它完全忘記了知己知彼的基本原則。

以上的因素匯合起來，使台兒莊爭奪戰的結局與大場爭奪戰的結局完全兩樣。

其要點就軍事上說，不僅在業已佔領過台兒莊三分之二的日軍完全被殲滅，俘虜或逐出，更在就目前的情形看，華軍已一變過去節節退守，坐等推打的純被動形勢，而改為處處進擊的相當主動形勢。

台兒莊的勝利無疑是中日戰爭中華軍空前的大勝利，而且是在軍事上，政治上，國際關係上，都足以影響中日整個戰局的大勝利，但台兒莊的勝利是不是決定的呢？就是說，這次勝利是不是和坦倫堡大戰決定東線戰局一樣，可以決定魯南戰役或至少津浦正面戰事的結果呢？我們要肯定的說：不是的。

(四)

要明白台兒莊的勝利是不是決定的，我們必須考慮以下的問題：第一，日軍主力是否已被擊破？第二，日軍交通線是否已完全被截，使深入的前鋒至少暫時瀕於彈盡援絕的地步？第三，華軍是否在各方面都已取得戰略上的優勢。關於這，我們的答覆是：

一、截至目前，日軍中央主力並未呈崩潰的現象，不但它的前方總據點臨城屹

然未動，就是南面最前線的韓莊，東及東南最前線的棗莊和嶧縣，也還在它手中。假使華軍不能用優勢兵力迅速佔領這幾處要地，尤其是臨城，則日軍於大量增援之後，不但有反攻台兒莊，並有改變戰略從臨城渡運河，側擊沛縣，威脅徐州後方的可能。（日軍於未重佔台兒莊前，不會從韓莊渡運河直攻徐州。）

二、日軍左翼的交通線，通青島的公路，在臨沂以上並未被截斷。現在它正以青島為總根據地，迅速把大批從日本以及平漢平綏線抽調來的生力軍補充上去。同時津浦線雖被華軍截斷多處，但日軍也隨時在修理完整，因而據我們所知，臨城的日軍並未與後方完全斷絕交通。它也可從這方面得到增援。

三、目前華軍中路因臨沂右翼堅強，地位可稱鞏固，兵力亦尚強大。別方面，華軍右翼則顯然與日軍一樣同感戰線太長之苦。日軍如改變戰略，這方面隨時隨地有受側擊的可能。同時深入日軍後方從界河直到濟南一帶的華軍運動部隊，如果行動不能特別靈敏，不能與友軍和後方巧妙地取得聯絡，更有各個被消滅的危險。

(五)

根據以上的因素，我們可以推測日方可能地會改變作戰計劃，照下列方式：

一、死守正面臨棗嶧韓的據點。

二、在後方大舉清鄉，消滅華軍的運動部隊。

三、調大批生力軍猛攻佔領臨沂，消滅華方右翼的威脅，然後再反攻台兒莊。

四、增援右翼，由嘉祥進犯金鄉魚台，威脅歸德；甚至由臨城分兵渡運河犯沛縣。

五、在津浦南段和邵伯高郵方面增兵發動，中路直指徐州，右翼進犯淮陰宿遷，

斷隴海東段於運河，左翼循公路取蒙城亳縣，斷隴海中段於商邱（歸德）這

是師金山衛登陸的故智。

以上首三着日軍是一定要做的。第四第五兩着或不會同時下手。據我們根據過去經驗揣測，它或許要先用第五着。

(六)

日軍如果這樣做，它必需比現在大到兩倍至三倍以上的兵力。如果過去在津浦魯南前線的兵力是四師（現在大約還存兩師至三師），則它會增援到總兵力至八師；而津浦南段和運河方面的進攻部隊至少也會有四師。如此，它對於徐州的新總攻必要調用到十二師，等於它從蘆溝橋事變起到四月初，九個月裏總動員兵額的一半。

它會不會這樣「傾全國之力」來和徐州拚一下呢？會的。因為：

第一，日本人（尤其它的軍閥）是死要面子的。這次在魯南吃了大敗仗，真是它莫大的羞恥，它一定會不顧一切幹一下。

第二，徐州是華北華中的咽喉，軍事上必爭之地。日本不佔領徐州，決不能勝中國。

第三，日本軍閥非常固執自大，決不肯認錯。它開首總是想以小犧牲換大便宜；但在不得已的時候，它也會盡其全力用事實來挽救。上海戰役，它本以為可以輕取華軍。但三個月老師無功之後，它仍舊不得不增援到兩倍的兵力，用了八師來完成它的奪佔淞滬計劃。這一回對於徐州它仍會這樣做。據我們所知近幾天已有日軍五師從日

本開來中國，四師到青島（和天津）一師到上海，此外，日軍或會不顧一切大量運用慘無人道的作戰工具——毒瓦斯甚至毒菌。

由此，華軍雖在台兒莊獲得空前勝利，但這勝利在軍事上帶來的結果，不是追奔逐北的順利進展，而是更大更困難的未來任務。要保持這一勝利並且發揚光大它，展開全局勝利的路，除其他不能備述的一切以外，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一、用優勢兵力，乘敵方援軍未齊集以前，迅速佔領嶧縣，棗莊，韓莊，臨城，尤其是臨城。

二、右翼臨沂進取莒縣費縣，完全截斷日軍左翼交通線。

三、加強金鄉，魚台，豐沛的防務，鞏固自己左翼。

四、不斷增援津浦線活動的運動部隊，並使它們的活動與正面部隊更密切配合。

以上是魯南方面的，在津浦南段及江北應：

五、由合肥反攻懷遠，定遠，滁縣，牽制日軍後路。

六、鞏固淮陰的防務。

七、展開津浦南段及淮河湖沼地帶的游擊戰，使日軍不能集中進攻。

在江南方面，應：

八、更加緊對京杭蕪的襲擊，使江南日軍不能大批調往江北和津浦南段。

九、擴大京滬滬杭沿線的游擊活動，並使其紀律化，合理化，擾亂華中日軍後方。

十、在各方面軍隊和民間，加強防毒的設備，並準備必要時給以報復。

須知日軍這次大批增援，孤注一擲，正是華軍在適當佈置和調排之下，給與一個澈底打擊的機會。憤兵必敗，日本這次確有暴露它的泥足的可能。

無論如何，台兒莊的勝利至少已使日本佔領徐州，從而征服中國的計劃受了極大的打擊，無期的延緩下去。即在這一點上，它的意義已經是不可磨滅的。

為難民請命

昨天的報上載蘇州河北愛而近路一帶各難民收容所的難民四千餘人被逐，有三千餘人流落街頭，忍飢露宿。其原因為房東要求收回房屋，所以請求捕房勒令遷出。這一類的事，最近已數見不鮮，而情形之慘，尤以本月八日第七十收容所等難民被逐時為最。因前日天氣晴暖，難民露立街頭，尚可勉強支持；四月八日，則正大雨傾盆，數千難民，衣履盡溼，當時執行遷讓命令的巡捕，目擊慘狀，亦無不深感同情。第七十收容所等設於北江西路三四四號至三五二號，房東是福康錢莊，難民救濟會當時派員與福康錢莊接洽，請求稍假時日，以便覓地遷讓，在未遷時期，願出租金；但房主堅決拒絕，不肯通融。最後迫不得已，被逐難民扶老攜幼，在大雨中步行至雲南路仁濟堂避雨，仁濟堂因無地可容，未允入內，幾經交涉，始收容一部份，其餘分送各收容所安置。

據報紙所載，房東要求驅逐難民的理由，是因為現在房屋求過於供，逐出難民後可以出租。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們不能不指出；這絕非真實而主要的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主要的原因是出於日本的政治壓力。這個論斷，絕不是出於幻想，而有極有力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承認房屋求過於供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蘇州河以南的房屋，格外求過於供。然而，蘇州河南岸的收容所，到記者執筆時止，並沒有聽到發生同樣的事件。有人把它歸之於業主的良心，怎見得蘇州河以南的業主都是慈善家，而蘇州河以北的業主就都是黑心人。區別就在日本的壓力能否及到，和感受壓力的大小而已。

爲什麼上海租界上會有這許多難民呢？這是誰都能解答的問題，是爲了日本侵略中國所造成。這許多難民，他們的產業被敵火燬掉了！他們的家，被敵火燬掉了！他們的田園被蹂躪了！他們的家屬，有許多是流離失散，有許多是被人屠戮！總之，他們已失去了一切生活的保障，纔不得已而跑到難民收容所去。

上海租界上的房產業主，大部份是中國人，你們祇要看一看倫敦紐約各處的官廳人民，對中國難民傷兵募款救濟的熱情，和旅滬外僑官商對救濟事業的努力，你們對自己的受難的同胞，竟不能，不肯多盡一些力，而忍心把許多無家可歸無處容身的受難同胞，絕無商量餘地的驅逐出去，試問你們自己把自己當作什麼？不錯，日本方面會對你們行使壓力，但這種壓力，在中立的租界內是有限度的，你們愈「唯命是聽」，壓力就來得愈多而愈重。

聽說：慈善聯合會已和工部局商洽，今後對遷讓收容所房屋問題，由工部局調解，而慈聯會則儘速在五月十日以前搭蓋草棚，以便收容難民，而出讓原來收容所的房屋，交還業主。這的確是賢明的舉動。工部局過去對界內治安問題，救濟問題，苦心孤詣地盡力維持，盡力幫忙，其立場和成就，是值得欽佩贊許的。慈聯會救濟分會對難民的安置問題，事前未能妥為策劃，使受難者遭這種慘遇，固然是不幸而惋惜的事件，今後能更密切的注意，使無告的難民不至大部份流落街頭，或挺而走險，庶能無愧於救濟

的本義。要救濟難民，維持治安，僅僅搭蓋草棚，是不夠的，應該同時設輕便的工廠工場，使難民能不回日軍佔領區而能部份的自給。這一點，慈聯會國際救濟會和租界當局應互相合作，負起責任來！

四月十六日

論中日軍事上的勝利與失敗

林 彥

我們如果要考察現階段中日軍事上的勝利與失敗，必然要根據中日雙方的軍事方針來觀察。在我的看法，中日戰爭已進入了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日方的軍事方針是佔領華北五省及江浙二省之主要城市，同時給中國固有的軍事力量一個巨大的打擊，使中國負痛求和，在短時期再不敢言抵抗，日方好立即去佔領中國的西北各省，完成牠在遠東的極優勢極重要的特殊地位，再向南中國前進。當然日方在第一期的軍事方針上，牠是達到了軍事上的目的；但可惜正因牠在第一期軍事上的相當

成功，而帶來了牠巨大的經濟的政治軍事的困難，這個困難的內容就是由於中國不肯屈膝求和。德大使的和平條件被中國將牠拋在垃圾桶裏，如是日方修改了牠第二期的軍事方針。牠第二期的軍事方針是將隴海路這條鐵牆挖開幾個洞，從這幾個洞中抓進豫南平原裏再大會戰一次以打擊華方之新軍力，再來完成牠第一時期軍事方針中所未完成之心願。

至於中國的軍事方針，在第一時期是發動抵抗，在抵抗中建立偉大的軍事新力量及政治新力量。不必諱言的說：在軍事上，因華軍對舊軍隊的改造時間迫促，新軍力的編訓亦動手得稍晚一點，軍事上在第一時期華方是失敗了。如天津北平太原濟南杭州南京蕪湖是失陷了；固有軍力是受了相當打擊，失散槍枝全國幾乎達五十萬枝，死亡比日方大二倍，失地近二十九萬方里。但中國在政治上收到了絕大成功，即不屈服，不求和，全國統一，繼續抗戰。正因為這一點政治上的根據，而帶來了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如是中國確定了第二時期的軍事方針，是在隴海路一帶消耗日方的

軍事力量，暫時忍痛不與之作陣地戰，（不以陣地戰爲主要戰略，以運動戰爲主要戰略）俟日方軍力消耗到某種程度時再來與之作決定戰，以達恢復九一八以來之失地。

所謂消耗戰的意義，並不是如犧牲主義者所謂以『三個打一個』的手工業方式，去消耗敵人的軍事力量。因爲這樣的消耗，其結果不僅敵人不能被我方消耗，我方反被敵方消耗下來。消耗戰是採用科學的戰略，在我方犧牲小，敵人損失大的目的下去進行戰爭。這是軍事科學上整個有緒統的東西，日方還不配有這樣的新科學。

因此在目前所謂軍事上的失敗與勝利，必然要沿着中國的軍事方針去觀察。具體的說：在某一個戰鬥上，戰役上，只要華方比日方少費了一顆子彈，少死傷了一個軍士，少被俘了一個戰鬥員；就是說日方的損失比華方多了一點，這就有勝利的重要意義。自晉南戰役到魯南戰役的今天，華方究竟是不是勝利了，就是沿着日方的第二期軍事方針也可以暴露出來。

無論如何，日方在第二期戰爭上，（牠的軍事方針是突破隴海路，圖在豫南平原大會戰以打擊華方之新軍力）牠是失敗的了。地理上既沒有達到目的；同時打擊華方的新軍力之企圖，反而帶來了牠自己軍力上的空前損失，尤其是晉南魯南兩戰役，日方均未迅速達到目的。而且在已佔領的二十九萬方里的區域裏，沒有一處沒有中國的游擊隊，在戰鬥上看，有好多的戰鬥，華方是勝利的。這裏不必詳說了。

當然，中日整個的戰局，華方尚未轉到絕大的優勢，魯南戰役尙在新的開展中，每個小的戰鬥上，自然需要士兵們重新，不斷的，創造新的戰鬥方法去打擊敵人。許多的舊困難尙未全掃除，如機械等，許多新的軍事困難，必隨發展中而發生，這都是事實；但只要能全國團結一致，作基本條件，軍事前途，是有絕對把握的。日方的第二期軍事方針是一個絕對的幻想；牠由第二期軍事方針所造成的困難會比以往大百倍，日軍曾設計有十師團兵在一個月內可以佔領全中國，但日方現預備再開五師團來華，以滿足三十師團的數目，這種軍事動員的程度，已打破了牠往日所計劃的數目三倍。這

一個事實證明了什麼，大家會想得到的。

四月十七日

日本的改組內閣政潮

日本近來發生國家主義派和軍人提出請求改組內閣的政潮。名爲請求，其實乃是壓迫。一方面，內相末次，法相鹽野和陸相杉山元，曾經先後竭力敦促首相近衛積極改組內閣。另一方面，近衛認爲國家主義派在議會中只有少數議員，不足爲慮，內務司法，文部等省大臣，力勸近衛繼續在職，而政界人士也聲言全體閣員都反對近衛的辭職和內閣的任何改組。政友會領袖之一的前田米藏，和近衛長談後，雖然聲言內閣並不改組，但也承認軍人仍在壓迫近衛改組內閣。

要求改組內閣的理由，據國家主義派和軍人宣傳：對於解決外交，政治，軍事等問題都迫切需要。不但中日衝突所引起的困難亟待商決，卽蘇俄的助華尤待加以對付。

又據該國一般意見，理由有三：（一）使國會所通過重要議案得以更有效力的方法付諸實施。（二）使國人更瞭然生死所繫的奮鬥，刻正在中國進行的事實，以期挽回民衆對於這事的冷淡。（三）實施全國最嚴格的節儉辦法，以準備應付金融前途的危機。此外之音，不難推知，就是因侵略中國而被逼走上長期戰爭一條路所廣泛地發見於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危機。具體些說，政治的危機，如政治的傾軋，民衆的含怒，以至才有對於戰事的冷淡；經濟的危機，如濫發公債的不能消化，通貨的惡性膨脹，證券價格的陸續狂跌，賦稅的增加，生活費的騰高，輸出入貿易的銳減，工商業的衰落，還有因徵發作戰而潛伏的慢性農業危機；軍事的危機，則戰爭的性質雖然還是主動的，即侵略的戰爭，但戰爭的意義已是被動的，即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不得不長期作戰。而且戰爭的形勢，也已逆轉爲處於被動的地位，先之以打不通津浦線，繼之以晉南戰爭的被困，又繼之以圖渡黃河的受挫，更繼之以最近在台兒莊和魯南的潰敗，加以東戰場的岌岌可危，非但不能進攻，還大有難以支持的形勢，而滑鐵盧的命運，不必要到中

國方面所預定的將來的中原大會戰遭遇，就有提前到現在戰場遭遇的可能；外交的危機，如該國政界聽到英意兩國妥協行將簽字的消息，因恐又將陷於孤立地位，曾經爲之驚擾，而事實上，英國企圖拆散德義軸心，安定歐洲局勢，分力過問遠東，英美共同擴軍，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祕密大操，國務卿赫爾聲明保護遠東利益和反對設立海軍界線，蘇聯陳兵遠東，間接有利中國，甚至給予中國以軍火技師的援助，外長李維諾夫建議召集國際和平大會討論制止侵略，這些都是或明或暗，或急速，或紆徐地使日本陷於孤立的地位的。日本內閣改組的政潮，就是廣泛地發見於各方面的危機的反映。

然而改組內閣就能挽救廣泛的危機了麼？那是以更暴易暴，因爲改組內閣是向法西斯政治推進的企圖。在這意義下改組內閣的政潮是憲政和獨裁的最後的鬥爭。但仰承法西斯鼻息的現內閣既不夠負這責任，而通過那作爲法西斯政治的法律根據的國家總動員法案的議會，雖然國家主義派只有少數議員，也作繭自縛，自貽伊戚了。日本法西斯認爲近衛內閣還不能夠實施法案，所以要求改組，改組是法案通過以

後的更進一步。不過改組也罷，仍舊也罷，都絲毫不能挽救廣泛的危機的。反之，必愈尖銳深刻，已是注定的命運了。

四月十八日

為淪亡區域苦悶的青年們請命

當中國軍隊從自己的土地上撤退的時候，除了一部分青年們隨軍隊走掉之外，在那片淪亡了的中華國土上總還要留下許多一時走不掉的年青人。他們有的因為經濟困難，有的因為缺乏聯絡，有的則因種種原因不能隨軍隊過戰場生活，有的或因為尚有繼續求學的憧憬，及至發現不可能，於是也歸於要走而走不得之流，這批青年們嘗受着比難民所遭更為尖銳的憤激，苦痛，可是並沒有任何機關與個人來注意他們，為他們解決這錐心的苦悶，反之，譏刺他們不上前線者有之，詛咒他們尋求麻醉者有之。在各被佔領區域內，熱情的年青人們因為缺乏同情與鼓勵，因為環境的壓迫而

委屈地和週遭妥協下來的，怕不在少數吧。

當然，我們不能爲這般年青人們辯解。在這全個民族奮起和仇人賭命運的時候，沒有一個精精壯壯的小夥子有權利要求別人的看顧。他得自己跳起來，自己去鑽，自己去尋，找那種增加他生命價值的事業來投身進去。他應該明白在今天，只要他朝着他的民族一投足，一舉步，立刻他的人格就會籠上炫目奪睛的光輝。所以他得把苦悶和尋求麻醉這一類字眼整包的捆起來，拋到他仇人的頭上去，然後，他們該儘可能在自己所識的人們中間結合起來，朝着使生命發揮力量的地方走！

可是，如若說青年人該自己負自己的責任，主持這民族命運的首腦們因此就可以把他們置之不理，這是可哭的邏輯。我們已經說過，這班苦悶青年大半是因爲某些問題才不能隨軍撤走的，而他們用在民族上的心不見得會比其他青年所費的要更少。他們也許不能上戰場，但他們可以進試驗室，工作場，辦公室，鄉下，小學及義務學校的教室以及諸如此類的場合；他們也許想上戰場而挪不出一文走路的錢；他們也許

要投効而找不着門路，缺少了政府直接的鼓勵。在上海，在天津，在北平以及其他淪亡了的區域裏面，這種於國家極其必要的一大層人物都被逼得在那兒做着蘇武，完全失掉了生命效用的蘇武！

臨時全代會的宣言裏面曾經指出目前的任務是抗戰與建國同時並進。很明顯，目前不但亟需抗戰人材，同時也極要參加建國事業的人才。雙重的任務說明了雙重人手的迫切需要。例如增加農殖，推進工商業，開發礦產，開闢新的交通路線，以及民衆組織，宣傳，教育，都莫不需要大批的熱情青年來使各種工作兼程並進。尤其要緊的是在這抗戰期間，內地縣份裏那些土劣貪污魚肉人民的惡習還是不能免除，民衆之間抗戰的宣傳和組織還是不能普遍。許多地方民衆組織完全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都操縱在土劣手中裝璜門面。一旦軍事失利，這些所謂民衆組織者首先逃跑一空。凡此種種都十分用得着熱情而受有訓練的年青人帶着他們的興奮和朝氣前去加以推動和改善。以現在戰場上及後方同時都需要壯丁青年來說，在政府指揮下青年之

不夠分配，應該是明白的。並且，還有一層：即使目前的工作人員和戰士已經足夠，不需要人手了，（這是絕不會有的。）政府爲了號召全民，集中力量，也有把這批生力軍集中在自己旗幟底下的必要。政府撤退軍隊，絕不是放棄土地，則對於那土地上有用的青年必需與之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以爲政府在淪亡區域內值得選擇幾個中心的，比較便於行事的地點成立某種與青年有關係的機關，負責分送苦悶青年去適當的工作地點去受訓練或擔任工作，並且要負責資助他們盤費，供給他們嚮導。日常之間該經常供給青年們他處工作的消息，鼓勵他們前去。務使在淪亡區域中的每一個苦悶青年都仍然能感覺到政府對他們的關切，使他們處處都發現爲民族效命的門是對他們歡然敞開，而踴躍投身進去。同時各當地的救濟機關對於遣送難民參加墾殖的事已經是在負責，則對於許多有志無力的苦悶青年，似乎也應該幫助他們走向有意義的生活上去。

我們不是不承認淪亡區域中有墮落青年，不，連青年的漢奸都是有的，但逢那有

心無力，到處鑽不着路的青年人們，我們謹爲他們請命！

四月十九日

鞏固統一陣線

漢口聖公會會長美人吳德施於任滿返國時對中國友人作臨別贈言，其結論稱：「中國目前最大之問題，在鞏固統一陣線；中國之建國亦不易，應苦心奮鬥，以求其成功。」

這是真正中國友人的熱誠忠言。反轉來看看日本方面——在中國方面講是敵人——的意態，則天天挑撥，誇大，期望中國國共兩黨的磨擦及分裂。這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團結是中華民族爭取生存，爭取解放的唯一條件；一切中國的友人，都深深地盼望中國內部能日益團結——就是鞏固統一陣線，以渡過當前的難關；而中國的仇敵呢？則惟恐中國內部不分裂，一天天處心積慮地找尋罅隙，用盡全力，通過各種關係，使

偶有的罅隙越挑越深大。

現在橫在中國人民的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鞏固統一陣線，集中全國的力量，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一條是破壞統一陣線，分散全國的力量，使中國在抗戰中失敗。我們相信，祇要他是一個中國人，決不會走後面的一條路以自速覆亡，必然會走鞏固統一陣線的大道的。

怎樣鞏固統一陣線呢？

第一，各黨各派——當然以代替日本活動的組織不能算是中國的政治派別，不計算在內——應誠懇切實地認清「抗戰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戰」的最高原則。我們不能否認一切政治派別的存在，都有其獨特的因素，有其獨特的綱領和任務，決不能強迫某一政治集團於一旦「盡棄其所學」而學於另一集團，同時也不能否認一切政治集團都要偌大偌小地爲自己集團的利益作打算。但是在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一切自認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的政治集團，應

該切實地服從民族的利益，把自己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如其自己集團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不能一致，就應該勇敢地抑制小我，犧牲自己利益以服從民族的利益。

這樣，不僅是對中華民族——一切黨派所託命的民族——的前途是有益，足以保證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同時對自己的黨派也是有益無害的。

因爲，一個政黨的存在和強大，基本的條件是得到人民的信仰和擁戴，而人民決不是盲目的，決不能把他們看作「蚩蚩者氓」，他們是有真實的鑑別力的，誰能對民族戰爭多盡一分力，誰就能多得一分民衆的擁護。在專制時代，中國的政治哲學中，尙且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話；何況在今天，中國大多數人民已因外來的侵略而身受「近代文明的洗禮」！

所以，服膺並且能夠實踐「抗戰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戰」的原則，不僅是中國一切黨派爲了中華民族的存在而應該如此做，就是爲了自己黨派的存在和強大，

也應如此做。

能夠實踐這個原則，就不會把許多小問題看得太重大，看得和「抗戰」同樣重大，而互相責難，爭議個不休，使「親者痛而仇者快」。

第二，在統一陣線中的各黨派，應切實誠摯地把別黨別派看作共同作戰的友軍，互相合作，互相學習，互相批評，互相糾正，（當然都是善意的），而絲毫沒有嫉妬歧視的念頭橫梗在心中。換句話說，應該互相尊重對方的地位。

因為在共同作戰的時候，總是希望友軍的力量日益強大的。友軍的力量愈強大，對付敵人的力量就愈強，對自己也愈有利。決不能存着「晉之厚也，即秦之薄也」的偏狹心理，企圖在敵人的面前，直接削弱友軍的力量；以間接削弱自己的力量。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一個政黨的存在，是有排他性的，一個政黨在爭取羣衆的信仰和擁護，不能不有一些競爭。但是，我們認爲：「競爭」兩字應該用在「抗戰」上面，而決不是對內的傾軋。上面我們曾說過，「誰能對民族戰爭多盡一分力，誰就能多得一分

民衆的擁護。」一個有光榮歷史的政黨決不會把民衆看作盲目的被利用者，而應該用「做」的事實擺在民衆的面前，使民衆「心悅誠服」地接受其領導。

誠如中國的友人吳德施先生所說：「中國之建國亦不易，應苦心奮鬥，以求其成功。」而在今天，似乎「鞏固統一陣線」還有待於中國有識之士作一番「苦心奮鬥」，我們謹揭櫫兩義，在中國友人前，聊盡忠告。

四月二十一日

羅斯福總統的鬥爭

籠罩在巨頭資本家的傾國勢力之下，羅斯福總統又開始了他救濟經濟恐慌的鬥爭。

美國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經羅斯福總統上台後厲行復興政策始漸漸恢復繁榮，但在這繁榮還沒有完全回到一九二九以前的標準時，新的經濟恐慌由去

年秋末開始，又走進了美國的生活場中。大批的失業流行，小企業倒閉，工潮也在太平洋沿岸盛行，國家收入由去年度的六十八萬萬減少至五十六萬萬。惡性的不景氣方才起頭，前途只有擴大，行見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四年中美國人民所受浩大的困難，又有捲土重來之勢。

總統對付這次恐慌，治標方面，大體仍襲上次復興法案的故智，着重於工程建築。新的復興法案，除以十五萬萬交金融善後社救濟實業一案已經批准之外，包括十五萬萬的公共工程經費，其中總統希望能注意於肅清貧民窟及建築貧民住屋，興築道路，建築政府房屋和防禦水災工程；十二萬五千萬的賑濟經費，以工賑救濟失業，依此法案動用國庫在四十萬萬以上。同時總統命財政部長摩根陶以流動黃金償還到期的國庫債券。這件新法案現正在商洽和起草之中，準備提交國會。

總統的計劃發表以後，人民立即報以熱烈的贊同，全國去電贊助總統的有八分之七。但反對者也不是沒有。代表大資本家的共和黨，由漢密爾敦開頭，大大地抨擊總

統的新政策浪費過大，且動搖人民的信心，前總統胡佛與羅總統的競選人藍敦都乘機攻擊總統，以爲他無力解決經濟恐慌，他們一致主張仍採取自由政策，并安定工業。這一派反對勢力將來必然在國會中討論復興法案時大大地活動起來。換句話說，總統爲了他計劃的實現，免不了要經過很大很頑強的鬥爭。

要充分看出這一場鬥爭的意義，單就新復興法案着眼是不夠的。復興法案是暫時的救濟，雖其中含有增加人民購買力和稅收的意思，可說不上是解決經濟恐慌；牠至多能說明羅總統是一位稍有遠見的慈善家，却不能顯出總統爲資產階級改良家中最勇敢最有魄力最有卓識者之一。

總統整個政策的中心動力是要打擊巨頭資本家的壟斷事業，以及消滅專爲謀求利潤的生產過剩。在過去他曾經無數次的攻擊巨頭資本家，主張某些企業國營，主張證券交易委員將條例刪繁就簡，便利小規模商業資金之籌集；他曾經堅行限制生產，以期供求適合，提出工資工時法案，保障勞動者的工作。他最近又申明將以咨文兩

件提出國會，一是關於專營制度和統制物價，一是關於修正現行所得稅率，羅總統是進一步地將政府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加之於一向由資本巨頭自由統治着的經濟生活中，爲替中產者和一般人民抗拒寡頭資本家的高壓力。這次復興法案的鬥爭就在寡頭大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如胡佛等的反對之下進行，如若進行順利，法案能得在國會通過，則千萬人民就會影響，將使下年國會選舉中前進的新措施派得代替那些保守份子，而使上述總統的各種比較根本的提案和主張進於實現。彼時美國的經濟制度雖不能根本改變，然而國家統治力的增大，人民生活與工作之能得到相當保障，是毫無疑問的。至於總統的整個政策是否能根本解決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是否能以援助小商業，救濟人民的措施將資本主義自由發展，資本集中的自然法則破壞，這問題我們暫可不談了。

就中國來說，我們極衷心的禱祝羅總統鬥爭的勝利。因爲不但在經濟問題他具有勇氣和識見，在政治外交上，他也比一般見錢眼開的資本家及其代言人看得遠，想

得宏，他的國內政策成功，則人民所賦與他的威信和對他的信仰都將積極增長，而使他有充分力量以應付孤立者的讒言。

四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中國這回抗戰是全面的，單就人力論，絕不限於占數較多的漢族，却廣泛地普遍到滿蒙，藏，回，苗等族，因為中國已是真實地統一了，國內各民族已是平等地團結一致了，中華民族已是國內各民族有機地聯繫起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共同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公敵。日本帝國雖然對於中國各民族極盡牠的挑撥離間之能事，但這正如挑撥離間漢族，製造漢奸一樣地失敗了。牠幻想製造五個所謂「民族國家」，譬如侵佔了東北，內蒙，便製造所謂「滿洲國」，「內蒙古自治政府」，「侵佔華北和華中的一部分」，便又製造所謂「中國臨時政府」和「中國維新政府」，但割裂中國是不可能的，離間民

族更是不可能！這是幻想，這是虛偽；幻想是自欺，虛偽是欺人！試觀日本帝國雖然製造了所謂「滿洲國」，但在東北，漢族和滿族的義勇軍，卻不斷地從事民族解放的戰爭；雖然製造了所謂「內蒙古自治政府」，但受利用的只是蒙族的統治階級少數，不是多數的蒙族人民大眾，而且被逼的偽蒙軍，屢有反正。外蒙已經枕戈以待，藏族是中國國防的後備軍；回族亦然，同時已有開到前線作戰的生力軍；苗族久已在前線作過英勇戰爭，同時也是後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和平等，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亦即中國國內各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在國內各民族，可說此心同，此理同，放諸四海而皆準。

因此，蒙、藏、回族的領袖，代表各族，於本月七日在漢口成立蒙藏回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於八日赴徐州前線，慰勞將士，獻贈錦旗，並將前方將士熱烈保衛祖國偉績，轉用蒙、藏、回文印出，分發各族，喚起廣大的抗日情緒，又發表通電宣言，擁護政府，服從領袖，抗戰到底；更於十九日，向蔣委員長敬獻用漢、蒙、藏、回、文繡成的「領袖東方」的

錦旗，兩次面向蔣委員長致最敬禮，並讀祝詞，蔣委員長親自接受，致詞表示謙謝和勉勵各民族一致團結努力之意。這正是中國國內各民族一致團結努力的表現，也誠如祝詞所說，「代表團之組織，更有一重大意義，即針對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之分化吾民族政策，使彼知中國漢，滿，蒙，回，藏五族相依爲命，爲一不可分離之整體，日本之種種挑撥離間政策皆爲徒勞無功。」

日本帝國幻想製造漢，滿，蒙，回，藏五個所謂「民族國家」，完全出於利用民族主義——虛偽偏狹的民族主義——的名義，企圖便利侵略，掩飾侵略，割裂中國，獨佔中國。牠還宣傳廣泛的偽民族主義，那就是所謂「亞細亞門羅主義」或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而更有所謂「亞細亞人的亞細亞」的特製的名詞。關於前者的本質，已經指出是陰險的假面具了；即使離開這點而就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來說，也決不應使各民族無意義地分離，而應自由聯合，決不應分裂落後的各民族使各組民族國家，而應援助促進。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各民族休戚相關，合則並存，離

則俱亡，共同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也就是爭取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解放。中國的國內民族政策，是平等的；惟其平等，纔能聯合，已有事實的證明了。現在正在生死存亡的抗戰期間，中華民族尤應澈底自覺，還須更進一步的密切聯合，更進一步的團結努力，正如建國之與抗戰並行一樣，國內民族政策的發揚光大也包括在建國的範圍裏，需要同時並行，各民族齊心協力！

四月二十三日

論日本之軍事力量

林彥

張君勳先生在武漢大公報爲文警告中國軍事當局，說：「勿要輕視日本動員之軍事力量。」張先生在大公報上爲文是善意的，爲中國打算的，並沒有爲日本打算，可是上海日本的新申報四月十九日用「武漢大公報立論公正」的標題以讚美之。這倒奇怪了，難道武漢大公報上張先生的論文可以對於日本會有好處嗎？這使我們不能

不拿日本軍部的總動員案與石原少將的軍事分配計劃再研究一次。

傳說「日本軍閥自云日方可動員一千八百萬壯丁，編入伍者六百萬，參加軍事工業，軍事交通等等一千二百萬。」這是日本軍閥坐在繡花蒲團上的總動員「理想」，由此「理想」而編成了整個的總動員案，這是日本軍閥之「自由思想」，我們暫且不

管。又傳說「石原少將的軍事分配計劃估計日本壯丁只能動員九百萬，編成陸軍者，只能有三百萬，即一百個師團，內有常備軍二十師團（連近衛師團及守備隊）其他八十師團是預備軍後備軍及國民義務兵來編。以二十師團守本國及殖民地；以三十師團內挾三分之二的國民義務兵打中國；以五十師團內有三分之二是日方最精銳而又耐寒者打蘇聯，參加軍事工業軍事交通等等以六百萬壯丁爲之。」這是石原少將的「自由思想」，我們也暫且不管。

武漢大公報上張君勸先生的「警告」，究竟是否與上面兩種日本軍閥的動員

思想相混同，或者張先生是立詞上有壓低了自己的志氣增長了日方的威風的語病，而引起了日方報紙的「武漢大公報立論公正」的讚美，此時也暫緩批評。

我們現在極需要使中國人民明白的是一個國家動員的出發點問題。這一點弄糊塗了，不僅不能了解對方動員真實可能性，連自己方面動員的真實可能性也會鬧不清白。

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總動員如果牠的出發點是侵略人家的，牠全部的動員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總動員是爲了抵抗侵略的，牠全部的動員是可能的。動員壯丁即是動員人民的主層，而且軍事動員是處於政治動員的服從地位，壯丁不是豬羶，而是民族的核心階層的核心，若以中國動員的出發點去代替日本動員的出發點，來觀察日本的動員可能性，這是形式主義的軍事觀察，這是要不得的。

日本的軍閥與日本的官僚，他們自己是相當的知道這一弱點，尤其是日本的英美德俄（帝）留過學的顯貴人士，他們的頭腦比較「什帛化」一點，所以在這一問題上

時常與少壯派軍人發生爭論，在對中國採用總動員案上發生爭論，在動用打蘇聯的軍事力量來打中國也發生爭論。近衛逼得要辭職爲的什麼？統帥團與少壯派發生爭論爲的什麼？洋貨日本軍人與土貨日本軍人發生爭論又爲的什麼？爲的是怕對華的總動員變成對內的總動員，侵略的總動員變成革命的總動員。

據我所聽到的日軍軍容消息：

近八百到一千日本俘虜的軍人，他們是不願意回去，因爲回去要判罪，同時他們認爲打中國是不對的，是逼迫來的，要求做中國人并願爲中國効力。

近五百到八百的日本軍人，他們或者自己上吊死，他們或者自己服毒死，他們或者在上海市中心被槍斃或判廟內割腹，他們或者被關在各地的拘留所中。這些軍人是積極的或消極的違反命令，同情中國因而自殺或被判拘留與死刑。

近三千到五千的日本死屍（在魯南戰役中）面容上發現他們都是老頭子，是日本的國民義務兵，這表見日本自蘆溝橋到南京被陷時所動員來的人，已犧牲到了何

種程度，即已達到了石原少將的軍事分配界線了。因此在魯南戰役中，日本不能不調更多的國民義務兵來作砲灰的嘗試。

近二萬到五萬的日本青年壯丁，由父母分給金錢鼓舞其出外嫖娼染受淋病，好逃避兵役，因日本徵兵，絕對不收有淋病之人。

由上面的消息看來，日軍中發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是軍人中與人民中反戰的情緒比去年「八一三」時代有大大的增高了；第二是侵華的一份軍事力量已經支付透頂，非從侵蘇軍事中或鎮壓國內及其殖民地軍事中開支不可。

這兩個問題都是日本最難解決的問題。在第一個問題上，在日本雖有憲兵警察特務隊及軍人中的法西斯蒂可與左傾軍人拚命廝殺，在第二個問題上，日本雖有進攻蘇聯軍力之五十師團軍力好調動（？）但是擴充憲兵，動用打蘇聯的軍力打中國，用日本話說就是「總動員問題」，用中國賭場上的話說是「老二道」改「孤注」的問題。這在政治上只能表見日本之窘迫，在軍事上只能表見日本之窮極，並不能表見

日本的優勢。

因爲日方動員到二十五師團軍力時，日方在各方面如經濟、政治、軍心都起了相當的變化，其前方反遭到了晉南、魯南的重大打擊，華中被游擊隊所包圍，日方如再動員二十師團軍力來中國時（或者可能）那時所引起的國內外的變化會不可以道里計，因爲侵略國家動員的範圍與程度越擴大，其國內的反抗變化越深入，所引起反抗統治者的狂潮越激烈；被侵略國家動員的範圍與程度越擴大，其國內的統一變化越深入，所引起的民族抗戰性越堅定。中國不應單從對方動員的數量上去估計戰爭前途，而要從對方的軍事變化上，從對方的軍事弱點上，採更艱苦更長期的消耗戰去打擊對方。中國只要自己深入擴大的去動員自己，只要正確的去應用自己的戰略戰術，對日方動員的數量不應無原則的表示疑懼，則戰爭前途是有絕對把握的。

四月二十四日

中國能承認義國併阿嗎？

據漢口電稱：中國民衆團體請求蔣委員長訓令中國出席國聯行政院代表反對承認義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案，但另有一部份人士，則主張鄭重，以免開罪大國。所謂「大國」自然是指的英國，因為變更國聯決議，使會員國得自由承認「義大利帝國」（即併吞阿比西尼亞以後的義大利，在世界輿圖中取銷阿比西尼亞國名）的議案，是英國提出的，而且是英義協定中英國給予法西斯義大利的保證。

中國應否承認義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問題，應分三方面觀察：

第一，從世界和平及正義着想，中國應該堅決反對。法西斯義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完全是摧毀文明，破壞和平的暴行。戰爭的發動，是完全無理由的，而戰爭的過程，對非軍事區域和非軍事人員，濫施轟炸，更於某幾個戰役的失利時，用毒氣屠殺阿

比西尼亞英勇衛國的軍民，這是非常明顯的違反一切國際條約義務的殘暴行爲，已成爲世界公認的罪惡。在法西斯義大利侵阿戰爭中，國際聯盟曾根據盟約通過對義經濟制裁的決議，當時深爲全世界愛好和平擁護國聯人士所贊許，以爲懦弱的國聯可以從此振作起來，負擔起應負的責任了。不料後來因某一大國的退却，在法西斯義大利佔領了阿比西尼亞大部份領土之後，就發動撤銷「經濟制裁」的決議，使國聯回復到無能的地步。現在竟進一步承認義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就是明白告訴侵略者，今後世界上已沒有什麼公理，正義，也不必再談什麼和平，祇要你能夠侵略別國，不妨儘量侵略；你能奪到贓物，人家就會承認你是贓物的所有者。

第二，從中國本身利害着想，更應該堅決反對。法西斯義大利的所以敢冒險進攻阿比西尼亞，可以說完全受列強縱容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三省的影響，西方的侵略者看到東方的侵略者佔了偌大的地方，而並不引起怎樣大的反響，所以敢悍然在非洲燃起侵略的烽火。而日本帝國主義的敢再度掀起侵略中國的火燄，更是因

爲西方法西斯國家併吞阿比西尼亞和唆使並參加西班牙內戰得到列強消極縱容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三省後，國聯處理的結果，僅剩不承認「滿洲國」一項，正和法西斯義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後，國聯僅剩不承認義大利在阿主權一樣。現在國聯可以撤銷「不承認義大利在阿主權」的決議，當然也可以同樣撤銷「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並且進一步可以承認日本在華所製造的第二第三個傀儡，以分裂中國領土。

第三，從英國對華政策的基點觀察，可以說中國在國聯無論採取何種立場——與英的對立，投反對票；或追隨英國投贊成票——都沒有什麼關係。中國完全順從英國的意志，投票贊成撤銷不承認義大利在阿主權案，英國決不會因此在不願幫助中國的時，依然幫助中國；中國不跟着英國走，採取獨自的立場，在國聯投票反對撤銷不承認義大利在阿主權案，英國也決不會因此在應該幫助中國的時候馬上停止援助中國。

英國的助華與否，完全根據她自己的利害而定的。所謂利害關係，要從今日國際間的主要矛盾——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階級的矛盾——中觀察。

這三種矛盾，是互為消長的，看那一種矛盾最尖銳，她就取那一種立場，一等到另一種矛盾成爲最尖銳的矛盾時，馬上就要取另一種立場。有時候兩種矛盾同時存在，同樣重要，就會採取動搖不定的立場。

在義阿戰爭時，主要的矛盾是英義矛盾，因爲法西斯義大利在非洲佔了優勢，馬上就會威脅英國的原有利益；但英國同時也不願阿比西尼亞得勢，因爲落後的半殖民地的阿比西尼亞能戰勝義大利，英國在非洲和近東的屬地一定會大受震動，而起來要求解放。

對遠東局勢，也是同樣的。在今天，英日兩國的矛盾，誠然是主要矛盾，日本的勢力一天威脅到英國原有利益的時候，英國決不會轉而積極幫助日本的。當然，英國不會

把中國當作阿比西尼亞，因為英國不能像玩弄阿王那樣玩弄中國的領袖，中國人民的自覺性比阿比西尼亞要高得多，中國的領袖決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而俯仰由人。不錯，中國祇要繼續堅決抗戰，英國是不會變更對華政策的，但決不是說無論何時，英國必繼續支持中國。如其中國戰勝日本，已有確定把握的時候，或中國真正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時，英國的遠東政策一定會改觀的。中國人士，不能不時警惕！

中國的抗戰建國綱領，曾明白規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深得全國民衆的擁護，現在已到試驗的時期了。

四月二十五日

日本的夢想——對華議和

日本軍閥的理想，是最多以三十師團兵力於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現在三十師

團的兵力已經出足了，而戰事延長到九個多月，不僅「征服」中國的夢想，實現遙遙無期，而軍費軍實的消耗，已遠超出預期，泥足愈陷愈深，稍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包括元老重臣，財閥，對「不知軍部要把日本帶到那裏去，」已發生極大的恐慌，爲「一等強國」的面子計，不能傾所有可能用於中國的力量，集中到津浦線上作孤注一擲，以求一雪台兒莊敗績之恥。

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計劃，本來是採取逐步併吞，逐步消化的，第一步併吞東北，第二步併吞華北，再接着併吞西北，華中，華南，西南，用各個擊破的辦法，節省自己的消耗。第一步是成功了，第二步可遭遇了整個中國的抵抗，不能不在華北及華中同時攤了兩個場子。在最初，日本政府和軍部，對華中的戰事，目的僅在牽制中國的兵力，而以主力併吞華北，不料華中戰事愈激烈，愈戰愈擴大，形成與華北同等重要的局面，使他中途妥協，等已吞下的東西消化了再進攻的計劃，無法實現。換句話說，就是無法使戰事結束。對這一點，日本帝國主義很早就看出其前途不利於己，所以在南

京陷落的前後，兩度經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之手，提出議和條件，企圖保障其既得的勝利，但均爲中國的最高領袖所堅決拒絕。

現在，晉南戰役中，渡過黃河的計劃，爲中國改變後的新戰略戰術所擊破；魯南戰役中截斷隴海鐵路的計劃，又受到極大的挫折，不得不「窮拚」一下，以挽回其面子。照現在日本的力量觀察，就算它能以全力一舉而打通津浦鐵路，截斷隴海鐵路，也不能再繼續作戰；何況事實上決無如此容易——中國的生力軍最少有六七十萬，可以源源開去增援，而日本的兵力已使用到最高限度！

橫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的祇有兩條路：一條是調更多的兵，用更大的力，對中國進行繼續侵略的戰爭；一條是設法結束戰事，與中國議和。

第一條路就是林彥先生所說的從「預備進攻蘇聯的兵力中抽調二十師團到三十師團到中國來，作孤注之擲。」（見本月二十四日本報星期時論）這樣做，有沒有可能呢？誠如林彥先生所說，在國內的經濟上，政治上，及軍心上將引起極大的變化，就

是在國際環境上講也是最危險的舉動。因此，日本國內的元老重臣財閥都反對少壯派軍人的抽調預備用以進攻蘇聯的兵力向中國增援的計劃，統帥團和明瞭大勢的高級軍官也反對這種冒險舉動。在這個問題沒有決定以前，近衛文麿就「生」了二十餘天的「病」——政治上無法解決的「病」。

現在，近衛文麿銷假視事了，據說日本當局已決定打銷少壯軍人的冒險計劃，不使用預備對付蘇聯的兵力來對付中國。換句話說就是第一條路決定不走。

剩下來的就是第二條路，設法結束戰事，與中國議和。怎樣議和呢？再利用德國大使，當然不行。於是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等在漢談判中日議和的空氣，就不斷地從日本的宣傳機關傳播出來，雖然路透社已經正式否認，但不能否認日本不能不企求結束戰事的迫切。

照日本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與中國停戰議和，固然對它很有利，而且在國際關係上和中國一部份的政情上，也有相當可能。尤其是日本軍閥很想以轉移對華戰事

爲對蘇戰事，維持自己的面子利地位。因爲，以「一等強國」自命的日本，不能丟臉在中國，如對蘇聯作戰而受到挫折，還可以對國內有一些交代，而轉移對華戰事爲對蘇戰事，尤其可以適合某大國今天的胃口。

日本軍閥的急于求和，雖在表面上看來是適得其反，如杉山元的來華視察日軍，鼓勵士氣，表示繼續作戰的決心，但這是急欲結束戰事的前奏，尤其在調回華北作戰司令官寺內壽一，而以後宮中將繼任的一點上可以看出。後宮是日本軍部中的蘇聯通，是日本軍閥佈置進攻蘇聯軍事的組織者，他是主張先打蘇聯再打中國的，認爲蘇聯是日本的勁敵，應該集中精力對付它，不應因對華作戰而分散自己的力量。因此，在蘆溝橋戰事發生之後，曾被軍部懲處，現在居然破格任用，最少可以看見日本軍閥的意向何在。

日本對國際的宣傳，所有侵略中國的軍事，都解釋作爲進攻蘇聯的預備工作的，因此，日本侵佔東三省時，無疑是得到某些國家所默許的。但是，日本侵佔了東三省，侵

佔了熱河，侵佔了華北，還是繼續南進，破壞損害其他列強在華的利益，引起了國際上極大的反響，使外交上相當地陷於孤立。現在如能轉移對華戰事為對蘇聯戰事，則國際視聽當然可以大為改觀，最少可以不像現在那樣的孤立。

至於中國方面呢，照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所揣測，認為中國的繼續抗戰，是面子問題，祇要在不大損害中國政府的面子，議和是有可能的。所以，日本軍部及在華高級將領對於松井石根的攻下南京，非常不滿，以為不攻下南京，中國政府還有議和的可能，南京攻下之後，中國政府就非繼續抗戰不可，這對日本是非常失策的。自華軍在台兒莊打了一個勝仗之後，英國報紙，就認為中日議和的可能已大大增加，理由就是中國已扳回一些面子。當然，日本也要顧面子的，所以它爭取停戰的條件，一面在對華戰事上扳回一些面子，而不過分使中國難堪，一面則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到對付蘇聯的戰事上去。而對中國政府則不妨以取得統治華北的實益而於華中問題上作大大的讓步——實際上是對英國作大大的讓步。

照日本軍閥的估計，中國政治舞台上過去及現在的人物中，有一部份正深怕因繼續抗戰而失去其地位，他們隨時隨地不肯放過對日議和的機會，正可大大的利用一下。如「中國抗戰失敗了，是日本人的天下；抗戰勝利了，是共產黨的天下；」之類的論調，就是日本最中懷的，也就是日本軍閥認為可以促成中日停戰的重要內在原因之一。

中國能不能上日本的圈套呢？不會上日本的圈套呢？我們的答案當然是不能，也不會。

中國在九個多月的抗戰中，已經團結了全國的意志，統一了全國的政治軍事；同時犧牲了全國菁華所在的東南富庶之區的一切機構，過去成爲全國工業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的吳越平原和北方的平津，現在都已被日本摧毀淨盡，如其中國不能繼續抗戰直至得到最後勝利爲止，決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恢復舊觀的。

如其中國一天和日本停戰議和，國內的統一和團結固然會馬上發生變動，使善

後復興的工作，受到阻礙，甚至會無法進行，而物質的損失，更沒有辦法補償。其次，我們試問一問，日本所能讓步的最大限量，究竟可以讓到那裏？這大家可以看出，在今天，或在最近的三四個月內，日本始終是戰勝國，一個戰勝國與戰敗國議和，無論如何，總不會讓步到恢復戰前狀態的。

就算退一萬步說，日本可以讓步到恢復蘆溝橋戰事之前的狀態（當然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中國能不能接受議和呢？我們的答覆是：還是不能的。

因為日本的力量在這次戰事中犧牲固然很大，但戰區是在中國之內，比起中國來要小得多，何況日本在今天已是資本主義國家，物質上的消耗恢復較易，中國則恢復很難。如其這次戰事糊裏糊塗地結束，日本很可以在三五年內再來一個大進攻，中國那時必然還在焦頭爛額的時期中，更沒有應付的力量。

不錯，日本會以進攻蘇聯代替侵略中國，同樣要支出很大消耗，但是我們要認清，第一，日本的對蘇作戰與對華作戰的性質完全不同，它一面可以得到其他列強的支

持，一面可和歐洲的侵略同盟同時組織「反共十字軍」，不一定馬上就失敗；第二，蘇聯是強國，日本軍閥就是吃小虧，也可以對國內交賬的；第三，蘇聯要同時對付歐洲，就是擊退了日本的進攻後，一時是不可能反攻到朝鮮去的，更說不上擊潰日本。

所以，在中國一方面講，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接受日本的議和，一定是大大的吃虧，是不能翻身的大虧。

中國政府的領袖和中國的人民，是一定很明白地知道非繼續抗戰無以自存的，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夢想，畢竟是夢想而已！

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兩種空氣的作用

最近日本放出兩種空氣：一是中國政府和英、美、法三大使在漢口舉行會議，談判

中日議和；一是所謂「膺懲」蘇聯，擬對蘇聯開戰之聲，甚囂該國塵上。來源出自一國，苦衷也是一個，就是該國自從被中國逼迫走上長期戰爭一條路上以來，軍事沒有進展，內部恐慌日增，加以台兒莊的潰敗，致使危機愈加深刻尖銳，而造成僵滯尷尬的局面，所以在這苦悶的環境下，放出兩種空氣，實有其不能不發之勢。空氣雖屬兩種，但是相互交流，我們在昨天的社論中已經指出了，就是夢想轉移對華戰事為對蘇戰事。

這夢想在該國本身，是企圖實現的，實現是夢想的最大的目的，雖然夢想不能實現，要被現實所粉碎。此外，夢想實現的同時，或假使夢想不能實現，還別有作用存在。因此，兩種空氣便同時是兩種烟幕。

該國一方面增兵魯南，拚命反攻，企圖一雪台兒莊潰敗的恥辱，並奪取徐州以打通津浦線；一方面又放出中日議和的空氣。從表面看來，是很矛盾的。但倘使仔細一想，則不難知道又是屢次慣用的故技。該國每當戰事緊張的開始，常放出中日議和的空氣，調停呀，「求和」呀，大戰時有作為其正相反對的和平空氣，在該國固然自以為新鮮，

因而自以爲得計，可惜在旁人，却是聽慣的陳舊老調。這種故技的作用，不外乎企圖鬆弛中國抗戰的決心，懈怠中國剛毅的鬥志，以便滿其明搶暗偷的慾壑。該國侵略中國的方式，最初想不戰而征服，所以希望和平；既戰，則渴念「速戰速決」，所以屢放和平空氣；還有分明是該國本身單相思的求和，却偏偏總是放出中國「求和」的空氣，想要侮辱中國！其實是露出了自己的嘴臉，顯出了一副尷尬相。這是該國侵略中國的「三部曲」，戰時常彈後兩部曲，這次也不例外。

該國對於現在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騎虎難下，力竭聲嘶了，那有餘力對蘇聯開戰？所以從表面看來，也是很矛盾的。但也有其作用。第一，因爲侵華戰事沒有進展，甚至遭遇在台兒莊潰敗的恥辱，更增加了戰事的困難，已成爲國際觀瞻之下的公論，所以爲圖遮蓋諱疾起見，在侵華戰事的同時，侈談對蘇開戰，藉此可以表示力量充足，自以爲對蘇還能開戰呢，何況對華戰事？該國本已外強中乾，現在則更是中乾外強，愈是中乾，愈要外強，雖然不過是愈要顯出外強的姿勢而已。如路透社東京二十三日電，有云：

「據此間觀察家聲稱，許多人之意見，以爲日本今用兵中國，已覺困苦，斷不致尙思與某一強國啓釁，但要知日本雖以六十萬大軍用於中國戰役，其所用者僅爲左手，而其右手之三十五萬勁旅，仍可隨時應付北滿之威脅云。」就充分暴露其因中乾而外強的姿勢。第二，因爲該國人民對於侵華戰事，久已冷淡，戰事沒有進展，甚至潰敗，則更頹喪；加以負擔重大，生活困苦，徵發頻繁，生離死別，愈達到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所以侈談對蘇開戰，藉此刺激，麻醉，轉移視線，以彌補嚴重的危機。觀於該國右黨所倡「膺懲」蘇聯而至從事全國運動，可知並非偶然。這兩點作用，前者是對外的，而又是對內的，後者則完全是對內的。

最後，關於放中日議和的空氣，還有一點意義要說。中日戰爭發生以後，日本曾經聲言拒絕第三國的干涉，拒絕國聯調解，英美調解，但這些還是當初期侵戰「順利」的時候。後來，便請德國出任調解了，但這已違反拒絕第三國干涉的前言。調解不成，被迫拖上長期戰爭一條路上，又中乾而外強地聲言不以中國政府爲交涉的對象。最近泥

足愈陷愈深，於是放中日議和的空氣，不惜捏造英、美、法三大使出任調解。這一路的轉變，真是每况愈下。該國態度的每况愈下，是該國情勢的每况愈下的表現。可知中國只要繼續抗戰，該國便將走頭無路！

四月二十八日

再談魯南戰役

魯南戰役最近的發展，已證實了我們在本報十四十五兩日社論中的預測。在台兒莊慘遭敗績的日軍，於死守臨棗嶧韓正面，設法驅逐華軍運動部隊，恢復左翼及中路交通，取得了大批從山西、上海、平綏線、平漢線以及少數從國內調來的援軍之後，不馬上反攻台兒莊，而積極進攻臨沂。臨沂佔領之後，它立刻直下郟城，又從郟城蘭陵進攻郟縣，造成三面包圍台兒莊的形勢。

同時它的華中軍也在皖北和蘇北開始了大規模活動。一路由東台進窺鹽城，一

路由高郵循運河北上，一路由蚌埠正面圖渡淮河，一路由懷遠圖襲蒙城。

這樣的形勢顯然使有些人對於魯南戰役尤其徐州的前途，發生了種種的憂慮，但我們以爲這種憂慮實在是不必的。據我們推測，日軍在魯南和江北目前的作戰計劃，大概仍不外下列幾點：

一，魯南方面，奪取邳縣，包圍台兒莊，迫華軍從那個戰略要點撤退。

二，從郟城和邳縣南下，斷隴海東段於運河站附近。

三，東台高郵的日軍積極北進，肅清蘇北華軍，與魯南日軍會合於隴海東段，完全佔領從天津到上海的沿海區域，造成對徐州大包圍的形勢。

四，津浦南段正面的日軍，在包圍徐州計劃未完成以前，或不會積極進攻；眼前的渡淮企圖，大概是虛張聲勢。

這之後，如果肅清魯南蘇北的計劃能夠完成，它的進一步發展有兩個可能：

第一，因爲山西平漢黃河等線重兵被調魯南，近日華軍在那方面接連收復要地，

進展很快的緣故，日軍或祇得對徐州暫取包圍的守勢，分兵或增兵豫北山西，企圖恢復它一個月前陳兵黃河北岸的形勢，然後對合肥，徐州，開封，鄭州，潼關全線施行總攻，展開它夢想已久的中原大會戰，一舉完全擊破華軍主力，結束整個戰局。這是穩紮穩打的辦法。

第二，它也許會暫時不管豫北山西，而師上海戰役的故智，用重兵南面從懷遠奇襲蒙城亳縣，北面從濟甯嘉祥直下金鄉魚台，夾抄徐州後路，配合着正面從韓莊和隴海東段的總攻，一舉先佔領徐州，同時並進攻合肥，打擊華軍皖西防禦線，跟去年十一月衝破華軍蘇嘉國防線一樣。這個計劃是比較冒險的，因為華軍如果不像上海戰役中那樣後防空虛，它很有吃大虧的可能。但在華軍方面，却應特別注意。

自然，日軍不能達到這個階段，在目前還不敢說，因為：

第一，魯南戰役還在未定之秋。目前日軍雖奪了幾個城市，但它在邳縣的進攻軍，依然處於與月前台兒莊相類的危險的突出形勢，華軍如果戰略戰術運用得當，兵力

充實，很再有給它一個台兒莊大敗的可能。

第二，皖北蘇北的地域太廣大，津浦南段沿線及運河湖沼地帶的華方游擊軍極多，日軍想確實佔領那一帶，絕非易事。

第三，山西豫北日軍調走之後，華軍在那方面活動很厲害，如果華軍有能力在那方面展開很大的攻勢，則不但有極大的牽制作用，甚至可能地在冀南展開大規模運動戰，威脅魯省日軍的後路。

第四，日軍要完成上述的計劃，單憑現在魯南和江北的一點兵力還不夠。據說魯南日軍不下二十萬，但迄今僅僅打得一個平手，至多略佔便宜。它必須增調至少一倍以上的生力軍，但事實上它本國已無兵可調，除非甘冒危險，把留着對蘇聯的兵拿出來。

日軍的第二期作戰，從進攻津浦北段，肅清山西起到中原大會戰爲止，本來是有一定的全盤計劃的，但因月餘以來魯南失利，這計劃已完全陷於紊亂。現在的魯南猛

攻，完全是一種挽救面子的頭痛醫頭方法。這計劃究竟破壞到了如何程度，對於整個戰局將來的影響如何，這裏不能詳論。我們的用意，是要請中國當局千萬不要重蹈上海覆轍，因注意魯南而忽略了皖北皖西的防務。眼前有一個實例我們要指出的是：最近臨沂的失陷和魯南戰役的再趨嚴重，主要原因之一是華軍過份注意了津浦北段正面而未能先事增防臨沂。等援軍開到時，那個不下於台兒莊的戰略要地已經丟了。

四月二十九日

英日「上海海關協定」

進行已久的英日談判上海海關問題，本來是非法的，無視了中國的主權。在侵略中國的日本，無視中國的主權，還說得過去，而且中國是在抗戰，儘可不去管他。但理應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行政完整的英國，竟也無視中國的主權，却實在說不過去，不能不

責備賢者。

解決海關問題，在日本支持「華北」「華中」兩偽政府的立場上是必需的。這件事很明顯的僅僅有利於日本。至於英國方面，僅對中日兩國有投資債款關係的資本家爲了本身的眼前利益，在策動解決此事。據一般所知，這個談判，並沒有具體結果，因爲基點上英日兩國的利害無法協調。但據路透社東京二十七日電：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聲稱，「已獲滿意之解決，大約將於星期六日宣布商妥辦法之性質。」又據同盟社電：現已成立「協定」，且先不問作爲談判結果的「協定」的內容如何，即使作爲談判的結果的成立「協定」一事，也是私相授受式的，決不是好結果。

退一步說，且不問談判的違犯國際條約和因而無視中國的主權，但談判的內容，不管結果怎樣，能否成立「協定」，總得從遵守國際條約而尊重中國的主權的。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根本既已不正，結果既已不好，成立「協定」，「協定」的內容又怎麼會好？

關於「協定」據同上的同盟社電，「據聞其內容之主要部分如下：（一）『維新政府財政部』代替從來國民政府財政部，接收上海海關，並任命海關監督者。（二）華北、華中各地區內海關之收入，一併解至上海，而根基於各海關事變後之實績與日軍佔領地區內關稅收入之比率，以外國貨幣或以可代替外貨者支付擔保外債之負擔數。（三）海關收入，從來由中央銀行或匯豐銀行保管，然今後由橫濱正金銀行保管之。』這也是私相授受的「協定」，是違犯國際條約和因而無視中國主權的協定，甚至是損害英國本身利權的協定。最後一點，因為這個私相授受，是英國授而日本受，是英國的妥協，讓步，屈服，自食其果。假使要說是好結果的話，那是對於日本，誠如該國外務省發言人所說，「已獲滿意之解決。」

原來英日進行談判上海海關問題，先由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爵士和日本「遣華特使」谷正之在上海談判，而這談判是從寇爾爵士新任駐華大使來華就開始的，可說已經很久，因為沒有結果，再轉發到由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和日外次堀內在

東京談判，也好久無結果，直到現在才由日方發表消息，說已成立協定。在談判過程中，雙方所爭持的焦點，約有三點：一，關稅擔保償還外債的標準，英國主張按照中日戰爭以前的稅收，日本主張按照戰後的稅收。前者的比率大，後者的比率小，是顯而易見的。二，日本主張把國民政府存於匯豐銀行的存款算作偽「維新政府」的存款，提取改存橫濱正金銀行，英國拒絕。三，英國主張償還外債以外國貨幣支付為標準，日本主張以法幣支付。單就爭持的對立之點看，英國的主張還算相當強硬的，雖然談判的根本已經不正。然而現在把日方宣傳的「協定」內容和爭持之點對照了看，則英國幾乎完全妥協讓步，屈服了。只有「以外國貨幣」支付的一點，是英國得到保持的，但接着便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或以可代替外貨者支付。」

「協定」的第一、第三兩部分，是損害中國的主權、行政和利益的。可是「協定」的第二、第三兩部分也損害英國本身的利權，而且連帶損害到有關各國的利權。損害中國，中國急須斷然抗爭，使之粉碎；損害英國本身，英國本身急應幡然悔悟，勒馬懸崖，連帶

損害到有關各國，有關各國急宜毅然矯正。

中國對於英國相當援助抗戰，自然應該感激，但中國有獨立自主的立場，並不能曲徇英國的私意，也不能因有援助而不顧損害，好壞分明，不能混淆。中國對於英國此舉的失當，並非沒有對付的辦法，而因英國無視了中國的主權，「協定」等於實際承認偽組織，中國更可以積極反對英國行將提出於國聯的承認意國兼併阿比西尼亞；因英國損害了中國上海海關的利益，中國也可以停止支付對英國的債款。然則英國便雙重地自食其果，英國應該究竟怎樣呢？

四月三十日

論日方「議和」與大進攻的「新」策略

原康

「議和就是新的進攻的準備，新的進攻完成後又來一個議和，」這就是日本進

攻中國的基本策略之一，牠企圖由這一種基本策略達到牠整個滅亡中國的目的。自「九一八」以來日華每一個新的「協定」之後必帶來日方一次新的武裝的進攻；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每一個新的「議和」空氣之後必帶來日方一個新的戰役之組織，凡是稍爲留心政治軍事的中外人士均能從近五年來的中日矛盾史中抽出日本這條策略之原則。

日本的這一條策略是不是收了效果呢？自九一八到蘆溝橋時代牠收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遇了困難呢？從蘆溝橋到現在是遇了困難。換言之：在不抵抗時代收了效果，在抵抗時代遇了困難，因此引起了日本軍閥與元老重臣對此策略之原則有考慮之必要了。若要研討日本今後的「新」策略究竟是什麼？首先即要明白牠的困難是什麼？在日本看來認爲英美海軍的擴大與空軍的接近對牠繼續進攻南中國增加了不少的外界威脅；換句話說就是外交沒有出路；日本九個月侵華的開支名義上七十億實際已達百億到百餘億，這佔其國富十分之二，（日本國富實際只七百餘億）換

句話說就是經濟上沒有出路；日本侵華的軍力已近百萬人，死傷近四十萬，換句話說，軍事上已超過了侵華的軍事準備；尤其是人民中與軍人中之不穩條件，日益增加。所望於華方者，並不見屈下來的膝頭而只是伸出來的拳頭，如是牠窮凶極惡的「新」進攻策略上了牠的議事程序。

(一) 在已佔領區域內迅速的恢復工商業，對英美相當開放，但由日本統制經營，已有最詳細的計劃出見，及與英方迅速商妥海關的計劃。

(二) 在已佔領區域內迅速的形成本北統一的偽政權，如必須的話，將宣撫班改造而為各級偽政府中之顧問，或以華人充宣撫班工作。

(三) 在已佔領區域內迅速的用警察或綏靖式名義組織大量的偽軍隊，但各級參謀部及參謀人員均需用三分之二的日人，如平津之萬餘保衛隊雖未發槍，但終會給以武裝。

(四) 日本軍隊軍官全部再變動一次，凡反蘇聯及親英美兩種人員一例破額升

用，凡與英美鬧過亂子的撤回東京或調往前線。上面的這些事實是比較確切的消息，這就奠定了牠的「新」策略的基礎，這基礎：

(甲) 由侵華而招來的日本與英美的矛盾轉嫁到日本與蘇聯的關係上去，給點「豆腐」與英美吃，好繼續的向南中國進攻。日本軍閥明知這是一脚非常冒險的棋子，有走向西比利亞送死去的危險，爲什麼牠要這樣幹呢？

第一牠以爲這着棋可使英美的軍事擴大計劃，暫時在遠東方面停滯，將來向華南發展要順利些。

第二牠以爲這一着棋，使帝國主義對牠進攻中國獲得更多的諒解。

總之，牠反復在那研討『進攻中國是進攻蘇聯的戰略所必需，那麼進攻蘇聯又是進攻中國的戰略所必需了』的原則。

(乙) 製造偽組織的軍隊來相幫日本與中國的戰爭。日本軍部自己也明知這是一着冒險的棋，決不如東四省組織偽滿軍那樣便利，將來的偽軍必然是組織一批反

正一批，但牠爲什麼又要這樣幹呢？

第一牠以爲這樣可以再組織以「華」制華的糟糕局面。

第二牠以爲這樣可以減輕牠的軍事上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負擔。

總之，牠反覆在那研討「扭中日直接戰爭而成爲半間接到全間接戰爭」的原則。

(丙)日本知道實行「新」的策略的計劃需要相當時日。這中間的過渡，需要一種和平運動來準備，而且需要一種有力的和平運動。如是牠就邀請英國的，法國的，及美國的僑港流氓政客進行「和平運動」了。日本軍閥知道這又是一着白費力的棋子，然而牠爲什麼又這樣幹呢？

第一牠以爲這樣可以邀請英法美對中國日益順利的抗戰運動加以干涉。

第二牠以爲這樣可以阻止中國向英法美求軍火幫助的建軍運動。總之，牠反覆在那研討「更大規模的進攻中國，需要製造更大規模的和平運動來預備牠自己的

軍事活動」的原則了。四月廿八號東京電：「日本報紙一致主張改變國策」就是這三套花頭經。

或者有人以爲日本此時決不會去進攻蘇聯，這是不對的，這是將進攻蘇聯與進攻中國的聯繫看得太鴻溝化了，而忽略了日本進攻蘇聯也可成爲進攻中國戰略的一部份的作用。或者有人以爲日本此時不會而且不能組織僞軍隊了，這是不對的，這是將中國的民族運動程度估計過高與僞組織作用估計過低的觀點。又或者有人以爲和平運動發生也不可能有了，這更是不應該有的思想，這是政治上失却警覺性的觀點。世界上只有資本主義國內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者與夫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蘇聯才真希望中國打勝日本；但帝國主義法西斯流氓牠們始終認爲中國屈膝求和對牠們是有利的，帝國主義與日本的矛盾決不會大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就中國而說雖然有了進一步的統一，但苟且偷安的份子不能說全無了，這就是和平運動危機存在的基礎。和平運動發生與否是一件事情，和平運動成功與否又是一件事情。

假設忽略對和平運動的打擊，那麼和平運動成功的實現物即隱隱在望呢！

中國抗日運動尚在勝利開始的晨光曦微中，來日方長，此時寧有多敲警鐘者，而不宜有多送祝詞者。警鐘可以防止危機，祝詞祇能鬧昏頭腦。望中國四萬萬人不有一個是例外，更艱苦的共赴國難。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基本的條件之發展才是救中國的，這條件是由城市到鄉村，由統治區到失地區之全民族團結如一個人一樣，才能戰勝日本。

五月一日

『實際主義』還是『短視主義』

近年來英國的外交政策始終徘徊於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之間。英帝國是世界最老大的一个殖民帝國。侵略者的重新瓜分世界的運動首先就要侵犯到牠的屬

地，或是牠的勢力範圍，所以，牠不能堅決的站在侵略者一方面。然而正因為牠是世界最老大的——個殖民帝國，所以牠也並不根本反對侵略陣線所推行的政策，而積極支持集體安全制。當青年的保守黨員艾登掌握英國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度想接近於集體安全制和國聯主義（並不是放棄徘徊），然而保守黨所代表的統治者終於迫着艾登放棄了他的外務大臣的職位。自此以後，英帝國的外交政策便在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直接領導之下，轉而接近於侵略陣線。換言之，是更向侵略者妥協了。

最近歐洲方面所進行的幾種外交談判——主要的便是英義，法義，英法三種談判——便是英國此種妥協外交政策積極活動的結果。因為這幾個談判的結果如何可以左右歐洲的政局，而後者又將影響到中日戰爭的前途，所以，全世界——尤其是中國——的目光都密切注意着這些外交談判的開展。而在輿論界更展開了對於英國這種妥協外交的檢討。

近來有不少人士把英國的這種妥協外交稱爲「實際主義」的外交，而把過去艾登所一度接近過的集體安全制和國聯主義的政策稱爲「理想主義」的外交。

由於一種傳統的錯誤觀念，許多人常把「理想主義」當作空想主義解釋，因而就把牠同「實際主義」對立了起來，當論客們把集體安全制和國聯主義諷爲「理想主義」外交政策的時候，實際上便是在稱讚中罵倒了這政策。他們把妥協政策稱爲「實際主義」外交的時候，便是要企圖博得反對者對於這一政策的諒解——這意思是說：實際上不能不使保守黨員採取這種妥協政策呀！高超的理想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們應該闡明兩個問題：（一）保守黨的妥協外交是不是代表英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實際利益？或者：英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實際利益是不是迫着保守黨不得不採取這種妥協外交？（二）集體安全制是不是單純的一種空想？

妥協外交的推行者所藉口的理由無非是說：集體安全制以及對於侵略者的制裁徒然足以促成戰爭的爆發，使愛好和平的國民反而被牽入戰爭的漩渦。或者說：我

們的實力還沒有準備充足，待我們自己的國防力有了絕對把握以後再談制裁侵略者的問題吧！

但是七八年來的歷史證明這種藉口是無理由的，這種打算是錯誤的，事實上正因為這種「實際主義」的外交政策推行的結果，所以在「九一八」和「一二一八」事變之後，更引起了義阿戰爭，在義阿戰爭之後又引起了西班牙戰爭，又惹起了「八一三」以來的中日大戰。這時因為各民主國家根據這種「實際主義」的原則對於上述各次侵略戰爭採取了放縱和旁觀的態度，在另一方面便促成了希特勒的進兵萊茵，併吞奧國。這政策如果繼續推行下去，那麼捷克之成為法西主義的犧牲品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成為事實。

當然，妥協政策的推行者或者會欺騙本國的人民，說我們的政策雖然不能防止戰爭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爆發，但我們總算是退避了這次戰禍了。或者更自己騙自己的打算道：讓侵略者在與我無直接損害的戰爭中消耗自己的實力吧，待你戰到筋疲

力盡的時候，我們便可以輕易的把你擊潰了。

其實，侵略者固然是貪得無厭，一次的勝利更促進了牠的下一次的侵略胃口。今天侵略者的魔手固然只抓住了中國，西班牙和奧大利，可是安知不在明天又抓到英國和法國以至於美國。在這七八年中，各民主國的軍備固然擴大了，國防也增加了。可是侵略者的實力更是迅速地擴大了。今天日本的實力無疑義地是比『九一八』當時增大了無數倍。今日義大利的軍備也不比義阿戰爭的當初減弱。至於德奧合併後希特勒的實力，那不用說是更比進兵萊茵的時候增強不知多少倍了。在等待或旁觀的結果，侵略者的實力是迅速擴張了，因而他們的胃口也增加了。全世界的人民在龐大的軍事預算的重壓之下過了這許多年的生活，到頭來，仍舊逃不出法西斯侵略者所計劃的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而且毫無疑義地，這大屠殺的規模將打破過去一切侵略戰爭的紀錄。這種政策能與人民的實際的利益相符合嗎？當然不能的。所以這種對侵略者妥協的政策決不能稱為實際主義，而只是一種短視主義。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整個世界失去安全的時候，每一國家的安全是絕對談不上的。同樣在世界的這一部份對侵略者讓了步，在事實上便是增長了侵略者在世界另一部份的氣焰。好些人希望英國對義國的讓步（承認義國併吞阿比西尼亞）能夠分散德義軸心，以便增加英國對日本的壓力。這同樣也是一種自私的短視的見解。只有一切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的集體制裁才能擊破侵略者計劃。如果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當初，各民主國家能建立起集體安全的制度，給侵略者以有力制裁，那麼我們可以相信全世界的人民決不致於負擔今天這麼龐大的軍事預算，便足以防止了此後的一切戰爭。「亡羊補牢」還不算太晚，希望一切希求和平的國家，尤其是和戰所繫的大國——尤其是英國——早早覺悟。

五月二日

英日上海海關談判

宣傳了許久英日關於上海海關的談話，這兩天說是已經得到了解決。

當海關談判由上海移去東京時，我們就極担心的希望英國不要因了過重事實，而妨礙了中國的主權乃至英國本身的利益。舉世人都深信日本并不是胆大無知，盲目亂闖的牛犢，反之，她極其會看風着色來對付國際關係。因此，在這種有關於幾個國家的利益——尤其是英國自己——的上海海關問題上，英國應該不致於表現一種急於取悅於日本的小心翼翼，以鼓勵日本對她在政治及經濟上廣泛的進攻。

然而事實的發展使人們不得不從對於大英帝國尊重的期許掉回頭來，所謂英日上海海關協定，據傳不但已承認將海關收入由匯豐轉存於橫濱正金銀行，并且似乎英國也已答應了將中國的海關交給日本的走卒「維新政府」監督，所有關稅担保的內債，一個字也不提及。

英國是中國的與國，全世界知道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為全民所愛戴而代表着整個國家與國族的政府，英國也一樣知道。可是，現在遇着了第一次的機會，英國立

刻就將中國政府的國稅機關交與中國叛國罪犯的「維新政府」承認這班日人的倭鬼有代替政府管理中國海關，與中國尊貴的與國友邦發生樽俎酬應的權力（即使是非正式的），在英國固然是不惜尊嚴，遷就事實，而這樣的對待中國，假如成爲事實的話，未免有點侮辱中國，因而使一向對英國的偉大莊嚴抱有深刻敬意的中國人民覺到遺憾！

即使退一萬步來說，英國目前只能先爲自己打算，不能處處顧到中國。可是海關交與「維新政府」於英國的利益又在那裏呢？一般人希望海關協定成立之後，私貨可以絕跡。（事實上會完全兩樣的。）可是隨私貨而來的會是什麼？「維新政府」以提着簽筒跟在日人後面效勞爲能事，由牠改訂了稅則而進口的半私貨，實際上等於無稅私貨，反可以脫去了私貨那種偷偷摸摸的形式，公然大搖大擺的在上海通衢鬧市揮手舞腳將西洋貨，尤其是英國貨掃蕩出黃浦灘頭。那時候，日本洋糖既可以冠冕堂皇爬上糖果店和南貨莊的架子上面去，不再用得着什麼漢奸流氓的家庭合作社了，

太古車糖難道會有更好的日子等着牠嗎？假如傀儡王克敏會因爲不贊同再行修改稅則被日本人攆下台去，英國以爲捧出『維新政府』的冥符，便可以保障自己的商業，才真是可怪的邏輯呢！

前兩天，在長江上英國軍艦光輝的鎮壓了日人打擊長江各國航業的野心，忠實而直接的保護了本國的利益。日本因此敬謹的很快就和輪船釋放出來。這一點證明這次在上海海關談判上，英國如果有決心維護她的遠東商業，未嘗不可以作到那一步。日本國內的經濟財政已經走到了很嚴重的時期，她正在期望英國維持她的日圓，焉敢決心開罪於她？英之急急求容於日本軍人，豈不是鼓勵軍閥的趾高氣揚麼？

海關談判的傳說結果如此，但協定的成立據說還有相當日子。且據今日報載，似乎關於這協定，英日之間已經出了一點波折。我們誠懇的勸告英國談判代表趁此時機，將這個問題重行考慮一下。我們深信中國人民的好感與英國商業的利益，對於英國，同樣都是要緊的。

五月三日

紀念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並沒有過去。在今天紀念「五四」特別覺得有意義。因為在這個抗戰期間，中國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民國七年的五四運動值得重行追述，加以借鏡。

第一，五四運動是中國學生運動，是純潔的愛國青年的反賣國外交的運動。但其影響却由北平而蔓延到各地，由學生而擴大到工商各界。學生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始終居於先知先覺的領導地位。發難的火炬是執在他們手裏的。在現在，這情形也還是依然存在。我們應對於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如今多半是成爲「社會柱石」了——致敬，同時，我們對於今日的學生們卻具有無限的希望——希望他們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

第二，賣國的祕密外交，是最大多數的國民所最爲反對的；誰對於侵略國妥協或

投降，誰便成爲衆矢之的，而被最大多數的國民所厭棄。五四的北平學生運動所以能夠擴大而成爲全國的國民運動，便因最大多數的國民支持着，同情着，乃至參加着學生的這種反抗的鬥爭之故。軍閥官僚的政府，雖掌握着全部的兵力，財力，雖以雷霆萬鈞之威來壓迫這個運動，然而他們卻終於失敗在無拳無勇的青年學生們之手。「千夫所指，無疾而死。」足資以後的謀國者痛切地引爲殷鑒。

第三，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便入了堅甲利兵主義的時代。派遣留學生，翻譯「聲光化電」的書，開辦造船廠，兵工廠，訓練新式軍隊等，「新政」逐漸的舉行。然自甲午中日之戰後，便轉入另一個「變法」或政治改革運動的時代了。辛亥革命成功後，不料反陷入一個混亂的徬徨的軍閥官僚政治的泥澤裏去。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們，極端的感到苦悶與憤懣。同時，也深切的明白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根本的缺點。於是對於新的憧憬，對於舊的懷疑。五四運動的突發，便是一個轉變點；便是確定了對於德先生（民主）和賽姑娘（科學）的服從，而把孔家老店打倒了；也便是整個的動搖了，推倒了舊

的社會基礎而要創立一個新的。雖然還有人拾張之洞的唾餘而喊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然而「五四」運動所打定的礎石，却終於不能動搖。

第四，五四運動在文化史上是一個啓蒙運動，是着重於把西歐文化介紹到中國來的一個運動。這二十年來，費力雖多而成功卻微，原因在沒有系統的，有組織的介紹和研究。遠夠不上六朝以後的佛教徒的翻經傳道的成績。文化運動者和政治運動者一樣，必須具有宗教家的殉教精神。我們今日還未脫啓蒙時期，新的啓蒙運動者自更應以殉教的精神以從事於前人尙未從事的文化園地的墾殖。這個工作，更是今日學生們所責無旁貸的。

五月四日

紀念「五五」應有的認識

今天是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的十七周紀念日，同時又是卡爾·馬克思

的誕辰。卡爾·馬克思和孫中山先生同爲世界的革命導師，在中國人的眼光中，孫中山先生固然非常重要，就是在世界革命大師中，孫中山先生領導殖民地（照孫先生的說法，中國是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革命的空前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在馬克思誕辰就任非常大總統，固然是巧合，也可以說是有深意。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與北洋非法的軍閥政府相鬥爭，以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在當時被一般愚蠢的人們所諛爲「割據自雄」，爲仰承外人鼻息的北洋軍閥所多方破壞，而革命勢力的內部也屢次引起分裂，甚至兵戎以相見——如陳炯明的叛變，砲燬觀音山總統府，但孫中山先生始終不屈不撓，沒有一天放棄領導革命的工作，隨時隨地以大無畏精神，和反革命勢力相鬥爭。這樣，纔使北洋的軍閥政府有所顧忌，沒有敢過分的倒行逆施。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在廣州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就沒有敢借過外債，以消耗在對內作戰上面。僅僅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一舉，對中華民國已保存了不少

國力

接着革命政府成立之後，孫中山先生爲了領導中國革命進入廣大的領域裏，於再度回粵之後，就改組中國國民黨，制定並頒佈中國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綱，其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到那時纔具體明白，系統地提供於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人民之前，成爲中國革命建國的最高原則。

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目的在同時完成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爭取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國內人民的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革命後的中國社會不再走上資本主義的覆轍，顯然是受卡爾·馬克思的學說的影響的。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很明白地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但是在中國的社會革命，是防患於未然，是在建設的過程中消弭階級的對立，不必再爲了分配問題而需要革命。孫中山先生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家，不是社會生理家，正因爲有人指出了病理，才能使沒有生病和病而不重的人知道預防。

中國民族革命戰爭中，必須同時解決民權，民生兩問題，纔能發動全國偉大的民力，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而中國革命的前途，顯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脫離外力的束縛，消滅封建的剝削，而不是什麼社會革命。

這是今天紀念「五五」的第一個應有的認識。

今天又是『淞滬停戰協定』的第六周紀念。在上海人民看來，這一個紀念，更有切膚深刻的關係。『一二八』淞滬戰役，第一次打破了『恐日病』患者『中國必敗論』的錯誤估計，樹立了『八一三』抗戰的先聲。不錯，『一二八』淞滬戰役的結果，中國是失敗的，但失敗的主因不是『戰』而是『不戰』。

在『一二八』戰役中，中國的確受了不少損失，但比起『八一三』來是『小巫見大巫』了。當『淞滬停戰』的時候，或許有許多人——中國人，外國人——想停戰後可以保存不少元氣吧！但是六年前所保存的，和六年來所復興的，現在又在那裏呢？現在又有『和議』之謠出來了，究竟誰需要『和議』？誰需要『和議』後準備新的更大的進

攻還不是很明顯的事！

這是今天紀念『五五』第二個應有的認識。

五月五日

戰不得的日本！

(一)日本軍事力量幾乎成了神祕問題；有的說「日本軍力尙有大量的好陸軍未開到中國來，日本若總動員，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戰勝牠」；有的說「日本軍隊也快要完事了，中國在短期內可以結局消耗戰，開始決定戰，而作戰勝日本的結局。」這兩種說法都是不合事實的，與蔣委員長的「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凡我全體同胞，處此時機，應當嚴戒矜誇，時加警惕！須知聞勝而不驕，遇挫而不餒，再接再厲，從時間之久遠上着眼，忍勞耐苦，抗戰到底，以完成抗戰的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的指示是相違背的，中國要戰勝日本，需要二年以上之苦戰才能促進日本的「亡軍運動」換一句話說，首

戰不得的日本！

二二七

先就是消耗日方的軍力，只有使日方軍事力量上的消耗越大，才能使日本在經濟上政治上發生巨變，才能使中國從日方的砲口下解放出來。

(二)今日日本之侵華戰爭，牠已有近數十年之準備；牠在與英美一離一合之工作中準備侵華的戰爭；牠在鎮壓其殖民地的工作中準備侵華戰爭；牠在與蘇聯胡鬧的工作中準備首先侵華的戰爭；而且牠在妄自尊大的大陸政策中，很直爽的說「實現大陸政策首先在於侵華」；到日本法西斯軍閥當權時，更具體的解釋成爲「滅亡蘇聯，首先滅亡中國」的方案了。可是牠終竟是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因而反映到牠軍事力量上只有兩年半的作戰能力，戰爭延遲到六年，牠的壯丁幾乎可全部滅亡。因戰爭延長，日本死傷反會越大於中國之死傷。因爲中日戰爭之延長，中國戰略戰術及戰鬥方法必日益優於日本。

(三)日本陸軍編製之研究

(甲)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日本陸軍只有一八三團，計十七個師。

日軍師團表	所轄各種兵團	第十四師團	數量
近衛師團	十六團	第十六師團	八團
第一師團	十四團	第十九師團	十一團
第二師團	九團	第二十師團	七團
第三師團	十六團	以上共十七師團	十一團
第四師團	九團	外加高射砲	一七六團
第五師團	九團	戰車	五團
第六師團	八團	合計	二團
第七師團	九團		一八三團
第八師團	十團	團的種類名稱	
第九師團	八團	步兵	七團
第十師團	八團	騎兵	二五團
第十一師團	八團	砲兵	三五團
第十二師團	十五團	工兵	一七團

戰不得的日本！

輜兵	一四團	高射	一團
鐵道	二團	共	一七六團
電信	二團	外加高射	五團
飛行	七團	戰車	二團
汽球	一團	共計	一八三團
騎砲	一團		

(乙)「八一三」前後日本新編有十六個師團

日軍新師番號

轄有各種兵團數

第一〇一師團	一四團	第一〇七師團	九團
第一〇二師團	九團	第一〇八師團	一〇團
第一〇三師團	一六團	第一〇九師團	八團
第一〇四師團	九團	第一一〇師團	八團
第一〇五師團	九團	第一一一師團	八團
第一〇六師團	八團	第一一二師團	一五團
		第一一四師團	八團

第一一六師團

一一團

第一二〇師團

一一團

第一一九師團

七團

共十六師團

一六〇團

(丙)傳說有兩種暫師共八師團

暫編師團番號

轄有暫編新兵師團番號

暫編師團番號

轄有暫編新兵師團番號

暫編第一三師團

第一一三師團

暫編第一七師團

第一一七師團

暫編第一五師團

第一一五師團

暫編第一八師團

第一一八師團

共計八師團

約計百團上下

(丁)日本開到中國來的共有廿七個師團

已開來中國之師團

發現地點

第六師團

上海山西

近衛師團

上海

第八師團

淞滬

第一師團

山西上海

第九師團

淞滬

第三師團

上海

第十師團

河北山東

第四師團

察綏

第十一師團

淞滬

第五師團

上海山西

第十二師團

淞滬

戰不得的日本！

第十四師團 山西察西山東

第一〇九師團 晉南

第十六師團 河北河南

第一一〇師團 上海

第二十師團 淞滬

第一一二師團 蕪湖

第一〇一師團 上海

第一一四師團 南京

第一〇四師團 晉南

第一一六師團 蕪湖

第一〇六師團 上海

第十三暫編師 廬山

第一〇七師團 上海

第十八暫編師 嘉興

第一〇八師團 晉南

第一一八暫編師 上海

(戊) 尙未證實已來中國之師團

軍隊番號 傳說者

軍隊番號 傳說者

第二師團 路透社說到了山東

第一〇二師團 日方人員稱到了山東

第七師團 路透社說到了山東

第一一五師團 日方人員稱到了山東

第一〇五師團 路透社說到了山東

第十九師團 大美報說到過上海

已證實者二十七師團，未證實者六師團。

以已實證的而論，日本陸軍以四十一師團減去二十七師團，國內尚餘十四師團。

(己) 謠傳日軍中有二個祕密：

第一，日本在東三省隱藏了七師團常備兵，用什麼方法隱藏的，究竟有無番號，尚不詳知，傳說「九一八」以後，牠在東三省編有七個師團，其番號如下：

第二一師團

第二二師團

第二三師團

第二四師團

第二五師團

第二六師團

第二七師團

到「八一三」以後，又抽精兵新編七個師團，其番號爲：

第一二一師團

第一二二師團

第一二三師團

第一二四師團

第一二五師團

第一二六師團

第一二七師團

假設這種傳說是真正可靠的，則日本放在滿州方面尚有十四師團兵力，自吹有五十萬精兵打蘇聯，莫非指此這大概是牠預備打蘇聯的勁旅了，但有沒有尚未證實。第二，日本開來中國的共到八十萬人，內中只有廿萬好的軍隊，計五萬是常備軍。

中抽的（那麼留在日本國內的常備軍應尙餘廿萬人），另十五萬是後備兵役，補充兵役中抽的；其他六十萬人皆國民兵役，所以到中國來的軍隊，強姦，強搶，不聽指揮，逃跑，多病，自殺，思鄉，都發生了。

儘管這兩條祕密確否，并不能表現日本陸軍有生氣。祕聞是真的，那麼牠國內及駐滿州軍隊一共尙有二十八師團。能全調動嗎？不能。而且日本若真已編到五十五個師團，則需要百六十五萬服軍役者爲之，日本在九個月中，能動員到這程度嗎？不能。因此只好誌之以待證實。祕聞是假的呢？則更不要說了。日本至多只有十四個師團，少則只有八個師團的「好」軍隊了。

（四）結論：挑開上面的兩條謠傳不算，那麼日本現有總兵力不過四十一師團或四百五十「團」之譜，已編到一百二十三萬人上下，日本如果只三百萬人服兵役，那麼牠也僅只一百二十三萬人可上戰場，由上面材料可得下面三點結論：

（甲）日本現役軍人只二十五萬人上下，由一百二十三萬減去二十五萬可得新

受編者爲九十八萬（「我論」…「海論」…）這在軍隊中的質量上也成了大問題。

（乙）日本由蘆溝橋事變到現在快十個月了，可收新入伍壯丁連犯人及花柳肺癆病者三十萬人上下；但十個月戰爭，死傷者已達三十五萬人上下，新壯丁與死傷者之對消尚差五萬人，如傷者五萬人可以全復原，五萬人也只恰保水平，無一壯丁可多，這在軍隊中擴充的前途是大問題。

（丙）日本每年只能產生五十萬壯丁，但中日戰爭打得好，每年可打死及打傷日本兵一百萬上下，因新兵越多，死傷率越大，只要六年，日本壯丁不死光即皆殘廢，這更是日本一大問題。

華方正因爲這一原因，不願意與日本速戰速決，而堅持以消耗戰爲主要原則，運動戰爲主要戰略，與之硬頂兩年再說；但日方正因爲這原因，拚命的要求速戰速決。既想以魯南戰役爲決定戰，又想以豫南戰役爲決定戰，但華方在頭兩年內絕不令與之作決定戰的。

五月六日——七日

魯南戰役之我見

雨林

(一) 先行期之日本軍事布局預使主力在右翼

日軍是十二月廿七號起即由濟南沿津浦線南下，只九天即陷鄒縣而駐足於鄒縣。這一路隨又開始由兗州向濟甯西進，所以牠於一月四號又陷兗州，一月十一號又陷濟甯，一月十九號又陷安居鎮，二月廿三號又陷嘉祥而駐足於嘉祥。牠由此得了三個重要據點：兗州鄒縣嘉祥；既可以鞏固濟南，又可以準備南下，這是牠組織魯南戰役之第一著。

日軍是十二月廿五號陷周村，廿七號由周淄汽車路陷淄州，再由此二據點一向東北進攻，到一月六號陷張店；一向西南前進，十二月卅一號陷博山，一月二號陷吐絲口而駐足了。牠由此而得着張店博山周村三據點；既可以鞏固濟南，又可以打通膠濟

路，這是牠組織魯南戰役之第二著。

日軍是一月八號陷青州（益都），十號東進陷濰縣，同日海軍陷青島，再自濰縣青島夾攻，到一月十四號陷高密，二月廿二號陷莒縣，這裏牠共得青州，濰縣，高密三據點，及青島之一大預備軍屯駐之重鎮，以組織今日魯南戰役之主力陣線，這是牠組織魯南戰役的第三著。

牠在一月十五號以後就決定了從華方右翼（沂水流域）趨徐州的計劃，例如牠由大連運五百輛汽車擺在青州濰縣高密三地，運卅個火車頭到青島，限膠濟路二月十八號前後通車，及二月廿號前後向日照南石臼所企圖登陸等動作，都表現得相當清楚。

（二）淮南戰役與晉南戰役對魯南戰役之關係

日軍是十二月十三號陷南京的，（誰也記得日軍是陷南京之前數天即陷蕪湖的，陷蕪湖是爲着陷南京，並沒有表示牠有立即逆江而上之戰役組織意態）日軍十

二月廿號陷滁州卽駐足，這是牠組織淮南戰役之第一聲。十二月十四號陷揚州，十二月廿一號陷邵伯卽駐足，這是牠組織淮南戰役之第二聲。十二月十七日陷六合，十二月廿二號陷天長而駐足，（高郵湖通洪澤湖到淮河）這是日軍組織淮南戰役的第三聲。牠的企圖是這樣的：淮南戰役如果順利，則由淮河與濟甯包圍徐州，剪下歸德。淮南戰役如果不順利，則將戰爭重心移到津浦北段，卽發動已布置之魯南戰役而陷徐州。日方是二月二號陷蚌埠，由二月二號到廿二號仍努力的企圖經懷遠向蒙城，渦縣，亳縣那方面猛攻，但牠領取了「華方之兵力并不可輕視了」的教訓。如是，又企圖發動津浦北段之戰爭，故於二月廿二號攻陷津浦北段華方右翼之莒縣，但其結果亦是「津浦北段華方兵力亦不可輕侮了。」乃不能不發動晉南戰役，爭取潼關，以調動徐州華方之兵力向西移動。

不幸日方三種作戰計劃均被華方窺破：第一是從濟寧蚌埠剪歸德之計劃，第二是發動晉南戰役減輕華方在徐州之兵力之計劃，第三是魯南戰役之開始時牠佯攻

沿臨城鐵路之中路，仍假裝着沿津浦路之錐形前進姿勢。實際是以沂水流域（華方右翼日方左翼）作主力之計劃，均被華方窺破。正因為如此，所以魯南戰役日軍不能佔到優勢。

（三）台兒莊戰鬥華方轉優勢之原因及弱點

華方能獲到台兒莊戰鬥的勝利，不是偶然的。第一是由於華方布置了相當的兵力在臨沂周圍作運動戰；第二是由於華方發動江南的游擊戰以牽制日方津浦南段向北攻的兵力；第三是由於華方對臨城以北橫斷津浦路施了相當的壓迫；第四是由於華方的士氣能服從命令及堅決的作戰，尤其是華方軍隊能相當的與民衆一致的工作，及華方在戰略戰術上相當正確之所致。

然而華方在這一次作戰中不能說一無弱點：

第一，華方對運動戰戰略仍只是相對的執行着，沒有絕對的將運動戰看成是目前最重要的戰略，如對臨沂增援軍隊之不迅速加上，與分在運動戰區主力軍隊之布

置不夠，已顯明可見。軍事當局對台兒莊勝利的原因，沒有將沂河流域之戰鬥意義揭發起來，而只強調台兒莊正面戰鬥意義。這都是由於沒有強調運動戰之觀點所致。對大汶河東段與沂河北段（兩個主要運動戰區）之工作及賞罰不強調起來，即不能削弱日方對濟甯、滕縣、台兒莊正面之壓迫。

第二，華方對魯北魯東的游擊隊工作，應該是無條件的去發揚光大，牠與江南游擊隊工作有同等的重要。如果軍事重心在魯南牠更重要。如果敵人主力是在左翼（日）則魯東的游擊隊工作佔魯南戰役中極嚴重的地位。當然有是有的，但魯東弱於魯北，魯北弱於江南，這是一個顯明的事實。在魯南一個偌大的戰役中，魯東的游擊隊工作需要有三萬人與五萬人去作疏開的游擊戰爭，才能使沂河的運動戰起更偉大的作用，否則即是便利了日方對右翼（華）的進攻。

第三是在台兒莊與滕縣及濟甯三方面之正面戰尚未發揮更高度的靈敏性。如台兒莊之日軍被華方攻擊後，誰也能估計到牠既不會向臨沂退，又不會向郟縣逃，牠

必向嶧縣退；當牠作退却出動時，應當給牠以更大的打擊。這一點在華軍是沒有充分的表現其更高度的靈敏性。死守或死攻，都是不適宜於武器較劣軍隊的作戰方法。但在正面如此，在運動戰區，在游擊戰區，均應如此。凡出擊動作特別靈敏的軍隊，必具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軍民關係的非常密切，一個是軍隊自身的戰士有充分的教育工作。

上面三個缺點，牠的總來源是由於軍隊與人民的關係不密切之所致。任何戰鬥史上，孤獨的軍隊行動決不能執行戰略戰術及戰鬥方法到恰好處。反之，偉大的新戰略，戰術及新作戰方法，一定是軍民共同艱苦的創造出來的，因為戰爭的勝負是由於軍民的一致與戰略戰術之正確而決定。

（四）日方攻打徐州的戰略有改變可能

日方在武器上是優於中國，（這並不是決定軍隊本質的唯一條件）日方對魯南戰略戰術的布置開始也是優勢，然而徐州却竟沒有攻打得下，牠必然改變其戰略：

第一，牠可能在魯南取守勢，皖北淮河取攻勢，將戰事中心由津浦北段移到津浦南段來。

第二，牠可能的在以濟甯（日方右翼）爲主力，將主力由左翼（日）移到右翼（日）來。

第三，牠可能在平漢線東面施以一種突擊的壓迫，使濟甯成爲牠的中路，津浦線成爲牠的左翼（日）。

假設日方採用上面三種戰術之一時，日方縱可稍轉優勢，但日方的犧牲必比台兒莊更大，因爲軍事重心越向西南移，對於日軍機械化部隊的使用越不容易，而中國的出擊力反越強。假若是中國能學習魯南戰役中之經驗去抵抗日軍，則軍事前途，日本即傾巢動員來華，也絕不會有好處。

五月八日

怎樣紀念「五九」

「五九」紀念是中國歷史上重大國恥紀念之一，五月九日爲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欣然承諾」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的日子，中國人民每年今日都舉行紀念，宣傳，示威，互以雪恥相勉勵。但是二十三年以來，中國所受日本的恥辱，除一九一九年用羣衆的力量制止了巴黎和會允許日本承繼德國在華利益，及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部份的解決了山東問題以外，祇平添了若干新的國恥——如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一九三一年的遼吉黑三省陷落，一九三二的淞滬戰役，一九三三的失陷熱河，以及斷送冀察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等。到今天，自蘆溝橋的戰事爆發以來，中國纔真正走上雪恥的路——發動了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抗戰！所以，中國人民在今天紀念「五九」，其意義是和往年的紀念迥不相同的。

在日本出兵山東的時候，中國對歐戰是守中立的，而日本軍隊在中立區進兵攻德國租借地的青島，顯然是侵犯中國的領土，破壞中立，當時中國官民，羣情惶惑，各省疆吏，尤多詢問中樞作何應付，袁世凱的答覆是：「本大總統自有權衡。」袁世凱的「雄才大略」是被一般人所公認的——在當時有不少的外國人中國人都認為袁世凱的能力足以應付任何巨大變故，也有不少的人雖然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但信任袁世凱不至於喪權辱國。然而結果呢？袁世凱爲了自己做皇帝，不惜做法石敬瑭的「稱臣稱子」，「祕密地」欣然承諾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件。

第一，像袁世凱那樣的封建餘孽，把自己個人的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還重要無數倍，不惜把全中國的生命都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以保持私人的權利，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清除掉的。在今天，我們還得時時警惕那些封建餘孽的乘機作祟，企圖在某一個戰役的或勝或負中，於「日本得到實益，中國留些三面子」的條件之下策動中國對日議和。

第二，像袁世凱那樣富於領袖慾而不顧民族國家利害的人，也不是一時能夠清除掉的。他們爲了保持自己的權位，會不顧最高領袖的意志，和全國人民的意志而在某一時期「倒行逆施」地破壞抗戰，阻撓抗戰。全中國的人民應認識清楚：不管一個人的才略如何，能力如何，祇有能夠真正爲人民的利益，爲民族的生存解放而奮鬥的人，纔配做人民的領袖——不管他所領導的人民多少，領袖的地位高低。如其他一旦離開了民衆，離開了民族的利益，不管他過去是否有功勳勞績，都應該無情地嚴肅地打他下去。

第三，袁世凱的接受亡國條件，企圖稱皇帝，是在剷除了國民黨的革命勢力之後，以爲國民黨的革命勢力一經削弱，就可以「予取予求，莫予敢毒。」而國民黨勢力的所以削弱，就是爲了一部份黨員動搖，不信任領袖——孫中山先生——的領導。現在中國正在堅決抗戰的過程中，全國人民應該努力鞏固革命勢力，鞏固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以保障民族革命戰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第四，一九一九年（民國四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民不斷地以「杯葛」運動對付日本，這一點比起現在中國以戰爭來答覆日本的侵略來，自然已成爲無足輕重，不能比擬的消極方式；但是決不是就是毫無用處的方式。在中日戰爭發動後，日本貨物既失去了廣大的中國市場，在世界各地又遭遇各國同情中國者的抵制，而到處碰壁，現在正以中國的被佔領區爲尾閭。據香港來人談：「屈文六先生（映光）在港爲上海的難民募捐，何東爵士的女公子對他說：上海人還需要救濟嗎？香港的日本貨都給上海人買空了！」這在同情中國的人們聽來，已經是非常痛心的事，中國人，自信還是中國人的人們聽到後，不知作何感想？

一個中國人，無論他處境如何困難，他愛中國的心，終不會不如一個英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加拿大人，一個墨西哥人吧！

五月九日

海關華籍關員的鬥爭

在中國政府宣佈了全面抗戰的期間，江海關華籍職員抗拒偽組織接收，維護主權的鬪爭，勇敢而正當的担負起了他們的任務，這是毫無疑義的。尤其是當北方各關都被強劫，被姦污，變成了日人的搜刮工具與日貨的方便之門以後，上海關員們的舉動倍覺可欽，倍覺值得同情。

我們願暫置熱鬧的軍政局面來對這抗戰的微小一角說幾句話。中國海關雖因外債關係容許列強關於牠有說話的地位，但是無論根據那一項條文都不能說任何兩個單獨的列強可以只顧自己利益，不容中國置喙的處決中國海關，更不能說某一個單獨強國，只爲了自己眼前的小利益，可以與中國的敵人同謀，將中國政府機關斷然交與那敵人去處理。這裏不但包含了有蔑視中國主權的問題，像我們上次曾經說

過的，並且實際上，這種辦法完全供給了日本軍人以新的經濟來源，使他們便於大批屠殺中國人民。單單只就這第二點來說，關員們的鬥爭，他們應有的不達目的不止的罷工，已經就應該更積極，更堅決的支持下去了。維持關務的幻想在他們是可以不必有的，「維持」應該有他的目的，他們是爲了誰的利益而去維持這被姦佔了的關務呢？

其次，一般人，也許關員們自己，或者會以爲這場鬥爭終於是沒有結果的，因爲「事實」已經成了，也因爲中國的實力不在上海這邊；或許他們會以爲此次鬥爭不過是一點表現，盡盡心就算完事了。殊不知這次海關協定在英國方面未嘗不自知理屈，同時中國政府則維護主權，意志至堅。如若海關華員堅持鬥爭支持政府，使上海關務受到實質上的打擊，則中英兩國說不定關於海關辦法會出之以另一種妥協，至少不使中國一面拿血肉去膏敵人的彈火，一面更悲劇的以自己的海關收入供敵人置辦彈火之需。關員們的行爲不但是爲了爭主權，並且要杜絕這條裹糧資敵的途徑。在這點上，他們無需乎只計及鬥爭的成功，反要決心長期的幹下去。一切最艱苦，困厄的事

業都要經了長期咬牙的堅決才能換到勝利！

所宜注意的是他們鬥爭的方法。很顯然，他們的行爲根本是能得到同情的，但是爲了滿足人們殷切的注意，爲了得到外界的意見和支持，他們的工作，除了必要的之外，應當儘量公開；他們應該和外界多多發生關係，使外界的同情能夠變成事實上的援助，要使得工作支持長久，他們還得有嚴密的組織，並且要調查各下級人員的經濟狀況，對於那些經濟力量薄弱，因而不容易支持的同事們，他們應該有救助和共濟的工作。

對於關員們這一艱難的鬥爭，全上海不忘他們祖國的華人及華人機關應該趕緊發動起援助的組織和工作。事實上，除了各戰區戰場上的工作之外，在日人佔領區內中國機關受着高度的壓迫仍然不放棄他們的立場和鬥爭的，除了天津電話局之外，就只這江海關上的一批華員，這批堅勤的工作者既不投降，也不出讓，反在重重壓力之下揭櫫出鬥爭的旗幟，他們的精神和胆力正不亞於戰場上荷槍實彈的志士！若

果袖手旁觀使他們的奮鬥孤立起來，使他們感覺到四望無援以致被敵人各個擊破，則上海人民以自己的懦弱，換來的將是他們的恥辱了。

舉國都在戰爭的時候，上海是前方也是後方，而前後兩方在各種鬥爭上的合作正是保障勝利的先決條件。

五月十日

中國抗戰與友邦利益

路透社倫敦九日電：「中國蔣委員長對倫敦泰晤士報駐漢特派員發表談話，切實否認中國戰勝則英國在華利益將受不利影響之說，謂外人投資不獨為中國所歡迎，且在今後許多年中，為中國所必要云。」

關於這類的話，蔣委員長曾經屢次說過，屢次宣告維護外人在中國的利益。其實這類的話本來已有現成事實說明，已有現成的事實作證，不必再加說明，便也可以知

道了。即在抗戰的期間，中國雖蒙受了慘酷的破壞，摧毀，犧牲，然而外債的本息還是照常償付；更如抗戰本身，固然是爲了中國自己的生存，解放，獨立，同時也是爲了人類的公理，正義，和世界的安全，和平；切實說來，又爲各國在華的利益。這些事實和事實的意義，也曾屢次對外宣述過了。

一、今有現成事實而猶須再度說明的，無非一以昭示中國的信義，二以揭破旁人的造謠，三以祛除各國的被人朦蔽，大家坦白相看，不要狐疑杞憂，致被人挑撥離間罷了。

這次蔣委員長特別着重對於英國，切實否認中國戰勝則英國在華利益將受不利影響之說，固然由於是對倫敦泰晤士報駐漢特派員的談話，但也並非偶然。英國在中國抗戰形勢好轉，透露最後勝利曙光的時候，忽傳將出任調停中日戰爭，再加張伯倫首相的積極推行實際主義，英日成立「海關協定」，對日妥協讓步，都有關係。這些由中國人看來，表示張伯倫首相的實際主義實際到只顧英國眼前的小利，因爲即使拋開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英國的權威那些嚴正義理不講，單講利害，也難免近視之

譏的。要說是有「遠大眼光」的話，無非是不希望日本戰勝中國，也不希望中國戰勝日本，遠東失了均勢，恐怕英國在華利益將受影響；以戰爭延長下去，英國對華的貿易和在華的利益便將受損害，所以結束戰爭愈早愈好。其實，這也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的短視，所以蔣委員長要再度指正那認識的錯誤了。

中國的抗戰，是在打破日本的獨佔。日本侵略中國，固然是想獨佔中國，同時也想把各國在華的利益完全逐出中國。雖然日本曾以小利引誘各國，聲稱保護各國在華利益，但都是在侵戰的過程中，還沒有能獨佔中國時的欺世的飾辭和手段。不信，只要看在日本侵佔的區域內，關閉門戶，實行獨佔就能知道；最露骨的是在偽「滿」，並漸次流露於華北。這是縮影，是獨佔中國，排除各國的縮影。即如和日本先後締結「防共協定」，「反共公約」的德國，其官方最近也認爲「日本縱能吞華，然德國在華市場亦將從此喪失，」何況在華具有巨大利益而爲日本所垂涎，並以之爲最大的對象而劇烈反對的英國，所以中國的抗戰也是爲各國，尤其是英國在華的利益。

不但此也，日本的企圖獨佔中國，又是企圖獨佔東亞，如所謂「東亞門羅主義」或「大亞細亞主義」就是想獨佔東亞的供狀。假使日本獨佔中國，那也必定獨佔東亞無疑，而中國打破日本的獨佔，就是打破日本獨佔東亞。田中奏摺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獨佔中國就能獨佔東亞，獨佔東亞就能征服世界。所以中國的抗戰也是爲東亞，也是爲世界，這是蔣委員長所以特別對在東亞具有巨大利益在世界具有歷史威望的英國說話。

至所謂不希望日本戰勝中國，也不希望中國戰勝日本，不希望日本獨佔中國，獨霸東亞，也不希望中國完全獨立，澈底解放，俾便從中取利云云，完全是一種錯覺。現在事實證見，不是中國完全獲得解放，便是日本獨佔中國，而要打破獨佔，也非完全戰勝不可，中間的路是沒有的；如有，則是調停戰爭，苟安「和平」，解除了日本侵戰的不利形勢，緩和了日本從事長期戰爭的危機，使得喘一口氣，鞏固並消化已得的贓物，準備更深入的侵佔，以至獨佔中國。中國的獨立和日本的侵略是勢不兩立的，以中國和日

本在地理上的接近，尚且給予日本不斷侵略中國的便利，何況日本已經佔了中國的許多土地，還肯放棄繼續侵略和企圖獨佔的迷夢？要能打破獨佔，粉碎迷夢，消滅侵略，這次抗戰也是一個最後關頭，斷斷不能隨便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中國完全戰勝日本，自然是中國之利，但因打破獨佔消滅侵略，也就是各國，尤其是英國之利。反之，調停戰爭則是斷送中國，也是調停者的自貽伊戚。

抗戰也爲各國的利益既如彼，完全戰勝對於各國的利益又如此，至於完全戰勝以後，中國的態度和需要又是怎樣呢？友邦——尤其是英國在華利益會受不利影響麼？以英國的相當援助中國抗戰，中國豈能忘懷？還有其他援助中國的各國，中國又豈能忘懷？以中國在抗戰期間所蒙受的損失的慘酷，在在需要復興，需要各國援助，只要在平等和互惠的場合上，中國沒有不樂於接受，歡迎合作的。以中國的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具有影響世界的巨大的力量，則中國的復興，也當然對於世界的繁榮有很大很多的貢獻。凡眼光遠大者，必能看到這些；否則必然因小失大。蔣委員長在諸誅繁興的

現時，再度申明，好教專講利害的友邦，須得再度鄭重考量他們自己的態度！

五月十一日

再談阿比西尼亞問題

中國不應該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主權，我們曾從中國本身的利害及國際關係上分析過，現在國聯行政院已正式討論此案，到記者執筆時，尙未知其結果。當然其結果不外兩途，一是國聯行政院照英國的提案「撤銷國聯會員國不承認意大利武力併吞阿比西尼亞的原案，而准許會員國自由承認意大利帝國——即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主權」，一是因有人投反對票而被否決。照國聯議事規約，行政院會議所通過之案，必須全體一致贊成，如有一理事國反對，即可否決此案。以常理言：承認一國以武力侵佔另一國的領土，常任理事國蘇聯及非常任理事國中國均應投

票反對，但國際情勢尙因錯綜捍鬪的關係而因勢推移，所以蘇聯和中國放棄投票，也並非絕不可能。

關於蘇聯的態度如何，我們可以略而不論；至於中國是否棄權，和應否棄權，在中國的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到今天，再談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嫌遲，但是非之辨，是不受時間的限制的。

中國爲什麼要棄權呢？一種人的答覆說是爲了對意國的友誼，希望意國能夠不再幫助日本，把意國從日本那一面拉到中國一邊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意大利向來是對中國有好感的，後來因爲中國站在反侵略的一面，所以中意間發生了隔膜，現在中國如能不反對英國的提案，正可藉此恢復中意過去的友誼。這是天大的笑話，他們就是再健忘些，也不會忘掉意大利是第一個承認「滿洲國」的國家吧！他們難道忘掉意大利是一向拿最壞的軍火賣給中國的國家嗎？難道忘掉日軍飛行師中意大利人佔着極大的比數嗎？如其這樣，何異鼓勵其他國家，甚至表示中國也準備承認「滿洲國」

呢？

另一種的答覆說：是不要因此開罪於英國。中英關係當然是很好的，但英國的支
持中國，其關鍵在對於英國的利害，而不在中國對英表示空洞的好感。尤其是英國張
伯倫的所謂「實際主義」政策之下，一切以眼前的利害為取捨，而不在什麼「公理正
義」。中國更不應無條件的跟着英國跑。

在國際關係上講：固然不一定拘泥於「公理正義」，可以在相當的有利的條件
下，遷就事實。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議案是英國所提出的，而且是英意協定中英
所給予意大利的保證，因此具體地說：中國放棄投票問題完全是對英關係問題。

第一，國聯否決了英國提案英意協定會就此不發生效力，最少是減少其效力。
究竟英意協定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已經說過，就是助長侵略者的氣焰，促
成世界大戰的提早爆發，而這些對英國固然沒有好處——並不能使英國避免戰禍，
對中國更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不應該任國際間公然承認武力兼併的惡例。

第二，中國能從英國方面換得何種有利於中國的條件呢？如其是有的，站在中國今天的利害上說，固然也可以遷就一些。外交的祕密，固然我們不會知道，也不必知道，但照常理推測，英國的援助中國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張伯倫執政的現在，英日間公然處分中國海關的「協定」成立後的現在，英國調停中日戰爭的空氣「甚囂塵上」的現在，英國正想放任法西斯侵略者在東歐燃起烽火的現在，誰能相信英國會更積極的援助中國？

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決不是揣摩別人的心理，去處處遷就人家；更不是把一件件的局部事件當作獨立的事情，斤斤於一着的輸贏；祇有極端短視的人，纔會像「壓寶」那樣，專門從「雙單」着眼，今天說人爲什麼不「壓雙」，明天說人爲什麼不「壓單」，而應該站定自己的立場，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五月十二日

戰局的新變化

(一)

一週來(五月四日至十一日)戰局的變化,可用下列幾點說明:

一、魯南戰役,自日軍的反攻佔領了臨沂郯城,推進到邳縣以北之後,業已陷於僵化,使日軍不得不改變戰略,以期奪取徐州,打通津浦路。

二、江北日軍佔領了阜寧,正在北上海州,西趨淮陰。

三、津浦南段大會戰已於五日起展開,日軍主要地分兩路,正面進攻固鎮,左翼突襲蒙城,據日方宣稱,蒙城已被它佔領。(巢縣的日軍則對合肥取威脅的姿態。)

四、魯西戰事亦重行發動,日軍右翼已開始由濟甯嘉祥進攻鉅野金鄉,中路企圖由滕縣臨城渡微山湖犯豐沛。

五、杭州的日軍已有一部份渡江，企圖完全佔領杭州灣海岸。

六、松井調台灣之後，久在空氣中的華南戰事於十日起用最醜惡的姿態出現，日軍正在燬滅華南三大要港之一——廈門；同時珠江口外密集の日艦，亦有派兵登陸的模樣。

這些事實證明日本一般的對華作戰計劃，特殊的進攻徐州的戰略，都有了很大的變動。要明白目前的局勢和將來的發展究將如何，我們應該分別詳細觀察一下。

(二)

在本報台兒莊大戰一文（四月十四，十五）內，我們曾推測日方於第一次魯南會戰失敗後，可能地會改變戰略如下：（一）死守臨棗嶧韓正面；（二）後方大舉清鄉；（三）增兵攻取臨沂，然後反攻台兒莊；（四）增援左翼，進犯金鄉魚台，甚至由臨城分兵渡運河犯沛縣；（五）津浦南段發動，右翼犯淮陰，中路直指徐州，左翼取蒙城。我們並說除首三着一定要做外，第四第五兩着中，日軍或許要先用第五着。

這一切都應驗了，不但在空間上，並且在時間上。於是報紙上開始盛傳起所謂「鉗式運動」起來。尤其是那無恥的路透社特別誇張，好像日本這一鉗子，非把中國鉗死不可的樣子。

當然，日本這種不出常人意料之外的舉動，正因為它的不顧利害，孤注一擲的性質，是很可能造成一種嚴重局面的。然而假如我們的軍事當局能料得到常人所能料的發展，（而這毫無疑問是應該能夠的），我想徐州大會戰的前途，並不會像路透社那種蠢蟲式的推測那樣壞。爲什麼？因爲日軍這一戰略改變，其中所包含的弱點非常多，其中有些如果我們能適當利用，簡直足以制日人死命。

首先，在本報四月廿九日社論「再論魯南戰役」裏，我們曾指出日方原擬肅清魯南蘇北，縮短戰線，對徐州造成三面包圍的形勢，然後開始中原大會戰的第一步，總攻徐州。這是最可靠的穩紮穩打辦法。但日本因急求速戰速決，也許會不顧一切，不肅清後路，而馬上冒險北下金鄉魚台，南上蒙城亳縣，剪隴海路於歸德。現在它竟是這樣

幹起來了，這證明它仍免不了過去輕敵的心理，而成爲可能遭受大敗的一個主因。

第二，這樣展開所謂五路進攻徐州的大規模動作後，日軍在津浦南北兩段，魯南和蘇北的活動前線，延長到了一千公里以上。如果它在這方面的總兵力不過十二師，卽三十多萬人，則它決無維持堅固一貫的前線的可能。如果華軍能巧妙運用運動戰術，很可能地會把它的幾個兵力集中點分別包圍起來，各個擊破：

甲，魯南方面日軍目前因他方發動，暫時當不能得援兵，華軍對於它可以在正面取守勢，而用強大的運動部隊，側擊郟城臨沂，斷它的後路。

乙，嘉祥和微山湖東面的日軍力量是強大的，大約有四師之衆，但它的戰線太長，右翼太空虛。它決不能直下金鄉，而必須東進鄆城，保護右翼。華軍可以利用這一弱點，在金鄉等正面堅守，而展開以鄆城對它右翼的進攻，同時以新近報傳收復大名爲根據，展開東南向的運動戰，把鄆城對河的壽張聊城，東北的東平打成一片，威脅濟甯日軍的後路，和它的總根據地濟南。這樣，卽使魯西日軍不會敗潰，它要想攻下離開一百

五十公里的歸德，可還早得很。

丙，一般人對於奪取蒙城的南段日軍對歸德的威脅最爲關心。其實這方面日軍的弱點更加顯明。第一，它的兵力不充，據我們所知大約不過三萬人（六個混合兵團）。第二，它在戰略上處於突出的形勢，兩面受着威脅。第三，它的前方根據地蚌埠距鳳台華軍右翼最前線不過五十公里。（昨日報紙消息並傳這方面華軍已進到蚌埠南不到二十公里的新城和武店。）日軍如果孤軍深入，直趨亳縣，它的左翼會完全暴露，華軍果能利用這點，加強右翼，猛攻懷遠蚌埠，同時從泗縣五河南下來擊，它這個南面的鉗腳，確實有首先折斷的可能。無論如何，日軍如不發瘋，決不會從蒙城直趨一百七十里以北的歸德。照我們推測，它的左翼會在蒙城暫駐，分兵先取華方鳳台和壽縣，拉直淮南前線，與巢縣的友軍聯成一氣。它的中路目前至多也祇會進到固鎮，然後分兵東向侵略泗縣，保護右翼。

丁，蘇北沿海北進佔阜甯的日軍也處於孤軍深入的形勢。但華軍是否能分重兵

去消滅它，也是疑問。不過華軍至少可以在蘇北展開大規模的游擊戰，一面保衛淮陰，一面攪擾敵人後路。

總之，關於這個鉗子，一般人，特別那極盡淆惑人心能事的路透社，實在誇張得太厲害。它要想剪歸德，還沒有那麼容易。不信的人儘管試試看，就拿那一帶的地圖去剪，如果你不大會用剪刀，也就不很容易。

這樣說，我們並不是低估了日方這一毒辣手段的意義和它的可能性，那確實是很大的。但我們深信華方軍事當局，特別是韜略嫺熟指揮若定的李宗仁將軍必然早就料到了它這一窮着，而能夠給以適當的對付，不會蹈上海戰役的覆轍。進一步，截至目前，我們對於日方這一着的真正作用，還不能斷定。我們懷疑它所含的用意，主要還是牽制（自然如果能微幸成功更好）。它大概是想把華方的注意引到這邊來，然後仍在魯南大幹一下。

杭州日軍的渡江，前兩天也曾引起一部份人的緊張，尤其在日方故意放謠言，說紹興失陷的時候。現在這謠言已經證實毫無根據。在蕭山附近偷渡的少數日軍，已經華方包圍消滅。日方這一動作，主要不過是一種牽制作用，至多或將用少數兵力，佔領杭州對岸沿海一帶，控制整個杭州灣，免江南華軍游擊隊隨時得到人力和物力的增援。至於沿浙贛路進攻江西，則我們敢說日軍現在全力集中攻擊徐州的時候，決無那樣大的餘力。

(四)

廈門的戰事，這兩天在報紙上佔了最重要的篇幅。一般人不但注意，而且揣測紛起。愛誇張的甚至說這是侵華急先鋒松井調台灣後，日方久在宣傳中的華南大進攻的開始。日軍將於佔廈門後，用爲根據地，從而西進江西，南下潮汕，進而斷粵漢路交通。並說日軍已集六萬「大」軍於台灣，準備「大」幹一下。

對於這些杞人憂天式的傳說，我們很有點懷疑：

第一，廈門並不是一個戰略上的要地，它祇是一個島。日軍即使佔領了，想從這島運大軍到大陸上去，也還要費與攻佔廈門同樣大的氣力。日軍如果真想以這一帶爲進攻華南的根據地，爲什麼不在廈門對岸的海澄鎮海一帶登陸。

第二，講到進攻江西，日軍如有那力量，儘可以從杭州循杭江路，從宣城循京贛路進攻，那不是便當得多，而反來從這條山嶺重疊，道路崎嶇，路程又遠過二倍以上的路線？

第三，如果說截斷粵漢路，則日軍即使因國際關係，不敢由珠江口正面登陸，至少它可以由汕頭汕尾上岸。退一萬步說，即使它感覺汕頭汕尾還和香港太近，怕刺激英國人的神經，則在南澳對岸海澄一帶登陸，也省了越過閩粵邊界叢山峻嶺的困難。

第四，即使日軍闊的眼光與別人不同，看中了廈門作爲進攻華南根據地比什麼都好，那麼那傳說的所謂六萬「大」軍也不夠。日軍進攻淞滬，還用了二三十萬大軍，那麼它侵略江西廣東那樣大兩塊地方，至少也非三十萬不可。日本能不能從國內再調

出這樣的大軍，是一個問題；它現在是不是已在調動，更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推測日軍目前的進攻廈門，其作用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在五個月師老無功之後，突然硬幹一下，再佔領中國一個名城，以充國內宣傳資料，對民衆打一支嗎啡針。

第二，牽引華方的注意力到華南來，使進攻徐州的計劃較易實現。

第三，繼續它一貫的毒辣手段，毀滅華方的重要經濟中心，使中國即使不完全戰敗，它的元氣也久久不能恢復。

第四，截斷中國與她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調劑者華僑間的聯絡，因為廈門是許多華僑大事業家的故鄉。

根據以上幾點，我們以為日軍之進攻廈門，當不是大規模進攻華南第一步。如果廈門佔領得太容易，也許它胃口引得大起來，會就此幹下去也說不定。但日來華軍在那裏的英勇反攻和強固防禦是可以打擊它的幻夢的，充其量，日軍亦不過能在閩粵

沿海造成一個游掠的局面，想截斷粵漢路還早得很。

(五)

總結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近幾天來戰局的新變化，證明日方因魯南失利，聲望大損，和平無望，同時國內因戰局久延不決，前途渺茫，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起了不利的反響，乃斷然改變整個計劃，集中在華全部兵力，重探速戰速決的策略，企圖於津浦隴海南北兩面給華軍一個極重大的打擊後，再做下南京時的夢，希望國民政府與它締城下之盟。這在五月九日近衛的談話和五月十一日末次的談話裏都可以明白看出。

如此，這些新的變化中，核心的要點仍舊在徐州大會戰一幕上。究竟日軍進攻徐州的戰略戰術如何？究竟日軍能否攻下徐州？徐州如果被佔，華軍的前途如何？對於整個中日戰局將有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極嚴重的問題，以後當申論之。

論東戰場之軍事局勢

田池

東戰場之軍事局勢，在以徐州爲立腳點看來，華方已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反之，日方已處於外線作戰的地位。日方似乎在那兒重溫日俄戰爭時代遼陽戰役之舊夢，回憶那時俄軍（帝俄）以遼陽爲中心，處於內線作戰，日軍之第一第二第四軍則以遼陽爲共同作戰目標，處於外線作戰。今日日軍之在津浦南段，進攻蒙城（淮河流域），進攻阜甯（海州南面），進攻固鎮（徐州南面），與夫在津浦北段之日軍進攻鄭城（運河站東），進攻柳泉（徐州北面），進攻鉅野（濟甯西南面），而且同時又向合肥（淮南鐵道），又向鎮海蕭山（杭甬鐵道），又向廈門採取攻勢，企圖分散華方兵力及爭取將來新進攻之軍事據點與根據地。

日方的這種戰略，不僅在重溫遼陽戰役（日俄戰爭）之舊夢，而且重溫「九一八」

以來牠進攻中國各次軍事行動之軍事布局，如在佔領東四省後即佔領冀東廿一縣以作進攻華北五省之根據地；進攻華北時即佔領江浙二省以作進攻華中之根據地。日方今天正在企圖組織中原大會戰，所以她不僅要佔領徐州而且還要奪取合肥作據點；日方今天正在企圖準備進攻華南的工作，所以牠又要染指福建作根據地。

日本正在有步驟的而又是一貫的要滅亡全中國，我想這是任何人都能觀察出來的。

然而我們若仔細個別的考察此中形勢之內容，日方的軍事來勢雖然兇猛，但并不是一個堅實的外線作戰陣容。假設對東戰場日方軍事局勢估計過份，將來會失却『粉碎日方外線作戰計劃』的信心，我們必須從各路來攻之日軍地位與軍力上加以考察。

日方各路進攻之部隊幾乎沒有一路不是處於被華軍包圍的內線作戰地位的，
例如：

向蒙城，阜甯，固鎮進攻之三路日軍，隨時有被華方切斷後方之危險，有的已被華方軍隊切斷。

向鄰城，柳泉，鉅野進攻之三路日軍，亦隨時有被華方切斷的危險，有的已經切斷。向合肥進攻之日軍，日方亦自云不能急進，恐被華方包圍。

向杭甬路進攻之日軍，向廈門進攻之日軍，尙未形成具體的陣勢，因爲今天日方兵力已發生不敷分配之相對危險與華方抗戰之英勇，牠向新戰地作軍事行動也決不會有如「八一三」以前那樣便當了。

總之，東戰場的軍事形勢，在形式上，卽總的方面，是日軍包圍華軍；在內容上，卽個別方面，是華軍包圍日軍。如此情形，不識日軍重溫遼陽戰役之舊夢，又將如何重溫？

只要華方有下列的諸優點，則粉碎日軍在東戰場之進攻局勢是有絕對把握的：第一，在日軍每一路之後方發動組織民衆，作游擊戰，使日軍前進一步，卽深入游擊之網中一步。

第二，在日軍每一路之後方輸送若干的主力，打擊牠的援軍，而使日方的援軍成爲華軍之輸送隊。

第三，很靈敏的給日軍正面來攻部隊以打擊，正面戰，不是「回手」與「被動」的抵抗，而是以靈巧的，能消耗敵力的火力去回答日方的正面攻擊。

總之，東戰場之局勢已到了相當的緊急關頭，戰果是兩種：或者是日軍組織中原大會戰之布局完成；或者是日本之第二期進攻計劃被華方粉碎。但這還不是中日戰爭的決定戰，而且在今天還是後一種前途之實現性比較的大呢！

五月十五日

列強對中國的援助

國際聯盟行政院第一百零一屆常會於前日下午最後一次會議中通過「關於中日爭端的決議案」原文爲：

「本院茲向會員國提出迫切要求：務請將國聯大會與本院前此所已通過之決議案一併付諸實施，即中國政府依照此項決議案所提出之要求，亦應切實加以考慮。中國因獨立與領土完整受有日本侵略之威脅，正在英勇抗戰之中國民族，因為感受種種痛苦，本院茲特向之表示同情。至用毒瓦斯作戰之事實，乃違反國際法之又一證據，自為文明國所唾棄，各會員國若果獲有何項情報，應請儘量以之報告國聯會。」

這一個決議案，誠如中國代表顧維鈞博士所稱：「雖視以前決議案已稍有進步；然所需以應付時局之辦法，脫漏猶多。」中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制止日本侵略，」和「援助中國抗戰」兩點，國聯行政院本身不「加以切實考慮，」而僅僅「迫切要求」各會員國「切實考慮，」依然未脫「以弱者自居」懦弱態度。但是在事實上放任各會員國承認意大利武力併吞阿比西尼亞，否認西班牙政府的正當請求的本屆國聯行政院會議，能夠不改變支持中國抗戰的立場，已經不能不說是一種差強人意的收穫。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抗戰愈堅決，戰事已轉入開始勝利的新階段，使以「實際主義」為標榜的政治家也不能蔑視中國全民族的偉大力量，而決不是「實際主義」者單獨對中國有好感，所以在遠東獨保持「理想主義」的立場。

國聯行政院的決議是通過了；對侵略國的制裁問題，當然還談不到；各會員國應該怎樣援助中國，而且會怎樣援助中國呢？國聯會員國總數，到今天止還有五十三國，——智利退盟要兩年後纔發生效力——除中國為當事國，西班牙正為法西斯侵略

國所製造的內戰所困，阿比西尼亞已為侵略國控制以外，其餘五十個國家中究竟有幾個國家能夠援助中國呢？誰都明白，祇有英法蘇聯三國。法國在遠東的力量比較薄弱，而在歐陸又為意大利德意志兩個法西斯國家所牽制，所以對中國的援助，雖如龐萊所說「整個法蘭西民族，現均熱烈願望中國民族勇敢刻苦之精神，終有獲得報酬之一日」，但實際上則處處感到「力不從心」。如中國軍火從法屬安南之海防起岸，經滇越鐵路而入中國，經日本一度威嚇之後，法國當局即限制非法國貨物之假道入

華換句話說，即除法國製造軍火之外，不能假道越南運入中國；因此中國不能不於叢山中趕築滇緬公路。不管此次國聯行政院決議之後，法國所能給予中國購買軍火運輸的便利有多少，事實上有能力幫助中國抗戰的，還是祇有英蘇兩國。

以英蘇兩國而論，一般人對蘇聯的期望特別大，不管出於好意或惡意，總以為蘇聯應該幫助中國，而且應該用極大的力量幫助中國，是「天經地義」，甚至還有人期望蘇聯出兵，好像中國的抗日是爲了蘇聯抗的，蘇聯不出兵，就是不夠朋友。這種超過事實需要的期望，是錯誤的；這種期望如果一旦變成事實，而國際形勢「並未改觀」的話，不僅對蘇聯不利，對中國也是無利而有害的。中國對蘇聯的希望，除軍火的供給以外，並沒有別的奢望；而蘇聯對中國的軍火也已經盡量供給。（昨日日本報第一版所載宋慶齡先生的「蘇聯的和平政策及其對中國的援助」一文，及本報第二版「中國軍火供給無問題」專稿，可參看。）

如其果像某些人所期望，蘇聯出兵援助中國，我們試想一想：遠東的局勢會變成

什麼狀態？那時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的矛盾，會不會因階級的矛盾更趨尖銳而降為次要的矛盾？日本的國際孤立狀態會不會因此而逐漸轉好？或許誰也不能武斷地給予否定的答案吧！蘇聯所能給予中國的援助，和中國所能接受蘇聯的援助，都祇能限於國聯機構內所能做到的範圍，祇能限於民主國家集體行動的範圍以內；超過這個限度，就是徒然有利於日本——給日本造較好的機會而已！

至於英國對中國的援助，在供給軍火之外，還能在金融上多盡力量，事實上英國對華也盡過不少力量，如英國銀行與中國合作維持中國法幣的匯率等等。但同時英國對日圓的匯率的維持，所用的力量也並不比對中國弱，尤其是在英日「海關協定」之後，使中國人士及熱誠維持世界和平的人士不能不對英國有更高的期望，期望她在「切實考慮」中國對「制止日本侵略」的要求以後，能夠採用更好的政策。

五月十六日

申論徐州大會戰

(一)

最近四天東戰場的發展如下：

(一)魯西日軍推進至魚台、金鄉、荷澤之線，企圖南下與淮北日軍會合；

(二)冀豫邊境，日軍渡過黃河，已抵東明與魯西日軍會合，企圖南下在內黃（歸德蘭封間）截斷隴海線；

(三)淮北日軍進至永城，突擊部隊正在企圖截斷隴海路於碭山附近，但華軍宣佈已收復永城；

(四)淮南日軍猛攻合肥，現在激戰中，但華軍已抄後路收復巢縣；

(五)魯南依然沉寂，雙方均無進展。

綜合以上的發展，可見徐州大會戰已進到了決定階段，形勢確實非常嚴重。但華方如果應付得當，其實並無過份的危險，我們可以分論如下。

(二)

日軍這次全力總攻徐州的計畫是非常毒辣的，在戰略上它是一方面運用所謂鉗式大包抄動作，南北並進，剪斷徐州西面的隴海路，企圖陷華軍四十萬人於絕境；別方面它向合肥猛烈進攻，以牽制那方面的華軍，使不得威脅淮北日軍後路，同時並企圖奪取合肥，造成對皖豫邊境華軍國防線的威脅，進行第三期大戰的準備。

日軍南北兩路的進攻，在戰術上和作用上顯有不同。第一，關於北段，它採的是步步爲營，穩紮穩打的方法。企圖（一）確實佔領魯西黃河，舊黃河及運河湖沼所包含的三角地帶，（二）與河北豫北日軍連成一氣，造成對整個隴海路的威脅，（三）組織將來中原大會戰中的優勢地位。這方面雖也有所謂突襲部隊企圖南下奇襲隴海路，但那不過是爲了接應路南的運動部隊，其任務並不是主要的。因此，日軍這次總攻徐州的

主力仍在北面，其兵力連同渡河及微山湖一帶部隊大約不下六師，即將近二十萬人。第二，南段日軍採用的主要是運動戰術，用輕銳的部隊迂迴奇襲，擾亂徐州華軍後方，突進截斷隴海路。這從它日來作戰的經過可以完全看明白。五月五日從蚌埠懷遠出發時，它祇分兩縱隊，左翼於九日佔領蒙城，並不如一般所猜向渦陽亳縣進攻而折向正北，直趨永城；右翼於直上津浦，佔領曹老集，抵達固鎮之後，並不進攻固鎮而突然左轉與左翼平行北進，直趨隴海路。這一策略顯然出乎華方意料之外，同時華軍在固鎮蒙城間聯絡防禦線的力量也似乎比較單薄，因而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局面。但這方面它的兵力究竟比較單薄，祇有三萬人上下，而且大都是輕騎兵和輕戰車部隊，故雖於十二日佔領了永城，十四日最前部隊並進到碭山附近，這二天則消息比較沉寂，顯然已遭了華軍嚴重的打擊。

第三，淮南日軍兵力更較單薄，據說不到一萬。它用的是正面突擊的策略，企圖一舉佔領合肥，減輕華方對淮北運動部隊後方的威脅，進一步更沿淮南鐵路北上，策應

淮北軍，奪取壽縣鳳台，拉直皖北前線。但華軍的克復巢縣，確實是對它的一個嚴重打擊。

第四，配合着南北兩路的進攻，日軍更每日派遣空前未有的多數飛機，用極重量的炸彈，狂炸徐州歸德間的隴海路，企圖幫助破壞華軍交通線，但這個企圖除炸死許多無辜的百姓之外，顯然並無什麼效果。

第五，魯南日軍仍在企圖南下斷隴海東段於新安鎮，但華軍的英勇抵抗仍使它不能成功，那方面顯已淪於次要地位。

(三)

目前的局勢是很顯明的。華方如果要保衛徐州，必須：

- 一，保持隴海中段的交通；
- 二，阻止魯西敵軍縣亘百六十公里從沛縣到東明的進攻；
- 三，防禦韓莊台兒莊邳縣線敵軍可能的渡運河進攻；

四，清除西南蒙城永城一帶的敵軍運動部隊；

五，爲了完成第四點任務，必須保衛合肥；

六，預防敵軍對淮陰宿遷的進攻。

要完全達到以上任務，華軍必須採取北守南攻的戰略。

第一，以強大的部隊堅守考城，曹縣，單縣，豐縣，沛縣，利國驛，台兒莊，邳縣，運河站至淮陰一線。

第二，從夏邑，蕭縣，南宿州，固鎮向南向西；從渦陽，鳳台，壽縣向東向北；同時展開對淮北敵軍運動部隊的圍剿，以期消滅。

第三，增加隴海沿線的防禦力；從蘭封到徐州增加巡邏部隊，添派效率高速的鐵道修理工程隊，並加派空軍保護。

第四，淮南方面，不但決不放棄合肥及確保現已克復的巢縣，並且應由合肥及巢縣大舉反攻定遠，全椒，滁縣，與對淮北敵軍的圍剿相呼應。

第五，確保淮陰、宿遷、泗縣一帶的淮河沼澤區域。

以上的動作在紙上談起來是很容易的，但實施起來當然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如果我們估計日軍的數目沒有大錯，（魯南至豫北共二十五萬，蘇北至皖北共十五萬，共約十四師）則華軍北守的部隊至少要五十萬，南攻的部隊至少三十萬；保護鐵路的要求的鐵甲車隊，靈敏的戰車隊和戰鬥飛機至少二百架。而且所有守軍攻軍都要配以相當強大的砲隊和機械化隊伍，尤其南攻軍須有騎兵和機械化騎兵。

我們以為目前的中國決不會沒有如上所述的軍力和器械。據我們所知，她確實是有的。問題在於：照現在的局面，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即把全國最精銳的武力三分之一拿來保衛徐州？我們以為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在道德上都應該這樣做；可是在時間上我們已覺得稍遲了些。我們認為中國軍事當局早應在一月餘以前（兩月以前也許力量還不夠），調派新練精銳部隊，開始對於尚在調整補充中的津浦南段日軍，展開大規模的進攻，一舉消滅日軍從南來的威脅，則日軍在北面的聲勢也會大減，而徐

州乃至隴海中段均不會淪到今日的嚴重局面。現在這種局面下，日軍似已取得了制先權，聲勢甚強，這樣佈置，雖時間上空間上可能來得及，而勝利亦非毫無把握，不過耗費的力量實在太大，對於整個戰局前途是否有利，却正難說。

(四)

我們決不能信路透社的預測，以爲日軍誇張的鉗式戰陣即不能鉗死中國，至少要粉碎徐州。我們深信中國如果願意，如果認定有必要，它現在的力量儘可以保衛徐州的。但我們認定中國取得最後勝利的關鍵，不在傾全力永遠死守某某一兩個據點，不在一兩次陣地戰的勝負，而在儘量的消耗敵軍的人力和物力，引誘敵軍深入，在它後面展開廣大的游擊網，發動深入每一個中國民衆的民族革命鬥爭，使其敵人自入泥淖，愈陷愈深，直至滅頂爲止。

自濟南於去年十二月廿五失陷，華軍堅守徐州已經半年，不可謂不久。在魯南台兒莊給過日軍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敗，不可謂不光榮。到如今，迫得日軍不得不集中

在華兵力的差不多一半而且是最精銳的來圍攻，也還沒有實現它的夢想：就是在總進攻開始一星期內打通津浦線。事實恰正相反，截至最近還給了它的盲衝部隊以相當重大的打擊，使局面雖嚴重而並不絕望，不可謂抵抗力不强，不可謂未曾極盡消耗它的人力物力的能事。假使日本軍閥不是憤極欲狂，死想在全世界和它本國人面前挽救它的「皇軍」的搖搖欲墮的「聲譽」，決不會像現在這樣傾全力孤注一擲的，它在淞滬南京兩役所用的力量都比這次差得遠，其他更不用說。這證明它的進攻中國是一天天地困難，一天天需要更大的力量。再這樣來一兩次，它的總崩潰就不遠了。

中國應該儘可能地保衛他的國土。但在必要時候，爲了延長戰事，保全實力，爭取最後勝利起見，有條件的全師以退是必要的。

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以爲中國現在應該有計劃，有條件地準備萬一時從徐州撤退。

從徐州全師而退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第一，給瘋狂銳進的日軍以應有的嚴重打擊；

第二，保全自己的主力不受過份損失；

第三，建立新的鞏固的防線，不犧牲過多的國土，不危及中原的樞紐；

第四，完成中原大會戰的準備；

第五，建立皖北蘇北和魯南魯西的新游擊根據地，佈置新游擊網。

這些條件應該怎樣貫徹？

第一，陸續抽回徐州前線精銳部隊，第一部份增調隴海北前線，儘量延緩這方面日軍的進攻。

第二，第二部份向西向南突攻淮北敵軍，給以極大的打擊，期截斷懷遠蒙城的交通線，與鳳台壽縣北攻的友軍匯合，確保皖西北直至歸德的前線。

第三，第三部份沿隴海線逐步西退，與沿路防禦部隊共同保衛該路的交通，直至

應撤的部隊全撤至歸德爲止。

第四，增兵歸德，澈底擊破日軍斷隴海路於蘭封歸德間（內黃）的企圖，無論如何不放棄歸德，確保它爲未來中原大會戰的第一線據點。

第五，加強銅瓦廂至潼關的沿河防禦，絕對不使日軍乘徐州酣戰的機會偷渡黃河。

第六，確保合肥和淮南線，與皖西北前線連成一氣，保障豫鄂皖邊大別山的國防線。

第七，徐州附近其餘部隊於執行後衛戰後，第一部份向東南撤退，與蘇北留下的部隊會合，建立淮河湖沼地帶的新游擊區，這區域日軍極少，地勢極佳，有絕大發展的可能。

第八，第二部份於魯南日軍前進時，衝過它的防線，與原在那一帶的運動部隊會合，在魯南邱陵地帶展開廣大的游擊戰，與南面的淮河湖沼區及西北的運河湖沼區

新游擊軍相呼應。

第九，魯西的守軍除大部逐漸西撤，集中歸德蘭封外，其餘留在連河湖沼地帶建立第三新游擊區，將冀南，魯南，蘇北及皖北的游擊軍連成一氣。

第十，一部份南攻蒙城的部隊停留蘇皖豫邊區，成立第四新游擊區，與魯西蘇北及津浦南段游擊軍呼應。

如果華軍真能完成以上的任務，則徐州大會戰在戰鬥上雖然失敗，而在整個戰役上則與晉南一樣，依然是勝利的，因為雖放棄了一個重鎮，然不但沒有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反造成了將來肯定收復失地的優秀條件。作戰有一個不磨的真理，即進攻容易撤退難，撤退而能佈置將來反攻的勝利因子尤難。華軍如果能夠辦到這難上加難的任務，真足以引起全世界的欣佩了。

(六)

徐州放棄之後，究竟會發生一些什麼可能的影響呢？這問題我們也要試行解答

一下。

對於國外，我們以為不會發生什麼壞的影響。因為一般的帝國主義觀察家認定徐州早已應該失去，然而華方竟支持了半年，迄今到了這樣嚴重的局面，仍未像過去日蹙國土百里那樣顯呈崩潰的現象，這誠然是足以使他們咋舌驚異的。最近一般外國報紙的論調，大都認定徐州雖不可免地會失守，但決不會影響到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毅力。中國是不是能抵抗，日本是不是越戰越強，這已經有十個月的抗戰經過給全世界證實。十個月的鐵血的事實決不會被戰略需要的一二城市的得失湮沒。真正同情中國的民族國家，決不會因此減少它的援助；反之，這同情和援助會更加強起來。別方面，一部份利己偽善的反動勢力也許會再出來作調停講和的嘗試，但祇要中國團結一致，決心抗戰到底，這種企圖斷然是白費的。

對於日本，徐州的佔領當然會被用做毒害它本國民衆的新嗎啡針；同時，與南京的失陷一樣，會被利用再來進行轉灣抹角的和議詭計，但中國敵人的任何伎倆與中

國是無關的。決定中國的命運的權力完全操在中國人自己手裏。事實上，日本即使佔領徐州，其結果全世界知道日本不但業已因此而耗費了中日戰事開始以來一份最大而難以補償的力量，並且從而又吞下了一個新的絕大的炸彈，這炸彈將來會和以前所吞的同時爆發，送它的終。

對於國內，這誠然可稱不幸的事件，最初必然會暫時增加絕少數漢奸份子的口實，搖動一部份原來動搖的份子的信心，引起一部份無知份子的失望和悲觀，但不久以後，當有條件有計劃的戰略上撤退的事實漸漸揭開，這種心理和情緒必被掃蕩乾淨，不但會影響全中國從上至下的決死抗戰意志，反會使它更加強起來。

眼前就有人拿這次戰役來比上海戰役的最後階段（金山衛登陸一幕）和南京戰役。表面看來也許有點相類，但如果細察一下，我們便知兩者截然不同。

先比上海戰役，其相類點祇在南面日軍所用的戰略，但不同點則極多：第一，日軍現在用的兵力比滬戰最後一幕差不多大一倍；

第二，日軍在那時祇是金山衛登陸的包抄，福山登陸是以後的事，其兵力也並不；大但這次日軍則南北同時發動，而北面的更是極強大的主力隊伍，同時淮南還有大舉的牽制動作。

在這樣的壓迫之下，華軍的形勢前後相比則如何？

第一，上海戰役末期華軍已幾於到了筋疲力盡，無兵可調的地步，金山衛日軍登陸後，我們確知華方軍事當局是束手無策的。現在華方則儘有極大的而且最新式的預備軍隊隨時可以大批增援，而不是全力增援，確只是必要與否的問題。

第二，金山衛登陸三天之內，不但滬杭線截斷，日軍並北進到了青浦安亭，西進到了吳江王江涇，南進到了平湖，連京滬，蘇嘉兩路都斷了。現在日軍已發動了十幾天，可是連截斷隴海路的任務都還沒切實完成，反之，華軍對於南面銳進的日軍，已給了澈骨的打擊，將它的最前的岩澤部隊消滅，其餘也頓挫在永城臨渙集一帶，北面敵軍雖大吹法螺，至今也不過佔了金鄉荷澤，離隴海路還遠得很。

第三，上海戰役的最後結果是連帶蘇嘉國防線的崩潰。現在則我們可以斷定華軍至多是放棄徐州，歸德以西決不會受影響。

南京戰役與這次更不能相比。南京的華軍是背水陣；蕪湖被佔，陸路既斷；江浦渡江，水路又絕；簡直是死路一條。現在不但隴海並未真斷，即使將來斷掉，華軍也還有西北、西南、東南三路可退却和散開。

南京戰役中，我們敢說華軍並沒有周全的計畫，現在則不但徐州方面本身的必要佈置週到，即豫東，皖北，皖南，蘇北，魯南，甚至江南冀南各方面都有戰略上與戰術上的聯絡配合，各地的陣地戰，運動戰都能相互呼應。

南京戰役的結果是乾脆丟了一個首都，附帶讓日軍渡了江。現在則雖萬一放棄徐州彈丸之地，但在西北同時換得了山西大半省，即使認為徐州丟得可惜，這樣的交易總可算不吃虧。

我們並不是鼓吹放棄徐州，但我們堅持在必要的情形之下，避免過份犧牲中國

國力鞏固新的防線，延長整個戰局，佈置敵人後方廣大的人自爲戰局面，奠定最後勝利的基礎，以退爲進的戰略是絕對應採的。

中國的整個抗戰計畫，應針對她的敵人的速戰速決的夢想。就是說，中國該處處引它速戰，但處處給它一個不決。

五月十七——十八——十九日

瘋狂侵略戰的根源和趨勢

日軍因久想打通津浦線不能得逞，最近又企圖截斷隴海線，包抄徐州。於是飛機濫炸，大砲亂轟，機械化部隊橫衝直撞，達到侵華戰事以來所未有的瘋狂程度，好像氣燄萬丈，不可向邇似的。人們由於關心戰事，即關心中國的抗戰，又由於直覺式地去觀察戰事，便不免眼光被撩亂，因而發生憂慮，即憂慮中國的抗戰。

但只要稍爲用一點理知，就可知道這完全不足顧慮。

日軍的那樣猖獗，完全是一種瘋狂。對付瘋狂的最好辦法，莫如理知，要說牠是氣燄萬丈，不可向邇的話，那是無實質的氣燄，只可一時能撩亂直覺的眼光，却不值識者的一笑。

瘋狂由於鬱悶，此理可以喻戰，日軍滿想侵奪徐州，打通津浦線，但久未得逞，鬱悶得儘夠了。得不到正常的發洩，便只有瘋狂的發洩。非但得不到正常的發洩，還遭遇嚴重的打擊，尤其是台兒莊的潰敗，熱辣辣渾身火，劈頭潑下冷水，幾乎倒抽了一口氣，窒死，更鬱悶，發洩得更瘋狂。

日本侵華的戰事，開始就想並亦只能求所謂「速戰速決」。「速戰速決」固能之，瘋狂而已，「速決」則談何容易。「速戰速決」到現在——「速戰速決」還要到現在麼？內在色厲的大話，已傳爲舉世的笑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此不足以語瘋狂。造成瘋狂的病根，瘋狂者所相思的慾念，常是至死不悟，死抱住不放的，還想得到所謂「速戰速決」。這倒也是視今亦猶視昔。而且，因相思而瘋狂，瘋狂而又相思，病勢必然加深，所以

更瘋狂了。

以上兩點，是日本這次瘋狂侵略戰的根源，稍用一點理知，就可了然。

對於瘋狂侵略戰的趨勢，也可以用理知來測知。

就整個的戰局說，日軍這次既然是瘋狂的侵略戰，瘋狂侵略戰的根源既然在長久深刻的鬱悶，和又想求所謂「速戰速決」，可知原是孤注一擲。孤注一擲是冒萬險的，失敗的命運多而倣倖成功的希望少。這又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就戰局的現勢說，日軍爲了想打通津浦線，顧此失彼，顧前失後，以致一月來盤據山西的日軍，經華軍各地襲擊，先後被各個擊破，華軍不僅粉碎其掃蕩計劃，且乘勝克復三十四縣，而同蒲線南段的日軍也將被肅清，使日軍在打通津浦線的企圖尙未實現以前，却已喪失大部分侵佔的區域，蒙受許多重創，可謂未得卽已不償所失。第二，就戰局的趨勢說，假定打通津浦線的企圖倣倖實現，也還不能達到所謂「速戰速決」的目的。因爲中國本來有預定的抗戰全盤計劃，又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更有抗戰到底的實力。而在日本，則必

然遭遇更大的困難，必然增加更大的危機，必然泥足愈陷愈深。中國早先的抗戰計劃，本來以爲沿海的區域是難守的，但是戰到現在，沿渤海的區域雖然淪陷了，沿黃海的區域，即使徐州淪陷，也未完全喪失，而更有沿東海，沿南海的區域，則除了杭州一角以外，全部依然完整如舊。沿海尚且如此，何況內地？這還是就假定日軍傲倖能實現打通津浦線的企圖而說，如果孤注一擲直接失敗了，那是不堪設想的，遠超過瘋狂以上。日本把這一戰作爲最後的決戰，企圖所謂『速戰速決』，中國却只不過仍舊以之作爲整個戰局的一階段，還是消耗戰的性質。

就這一戰的本身說，固然由於日軍的瘋狂侵略戰，中國軍隊處於吃緊的地位，但這還在戰事的戰鬥階段，尙未達到戰役的結果。孤注一擲是冒萬險的，隨時有失敗的可能。孤注一擲雖然來勢顯得兇猛，但其進銳者其退速，一遭失敗就是一個倒降頂顛。以華軍士氣的激昂，戰鬥能力的堅強，反攻「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式的日軍，當然可以造成逆轉的形勢。據漢口華方指稱：日軍若前進過速，則必無法顧及華軍在其

後路的威脅；再者，徐州方面若不作大規模的戰爭，則此一整個區域必又將成爲第二山西，予華軍以儘量發揮游擊戰術威力的機會。這決不是虛語。因爲日軍的大包抄，本來兵力不足，而是勉強分遣小隊，橫衝直撞式的。證之侵犯隴海線及其附近的日軍已經屢次被華軍擊退而蒙受重創，最近侵犯隴海線的日軍更被完全肅清，蒙城和滁縣又已被克復，日軍後路已斷，而首先憑藉以作據點的永城，也被圍攻，旦夕可下，徐州形勢轉見鞏固，那末，日軍這回在徐州的瘋狂動作，眼見已經失敗了！

五月二十日

放棄徐州之後

根據東戰場的當前形勢，觀測中國方面有利的作戰步驟，我們早指出華軍放棄徐州比死守徐州有利。現在華軍果然有計劃地退出徐州了。

在軍事方面，我們可以負責告慰於中國的讀者和同情中國抗戰的讀者：就是華

軍這次退出徐州，是有計劃的調動而不是潰敗。據我們所知道：中國的重武器部隊，機械化部隊自五月十六日起從徐州西調到商邱；中國方面有大量的精銳的機械化部隊駐守在河南的隴海線上，足以扼制，打擊日軍渡河南犯及從皖省北上的主力；中國留在徐州一帶的四十萬英勇的軍隊，正像我們十九日社論「申論徐州大會戰」裏所說那樣，分散在魯東南，魯西，江蘇東北部，在日軍的側翼和背面，可以時時威脅日軍，打擊日軍，使日軍不能馬上打通津浦路，或雖一時打通而必然會被截擊。這些留在日軍後方的華軍，大量的武裝完備的正規軍，必然會和在山西的軍隊一樣隨時隨地打擊日軍，使東戰場的勝利，更有利地轉到中國方面來。

我們可以負責告訴讀者的，就是華軍放棄徐州後，在軍事方面是有利於中國的，中國的人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絕對用不到對抗戰的前途悲觀消極；反之，應該對抗戰更具堅決的信念，認清楚中國軍事當局及中國的軍隊能夠這樣靈活運用有利的適當的戰略戰術，已經走上奠定最後勝利基礎的道路。就是說放棄徐州是民族

抗戰勝利的開始，也不能算是過分誇大。

但是，我們不能不警告中國人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華軍放棄徐州之後，決不是說對中國絕對沒有危機。現在，正孕育着相當嚴重的危機。但這個危機是來自政治方面的，而不是軍事方面的。我們更要知道：軍事是政治的附庸，政治是足以決定軍事；所以對政治的危機不時時警惕，勢必影響到軍事方面來。

所謂政治的危機是什麼呢？就是「議和」運動，我們早就指出日本對華戰爭已陷入極苦痛的泥淖中，雖然在負責官僚的口口時時喊着「膺懲中國」「掃除蔣政權」，但對「停戰議和」的策動是沒有停止過。昨天報上所載的廣田弘毅的談話，居然說出「停戰議和」的「條件」來，雖然是一套冠冕話，但在佔領徐州的前夕，由交戰國的外務大臣口中說出來，是決不會沒有深意的。這說明什麼呢？就是日本在佔領徐州後，（雖然在軍事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但日本的面子却挽回了不少。）正好藉此爭取一個停戰的機會，鞏固其已得的勝利，喘一口氣，佈置新的進攻。

日軍在進攻津浦路的同時，以海軍攻佔廈門，一般論者都認爲是牽制作用，固然不錯，但機械地認爲單純的牽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指出日軍侵佔廈門的另一作用，是威脅英國，威脅華南，迫英國出來促成「中日停戰議和」的實現，以利佔領徐州後的其他政治策動相呼應。

在中國，我們不否認還有人企圖和日本妥協，過去因爲最高當局的意志非常堅決，人民的信念也非常堅定，所以無法活動，現在必乘機活動，竭力誇大戰爭的危機，在內部企圖造成和平空氣，以與日本的陰謀相呼應。我們知道有一部份失意政客，於徐州危急的時候在香港集議，就是爲了促成中日「停戰」。

我們不能不指出：日本所能用在中國的兵力，在這次大戰中已用盡了，它正需要有一個喘一口氣的機會；而中國呢？如讓日本喘一口氣，就必會受到更慘更烈的戰禍，而使中國過去所忍受的犧牲，變成毫無代價的犧牲！

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是戰！戰！戰！

五月二十一日

從放棄徐州論到日軍計劃

談屏

(一)日軍愛隴海路而不愛「皇軍」了

自日軍佔領南京以後，牠的心思完全用在打通津浦的計劃，牠國內一切動員，都是注意在「首先打通津浦」，甚至牠國內一切的癱瘡矛盾都已醞釀到相當的沈重了，但牠儘量用「打通津浦後再說吧」的「膏藥」去粘貼着，牠並不顧及牠這只不靈的「膏藥」下面生了多少的蛆虫，仍然用這只膏藥去膠合其國內財閥與軍人，財閥與官僚，官僚與軍人，海軍與陸軍，少壯派與統制派等互鬧意見之五種癱瘡。連對其國內「索夫團」之三十萬寡婦與孤兒也用了這種膏藥，牠對這些人說，「打通津浦後，都會恩召回來休息。」

對隴海路患相思病的日本軍部人員連蘇浙皖豫魯交界處之一草一木都在那

兒考究起來了。牠決定連「皇軍」的面子也勿要，而與徐州及平漢路之鄭漢段拚命，牠有時也胆寒；牠埋怨中國的隴海路或許會成爲日本一條送命之路，牠埋怨中國的黃河或許會成爲日本一條送命之河，日本軍部對前方軍事人員發出很幽默的訓令：「誰先與隴海鐵路的鐵軌先接得一吻者，連升三級。」（參看五月廿號上海日本新申報預寫在隴海路上立川，今田兩日本軍官握手及那時應該如何抱頭哭泣而高呼日皇萬歲一段小說）真是不惜犧牲「皇軍」色相之妙文章。

（二）「妙」而且險之進攻計劃

日軍之參謀人員對於打通津浦之計劃虧得他們既想得出又做得出。他們的計劃大體是這樣的：

- （一）有兩枝日軍由濟寧與濮陽并頭南下，向歸德東西兩隣近之車站疾走。
- （二）有兩枝日軍自蚌埠沿渦滄兩河西上并頭向亳永兩縣狂奔。
- （三）有三枝日軍自蕪湖浦口蚌埠向合肥競賽。

(四)有兩枝日軍由揚州通州北上進窺淮陰海州。

(五)有兩枝日軍由臨沂南下向隴海東段之新安站與運河站直撲。

(六)更有兩枝日軍自津浦路徐州之南北兩面(韓莊與固鎮)面對面的向徐州爬攻。

看牠的表演姿勢，似乎對蘭封與合肥二地是很用工夫的，或者是牠二次會戰主力之所在處。

牠這一計劃是非常毒辣的，因為牠務必在三種結果之中求得一種或全部：

(一)將打通津浦與組織中原大會戰二個計劃「一箭雙鵰」同時完成，不僅控制中國，更準備向英美提出強硬要求。

(二)打通津浦路對國內對外國都做點「面子」，而且它打算拿點顏色給英國看，如同時攻打廈門，威脅英國出面調解，使它有一喘息機會，再作新的進攻。

(三)包圍徐州，好像抽乾了塘裏的水捉魚，攻陷徐州，掩飾其第二次計劃的未能

完成，而壓下其國內的反戰運動，以便繼續大舉徵發軍需資材及壯丁。

它這個計劃，「妙」固然很「妙」，可惜「妙而無囊」已經早在中國面前一絲不掛地完全暴露了！——但也不能說牠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若從牠的後面去看，牠的錦囊妙計是從牠的「速戰速決」的兵書（？）上來的。大概是日本的體質欠佳，肝火太旺，性子太燥了些！

（二）二次會戰日軍或許又要碰釘子！

日軍之打通津浦線，第一次會戰是魯南左翼（日）台兒莊碰了一個凶的釘子，人馬死傷大約有五六萬。這次失敗的故事連大英人丁佩來都拍成影戲在倫敦放映。聽說英國人看到這張影片的，沒有一個不為中國捧場。至於第二次大會戰就是五月上半月的戰爭了。日本布置了好久，打也打了半個月，牠的砲彈落到了什麼地方，牠即說牠的軍隊的脚印到了什麼地方；甚至於牠的飛機炸彈落在什麼地方，牠的報紙上即宣傳某地已被日軍佔領。是的，二次會戰日軍是打下了中國七八個縣城及十來個市

鎮，中國方面不能說全無損失，因為日本軍的架子是擺得很大的，前面已經說過。

然而中國軍用的法子（戰略）這一次比上海，南京，濟南，太原時代是完全兩樣了；前面抵抗，後面抄擊，還有老百姓武裝起來的游擊隊在日本軍過路的地方隨時隨地襲擊它。

中國軍這種法子就叫作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三位一體的配合法，這比東洋兵的機械化部隊之硬碰硬要利害得多。

雖然第二次會戰東洋兵一股窮凶氣味已經被中國軍隊將牠消耗了不少，好比蒼蠅落在糖面紙上膠住了腿一樣的危險。

但是隔第二次會戰（戰役）的結果還早呢。現在上面所說的那些地方正在分途的打（戰鬥）。中國軍還沒有把東洋兵各路的主力完全消耗，大概是要看魯西（歸德南北）皖南（合肥左右）的兩仗如何結局才能定。徐州方面華方雖退出，但仍不能作戰果看而只能作戰略看。因為第二次會戰是中日戰爭，而且也是遠東戰爭有史以

來最大的一次場面，當然還要若干日子才可以判明。只要中國人上下是一條心，國共是一條心，四萬萬人全是一條心，即全民族團結如鐵桶一樣；只要中國軍隊打得好，不弄錯誤，有勇有謀，而且處處先下手（進攻的，不是挨打的）的打下去，東戰場第二次大會戰，中國必定可以獲得更偉大的勝利。

五月二十二日

唯一的 不安

本報創刊時，正當上海瀰漫着恐怖的空氣：拋手溜彈，送毒水菓，奸徒們用盡種種卑劣下流的手段，意欲威脅恫嚇獨立的輿論！我們深覺黑暗的勢力愈澎漲，正義的需要愈迫切；本報明知所負使命，無上危難；然肩此鉅艱，不敢退縮。

不屈不撓，本來是報人應有的素質，也是報紙應有的精神，原不值提及的；但在此勢劫利誘幾成普遍現象的環境中，確需相當堅信，才能保持不渝。上海的空氣雖然惡

濁，幸喜我們不是孤獨者，我們有先進的同業，共同攜手奮鬥；我們更有廣大的中外讀者，愛護我們，鼓勵我們！

本報自創刊以來，上海環境，雖日趨艱苦，但卑劣的暴行，倒也日就衰歇；一則賴有租界當局，鎮壓防止；一則推想奸人們，也許覺悟到這種笨拙的手段，決不能達到他們所求的目的。那知本報出版到第五十期的晚上，竟復見暴行出現於門前；或許五十期應當加一「卡碼」（讀點即 Comma），但這不過是一「卡碼」而已，決不能給我們「福爾斯倒潑」（句點即 Full-stop）啊！

二十一日晚上奸徒們的暴行——向我們的館址拋擲軍用的手榴彈——於我們的損失尚輕，不過炸碎了幾塊玻璃，毀損了一些牆角；這於我們是「毫不介懷」，就是有更重更大的損害，我們也「毫不介懷」。但我們覺得非常痛心，而無限同情的，是三位路過的人，和一位忠於職守的巡捕，都不幸給炸傷了。假定這種暴行，專對本報實施，那末，我們真覺遺憾，好像我們帶累了他們。雖然這事於我們是出乎意料之外，於他

們也是偶然的遭遇，可是我們終覺得心情不安。這是奸徒們所能給我們的心情上惟一的不安！

五月二十三日

中國抗戰與外匯

中國民族抗戰的前途如何，一般人的觀察都認為軍事上是不成什麼問題的——當然不是說在今天，中國軍事上的力量已經足以打敗日本，而是說戰下去，中國一定可以得到勝利。作戰愈久，中國愈加可以利用地形，民衆的力量來扼制日本的進攻，可以得到愈多的作戰經驗，運用有利的戰略戰術擊潰日本的進攻，從部份的殲滅以至主力的殲滅；同時在持久的作戰中，中國也可以獲得新的武器。這一個論斷，我們試從華軍的退出淞滬，退出南京兩役，和最近的退出徐州一役相比較，就可以證明其沒有錯誤，沒有誇張，從徐州的撤退，可以證明中國方面的進步的確很快很大，而戰爭的

勝利基礎已經開始移轉到中國一方面來。

說軍事上不成什麼問題，當然也不是說今後軍事上已經沒有什麼危機。危機是有的，或許也會遭遇挫折，甚至相當重要的挫折，但這種可能的挫折，決不會成爲有決定意義的挫敗。

最後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自然是國民經濟，中國在這一方面是否像日本一樣孕育着不能克服的危機呢？我們的答案是沒有。中國的經濟基礎是大部份停滯在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階段的，所以在沿海各通商大埠——工業的中心——陷落以後，並沒有使中國的經濟起根本的大變化。在過去，中國的工業組織金融組織，大部份摻雜外國資本或其影響，所謂民族工業，是偌大偌小地帶着買辦性的；所謂通商巨埠和接連通商巨埠的交通線，其最大的作用不是幫助生產而是幫助消費，換句話說，其功績僅僅是推銷洋貨和準洋貨。所以沿海通商大埠的失陷，對中國戰時經濟沒有了不起的大影響，甚至在另一方面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經濟的。自抗戰十個月以來，

輸入中國的消費品，無疑已大大地減少，而輸出的農產品是沒有受到什麼大影響，甚至在有計劃的管理之下，或許可以大大地增加。在一般的情形下講，中國的國際貿易，很可以因抗戰而轉變「入超」爲「出超」，就是沒有華僑匯款，也可以使國際收支平衡起來。

近代的戰爭，不是單靠人力競賽，同時也是物力的競賽。像中日戰爭這樣大規模的戰事，戰費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日本歷年所積儲的軍事資材，價值九十萬萬圓，每年能夠徵發增產的約四十萬萬圓，中國的積儲量和增產量要比日本小得多，能不能和日本「競賽」下去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應從消耗量來觀察。中國抗戰到現在已十個月，照前五個月的估計，日本軍需的消耗約三十萬萬圓，中國約二萬萬元，爲十五與一之比；如把後五個月的估計併在一起，日本的消耗約八十萬萬圓，中國約五萬萬元，爲十六與一之比，以後下去，無論如何變動，雙方的比例不會小於十與一之比，換句話說，中國打掉一個錢，日本最少要打掉十個錢，日本把積儲的軍事資材用完了，（在徐州會

戰中已用到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製造品，而上海戰役中所用的最後是大正三年的製造品，可見其離用完的時期已經不遠。每年所能徵發增產的不夠打三四個月。而中國呢？每年最大概不會超過十萬萬元。一般人所担心的，就是怎樣籌措這十萬萬元。換一句話說，就是怎樣取得軍火的問題。

中國民族抗戰的前途如何，一般人所担心的是怎樣取得國外的軍火供給問題。中國所需要的軍事資材，每年約十萬萬元，就儘足夠對日抗戰的消耗。這些並不完全需要靠國外輸入，有一部份是可以取給於國內的，如機關槍，步槍一類的輕武器，中國自己所製造的，在十個月的戰爭中，已證明其效用比捷克製造的還好，比日本製造的更高出無數。現在中國兵工廠的數量既增，生產量也比以前擴大了不少，當然用不着全向國外購買。以日本所能負擔的軍事消耗而言，它作戰的能力或許不能超過兩年。當然，中國方面也不能對此估計得太低，應該準備作四五年的苦鬥，纔能戰敗日本。（漢口大公報說要準備百年戰爭，是過分的估計。）換句話說，中國今後怎樣取得約計

值四十萬萬元的軍火，以供長期抗戰的消耗！

總結一句話，今天的戰時經濟問題，戰時財政問題，祇要國內政治能夠更進一步的刷新，更廣大地發動民衆，就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僅在對外關係上，祇要能夠取得充分的外幣，以購入巨量的軍火。

中國自取消銀本位，施行法幣制度以來，事實上是外匯本位，更具體地說是英鎊本位。因為法幣的比值是依賴於對英匯率的一先令二便士半上的，中國的法幣價值如何，不是黃金若干重，或白銀若干重，而是抵英鎊若干。在抗戰之前，中國法幣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以後，還是無限制買賣，直到北平偽政府發行偽鈔之後，政府纔統制外匯，採用申請及核准制度。這樣，走私的商人和經營奢侈品的商人就很不容易得到外匯。而想把資金逃避到國外去的人們也不能得到外匯，於是我也扒，你也扒，有外匯可以出讓的人，奇貨可居，外匯市價就脫離法定價格而一再上漲。這當然是不足為奇的現象，並不能影響到中國法幣的對外價值。

但是，因爲最近的外匯風潮，而使人想起外匯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政府國庫中所存儲硬貨與外匯，僅僅是約值十萬萬元的法幣準備金，如其把這些準備金化完了，中國將怎樣取得國外的軍火，以應付長期抗戰？這個的確是今後中國外匯問題的根本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抗戰前途的主要問題。而且因爲中國法幣的對外依存關係，如其對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中國還有被人「牽了鼻子走」的危險。

我們已經說過，戰事發生之後，中國的通常國際貿易上，收支足以相抵，用不到動用外匯基金，唯一需要外匯的地方就是購買軍火，如其軍火問題能夠解決，中國根本不怕外匯發生問題，也不怕人家來「牽鼻子」。

中國能不能取得國外的軍火呢？要怎樣取得軍火呢？

第一，我們先要知道中國的軍火來源。在戰前，供給中國軍火的主要國家是意大利和德國，其次是美國。德國製造的軍火，本身就不大好，意大利所供給的，根本就揀不可用的拿到中國來，在某一個時期，在南昌的中國飛行師曾聯合拒駕意大利飛機，因

爲駕這種飛機，生命太沒有保障，美國的完全是商業性質，經手的人不賺回佣，貨色就好一些，經手人要多賺回佣，就把人家幾年前的退貨運了來（前年祝壽所購的機，就有幾十架是別國的退貨。）戰後所購的大部份爲蘇聯產品及英國產品。

第二，開戰後中國購進的軍火，是否付現款的？據我們所知道，大約有半數以下是現付的，半數以上則爲信用賒款。照這個例子，中國如要購進四十萬萬元的軍火，要準備現付二十萬萬元的現款——就是外匯。

第三，問題就歸結到怎樣獲得二十萬萬元的外匯，和二十萬萬元的信用放款了。現在有英國幫忙，將來如英國能幫更大的忙，當然沒有什麼大問題，萬一英國不幫忙呢？又將怎樣辦？這可以分作幾方面來觀察。（一）中國政府存在國外的準備金（黃金、白銀，及已換成外幣的），最少還有十萬萬元，可以隨時動用，足以抵過四分之一。（二）中國人存儲在國外的存款，最少的估計，是四十萬萬元，華僑在海外的財產最少是五十萬萬元；如其前者以十分之二購國防公債和救國公債或捐輸，可得八萬萬元；後者

以十分之一購國防公債等，可得五萬萬元。這兩項可得十三萬萬元，即抵總數的三分之一。當然，有人以為要存款在外國的人輸財救國，比較困難，這是政治問題，如政治上善為措施，不僅可以吸收十分之二，就是吸收到十分之五也不是極難的難事。如此，四十萬萬元的軍火已有二十三萬萬元有着落，所餘的十七萬萬元，當然不難得到信用賒欠。(二)退一萬步說，中國不能吸收已逃出的資金和華僑的輸款。中國能從那裏得到軍火呢？那祇要中蘇的關係建立得很好，也絲毫不成問題。四十萬萬的數目，照盧布的國外匯價算固然不多，就是照盧布在蘇聯境內的價值計算，也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萬盧布，我們一看蘇聯的社會事業預算的數字，就可以看出這在蘇聯是一個微細的數字。祇要蘇聯認為這筆貸款是必要的，當然沒有什麼困難。

我們的結論，是中國的外匯問題不足以影響抗戰，也沒有人能夠以外匯為手段來牽制中國的抗戰！

德捷邊境的洶洶聲勢

近兩天，全世界的觀聽，尤其是歐洲人的，已經又集在德奧合併時的氛圍之下了。兩名蘇台德日耳曼農夫無故駕機器腳踏車沖犯邊境被捷克邊防軍擊斃，希特勒於是借此又大吹大擂的陳兵捷克邊境，同時捷克也徵調後備兵入伍，準備於萬一時保護祖國，並且，波蘭和匈牙利爲防可能的德軍長驅直入，亦已有了動員去邊界上的謠言。整個歐洲的平安懸於呼吸之間，大戰的魅影遮暗了人們的眼程。

內容自然不會如表面的那麼簡單。兩名蘇台德農民何嘗就會那麼天真的架起轟轟隆隆的機器腳踏車向着有邊防軍扼守的邊境直衝？希特勒那裏就會有那麼義氣奮發的用軍隊來替兩個小民報仇？明明白白這是一場預定的計劃。

蘇台德黨和希特勒的要求雖然是毀滅捷克以肥壯第三帝國，但是在形式不大

十分順利的時候，他們就想先破壞捷蘇公約，剪斷捷克的羽翼。漢倫訪英時所要求的也就是這回事，但據說是被拒絕了的。（此事會有張伯倫去拒絕，真是唯有天知。）我們雖不能完全斷定漢倫與保守黨政府的談話中間包含了對於德捷此次事變的默契，以便壓迫捷克政府取消捷蘇公約，至少這件事如果能作到，絕不會惹起保守黨老爺們的義憤。

其次，正在捷克市參議會要舉行選舉的時候，這場緊張形勢的爆發，輿論方面的認識很自然的會看出這是一種威脅，一種手段，驅使捷政府和人民對於蘇台德黨讓步，給與他們選舉時的成功，以便於他們膨脹而左右捷克的政局。

不管此次事變的因果怎樣，牠的策動者和支持力量仍然是那個叫張伯倫頭痛的德義軸心，大約沒有人會懷疑吧。我們知道在希特勒莫索里尼談話的主要點是關於中南歐勢力的瓜分。希特勒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和西班牙為餌，換得了他在中歐膨脹的自由。奧大利原已變成了他的囊中物，匈牙利和捷克豈可不快一些歸入

版圖，使第三帝國橫踞中歐，大起其左右歐局的心臟作用（可憐中國一班幼稚的壓寶家，在英義談話時竟把他們的法子硬壓在德義軸心的破裂，歐局的穩定上面）爲了方便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在德義談話結束時，連忙發表談話攻擊法國，延宕法義談話，使希特勒可以放手做事。顯然的，德義軸心這一道符對於駕馭英法這些民治主義的魂靈還有很大的用處，兩個魔王都看得出來，也都出死力在抓住牠，彼此都極力運用以便從牠獲取最大的利益。希特勒既已仗着牠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墨索里尼焉有不急起直追，甘落人後的？很明顯，佛朗哥在西班牙成功之日，就是墨大頭於地中海沿岸重掀波浪之時，保守黨的張伯倫把英國老牛鼻子緊緊繫在德義軸心上面，他的用心若不是匪夷所思，便藏了毒惡的古怪。

眼前的形勢當然很可能爆發世界戰爭，東亞與西歐亙古沒有的兩大戰場糾纏在一塊兒的拚下去。不過，事情若從幾方面看去，就知道戰神的降臨期似乎還沒來到。雖然鑼鼓甲冑儼然有掀天動地之勢，英國老牛倒底還是鼻子掛在德義軸心的柱子

上，擺動不脫。其實是張伯倫捨不得擺脫，他以為將老雄牛掛在那飛快地旋轉着的軸子上面，扯旗式的醉舞姿勢是他的一手好牌，但是他萬萬不會想到那裏軸子下面乃是一片泥淖。英國政府既然站着在德義軸心上，牠自然會在客觀上使用一切壓力來壓迫捷克讓步投降，使捷克破壞或至少擱置捷蘇公約而變成第三帝國的附庸。并且，保守黨鑒於此次事變，爲了亟於拉攏德義完成四強公約，必然更進而要求法國也放棄了法蘇公約，以圖苟安一時。

是的，苟安一時。英國雄牛爲保守黨投機的現實主義和欺善怕惡的態度套上了頸項，莫想牠能再抬起牠雄猛的頭來高瞻遠矚。一切政治理想和對於民主主義的義務與忠誠都需要爲了眼前的利益而犧牲。可是這犧牲所換來的究竟是眼前的利益嗎？還是更複雜，更麻煩的糾紛與戰爭危險？這條老牛終竟恐不免要掉下泥坑裏面吧。

五月二十五日

德國召回軍事顧問與停售軍火

傳說已久的德國政府召回在中國的德籍軍事顧問之舉，現在終於出現了也許有人以爲事情來得突兀，其實是一點也不突兀的，突兀的倒是有人以爲突兀。

據說德國召回德籍軍事顧問是由於受日本政府的壓迫，這也不突兀，而且不是突兀的由來。突兀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還在假裝癡呆；說道：「德國對於遠東爭端欲嚴守中立，故有此舉，」而德國大使館又行將發表關於此舉的公報，也是同樣性質，一則說「乃德國政府考慮中立政策之結果，」再則說「德國政府特別指出此行動決不能解釋爲德國援助交戰國中之任何一方面，實際上僅採嚴守中立之必要措置。」過去有人不從全體的國際關係着想，不從基本的傾向辨別，如德日首先有「防共協定」的締結，後來又締結「反共公約」，德國更承認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却

在支離割裂，枝枝節節地詭辯，無怪各種的想頭都要鑽到牛角尖裏去了。這次德國召回軍事顧問，是最後的粉碎迷夢，也是粉碎最後的迷夢，在這點意義上，對於中國，毋甯說是有利的。

又據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羅馬談話中，墨索里尼曾作日本的發言人，要求德國勿再在中日戰爭中作騎牆式的活動，希特勒對這勸告，已加以接受。這和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之舉，當不無關係。但這也不突兀，突兀的是墨索里尼竟以爲德國在中日戰爭中作騎牆式的活動，其實倘非墨索里尼不知所謂作騎牆式的活動只是德國的做作，就是墨索里尼真作了德國的發言人，替德國加上一副偽善的嘴臉。還有突兀的是，有人竟以爲羅馬談話撇開日本，把日本除外了，不知意國也是締結「反共公約」的一國，和德日的基本關係是一樣的，意國是侵略國，和德日的基本傾向是一樣的，非但以爲羅馬談話撇開而除外了日本是支離割裂，枝枝節節，而且作爲惟一的根據的不曾提起日本，也是從只看重羅馬德意談話的形式，到只相信羅馬談話發表的官報，而陷

於形式主義和老實主義的窠臼。要知道羅馬談話是因歐洲問題而起，接着英意談話而起，先於法意談話，英德談話而起的啊，本來形式上無須日本的參加，怎麼知道平時沒有祕密接洽呢？內容上除了發表的官報以外，怎麼知道不會提起日本呢？這迷夢的粉碎，對於中國，也毋甯說是有利的。

老實說，要不是德籍軍事顧問是出身於德國的國防部，和希特勒的國社黨不盡沉瀟一氣，要不是中國顧忌德籍軍事顧問因不用而洩漏中國的軍事祕密，中國早就應該不用了，甚至早在德日首先締結「防共協定」以後就可以不用了。不可用而用之，中國本來處在爲難的境地，本來愛國各界因爲德日根據「反共公約」有交換消息的義務，對於德籍軍事顧問在中國軍隊中服務，深切感覺不安。現在借手於德國政府來開刀，在中國也毋甯說是正中下懷，而責任却須由德國負之。

問題的癥結，只是還在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以後，要洩漏中國的軍事祕密，如意國的在華顧問現在正爲日本空軍服務一樣，也將立即前往日方服務，幫助日本侵略中

國。這對於中國在進行中的抗戰，是很不利的。難怪日報「日日新聞」要說：「德國之召回其在華軍事顧問，已使日德間反共軸心愈為增強。德國此種決定，將使中國喪失其撐持物之一。據此間（東京）軍事觀察家之意見，中國陸軍苟無德國顧問，將減少其效率百分之二十。」但有一點必須指出，日報誇張德籍軍事顧問的效率，並非德籍軍事顧問在中國軍隊中真的這樣大的正作用，而是日本企圖有這樣大的反作用，召回到日本去服務幫助侵略中國，是可以有這樣大的反作用的。根據這點，我們不同意於美聯社漢口二十四日電所稱：「今日中國官場方面，對召回德軍事顧問一事，緘默不言。同時，中國各界，大部對此事亦表示漠不關心，因彼等認為德顧問並不担任重要軍事任務。」這樣對於過去的以強調德籍軍事顧問及其工作成績來沖淡德日勾結的關係，現在因被召回而又「認為德顧問並不担任重要軍事任務，」出爾反爾，聊以自慰。事情是成爲問題的，是需要對策的，不該緘默不言，漠不關心。

然而由於不可用而用之，不得已而用之，如果對付得當，也可以轉變很不利爲很

有利。雖然在各德籍顧問個人，一說對於召回的命令，意見分歧，不知何所適從，或則極現沮喪，或則表示憤恨；一說有置之不理的表示；一說有數人因政治理由，不願返德，餘者尚有爭論；一說有德籍猶太人四人，將留於中國；總之，將否遵從命令，尙未確悉，但總有遵從命令返德的。洩漏中國的軍事祕密，不關返德人數的多少，有一即可，因此，中國應該連一個也不讓其離華。根據這點，我們認爲中國軍事當局的聲稱，是很對的：「在中日戰爭期內，勢難離華，蓋此輩德國軍事顧問在華曾身任軍事要職，深恐離華之後，爲希特勒遣往日本服役，洩漏中國之軍事祕密故也。」另一方面，自然還須聘請真正友邦的軍事專家作軍事顧問。據聞各民主國的顧問，或將繼之而起，並盛傳蘇聯即將續遣顧問來華，協助對日抗戰。這正是中國所需要而應該積極進行的。聘用各民主國並包括蘇聯在內的軍事顧問，消極地可以不像過去用德籍軍事顧問般的顧忌不安，因而積極地可以推誠相與，處理軍機，順利發揮，增加效能，加速最後的勝利。因爲中國的對日抗戰由於日、德的勾結，在反侵略的和平陣線的性質以外，民主陣線和法西

斯陣線的對比，也愈益顯明了。這就是轉變很不利爲很有利。

德國政府在召回軍事顧問的同時，又下令停止出售軍火給中國，所有德國的軍需品，業已停止運華。德國以軍火出售給中國，原意在做生意，並非援助中國。即使如此，並亦正因如此，德國還更延不交貨，多方爲難，妨礙中國的抗戰。據聞中國政府迫不得已，已經把對德的軍火合同撤消了。現在德國既已下令停售停運，更比召回德籍軍事顧問爲甚，也無非是借手於其開刀，割去了一個臃腫的贅疣，對於中國抗戰的軍火，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的；有之，也同樣更其不是有害，反是有益。中國出款購買軍火，無論那個國家，都可以買，而向包括蘇聯在內的各民主國購買，則因共同站在民主陣線，和平陣線，反法西斯陣線，反侵略陣線的立場上，各民主國的出售軍火給中國，還具有援助中國的意義，自然不會牽制爲難，各方都可迅速順利進行。這也是貌似不利而其實有利的。

這種危害中國抗戰，肆意幫兇的趨勢，恐不止於此。據美聯社漢口二十三日電的

預料，「日方承認傀儡政府之後，德意兩國，或有繼之承認之可能，至少亦承認其交戰國之地位。」這是很可能的。德意既會承認偽「滿洲國」，就會接着自製之而又承認之的日本，承認傀儡政府。

但中國就應默爾而息麼？決不！中國能夠打擊侵略國，也能打擊其幫兇。中國應聯合民主陣線，和平陣線的國家，猛烈從事反法西斯陣線，反侵略陣線的運動。

五月廿六日

關於游擊軍

中國一部份自己不做事，而害怕別人做事，自己立不了功，而妒忌別人立功的有意無意的反動份子，爲了破壞第八路軍的名譽，抹殺它的勞績，每在他們所辦的公開或半公開的報紙刊物上，罵八路軍「游而不擊。」

中國人尤其是這般吃飯不做事，專以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爲務的墮落知識份子，最愛也最會在字眼上翻花腔。「游擊」明明是一個不能分開的名詞，他們偏作古作怪地把它拆開來罵人。「游擊」、「游擊軍」、「游擊戰」究竟是什麼，我們敢說他們沒幾個人懂得。

「游擊」本來是前清的一種武官職銜。這一意義與它現在的自然毫無關係，但也足證明它那兩個漢字決不能拆開。現在的所謂「游擊軍」主要是一個俄文名詞脫胎成功的英文字——Parisian——的不甚貼切的意譯。而「游擊」即「游擊戰」(Parisian warfare)就是游擊軍的特種作戰活動。(關於游擊軍，資產階級的英文報紙每愛用 Guerillas 而不用 Parisian。前一字是從西班牙人抵抗拿破崙侵略時的一種別動部隊 Guerilos 脫胎的，雖也含有游擊的意義，但與現在的並不完全相符。)

根據 Parisian 那原名，游擊軍和游擊戰的作用當不僅是純軍事的「游擊」，而更須執行一種黨派的任務。它的游擊不是單純流動式的打仗，而更重要的是爲一種

主義，一種理想的鬥爭。這裏所謂黨派並非專指共產黨，而是包括一切爲了一定的目的而奮鬥的民衆集團。所謂主義或理想也非僅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那集團所抱的正直的神聖的自求解放的願望。中國民衆抵抗日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游擊戰，斷然意味着上述含意的 Partisan（黨派）的鬥爭。

如此，中國游擊軍的任務決不是僅僅「游」和「擊」（如果我們也效尤把一個名詞生生拆開的話），而主要的更是發動，訓練和組織民衆，讓他們自己起來與日本軍閥的殘酷侵略，壓迫和屠殺鬥爭。這個任務主要是政治的，雖同時也是軍事的。

關於這任務，第八路軍在冀察晉等省已經獲得了絕大的初步成功，可稱毫無疑問。數月來許多獨立的外國記者和最近美聯社路透社的報告已經疊次證實。據他們說，由於八路軍的活動，不但日軍後路的交通時被破壞，孤立部隊時被殲滅，而且：

「冀省之半，晉省之大部及察哈爾之一部份，現仍有完全中國政府制度之存在，一切工作悉照當日省政府舊例，並每日與漢口方面有接觸……此類政府之組織，其

領袖皆由在華北活動之紅軍首領及中日戰事發生前之官吏任之。……區內設有郵局……教育亦在促進中……已設立小學多處……北平商人得攜帶大宗款項平安往來區內各地。

「……鄉村自衛團總數聞約有十五萬人。自十五歲至卅五歲之壯丁，每週皆受軍訓數小時。所有紅軍及收編之流動部隊約有五萬餘人……」（路透社廿五日北平電）

這些鐵的事實是誰也不能抹殺否認的。這樣的黨派性的、政治性的「游擊」將來必然是孤注一擲的侵華日軍的致命傷。

別方面，我們知道在江南區域也有極廣大的游擊活動，但同時我們也聽到有許多所謂游擊軍者，實質上不是什麼軍而簡直是遊匪；他們的所謂游擊亦不是游擊而是遊掠。即在許多紀律嚴明的游擊軍，他們的活動也大都純限於軍事。結果是江南淪亡了半年，而我們並沒看見與華北的相幾近的奉中華民國正朔，擁有大片領土，完全

得到民衆擁護的政府。這裏的原因，正是完全忽略了「游擊」的政治的作用和任務。現在聽說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在盡力整飭改編江南這許多「游擊軍」了；而同時傳作爲八路軍姊妹隊伍的新四軍也開始在浙皖邊境展開了擴大的活動。讓我們盼望淪亡的江南區域裏，不久也和冀察晉省一樣重新建立起中國的政府來吧。

五月二十七日

集體安全的端倪

捷克的緊張局勢緩和以後，捷克總統貝奈斯接見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宣稱：「予深信歐洲戰事可以避免，因全歐各國政府均無絲毫輕啓戰端之企圖。」這是當局者——首當其衝者根據洞悉的真情所說出的實話。但有一點必須辨別，就是「全歐各政府均無絲毫輕啓戰端之企圖」是有本質的不同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政府是

爲和平而「無絲毫輕啓戰端之企圖」，却不惜爲和平而戰爭，以戰爭保衛和平；企圖破壞和平的國家的政府是爲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惜以戰爭保衛和平而「無絲毫輕啓戰端之企圖」。前者是不願，而後者則是不敢，動機是絕對不同的。因爲「全歐各國政府均無絲毫輕啓戰端之企圖」的話是說在捷克局勢從緊張到緩和的時候，是指捷克局勢從緊張到緩和的階段，是從捷克局勢從緊張到緩和的現實中得來的。否則倘指捷克局勢緊張以前，便無法解釋捷克局勢怎麼會緊張。原來企圖破壞和平的國家最初是有「輕啓戰端之企圖」的，這才會使捷克局勢突趨緊張；然而捷克局勢的緊張不盡由於企圖破壞和平的國家所造成，也由於愛好和平的國家所造成，但這並不要緊，這才會使捷克的緊張局勢又突趨緩和。

具體的事實，是德國突在捷克舉行市鎮參議會改選的時候，集中軍隊於德捷的邊境，爲其爪牙蘇台德日耳曼黨張聲勢，俾日耳曼黨得實現政綱，瓜分捷克，取消民主制度，摧毀獨立地位，準備德國佔領，波蘭和匈牙利也集中軍隊於邊境，這樣造成捷克

的緊張局勢；捷克也召集後備兵，陳師邊境，準備抵抗，而法國和蘇聯，又都聲明履行互助公約的義務，尤其是成爲世界和戰關鍵的英國空谷足音般地表示捷克若遭侵犯，未便袖手旁觀，這些也都造成了捷克的緊張局勢，然而相反相成，以毒攻毒，也使捷克的緊張局勢突趨於緩和。德國方面認爲貝奈斯的談話「乃捷克最高當局對德國和平政策之證實」，只是順水推舟，冒名頂功，比事後的否認集軍邊境更進一步。至於英國的極力斡旋，只是緩和局勢的表面原因，對於堅強的決心，只能作爲首先造成緊張局勢者的下場，比較兩者的作用，是決心大於斡旋的。

從緊張到緩和的捷克局勢，是辯證的發展。捷克局勢的從緊張到緩和，是辯證的突變。從這辯證的發展，從這辯證的突變，可以得到一個最大的教訓，可以實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集體安全，而捷克局勢從緊張到緩和，就是集體安全的端倪。

和平的性質，是不可分割的；和平的途徑，是不在妥協的。日本侵略中國，意國侵佔阿比西尼亞，德意援助叛軍進攻西班牙，德國併奧，這些侵略勾當的中間，都有必然的

聯繫性。這次德國企圖侵犯捷克，又是乘法意談話因西班牙問題發生困難的機會。也乘日本侵略中國，中日戰爭的期間。侵略勾當的不斷出現，在於最初未曾澄本清源，未謀集體安全，却來分割和平。因此在戰爭未發生前，只求妥協苟安，結果反不能弭患於無形；在戰爭已發生後也只求妥協苟安，使戰爭局部化，結果反成燎原之勢。侵略的開始，本來是試探的性質，恫嚇的姿勢，一因妥協，便首先犧牲了弱小，接着助長了侵略的氣燄，促進了侵略的貪慾。和平決非苟安，決非妥協所能求得，是需要保衛的，以武力為後盾的，以戰爭之盾捍戰爭之矛的，而這些都需要集體的力量，有集體的力量才能實現。予恫嚇者以恫嚇，可以抑止野心，保持和平，因為集體安全的力量大於外強中乾的侵略。即使戰爭無可避免，則予打擊者以打擊，至少也可縮短戰爭，早得和平，也因為集體安全的力量大於外強中乾的侵略。德國這次企圖侵犯捷克的直接的動機，是在艾登辭職，張伯倫的「實際主義」開始推行，得以不費一彈，不流滴血地併吞了奧國，發了一注侵略投機事業的橫財，而未曾侵犯捷克者，則尤其在英國也有決心，不敢輕於冒

侵略投機事業的險。

英國不但對於捷克局勢發生集體安全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對於整個世界局勢，也是這樣。除了各個被侵略的國家是直接的對象以外，英國成爲間接的最大的對象；同時，英國在集體安全組織的國聯，也處於領導的地點。侵略勾當的接連不斷地出現，國聯的疊次的失敗，主要由於各個侵略國看準英國的軟弱妥協，無意策謀集體安全。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策謀集體安全，英國實負有發動的責任；或者就事論事，領導有關係的和平國家，防止侵略；或者實現理想，充分發揮和積極強化國聯機構的效能，制裁侵略。且因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發動集體安全，更有許多便利，和建議集體安全的蘇聯之爲惟一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是不同的。

現在，首先，捷克問題就是一個機會，而且集體安全的端倪已經開始了。然而捷克局勢雖然從緊張到緩和，但是尙未解決，因而可以作爲英國之試金石。緩和局勢的原因，決心的作用既然大於斡旋，則爲了捷克的獨立自由，爲了歐洲和平，還更應從決心

努力，從集體安全的體用，策謀發動，並籌兼顧。

五月二十八日

論「拚命內閣」與「中原大會戰」

陳式毅

日本內閣在二月準備改組流產了一次，在四月準備改組又流產了一次，這一次改組總算是成功了。這個內閣是日本準備與蘇聯與美國打仗的內閣，現在出現了。由此可見拚命內閣之組成與夫日本之困難日益嚴重。日本目下最嚴重的問題，一方面是反戰派之擴大，號稱政治家財政家之流對入內閣視同入獄。池田是否幹與其他之文人閣員是否戀棧，今天尙難判斷；另一方面是軍閥正進行武人團結之拚命戰線以與中國拚命。這就是日本拚命內閣產生之兩大原因。本報曾屢談及日方對華新計劃，其新計劃之內容是「孤注與拚命」，牠不僅向中國拚命而且向英美法蘇拚命，若是沒有拚命內閣之組成，則「孤注與拚命」之新計劃很難執行到拚命的限度。將互相傾

軋之各派武人統拉到內閣；將經濟上的一切「家當」統制而為侵華「家當」開支；將打蘇聯與打中國之武力統應用於打中國；將對鄂豫皖之戰爭統籌而為一大決戰。這就是拚命內閣之大政方針。特別值得我們要注意者是中原大會戰的問題，因為這個會戰來勢比以前的要兇猛，但並不堅實。

依據日方近日的宣傳，她欲將「中原大會戰」成爲侵華的決定戰（？），或定爲「速戰速決」侵略之最後階段（？），所以牠在準備上是殘酷毒辣而又宏大的。日方軍部人員曾自稱牠們的戰爭「已進入了開遠東史上空前時代」（見日軍大本營參謀部五月廿日發表之談話）我們不妨將日本這種自負不凡的氣概來檢討一下。

（一）假設英國對意德問題再屈膝下去，英國對遠東問題願意繼續向日讓步，除海關問題，日元問題之外再與日本來一個什麼談判；英美軍火能繼續供給日本，那麼日本對「中原大會戰」的慾望，不能說她是全無根據的。

（二）假設中國統一團結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或日本與漢奸挑撥國共的關係

有了什麼成績；中國不進一步的走向武裝民衆以自衛；中國對於消耗戰的原則不能很好的應用到戰略上去，即對運動戰略不積極的充實下去，對游擊戰不大量的發展下去，那麼日本對中原大會戰的慾望，不能說她是全無根據的。

(三)特別在戰略與戰術上，假設華方不能打破日方「將東西兩戰場合併爲一個戰場」的計劃；假設華方不能將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很好的配合以拘禁並消耗來攻之各支日軍，則日軍對中原大會戰的慾望，不能說她是全無根據的。

(四)最後還有在中原的防禦工事方面，如果華方在開封，蘭封，商水，歸德，亳縣，阜陽，這個梯形區內之諸河流域（潁水，通濟河，北肥河）沒有新式建築的工事；如果華方在阜陽縣，正陽關，六安縣，立煌縣，銅鑼關，潢川縣，這個六邊形區內之諸河流域（潢水，曲河，史河，淝河）沒有新式建築的工事；如果華方忽略了潼關的防禦工作；如果華方忽略了練潭，安慶，宿松，廣濟，蕪水的防禦工作，那麼日方對中原大會戰的慾火，不是全無根據的。

或許在日方眼中看來，合肥，歸德，新鄉，風陵渡之佔領是中原大會戰之第一幕已告完成；第二幕在爭取阜陽，開封，洛陽；第三幕是採取決戰的形式，用若干特殊戰術來實現她中原大會戰的野心。她若有能力佔領了開封，洛陽，阜陽，她可能組織的作戰計劃是：

- (一) 從開封洛陽包圍鄭州而組織豫北戰役。
- (二) 從阜陽開封會攻商水而組織豫東戰役。
- (三) 從阜陽攻潢川攻信陽而組織豫南戰役。

但吾人最須注意者是：日方今後忽然將戰爭膠着而不動。如果日方有這種現象發生，那牠必然是避開了上面所推論的諸戰役而從事進行另外三種特殊戰術之組織了。

- 一 路由合肥蕪湖水陸合攻懷甯，爭取宿松。
- 一 路由風陵渡攻潼關爭取紫荊關。

假設她有這兩路作戰的企圖，即是把中原大會戰之若干戰役合併的組織着；以若干師團在平漢隴海取守勢，以若干師團分由豫西鄂東取大包圍攻勢，這并不是取消中原大會戰，而是一種中原大會戰外線作戰之冒險戰略。

戰略與戰術是活動的而非刻板的，何處有弱點，她即從該處實施她的攻擊，對於沒有弱點的地方，她常從附近有弱點之另外一處去突擊之或從二處着手以包圍之，所以吾人在今天對於日方軍事之戰略戰術，只能根據過去經驗作一個大概之推論而已。至於日方主力將來着重在何方，目下也不能馬上斷言，因為這也是活動的而非刻板的。日方主力的配置是要從同蒲路，平漢路，津浦路及江南戰區的日軍後防工作是否順利為決定。換言之，華方在這些地方的破壞工作，即游擊戰運動戰的活動是否健全與普遍，是有決定的意義的事實上，華方游擊戰與運動戰的發展是可以削弱日軍每個戰役或某路戰爭的力量。所以吾人推論日方布置中原大會戰更加重了她的冒險性，也決非抽象的幻想。

吾人必須記起的，目前同蒲路、平漢路，華方是已有了相當工作的基礎了。整個戰局今天的危險點不盡在於華方的『左翼』，潼關到鄭州，而仍在於華方的『右翼』，河南之開封到安徽之甯國，不識軍事家以爲何如？

五月二十九日

內外夾攻中的日本改組內閣

日本改組內閣，醞釀已久，最近終於出現。前朝鮮總督宇垣任外相，前陸相荒木任文相，三井系領袖池田任藏相兼商工大臣。這樣一來，內閣中的外務、內務、海軍、陸軍、文部五大行政省，都給軍閥把持了。實際上素藉軍閥支持的近衛內閣，於是更得到形式上的一致，其將更向法西斯政治邁進乎？法國社會黨人民報稱之爲德國政府調動陸軍將官的亦步亦趨，並非偶然。

日本改組內閣的由來，在於對華戰事。然而時間上，日軍正侵佔徐州，軍事上似乎

得一勝利，怎麼還要改組？這可見其中另有癥結。癥結何在？曰日本略侵中國的戰爭，基本的原因，是想緩和國內的矛盾，減輕國內的危機，轉移內症到對外，却不料戰事爆發，遭遇中國的打擊，欲罷不能，反成外症。於是矛盾愈加尖銳，危機愈加深刻，戰事愈加困難，如此輾轉循環，互爲因果，已處在內外夾攻的尷尬境地。所以企圖利用外症到內症，緩和尖銳的矛盾，減輕深刻的危機；同時又企圖再轉移內症到外症，挽救侵略戰事的危難，加緊侵略戰事的速度。改組內閣，就是這種二位一體的意義。

日本國內的矛盾的危機，就透過這次外務、文部、大藏三省改任人物的這面三稜鏡，也可看到，就是軍閥和軍閥間，軍閥和財閥間，軍閥和政黨間的矛盾，政府和人民間的矛盾和危機。改組內閣而出之以改任三省人物，就是企圖緩和這些矛盾，減輕這種危機。關於軍閥和軍閥間的矛盾，以積不相容的宇垣、荒木同時入閣，本已有調和的顯著作用，再合起軍閥在職的內務、海軍、陸軍三閣，內閣中五大行政省都由軍閥把持，却代表不同的派系，更顯得藉手軍閥而緩和軍閥間的矛盾。自然，這是爲了減少軍閥的

磨擦強化侵略中國的戰事的，但這只是分黨權利而非團結一致，侵略的戰事也難望能團結一致的。關於軍閥和財閥間的矛盾，則企圖賴池田入閣來緩和，強化對侵略戰事財政經濟的統制。池田固然是三井系領袖，固然和右派軍閥很接近，但日本財政經濟的脆弱，本來是先天的，而由於侵略的戰事，更屬後天的劇烈的斲喪，敝疲萎縮，達到極點，不是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對外政策的問題，儘管有背境的人物，也不能解決，儘管打嗎啡針，強心劑，也還不能解決，反之，只是促短壽命，逼近死路而已。關於軍閥和政黨間的矛盾，本來政黨已經屈服於軍閥，但並非完全馴服。這次入閣人物中，宇垣曾經屢被民政黨迎為總理，池田則和政友會有關係，也有調和的作用，圖使侵略戰事的措施更得順利推行。不過這兩個政黨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日本還更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在，統治階級除了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外，是根本無法調和的。即使資產階級的政黨，因本身利害的關係，有時和人民的利害關係暗合，受人民的強烈推動，也還不至於完全喪失反抗的作用。最重大的是政府和人民間的矛盾，也因先天的對抗，政

府對人民的後天的斷喪，矛盾尖銳，危機深刻，終必有爆發的一天。人民所受侵略戰事的痛苦，所含的憤怒，幾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然而政府不揣其本而咎其末，反更變本加厲，譬若文相荒木向來所抱的理論是所謂「皇道主義」，迂腐玄虛，不知所云，這樣企圖挽回頹敗的人心，刺激漠視的態度，將必然比近衛的所謂「精神總動員」還要不如，結果必至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人心離散，不可收拾。

這次日本改組內閣最觸目的，是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文相直接影響於其國內，外相則直接影響於其國外，雖然兩者都同樣是日本自食其果。關於宇垣任外相的日本外交政策，據漢口某外交觀察家說：「近衛內閣將因宇垣出任外交，對英，美，蘇之關係將更趨硬化，而對於法西斯集團之聯繫將更趨密切，此其一。近衛內閣因廣田外交已無出路，不得不於軍人中選擇在國際上較有好評之人物出而打開外交僵局，冀以轉向新的路線，此其二。此兩種看法，俱有理由，雖第一種看法較為有力，而第二種看法亦不可抹殺。」綜合了看，則是日本企圖減輕外交危機而將愈加促進外交危機。

然則誠如巴黎早報所說：「如日本再欲多費時間從事於死亡與破壞之工作，則開啓亞洲赤化之路者即爲日本本身，而赤化或將首在日本見之，亦未可知。」

這話也可以作爲日本改組內閣的總評。

五月三十日

熱病的瘋狂

五月廿九卅日接連兩天，日本空軍聯續轟炸廣州市區，爆炸與燃燒所及，包括純住宅區的東山，純商業區的西關諸街市，嶺南大學及幾個中小學，人烟稠密的市中心區諸街市。所用飛機兩日一共達百架以上，投彈三四百枚，死傷人口近三千左右，內中大半是婦女小孩，其餘也都是從事和平生活的無辜平民。

事後據日本方面的聲明，說這種漫然無限對善良人類本身的轟炸，完全是應有之舉！此種渴血的大規模屠戮將來還要在中國其他城市，包括漢口在內，同樣採用。

日本這種獸行之爆發是否僅僅由於逞其嗜殺慾，僅僅爲了其取快一時的發洩呢？在抗戰綿延了十個月之久的今日，我們不能將日人的行爲估計得如此簡單，更不能說她的用意仍然在於以恐怖鎮嚇中國人民，使之就範。抗戰十個月後的日本是遭受了相當打擊的日本，是將眼睛稍稍睜開了一點的日本，試看她發言人的聲明，便會明白這種舉動表現着如下的意義：

(一)這是速戰速決狂迫要求的表現：抗戰初期，日本完全不明白中國內容，她的速戰速決口號因此很快就遭逢了幻滅，代之而起的是長期戰爭。但是長期戰爭拖了五六個月下來，她馬上就明白在這條長路上她是走不過中國的。這條路會使中國越來越團結，使中國越來越有時間訓練新軍，動員民衆，推行經濟建設，發展交通；事實是已經把這些都證明了。而在她自己方面呢，這條路不過要使出她放出一條越來越長，越過越細的尾巴，摺在中國人手裏，使她那批喜歡酗酒婦人，易感多傷的兵士天天走向頹廢幻滅，使她國內的經濟社會生活趨於解體，並且最要緊的，是一面她在國際的地

位將要一落千丈，而另一方面是國內被壓迫大眾將要發出連荒本末次也無法鉗制的吼聲。盱衡全局，日本乃於台莊戰事受了重創之後，仍然放棄了長期戰爭口號而回到速戰速決上去。她的集全師以搏徐州，她的內閣局部改組以荒木任文部，以素主急進中國的關東軍首領坂垣主陸軍，爲使金融界與軍閥打成一片而以池田主財政，以及她的採取一般的大轟炸計劃，都表現了她在中國長期抗戰口號下的敗勢。

(二)爲進攻華南的先聲：日本一貫的幹法，在準備進攻某處時，必然首先以大批飛機去普遍的轟炸該城市，及其週圍。其一個作用自然是要轟去掩蔽物和工事，以利進攻，其另一目的則在於事先燃燒轟炸，造成傳染性的恐怖，造成逃亡與秩序混亂，使當局者難於維持治安，把握局勢，因此就便於宵小漢奸的活躍，使她在進攻時能夠在內線方面收到迅速的效果而便於她的進攻。近來日本在華南的種種佈置，都隱示要在華南啓釁的姿勢，她的大轟炸廣州，自然是有所爲而爲的。

(三)爲剷除中國精華抗戰十個月來的經驗，至少給日本指明了幾件事實：就中

之一，便是中國的無限物力與人力，牠們是中國抗戰最堅實可靠的支柱。日本必須要根絕中國人力物力，尤其是物力的來源，因而使中國的抗戰能力癱瘓下來。她之所謂應有之事，所謂在其他城市也將如此同樣舉行，用意無非如此。在日本心目中，中國的經濟生活富於都市，窮於鄉僻，一旦將這些都市精華毀盡，中國是無以自存的。

我們的看法不這樣。

第一，日本第一次速戰速決時，中國在政治軍事民運各方面都在極脆弱，極可疑的時期，北方戰事在第一期內，簡直是拱手不戰而送掉了幾個省份，在上海戰役中，中國真是竭全力以赴，力盡精疲，勉支危局，在那一時期中，日本不能以速戰速決取勝，是中國已經失掉了牠最好的機會，而最好的機會永遠是一去就不再來的。從那時期以後，中國方面懲前毖後，憂勤惕厲，幾個月來的進步，使中國由無組織的，缺少訓練的人民的混戰，進而至於有機械化武器，有高度訓練的軍隊，輔之以有組織有目標，萬眾一心的民衆運動的抗戰，這對於日本決不是件小事。她現在來速戰速決，自然免不了

又要遭受一度大的打擊，牠的盲目轟炸，只不過是對於中國這猛烈的抗戰氣焰加上幾桶汽油而已。

第二，中國在抗戰初期原來很懼轟炸。由於人民的缺少經驗和知識，轟炸果然會經造成過很大的恐慌和流亡。但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中國人民炸死一批，中國人的氣焰就更高一層。試看廣州被炸死了幾千人，而恐怖的逃亡并不多見。市民仍然鎮定的從事他們的生活，可見日人詭計的無效了。

第三，中國經濟原無所謂決定全國的中心。毀了一處，別處可照樣存在，毀了都市，鄉村可照樣存在。許多財主富人藏財鄉下，只要政府有法子啓用，要以之支持十年抗戰也不爲難。反之，日本將中國大工商業家的財產毀了，反失了她在中國內部壓迫政府妥協的力量。反而驅使這般有力人物愈加同仇敵愾，將抗戰支持下去。

日本的行爲，除了稱之爲熱病末期的瘋狂現象外，還好說她是什麼呢？

五月三十一日

日機狂炸廣州

日本飛機連天狂炸廣州鬧市，中國的平民以及婦孺，每天都有千百人死傷，在這種慘無人道的轟炸之下，這不僅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也同時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的自感「日暮途窮」而不得不格外「倒行逆施」。

日本帝國主義在進行中原大會戰的時候，同時大舉騷擾華南，一般人都認為是「牽制作用」。說是「牽制作用」固然不錯，但如其認為日本軍閥對華南的行動會僅僅限於空襲和礮擊，那就太缺乏應有的警覺性，而忽視可能的危機了。

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轟炸廣州的主要作用，當然是第一，威脅英國的利益，迫英國重新決定她的立場，迫英國政府為它對中國政府行使可能的壓力，以削弱中國抗戰的力量；第二，牽制中國兩廣和贛湘各省的軍隊，不能調到北方去增援。但是，我們不

能認它的作用和今後的發展僅僅以此爲限，照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動向，它依然在華南作進一步的進攻姿態的可能的。我們所根據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前一般所認爲日本不能同時進攻華南的原因，主要是爲了它對華用兵已達到「飽和點」如其要在華南「再攤一個場子」，它既無此財力，更無此兵力。這是指日本政府日本軍閥沒有採取「拚命政策」時的說法。現在日本的統治已經完全公開地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而且公然採取「不顧一切，以求侵華必勝」的策略；在這次組織所謂「中原大會戰」中，它已經調動了準備用以進攻蘇聯的軍隊，使用了準備用以進攻蘇聯的武器，不惜冒絕大的危險，祇求達到它「膺懲」中國的幻想，以穩定軍閥統治對外的聲譽，和對內的威信。就東西兩戰場的兵力講，日本所動員的兵力已超過它本來預定的總數——三十師團——幾乎十個師團，當然它爲了「拚命」取得中原會戰的勝利起見，可以再多調五六師團的兵力以進攻華南。

第二，以前所認爲日本不能同時進攻華南的第二個原因是爲了對英国有相當

顧忌，尤其是最近幾個月來日本政府頗想緩和對英關係，而張伯倫政府也更明顯地遷就侵略國的時候，日本對華南是有一點「投鼠忌器」的。但是在張伯倫政策在歐洲實施的結果，侵略國的氣燄陡然增加萬丈，而日德義侵略同盟的結合愈密，聲勢愈大，德國的進攻捷克，和日本的進攻華南，成爲一種早有默契的聯合運動。日本帝國主義以爲歐洲的烽火燃起的時候，英國勢必向日本作更大的讓步的，進攻華南，恰是威迫英國作具體讓步的有效辦法。

我們既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進攻華南的可能性，我們更願談一談日本進攻華南會有怎樣的前途。照各方面可靠的估計，在徐州未被佔領的時候，日本的兵力可調動的僅有八個師團到十四個師團，現在差不多都調到中國來了，真是所謂「傾國之師」以求一逞；如其日本再想在華南「攤一個場子」，當然不能夠一舉而擊潰中國的主力（無論在東戰場西戰場或將來的南戰場，都無此可能），戰事延長，要怎樣補充呢？勢必實施總動員法，但照日本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日益深刻的現狀觀察，

誰又能保證日本的侵華總動員不變成革命的總動員呢？此其一。

其二，因為捷克的危機，和張伯倫政策失敗的教訓，歐洲民主國家的合作關係，和美國政府表示擁護和平的決心，同樣可以使英國的遠東政策轉取強硬正確的方針；日本進攻華南的暴行，顯然有促成國際關係愈益惡化的可能的。

我們的結論是：祇要中國堅決地持久抗戰，日本雖作「孤注一擲」，中國始終不和它作「孤注一拚」，則日本雖不顧一切地進攻華南，但受嚴重打擊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自己！

六月一日

全國金融會議

全國金融會議昨日已在漢口開幕，各地銀行負責人員均奉召到漢參加，此為中

國民族抗戰以來之一大事，對戰時經濟的措施和其前途，一定有極關重要的收穫。據昨天報載消息，此次會議，所討論者為地方財政及地方金融問題，其目的為使各地銀行家明瞭財部扶植地方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的真義，而財政部也可以藉此明瞭各地地方經濟概況。

金融為經濟的動脈，也就是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動脈。祇要看某一個時期，金融界大家向紡織業投資（不管投資的方式是加入股本或放款），紡織業就繁榮起來，一旦金融界限制這一業的資金，這一業就很難發展；某一時期，大家走投資上海地產的一條路，於是上海的地產價值就日新月異地增高起來；一旦緊縮，於是道契就變成無人過問的東西；最近幾年，上海金融界對江浙的電氣事業，鐵路建築，農業放款，似乎很感興趣，於是電氣業，鐵路，農業，都有相當的進展。金融方面向某一業的膨脹和緊縮，固然首先是取決於對這一方面投資的是否可靠，但我們不能否認金融的膨脹和緊縮對某一業某一地的榮枯，是有很大的決定作用的。

在平時，金融業對一國的經濟的作用已經如此，在戰時當然更加重要。在平時，金融的膨脹和緊縮，大部份是順着自然的趨勢走的，有許多銀行，竟是看人家向這一方面的投資吃了一些虧，就相率裹足，所以時常造成偏榮偏枯的局面，這種金融界的無政府狀態，在平時已經要不得，在戰時更非馬上糾正不可。

財政部在召集全國金融會議之前，曾經規定由中中交農四行增發一元法幣，使大量流通於農村，以調劑農村經濟，並規定其他銀行領用此項法幣時，必須用於農村放款或農產品的押款。換一句話說，就是促全國金融界對農村的膨脹。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金融業向那一方面膨脹，就可以促成這一方面的繁榮，金融業向農村膨脹，當然是復興農村的基本條件。據說這次財部召開金融會議，這是重要議題之一。

在中國，佔人口最多數的是農民，主要的生產品也是農產品，而全部財政（無論是關稅，鹽稅，統稅，或地丁稅）的主要負擔者也無疑是農民。一切國家的費用，幾乎可以說都是農民負擔的，也祇有由三萬萬五千萬的農民來負擔，纔有辦法。但是，我們試

看一看農村的現象，就可以看出日就衰落的農村，早已經被封建殘餘剝削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在這樣一個脆弱的基礎上，要那些已經餓了肚皮的農民出更大更多的力，決不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辦到的。現在中國財政當局能從復興農村經濟入手，當然是值得贊許的賢明方針，我們竭誠希望全國金融會議對這一點能夠得到很完備很周密很有效的辦法，來履行這個極重大的任務。

但是，要復興農村，僅僅靠金融對這一方面的膨脹是不夠的。據我們所知道：過去幾年，各銀行對農村的投資，比數雖然不很大，但也不算很少，像中國銀行上海銀行在江浙各地建立的農產品倉庫就不少，農村的合作社——爲了取得農民銀行的貸款而建立起來的合作社——數量也不少，事實上農村復興了沒有呢？沒有！因爲大部份的合作社是在豪紳地主的手裏的，有許多地方，這些主持合作社的先生們，藉合作社的名義向銀行取得低利貸款，就用它作高利貸剝削的資本。事實上繁榮的是本來已經相當「富」的豪紳地主，對真正的農民不過加深其被剝削的苦痛而已。

因此，我們希望賢明的中國當局，爲了要真正復興農村起來，除使金融向農村膨脹以外，更應努力扶植農村的民主，使絕大多數的農民能夠發揮他們鉅大的力量，以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

六月二日

最穩的金庫

當此中國的藩籬盡撤，敵騎縱橫的時候，貧苦人民固然是受禍不堪，死亡載道，即富人們也是奔走逃亡，喪盡了財產。許多積世的紳宦地主們擁有幾十年，幾百年累存下來的金珠元寶，書畫珍奇，成爲國富的底層積累。一旦胡騎奔驟，田舍爲墟的時候，什麼寶貨完全飽了賊寇和漢奸的饞吻，就是連藏在地窖裏牆壁中黃土底下的東西，都莫想留得下絲毫。中國的敵人一面有漢奸作報告，一面又有所謂地下的照明機，愛惜

祖藏的人們一旦遭逢了敵人，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個月來，中國被劫掠去的財富（明奪的工廠礦山以及其他企業經營不算），單是書畫珍玩窖藏現金，恐怕也已超過人們所能估計的數目。這正是給一切中國人民，無論貧富，切膚的經驗了一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慘痛。

然而未來的大患，恐怕還有更甚於此者。中國人由於幾千年的封建積習，善於窖藏是天下聞名。窖藏與精美書物的收集，遍地皆是。江浙兩省自然是比較富庶之區，已經受了敵人的掠奪，安徽，浙江的大部尚在中國手裏，那一帶鄉間的藏銀藏珍必然還有很多。廣東久稱富庶，雖屬濱海省份，人民較為開通，鄉村中人民的固習決不能完全解除。鄰近江西一帶素號安全，必有儲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省都是精華所在，當年紅軍出沒各省，曾發現黃金窟不少，將牠起出分配貧民，自己還有許多以充軍實，以作發行鈔票與進行「對外」貿易的準備。內地不脫封建積習，堡寨的建築十分堅強，一面禦侮，一面自給，凡堡寨所在，大都是珍財集中所在。內地處女式潛藏着的財富，就是中

國長期抵抗的資源。

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了「謾藏誨盜，冶容誨淫」的兩句古諺。日本雖是近代國家，其軍隊雖然也是受過近代訓練的新式軍隊，可是他們那種封建寨主追逐財寶，貪愛黃金的中古式性質仍非常濃厚。加以日本資本主義先天的貧弱，黃金庫藏越來越削弱，此次中日戰爭費用浩大，更使她捉襟見肘，轉側爲難。她之所以蒙住面孔，甘受國際指責唾罵，在中國主持鴉片毒品的製造販賣猖狂無忌者無他，要錢而已，要搶而已，說是毒害中國人民，恐怕還是第二步的動機，因爲日本人是素來不會打那麼遠的算盤的。觀於她所組織的華北開發公司喧騰了半年之久，至今只不過弄到了五六千萬元，連開闢一個好好的碼頭，全部拿去都愁不富餘，則她在中國的成績也就很可憐了。來日方長，她將怎樣？未必真能完全用紙來舉辦那麼多的事業吧。

日本軍隊既有很深的中古式的性癖，她的經濟實力又的確是不夠，則中國內部的窖藏珍財，毫無疑義的將要構成日本充分發揮其冒險性的動機之一。日本曾屢次

聲明必要消滅國民政府，不管她作不作得到，她是會向着那方面作去的，別的理由與動機我們暫時不談，單只這「要搶」的慾望就足以領得那班封建性極爲濃重的日本軍閥放轡前進了。

現在，這些堡寨是否能抵得住日本的重礮飛機，地窖土藏是否能制得住大盜毀牆裂壁的搜索。中國的祖宗們胼手胝足積千數百年的時間堆存下來的金銀珍寶，文化古物，怎樣才能從她的敵人毀滅的掠奪下保存下來以供自己子孫的享用？懲前毖後，有財者總該已經到了從長計算以籌萬全的時候了吧。

鄉村中防避大盜，原有聯寨聯保，將財產寶貝集中一處以共同抵禦盜匪的辦法。現在將小型化爲大型，由鄉村推之國家，其理正是一個。大家如果能將其窖藏財富金銀珍飾起了出來，將牠完全集中在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手上，購買金公債或爽快的捐之國家，支持抗戰。抗戰有人民的財力以爲後盾，就可以抵禦國家的盜患，甚之將這羣大盜驅出國門去。所有一切財富書畫珍奇古玩與其留之以供敵人，不如捐之國府

去作抗戰長久的支持力，等於存在國家裏一樣，國家的存在就是財富的存在，而中國這一國家是永遠不會滅亡的。

六月三日

制止日機的暴行

最近日機四次濫炸廣州，情狀慘絕，中國國民政府悲憤之餘，訓令駐日內瓦代表和歐美各國使節，向國聯和各國政府提出牒文，要求立即採取有效辦法，制止日機對於平民的大屠殺。牒文指出日機濫炸廣州，比較過去更加野蠻殘酷，罹難的平民，尤其是婦孺，也比過去衆多，此種暴行，若不制止，任令日本一味妄爲，則不獨廣州連遭浩劫，且將重演於其他不設防城市，不獨損害中國，且將影響於世界將來空戰的前途。回想不久以前，中國空軍曾揚威於日本，擲下的是傳單而非炸彈，此情此景，正和日機的暴

行相映對照，愈顯出中國怎樣愛惜日本的平民，而日本軍閥竟與中國全體的平民爲敵。人禽之分，文野之別，全世界人士皆能證驗的了。現在中國向全世界請求制止日機的暴行，不但義正辭嚴，而且有充分的資格。根據牒文所指出的影響，各國不但爲了人類的道義，要制止日機的暴行，就是爲了各國本身的利害，也應制止日機的暴行！

日機濫炸中國不設防的城市，是違犯國際公法的，中國請求各國制止，當然根據法理，并且牒文曾提及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國聯大會所通過的譴責日機轟炸中國未設防城市的決議案，因此認日機濫炸廣州，有故意藐視這決議案，輕視各國的譴責的。有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根本已經撕毀國際條約，日機的野蠻殘酷，原是必然的流毒，現在就使再加以斥責，加以制止，有無用處，豈不徒然？故有人以爲國民政府的訓令提出牒文是多此一舉。但是不然。抗戰是多方面的，這也是屬於抗戰的一方面，正如日本撕毀國際條約而必然有日機濫炸的流毒一樣，中國還是尊重國際條約，因而還要運用國際條約，要請求斥責而且制止日機的暴行。中國與日本在戰爭着。戰爭在中

國和日本的性質完全是不同的，中國是抵抗，爭生存，爲公理，正義，和平；日本是侵略，施毀滅，爲偏見，私利，殺戮。中國和日本走着不同的路，走着各種絕不相同的路。凡是日本所不走的，都是中國所要走的，因爲凡是對於日本不利的，都是對於中國有利的。中國對於日本，一切都要反其「道」而行之。日本常囂囂然號於天下曰：「中國反日，」中國反日，「這正是中日反其道而行的必然趨勢！中國誠然反日，需要反日，抗戰時更需要反日，因爲中國不願與日本同走蔑視人道，不顧正義的路啊！從這種暴行着想，中國反日已經是被注定的了，如天經地義般神聖。中國尊重國際條約，是反日，運用之以斥責並制止日本的暴行，也是反日。就請求斥責和制止來說，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是中國的傳統的澈底的道義主義，偉大的卓越的民族精神，表示對於日本的暴行，深惡之，痛絕之，不與同文明，不與同世界。然而澈底的道義主義是一件事，有無功利又是一件事，講道義會沒有功利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其嚴乎！」「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給猙獰的嘴臉顯出魔相，卽以被屠殺的鮮血反濺其身，使其

背負精神的烙印和創傷，黏膠着而不能輕易措拭，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逞兇者會沒有畏懼麼？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對於中國向世界的宣告，不得不出來強辯說：『只是轟炸軍事設備，並未轟炸平民，而『平民所受之損害，大都為中國高射礮漫無目的之炮火所致，』其情報局駐日內瓦辦事處發表的公報，也是一鼻孔出氣。謊話和掩飾，對於罪大惡極的暴行，有欲蓋彌彰的效用。這又可以看到，在其眼底裏，不是還隱藏着顧忌和慚愧麼？這正是可以作為制止暴行的實際的和精神的基礎。至於立即採取有效辦法，加以制止，則有待於爲了人類的道義和本身的利害的各國。

在中國國民政府沒有提出牒文以前，英國人士聞中國和西班牙的人民被轟炸的消息，就都大爲震駭，下院議員向首相張伯倫提出質問已採何種步驟制止暴行，政府方面答稱已由有關各部加以極審慎的研究，張伯倫也聲稱已向法政府和羅馬馬教廷接洽，並說現在需要一種國際協定，政府現設法擬將此辦法製成可爲他們政府所接受的形式，一旦擬妥，即將邀請他國政府攷慮。可見暴行爲東西人士所深惡，而道義

亦自在人心。在提出牒文以後，英國下院議員又要求政府發表宣言，對於日機迭次轟炸廣州人民，表示痛絕之意，並會同美國和九國公約其他各簽字國向日本政府共同提出抗議，外務部次官白特勒答稱外相已訓令駐廣州領事立即提出報告，等候報告攷慮建議。我們認為并且希望共同提出抗議是對付日機暴行的第一步辦法，那就是斥責暴行；成立國際協定是第二步辦法，那就是制止暴行。

六月四日

日本為什麼拚命轟炸廣州？

談屏

在整個軍事局勢上講，廣州此時尚未成爲軍事必爭之地，也不是什麼中國唯一軍事策源地；就軍火的運輸線而論，也不是中國軍火唯一入口處；中國軍火的人口處，如果只有廣州一處，那是多麼愚蠢的事情！至於中國練新軍，若單在廣州城內一處練

新軍，也沒有那麼呆笨的做法；或許是截斷內地食鹽的接濟，但中國內地目下還有不少的淮鹽可用，而且粵鹽之到內地亦決不是單由廣州出發，日本對中國這些情形的了解并不惡劣，牠決不單是因為上述的幾個原因而在那兒瘋狂的殘酷的轟炸。

或者說是爲了牽制華南的華軍北上，這也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單是空軍的活動，只能牽制幾座高射礮與若干驅逐戰鬥機及消防隊，對正式的陸軍之牽制，只有「以陸軍對抗陸軍」才能發生軍事上的牽制效用。假設說日本如果派遣五師團陸軍到華南登陸（十五萬人上下）單只華南之駐軍及民團與人民武裝仍可以應付過來的，對粵桂之新健兒源源訓練北上，是不會發生什麼大影響的。可是給日本的影響就大了，因為日本再動員五師團到華南不僅不容易，而且對他自己已在北方之東西二戰場反發生很大的牽制作用。前傳松井帶六師團兵到台灣，頗使吾人懷疑。實際上松井帶了軍隊與否尙是問題。

這并不是說日本不要華南，而是說當着目前日本集中兵力進攻中原的時候，正

需要三十師以上的兵力在他進攻中原之前後方以資調動；現在他若調五或三師團到華南，沒有大作用；少之則白白送死，即使他能調五或三師團兵到華南，他需要的運輸工具目下也是絕對不夠用的。現在他在上海，青島，渤海，大連各線上已感不夠敷用，傳說他已租用了德國運輸輪及卡車等物來補充，這是很可能的事。

然則日本空軍爲什麼要逐日的殘酷到使人不能相信的轟炸華南呢？

這其中有非常嚴重的意義存在着，這便是日方準備轟炸香港，轟炸新嘉坡的預演，在這預演中看看英國的面孔怎樣？

或有人說：「日本此時向英國鬧亂子是令人不相信的事情，」這種見解是成問題的。固然吾人目前不能將英日矛盾過份誇大而鬆懈華南的武裝自衛工作；但同時也不能忽略日本海空軍向南洋之進攻是滅亡南中國戰略上之重要部份。而且吾人要特別注意下列的三個問題：

(一) 英國張伯倫對日的讓步政策，是必然的招引日本法西斯的向南進攻，而且

這個「南」並不止於廣州灣而是要伸展到新嘉坡以南，還要附帶地連到菲律賓濱與安南，在這南攻過程中則有一張一弛之日本空軍活動海軍活動之先行期工作出現。日本內閣改組以後，日本海軍及海軍省之空軍任務就是這個，雖然目前尚在開始的階段中。

(二)德國希特勒與日本軍閥的共同要求是這樣的：日本在東方給點顏色與英國看，對德國之進攻南歐東歐是有幫助的；德國在西方給點顏色與英國看，對日本進攻華南是有幫助的，假設近日德國對日本進攻中國給了什麼幫助的話，則日本向英國舉行示威是他對德國必然的答禮，日本與德國近來所扮演的「藝術」就是這個，雖然扮演得那麼生硬。

(三)假如法西斯向南中國向非洲向東歐向西班牙向蘇聯要無止境的進攻的話，則牠必然從開始到末了要不斷的給顏色與英國、美國、法國看，特別是英國，因為英國目前的張伯倫政策是『自解裙帶，誘人暴舉』的政策。

吾人今天固然爲廣州被難同胞所遭遇之慘狀而流淚，同時吾人深望英國在中國對國際各國的通牒後，首先簽名，這非獨是中國的要求，也是英國的要求。因爲吾人不僅反抗日本軍閥之炸彈在廣州轟炸，而且亦反對日本軍閥之炸彈到香港新嘉坡及任何地面上轟炸。

六月五日

教師節告教師

今天又是中國的教師節了，過去每年此日，總有許多報章雜誌談起中國的教師生活和教育方針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天，固然還是極成問題的問題，但在民族抗戰發動和中國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公布之後，問題的性質已經大大地改觀了。

關於教師生活，在抗戰之前本來已經非常清苦，抗戰後當然格外成爲問題；許多

教師失業了，許多幸得一職的教師，所入也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但這些是戰時徧及各部門的一般現象，不是教育界獨有的現象；因此，應該在總的方針之下謀取解決救濟之方。使一切有能力的人們，都能貢獻其力量於國家，並不是限於教育界一個偏狹的小範圍內的事。至於教育界同人應該團結起來，藉本身的力量從事互助救濟的工作，也是和其他各界的性質相類似的，我們可以暫時略去不談。

講到教育方針，過去似乎已經有許多先生們提出「救救孩子」的口號來，爲繁重過份的課程所緊壓的，所戕賊的少年青年們呼籲過。抗戰以前的教育政策，就是以生硬的智識向少年的腦袋中塞進去的政策，稍爲研究過教育學的人，甚至自己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能指出其錯誤的。一個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少年，每星期要上四十幾小時的講堂，做四十小時左右的自修功夫，每天吃飯睡覺休息的功夫，併起來祇有八九小時，誰都會認爲不應該的吧！從善意方面批評：過去教育部所訂的課程綱要，是聘請各科專家起草，而沒有經過研究教育的人們，根據少年青年們的生理，於事前事後作

過一番綜合功夫；各科專家都覺得自己所研究的部門都是非常重要的，應該在中學時代加重其分量，把基礎打好。於是把繁重過份的課程，重重地壓在少年的身上。結論是主持教育的人們，疏忽，失職，他們的罪惡是無意中造成的。苛刻的批評，是爲了限制青年的活動，故意把繁重的課程去戕賊青年，使青年們變成一架接受課本知識的機器而安分起來。所以有人說：過去的教育，還不配說是「奴隸教育」，因爲主人對奴隸還希望他身體健全，可以代他服役；戕賊青年身體的教育，祇配說是「牢獄教育」，囚徒教育。」這種話，在主觀上當然失之偏激，但在客觀上的確是合於實際情形的論斷。

在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教育部份，已經明白規定，鼓勵青年從事課外活動，到農村去服務。這一點，很可以看出過去「把學生關在教室裏」的辦法，已經糾正過來了。在今天，過去限制青年活動，嚴禁青年從事救亡工作的教育家們，當然再沒有什麼可以藉口的了。過去，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先生們，以社會中堅，青年師表自負；現在民族危機一天天深刻，肩上所負的責任日益重大，不僅應該英勇地起來參加抗戰救亡的工

作，更應該積極領導青年，從事抗戰救亡的工作。這裏所謂「領導」，決不是機械地強迫青年「亦步亦趨」地跟了一老師一走，而是啓發青年們自動工作，在必要時加以指導。

當然，教師們從事抗戰救亡的工作，和領導青年從事抗戰救亡的工作，決不是完全忽略了知識的傳授。但知識的傳授，既不是限於書本，也不是囿於教室以內；應該使青年們充分獲得活的知識，同時把已經得到的知識，廣泛地授給別人。我們應該認識：掃除文盲和普及文化運動，應該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完成它；而且運動的本身，也就是抗戰建國的重要工作之一。

六月六日

再談游擊軍

江南的游擊軍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是一個謎，有人說不下五十萬，這大概是連蘇、

浙、皖邊境由餘杭、孝豐、安吉至廣德、長興、宜興、溧陽一帶的正規軍完全算在裏面的總數。據我們從所能得到的比較可靠的數字計算，真正在日軍後方執行游擊任務的游擊軍大概總數不過十萬人，其中組織比較好的約七八萬。照地域分配，大概上海附近連浦東浦南在內共一萬五千至兩萬，太湖區域約一萬五千；京滬沿線和北面一帶不到一萬，滬杭沿線和南面一帶約二萬五千；太湖西面至南京近郊約二萬。

這數字許多人看見了也許會失望，感覺太少。但我們關於游擊軍應注意的不僅是數字，而更重要的是工作能力。我們知道八路軍初入山西時，總共不過四萬人。截至本年三四月該軍活動地區雖擴大到包括晉察冀三省的大部份，但該軍本身仍不過五萬人，其他大部份是在它發動指導下的農民自衛團，總數按照某些外國記者的估計，至少不下十五萬。

如此，在晉察冀三省的廣大區域裏，實際上擁有武裝的正式游擊軍和農民自衛團總共只有二十萬人。然而因政治工作良好，軍事活動有效率的原故，這廣大的區域

竟完全恢復了中國的統治，而且還在不斷擴大開來，漸漸伸張勢力到山東和豫北。

反觀江南的遊擊軍則何如？這裏的人數要比在晉的八路軍多一倍，然而講到工作的成績，極小部份雖也不算壞，但一般上則差得太遠。不但差得遠，有時它的結果反而是否定的。如果我們不諱疾忌醫，我們簡直得指出下面兩個可怕的事實：第一，民衆怕游擊軍，有時過於日本人；第二，有些游擊軍竟被敵軍收買，爲虎作倀。

當然，我們在這裏應該指出日方惡毒的計劃。它們曾指派漢奸收買許多純粹的土匪，有意騷擾民衆，以破壞游擊軍的聲譽。現在這工作還在積極進行，將來必然達到無所不爲的地步。

但問題並不在敵人的手段如何毒辣，而全在自己是否能達到本身的使命。如果江南的遊擊軍能和華北的八路軍一樣，有肯定的政治主張，嚴明的紀律，優良的工作方法，則民衆不但能分別誰是自己的軍隊，誰是敵人的匪黨；不但不會聽見遊擊軍就害怕；反而會羣起加入，形成真正廣大的不可抗的民衆武力，成爲敵人的致命傷。英國

的路透社不是報告過嗎？在晉察冀游擊區域內，不但有良好的行政經濟教育自衛組織，而據英國旅客報告（這值得特別注意）「北平商人可以在區內通行，即帶有大量金錢，亦無危險。」

考江南游擊軍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原因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他們並不是受過多年政治軍事訓練的正式游擊軍，而實際上是烏合之衆，其中包括一部份正規軍，流落後方的遊勇，土匪，民團，以及極少數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等，他們沒有正確的領導，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適當的工作方法和訓練，他們以游擊軍自命，實際不知道游擊軍是什麼東西，應該怎樣游擊法。於是原為正規軍的祇知道自己跟日本人打仗，而不曉得怎樣發動民衆與敵人鬥爭；土匪出身的只知道搶劫發財；極少數心地純潔的工農知識份子，在這種環境裏，因為自己本無多少經驗與能力，也不能起什麼作用。

第二，所謂游擊軍的領導人物，除會衝鋒陷陣而不會組織宣傳的正式軍人之外，

大半是過去的黨部人員，他們毅然從事危險的遊擊工作，精神自然可佩，但由於過去的環境和訓練（或毫無訓練），老實說，他們是離開民衆，不懂民衆，甚至害怕民衆的。以這樣的人而領導生命完全寄託在民衆身上的遊擊運動，當然難望有很好的效果。

第三，目前統一戰線雖已日臻健全和鞏固，但少數份子把持排擠的惡習，至今還不能完全免除，遊擊能力與八路軍齊名的新四軍，自三月間全部動員以後，至今還祇在浙皖贛邊境屯駐，而不能至少把一部份開進急切需要適當游擊活動的江南淪陷區域來，這就是原因之一。沒有有政治認識，有組織，有紀律，有訓練的正式遊擊軍領導，江南的遊擊運動是永遠不能有良好發展的。而江南遊擊運動之不能發展，正是中國抗戰前途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聞說中國當局已決心並開始實行用極大力量改善江南的遊擊軍和遊擊運動了，但願他們不要忘記上述幾點才好。

六月七日

豫省之戰

最近隴海路西線和豫東的戰事，華方情形似很吃緊，這是華方軍事領袖坦白承認的。但一時的失利並非失敗，因為華軍的撤退是有計劃的，目的在避免與日軍在河南平原作大規模的決戰，決戰的時候還沒有到啊！這種失利的形勢恐怕還要繼續一些時候，據華軍方面推斷，日軍的初步目標是鄭州，可沿隴海路直達，第二步目標是許昌，截斷鄭州以南的平漢路北段也是可能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華軍將步步打擊日軍，消耗它的實力，誠如華軍發言人所說，日軍苟不付重大代價，決不能佔領一城鎮，同時佈置陣線，強固陣線，直到預定的地段，再行掉尾的掃蕩！

怎樣掉尾掃蕩？華方將領舉行軍事會議後，大約有一種布置；漢口大公報說：「吾人主要目的，乃在使日軍此次進攻之目的歸於失敗，吾人得悉並深信最高軍事指揮

已定縝密之計劃，刻正在實行中。」於此可知這是有計劃的，並不是想像的！

要作掉尾的掃蕩，先須撤退有計劃；現在略述情形吃緊的由來。

這次日軍對於隴海路和平漢路的戰略，又是襲用過去對於津浦路和隴海路的故技。它因為在蘭封遭受相當於台兒莊一般的挫敗，故有相當於截斷隴海路以打通津浦路的企圖，截斷平漢路以侵犯隴海路西線。由於接着截斷隴海路並進行中原大會戰的便利，已有使華軍處於吃緊地位的可能，再加戰場適當一片平原區域，更得肆其惟一作戰利器機械化部隊的暴力，華軍自然只有被造成吃緊的形勢了。「此地厄華，非戰之罪，」想起美聯社戰地記者貝爾登在蘭封城外半英里處發電所記的蘭封之戰，日機轟炸，大砲轟擊的暴戾，狂風大作，飛沙蔽天的助虐，然而也有華軍的奮勇苦戰，怎不使人感泣！不幸整個豫東盡屬平原，蘭封不過一例，他可類推。華軍因此繼續失利，而失利也因此將繼續一些時候，所以漢口方面的報紙一致主張不必勉強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也就是避免作大規模的決戰，以待作掉尾的掃蕩。

要深信掉尾的掃蕩。在知道有計劃的撤退以外，還須知吃緊究竟是怎樣的情形。這次日軍的進犯，依然是沿鐵路公路橫衝直撞，孤軍深入，而且愈變本加厲了。華軍在其兩翼，甚至在其後方，都有重兵虎視，隨時可以出擊。擊首固然尾應，但擊身却首尾不能相應，能夠節節截斷，各個殲滅，則將來形勢，恐怕要比以前土肥原師團的被三面包圍而陷於窮蹙之境，還要過量些，勢非土崩瓦解不止。即使退一步說，華軍不能做到這些，也至少可使日軍陷於支離破碎的局面，難以收拾。因為日軍所據有的，是點，是線，並不是面，華軍的第一步，就可使其不能展開成面，第二步更可節節截斷其線，各個殲滅其點，雖不截斷殲滅，至少也可攪亂其點，扭曲其線，使其僅有的點線也不能通順，非但飄搖，而且逆塞，因逆塞而愈加飄搖，這樣華軍進則還可加以截斷殲滅，退可使其點不展開，線不延長，即使展開延長了，還處於飄搖逆塞的境地，並更增加其飄搖逆塞的程度，直到便於華軍作戰之地，再作掉尾的掃蕩，使其被一掃而光。華軍正面扼守陣地，以陣地戰迎頭痛擊日軍，只要在兩翼和後方作運動戰，不斷擊其尾身，則消極的作

用既可牽制橫衝直撞的日軍，攪亂並扭曲其點線，以減輕正面陣地戰的被攻之勢，積極的作用更可加以截斷殲滅。然則所謂失利將繼續一些時候，只是依豫東平原的地勢不利而言，是可以從戰略上補救的，是可以藉戰略而改變形勢的。日軍在進行中原大會戰，最大的目標是沿鐵路公路的城鎮，最大的對手是沿鐵路公路城鎮的正面守軍，滿想聚着一處，作陣地戰，俾得肆其機械化部隊的暴力，爭城奪地，重創守軍。針對日軍的這種虛實的姿態，則扼守正面陣地的華軍，可以不必與之作大會戰，惟讓兩翼和後方的華軍與之作運動戰方式的大會戰，以分散其兵力，才能達到。

豫東雖是平原，但豫南和鄂省接界之處，山脈迤邐，日軍要想進犯漢口，談何容易！這點且撇開不說，就是與平漢路相並行的整個豫西，直到和鄂省接界處，更是山脈層疊，而且與平漢路及隴海路西線各成爲縱的平行線，橫的垂直線，盤曲錯綜，巍峨雄渾，有屏障的形勢。日軍想直撞隴海路西線，橫衝平漢路，再沿平漢路直撞，即使在豫省的隴海路西線與平漢路上，也無異自投羅網！

六月八日

對於日機暴行應有之認識

日機轟炸廣州，自上月廿八日開始，迄今沒有一天停止過，中國平民之遭死傷的，已經在七千以上。房屋財產的損失，且不必計算。這誠開了人類歷史大屠殺的新紀錄。凡有血氣的人，對於日機這種無理性的暴行，是沒有不深惡而痛絕的。

但我們必須更深切的認識：對瘋狂的法西斯侵略者們，徒然的抗議，是絲毫沒有用處的。中日戰爭自開始迄今，已近十個月，日機的濫施轟炸，也不是今天開始的，世界各國的抗議，也不是今天才有的。顧一邊只管抗議，一邊還只管濫施轟炸，在法西斯主義者的字典中，早已沒有「國際公法」「人道」「文明」字樣。香港英商華南農報，至今始議爲「令人懷疑是否文明國」實在太過迂腐了。一個爲國聯所指責的「侵略國」早已失却文明國的資格了，這不自今日始，更何容懷疑。

我們以爲日本內閣的改組，其主要的目的，即在一舉而擊敗中國，以求達其速戰速決的最初的願望。八一三以後，日本軍人的目的，是攻陷南京。因爲在他們的估計中，南京一失陷，中國將失掉抵抗的力量，可是事實却適得其反；中國政府自南京撤退後，軍事力量反而從徐州這一會戰中，表現得更爲強大了；於是把他們的目標又放在中原大會戰上。他們首先以大軍南北夾攻徐州，使中國大部軍隊，在這裏殲滅。然後迅速引起一個中原大會戰，擊破中國軍隊的主力，這樣，他就可以征服中國了。可是懊喪得很，徐州是攻陷了，中國軍隊却絕無損失，大部兵力，都西撤到指定地點；而一部軍隊又復安放在隴海路東和魯南一帶；雖寧的克復，泰安附近萬德站之克復，便是這一計劃的事實表現。同時，日本所欲造成中原大會戰，中國方面却在竭力避免實力的損失，想引日軍到伏牛，桐柏，大別，外山的諸天險中予以一個殲滅！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軍事計劃的有條不紊這一點上可以明顯的看出。

這是使法西斯侵略者吃緊的戰爭如其這樣延長下去，他們也將立於必敗的地

位，這也是法西斯侵略者所隱隱感覺到的！拯救這一破滅的運命，祇有出於「孤注一擲」了。近衛文麿這一次改組內閣，就是執行這一「孤注一擲」的任務。一方面，使池田荒木上台，加緊國內的壓迫與剝削，使宇垣上台，緩和歐美列強的關係，使板垣上台，加強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他們的棋子是這樣的擺着：一邊直接打擊與英國有關係的華南，使引起英國的注意；甚或佔領廣州汕頭等處，包圍香港，斷絕中國軍火接濟的一個通路，使中國失却抵抗力。另一邊，則是期待英美在其殘暴的屠殺中起來作調解的運動。六日東京傳出美總統調解中日戰爭的消息，便是它預定的一着棋子的單相思的表現。

因此，我們可以斷說，日本的濫炸廣州，一方面固然是想摧殘中國的抗戰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則又帶世界性的威脅作用；這威脅作用，和德國的進攻捷克，德義的用兵西班牙——西班牙叛軍的濫施轟炸——煽動墨西哥的內亂，都有連帶關係的。那麼，對付法西斯侵略國，是不是可以用一紙抗議了事，也就很明白的了。

在今天，世界的民主國家，決不能泄泄沓沓的因循下去了。對於自己陣線的如何加強，是非常必要的事。尤其是英法蘇四大強國中間，如何祛除其不必要的疑慮，更為必要。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不祇一次聲明過，抗戰勝利的前途，是民主共和國的實現，任何一個國家對於中國抗戰的援助，也就等於援助自己一樣，再不應該有所懷疑了。可是作為金融資本家的代言人的英國泰晤士報，在這日機濫炸廣州直接威脅到自已商業的門戶的時候，還故意張大其詞的來說「蘇聯在華勢力顯然增大，」那簡直是為侵略者卸罪了！這是非常不聰明的舉動！在我們以為，由於世界法西斯的瘋狂侵略，英法蘇四大強國，必須把相互的關係更密切起來；這一和平陣線的堅強團結，將使世界法西斯的風雲，立刻的可以掃除。心存「鬼胎」，口頭抗議，那祇有使自己讓步，跌入在不可拔的戰爭的深淵裏！

至於中國人民，所走的路早已經決定了；絕無可以改變。恰恰相反，日機多一次轟炸，將增多一分中國人民的憤怒！憤怒是報復的源泉！中國的抗戰力量的增強，直接使

得之於日本的屠殺與轟炸。日本即使能以軍事力量佔據了中原或華南，但日本首先就沒有政治力量平服中國人民三十年來的仇恨！東三省是前例可援，平津上海更不必說了。日本在中國的形勢，是軍事更深入一步，困難更增加一倍，國內的政治危機也更增加一倍。而被佔領區域的統治勢力，也將顯得更無法穩定。炸在廣州，而中國人民憤怒的爆發，將在日軍各個的後方！中國人民決不會忘却日本這一「恩惠」的！

日本的濫炸廣州，在其本身上說，是日本法西斯軍人「孤注一擲」的表現，顯然有點外強中乾了！但爲使日本法西斯勢力的迅速崩潰，使日本的人民大眾負起人類歷史的進化的任務，世界各民主國的聯合行動是十分必要了。而使這一行動有實現可能，又在於中國人民堅決的抗戰到底！

六月九日

瘋狂的日本

因爲半年來戰局完全僵化，日本軍閥經過魯南挫折之後，已完全決定恢復了速戰速決的策略，一方面不顧自己的後方，集中在華全部精銳兵力，進攻中國的重要軍事據點，企圖於短期內佔領武漢；別方面不管全世界的唾罵，殘酷轟炸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最重要中心之一的廣州，夢想擾亂中國的抗戰經濟命脈，打擊中國民衆的鬥爭意志。

日本軍閥自己這樣做了還不夠，同時並鼓動手下的法西斯小走狗，四處偽造民意，要求對中國不顧一切的燬滅屠殺。除不久前在華各地的居留民協會和國內的法西斯團體疊次上過這樣的呈文以外，六月七日大阪的一部份商人，也跟在後面作了一個什麼決議案，據稱「國民情緒不滿意僅僅過得去的在華作戰，」要求政府「接受中國的消耗戰挑釁，」採取堅決的步驟使各國（英、法、蘇）不能繼續援助國民政府，最後並宣言「大阪的市民充滿了取得勝利的決心，像衝鋒以前的兵士一樣，任什麼都不加顧慮！」

這正是完全在軍閥控制下的日本的瘋狂的供狀。這證明徐州一帶千里無人烟的大屠殺，廣州的絕無人性的轟炸，華北江南一帶借口消滅游擊軍的遍地焚燒，燬滅，絕不是偶然的事。日本軍閥騎上了虎背，它不得不盡其所能來挽救自己的生命和面子了。

大阪商人的宣言，明白說明了日本軍閥在做和要做的事情。它說「接受中國的消耗戰挑釁，」其意是要消滅整個中華民族；說「使各國不能繼續援助，」是要更加緊轟炸廣州和其他大城市以及大舉進攻華南，斷絕中國的生命線；說「充滿了取得勝利的決心，任什麼都不加顧慮，」是暗示爲了佔領武漢，征服中國，它不惜使用最殘酷最惡毒的作戰手段，連毒瓦斯，毒菌等一切戰鬥工具和方法在內。是的，十一個月的屠殺燬滅，在日本軍閥和它的走狗看來只是「僅僅過得去的作戰，」它應該更瘋狂，更殘酷，瘋狂殘酷到人類史上所無，人類不能想像的程度。

龐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一個弱小的半殖民地，耗時將及一年，不但結束遙遙

無期，反而引起已國內嚴重的政治經濟恐慌，爲了挽救自己的命運和面子，它必然是要加緊地變爲毫無人氣的惡魔的。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後期作戰的狠毒手段就是前例。日本現在也到這關口了，它的瘋狂是無足怪的。

侵略者的加緊瘋狂化，對於抗戰的中國確是一個危機。它暗示着中國的抵抗將愈加困難，中國民衆的痛苦受難將百倍嚴重。但這決不是說中國抗戰的勝利前途將斷絕或至少減少希望。正相反，對於這種瘋狂的橫決，中國如能採取適當手段對付，其結果反會出乎意料之外的有利。因爲無論什麼東西的發狂，是表現它內部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動，遭遇了嚴重的危機。發狂祇是內部熱度上昇，全部精力匯齊突然發洩的表現。它是不能持久的。等到它的狂熱四處碰壁，四處遭遇冷靜的打擊的時候，熱氣一洩，內部的病毒齊發，它毫無疑問地要澈底崩潰。

中國適當的應付手段決不是單純的消極的陣地抵抗，而是一方面自己力量之更鞏固的團結，培植和運用，別方面對敵人在一切場合的冷靜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

進攻和打擊。爲了這，我們要求中國當局更加緊地貫徹早經各方面屢次提出的要求：
一，改善中樞機構；展開民主的政治；加強一切抗戰勢力的團結；清除一切漢奸和有妥協傾向的份子。

二，加緊發動，組織和訓練民衆的工作；對於過去一切掛羊頭賣狗肉的「民衆運動家」給以嚴厲的懲罰；毫不猶豫地起用真正誠實工作的前進進步的愛國份子。

三，切實實行並改善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配合的策略；改善和展開江南，江北，魯豫等區域的游擊戰；不客氣地懲罰一切以游擊爲名從事劫掠的領袖別動人員；放棄過去的任何殘餘偏見，讓真能從事游擊戰的隊伍無阻礙的開進這些區域去。

四，根據自主外交的原則，更切實表明自己作爲爲國際和平奮鬥的一個勢力的立場；無顧忌地切實聯合真正以平等待我助我的民族和一切愛好和平主張正義的國家。

五，根據持久作戰的遠大的估計，制定經濟（軍事的，社會的）文化的具體的發

展計劃，特別着重於軍事建設，民生建設，民衆的教育和訓練，傷兵和難民的安置，以及國際交通的保持。

我們決不相信瘋狂的日本軍閥能像瘋狗一樣一下子咬死中國。但中國如果要避免被瘋狗咬死的危險，鎮靜的有計劃的對付方法是必要的。同時我們要問一問全世界愛和平的國家，你們願意坐視這龐大的瘋狂怪物咬死了中國之後，再來逐個吞噬你們自己嗎？

六月十日

使武漢三鎮成為純軍事的重鎮

中國當局，已使武昌，漢口，漢陽三個重鎮區域的人民作有秩序的撤退；現在外電又說國民政府各行政部，也正在由漢口向他處遷移中。本來，各行政部在華軍退出南京時已遷重慶，至於設在漢口的都是辦事處。中國人民如把這兩件事認明了，便絕對

沒有絲毫可以憂慮或懷疑的餘地，並且還可以加強他們抗戰建國的信心！

關於遷移人民一件事，中國當局已有聲明，說是鑒於近來日機在廣州、鄭州等城市的暴行，預防漫無目的之濫行轟炸，保護平民尤其是婦孺的生命。這還是消極的，中國當局更有積極的表示，如軍事發言人宣稱：日機若企圖轟炸武漢三鎮，中國空軍皆願與之周旋，且已準備以待；又如官方人士力言日軍「對三鎮的進攻，」決不能如隴海路及皖北的那樣迅速，日軍機械化部隊到達漢口迤北的層巒疊嶂，必將遇到長期的惡鬥與極大的困難，日軍「進攻三鎮」是假定的，還在未知之數，而所預料的必遭堅強抵抗，却是肯定的。日機襲漢口，已屢次遭受失敗，因為它有屢敗的恥辱，又以三鎮占軍事上重要的地位，那麼，對於未設防城市尚且不斷濫炸的日機，那能會死心塌地，而不圖一逞狠毒，一洩積憤呢？日機濫炸未設防城市，除了死傷平民，毀壞商事建築以外，簡直是撲了個空；在中國有空襲設防的城市，則往往遭遇中國空軍的痛擊，無不遭受失敗，它所能僅僅「收穫」的，也還只是平民的死傷，和建築物的毀壞；自然，死傷的

數目，毀壞的程度，因為它們雖是濫炸，却不能橫行無忌，所以不及未設防城市那樣「偉大」爲了充分發揮打擊日機的效率，爲了盡量減少死傷平民的數目，所以事先有秩序地遷移三鎮的人民，使三鎮成爲純軍事的重鎮；同時，三鎮人民遷移他處，仍可繼續從事由各方面支持並加強抗戰建國的工作，少死傷一人，就可多一分人力，多貢獻一分財力物力。這樣，則遷移三鎮人民以防日機漫無目的之濫炸是消極的而又積極的，不單爲慈悲，也是大局。據當局宣稱，三鎮的多數居民，曾表示不肯撤退，一因尙未認識危險，二因無法起行。其實前者乃是不怕危險，關切抗戰建國，不過其志可嘉而其識不足罷了；後者則一時應有的紛亂，既然撤退有計劃，有辦法，自可不成問題的。所值得注意的是：三鎮人民這樣大無畏的精神，熱烈的情緒，只要政府因勢利導，訓練組織，是大有裨於抗戰建國的。

各行政部辦事處由漢口遷移他處，更顯然將使漢口成爲純軍事的重鎮。日軍企圖侵犯漢口，起意已久，雖然無非是荒唐的夢想，所以時而說「進攻漢口」呀，時而又

說「不攻漢口」呀，前後牴觸，自相矛盾，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話，正證明其爲荒唐的夢想。最近由於其軍隊在隴海路與豫東的盲進，荒尸的夢想好像看到了一點影子，於是舊調重彈，并且擺作了侵犯漢口的姿勢。不消說日軍現在距離漢口還差得很遠，很遠，姿勢不過是姿勢罷了，所謂「進攻漢口」，只是顯出了它的荒唐的舉動，徒然暴露其情急罷了。即使退一萬步說，萬一日軍能夠侵犯漢口，則在經過長途跋涉，沿路遭受打擊之後，當然已是疲憊之師，怎能抵敵純軍事化下的雄師？到那時恐怕有自尋絕路之虞啊！使漢口成爲純軍事的重鎮，就在使漢口成爲日軍的滑鐵盧！

日軍所謂「進攻漢口」的囂聲，發作於攻陷南京以後，沒有擊潰華軍主力的期間。「不攻漢口」的歎氣，是在打不通津浦線，焦頭爛額的期間。攻陷徐州，撲了一個空，仍不能擊潰華軍的主力；想進行中原大會戰，以擊潰華軍的主力，但華軍又避免，運用戰略以牽制之，而日軍反以爲得計，重彈所謂「進攻漢口」的舊調，擺足姿勢，其用意還是想擊潰華軍的主力，以達到所謂「速戰速決」的目的。這是吹老了的調子，改組內

關以後又重溫的，不過由於它吹老了，這次不得不實行孤注一擲，自慰情急，壓在心頭的低腔，忽然又成高調，如日軍發言人新翻花樣的表示：「日本攻陷漢口後，外相宇垣大將或有一番好戲表演。」一想情願，裝腔作勢，無非還是遮羞的賣弄，新瓶裏裝陳酒？所以當時有人問到「中日戰爭是否因漢口之陷落而停止」時，該發言人只好再賣玄虛，說道：「須問宇垣外相」了。但即使能依日軍的如意算盤，果然「進攻漢口」了，恐怕也未必能擊潰華軍的主力；相反的，倒是日軍的主力恐怕要被擊潰，甚至被殲滅。以往我們證見：日軍所認為華軍的主力，却並不是華軍的主力；日軍所認為的決戰，在華軍却並不認為決戰；日軍的所以認為華軍的主力，和決戰，完全由於在日軍本身是主力和決戰，是主觀的反映；日軍本身是主力和決戰，却不但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主觀也是客觀的反映。日軍的主力完全在前線，所以孤注一擲，作為決戰，而華軍的主力則不在前線，而在後方，所以有解決日軍的可能。使漢口成為純軍事的重鎮，就在一方面被日軍認為主力所在，確也成為對於日軍的主力，使其遙望却步，如果「進攻」便

使其主力被擊潰或殲滅，另一方面各行政部辦事處遷移他處，則可加強並源源不絕地供給主力，以促進並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

六月十一日

第二期戰爭尚未終結

施季芳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的周年快到了。日方在蘆溝橋事變時所內定的「三個月佔領全中國的計劃」現在看起來已成爲一個銅板也不值的計劃了。在日本看來，「中國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或一塊有動物蠕動的土壤」而已；（松岡洋右之報告書）牠自己可是一個了不得的萬能強國，生成的遠東盟主，不僅瞧不起中國，而且瞧不起英美法蘇等國，如擊英國大使，炸美國兵艦，空脅安南，向蘇聯一再挑釁，都是在進攻中國的戰爭中發生的。可是這一年來「強國與弱國的戰爭究竟怎樣？」我們很客觀的，很公道的，敘述於後：

(一) 蘆溝橋事變以前的中日戰爭條件

這是誰也曉得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的日本，牠已有近四十年之軍事準備；牠的海軍空軍準備，曾自鳴得意的可以戰勝英法蘇，可以將英法蘇從太平洋上趕走。假設英美能不干涉牠建造巨型軍艦，牠未見得不想到倫敦與華盛頓城上插太陽旗。牠的陸軍準備不僅曾申言可以滅亡中國，而且牠預定了要佔領西比利亞及南洋羣島，澳大利亞。甚至南非，東非，南美，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伊拉克都上了牠的遠征計劃。我們記得當中日戰事開始時期，日本國內對鼓動人民參加侵略戰爭，亦有相當成績，鉗制反戰運動已是無微不至了。

反觀蘆溝橋事變前的中國，可以說比日本之軍力相去天壤：海軍沒有，誰也曉得中國是有悠長的海岸線而無海軍的國家；空軍雖有近千架左右，但百分之八十是舊式飛機，防空設備與防空人員的訓練是才開始；陸軍雖比任何國都多，但二百萬陸軍之武器與新式戰爭的訓練比起日本要相差數十年程度。而且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夜，

中國的內戰剛剛停止，內戰所流的血還是新鮮的，沒有完全乾。

中日戰爭開始之前，中國只有三件優秀的條件，這三件條件是：人民要抗戰，共產黨對西安事變毅然決然主張和平解決，與蔣介石先生毅然決然擔任全民族團結禦侮的領袖。但全民族的統一團結的組織，那時除陝北外別地都是漫無組織的。

此外是那時兩國的國際條件：日本在美國能獲得大批的石油，在德國能置到大批的重砲，在意大利能買到大批的空軍軍火；中國那時買軍火也發生困難，借款也發生困難。僅有一個條件：即如果抗戰下去則能獲得而且必獲得國外民主主義者及大眾的同情或援助，或許因此而能獲得借款與軍火的援助。

這樣的強國與弱國條件之對比，幾乎是每一個人都要為中國在軍事上擔憂的。

(二)第一期戰爭軍事上中國是失敗了，日本是勝利了。

不可諱言的，在第一期戰爭中，日本未付巨大代價而得到了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五省。日本在東戰場上也未付巨大代價而得到南京城及江浙皖各一部份，僅

留下一個徐州陷入在津浦南北夾攻中巍然獨存。此時雙方的犧牲：日本在二十萬人槍上下，中國在一百萬人槍上下。因此日本已處於驕橫不可一世了，大喊：「要戰就戰，要和就和，再不屈膝，必毅然決然消滅之！」但這時的中國，不僅擔負了前線火力的壓迫，而且有近五十萬以上的傷兵，近千萬以上的難民，都壓在他身上了。誰也為中國擔憂第二期戰爭的危險，或許只能支持五星期武漢會被陷，誰也未料到中國在第二期戰爭中支持五個月到若干月，而且在各方面都已轉向優勢。

(二)第二期戰爭日方勝利了嗎？

(甲)戰爭階段劃分問題的商討

或許有人認為徐州失陷後第二期戰爭已經終結，第三期戰爭已經開始。吾人認為這樣的劃分時期是需要商討的，否則第一期與第二期有何特點區分，第二期與第三期又有何特點區分呢？

在第一期戰爭中，中國是採取一般的陣地戰略，而運動戰，游擊戰雖然在晉北局

部的執行了，但還沒有起整個戰略上的主要作用（那時仍然還是陣地戰起主要作用）上海，南京，蚌埠，冀南，魯北，綏東，晉北諸戰役，除晉北外各方面大體相同。

第二期的特點則不同了，以運動戰爲主要戰略逐漸被華方整個軍事局勢所採用了，（大概由於山西，河北之勝利經驗逐漸爲各方面所採用）徐州撤退，開封撤退，到右翼日軍後方新火線之醞釀，都是爲這一特點所支配的行動。華方保衛武漢的軍事把握也就是在於這一特點能被各方面所採用。

第三期特點是什麼呢？以陣地戰作主要戰略嗎？以游擊戰作主要戰略嗎？這都與客觀事實不相合！所以目下并不是第三時期的開始。

當然，日本是很希望作爲第二期終結，第三期開始，牠是以打勝仗來作劃分尺度的，吃敗仗則馬虎過去。牠硬要將科學的認識歪曲，我們不必與牠討麻煩。

（乙）二期戰爭的諸階段及其戰果

假設將二期戰爭再分階段來說，我們可將牠分成下列諸階段：

第一階段是晉北河北之反攻，華方將日方已佔之區奪回近六十縣，同蒲、平漢兩路日軍後方產生了一條多角形的新火線。

第二階段是淮南戰役之結果，日方得到蚌埠，華方鞏固徐州與合肥。

第三階段是晉南戰役，日方渡黃河失敗，取潼關也失敗，而造成了日方在晉南數十縣得而復失之戰果。

第四階段是日方由魯進攻徐州失敗，台兒莊遭受殲滅的慘敗。

第五階段是日方採用機騎運動戰由淮北攻徐州之南面蒙城與永城。所謂若干次的總動員包圍徐州，二十萬大軍向徐州撲了一個空。

第六階段是豫東之戰，即現在的戰事，日方化了相當代價得蘭封、開封，包圍鄭州及向堰城切斷平漢線之戰。依照華方「準備退出豫東盆地而保全實力鞏固武漢」之發言來看，日軍到鄭州會撲第二個空，連平漢路鐵軌都摸不到一根。

第二時期的戰爭本來只分兩個階段即夠了，在徐州未撤退以前，以運動戰為主。

要戰略雖被採用，但尙是在小規模的限度內試用；自徐州撤退以後，華方即決定採大規模的運動戰戰略以保衛武漢了。爲容易明瞭事實起見，從戰果上劃分，則可分成上列六階段。

今後的戰爭無論是在潼西也好，是在豫南也好，是在皖贛邊也好，（日方企圖採海陸空由此向西撲武漢）每一方面都會發生新火線於日軍進攻部隊之周圍，來具體的表演第二時期特點之宏偉效果。

第二時期已收到的效果：華方失地面積比第一期少四倍，死傷比第一期少五倍；日方在華北反被華方克復近八十縣，日方死傷超過了第一期近一倍以上。而且中日戰爭之第二期尙未終結，前途未可限量。

（丙）戰爭局勢比往昔更嚴重了，但毫不要悲觀。

日軍在第二期尙未終結的今天，牠已感覺了比第一期已有大不相同之點，愈前進愈困難，雖然愈困難但又不能不前進。如組織拚命內閣，動員北海道的兵力，擴大警

察守三島，憲兵參戰，新飛機出動，求西洋人幫忙（德意流氓），轟炸非戰鬥員，放毒氣毒菌，這已成爲公開的事實了。

然而戰爭的勝利并不是全由火力來決定的，主要的由戰略來決定，由政治來決定的。假設是右翼日軍後方工作能追得上河北山西的發展，即偉大運動戰與偉大游擊戰的發展，日軍在二期戰爭終結時，會遭到牠畢生所未曾碰到過的釘子。

六月十二日——十三日

水災 · 逃難 · 遷移

中國人民今年將有兩種空前的災難發生，在眼前，牠們都各見了一些端倪，而未來還蘊蓄着牠們極猛烈破壞的潛勢力。其中之一的疫勢我們暫且不提，而水災則似乎也太迫於眉睫了，不容我們不說幾句話。

上週以來，報紙起始報告了黃河水災。從河南經河北到山東，零星的決口，較大的潰堤業已連續不斷的發現了，而河南中部，因日人將大堤轟毀，業已變為澤國。整個河堤的傾覆，整個華北平原之變為一片黃海，並不是意外的事。

更糟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戰爭，中國無論那一條河道的堤防都不但未加修理，反遭破壞，本年淮河的潰決，運河的潰決，汶水的為害，乃至於永定河的泛濫。又將增益黃流的橫溢，而使華中燕北也被捲入洪濤之中。加以今年夏季氣候反常，霖雨不止，自北至南，積雨成災，更助長諸河流的泛濫。長江災患到現在雖未現形，而漢口水位報告已較去年同日水位高出七尺半，在即將在沿岸發生的戰爭過程中，中國政府為了抵禦國家民族的生死大敵，或不得不出於決斷江堤，一面阻敵人前進，一面鬆動上游水勢，免除漢口在防禦上所受的壓迫，則江患又將有不忍言的隱患存在。

幾千百萬的人民將漂流於無情的橫流之中。幾萬萬的財富將完全沉沒於毀滅的海底！

對於現在日本控制下的地區，我們不去說什麼了。而在現在中國政府，中國金融家，經營家，慈善家與社會事業家能力所及的地帶，我們却願意進一言。

中國人民的缺少組織與無智識，不可諱言。而當大災亂，大恐慌突然襲來之時，就是受了有極其嚴格訓練的人們都難免失其主宰，顯出慌亂。當日機瘋狂轟炸的時候，既有一二十萬貧富人民避死逃難，大水災之來，我們無從遏止極大的漂散與流亡。陸地上的流民圖與水面上漂流的流屍圖必然會成爲極盡慘酷的競賽。當此抗戰緊急，每一個壯丁都是國家現在對日的一份干戈，每一個女人小孩都是民族來日扼制日閹死命的鐵掌。這戰陣的幾千百萬抗日生力軍的漂死流散，誰能說不是在抵抗暴日上的一種嚴重損失？對於這批在死亡邊沿上懸掛着的人民，事先設法在日本兵力尙未達到或尙未完全佔領的諸地域內，在可能的地方，在可能的環境下組織農民的離鄉，組織他們的大遷移運動，似乎應該是每個有良心，有責任的中國人，（西洋人也不宜例外）當前萬無可免的義務。中國現在無論是在上海在內地都有許多極其熱血

沸騰的社會事業家，慈善家，有許多以服務愛人爲信條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同時也有無數無數熱情的急於爲國効死的青年人們正找不着他們生活上的出路。此外最要緊的，也還有許多大金融家，大事業開發家，這些人之中就有許多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手中有積存不動的款項，可以拿來作這件大事業的力點。

這各種不同社會層的人士，平日感於國家極深的危難，常常扼腕痛心，嘆息憤恨，當此全國大水災不可避免必要來到的時候，應該立即把牠抓緊，認爲是報國的第一良機，來一個偉大的組織和運動，進行號召有力人士，自己團結組織起來，成爲這一大遷移運動的領導機關，首先進行調查各被災區域和有可能被災區域，在那些地方進行組織人民，拿出遊牧時代，盤庚時代遷移民衆的精神，作這一建立國家的偉大運動。

這一種浩大的遷移運動，並不是整個人民逃災避禍，希圖苟全的問題，牠的要點實在於保存國力，保存長期抗戰中壯丁的來源以及生產力的擴充。我們自然知道在被災區域在日軍將要來進攻的區域中，游擊工作的組織和發展仍然是必要的工作。

但是大遷移運動很可以與此相輔而行，人民之強幹壯健，受有訓練的可以有組織的留下來，在軍事和政治的領導之下，作擾亂及攻擊敵人的工作。大批婦女兒童以及其他各類的人民，毫無疑問的應該轉移到更妥善的地方去，以屯墾的制度一面集中訓練，一面從事生產，才能符合於抗戰建國的主旨。

這一浩大工程。在一般的時候本來應該由政府負責去推動進行，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目前中國政府正在領導全國抗戰和經濟建設，人力物力財力都需要集中於軍事和經濟方面，對於這種社會災亂，只能求其助力，不可以責其全成。中國社會人士有心有力者有心無力者，在全國總動員抗戰期間若能抓緊這個工作來推動，其功效正無異他們也已參加了抗戰，而抗戰正是他們神聖的責任。至於那般有力無心的人們，身當國家的嚴重局面，各種經濟生活都遭破壞，自身的財力，最好也不過因鎖在銀庫裏面，失其生財的作用；若是說壞一點，有錢人不肯出資維護國力，坐視抗戰的儲藏力削弱，假使國家偶一經濟生活不能支持，首先受影響的不是抗戰，實在是他們

的銀行存款，因為中國除了只要多付出一些高價的軍火費之外，其餘全可以關門過日子，而有錢人的存款，在這種情形之下却是一去不回了的。所以為他們計，最好趕緊成立一種公貸制度，以低息供給大遷移運動，以必須的款項，使那些熱心抱負的人們得以資而活動。

以我們的看法，對於此事，基督教中的團體個人似乎宜首先發起倡導。十年以來，尤其是近五六年來，基督教徒以其團體的，個人的行動，在社會生活的改造和推進，抗戰意志的號召，抗戰過程中人民生活的救濟諸方面，已經一步一步的顯出了他們的成功，獲取了廣大人民的嘉許和同情。為了表示這種同情，中國政府業已允許教會學校選修聖經，以作鼓勵。當此危難關頭，人民所期望於他們的是更勇敢，更偉大，更堅決的舉動，以發揮中華民族堅定卓絕的精神。基督教華洋義賑會，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大學中的社會農村服務等機關及學系，基督教中諸有力有德的領袖們，如果不要他們的名字寫在中華民族建國史上的重要篇幅中則已，假如是重要的話，他們那裏去找

這樣好的機會呢？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一口倡導，衆口和之，基督教私人及團體若是登高一呼，則望風響應的人必然會多如潮水的。

至於經濟的來源，我們前已指出銀行資本家之間的一種公貸的辦法，但是基本的倡導恐怕還是要農民，中國，交通，中央諸銀行先來下手。上海銀行曾爲銀行界的先導，首創鄉村內地放款制度，對於這一廣大的移民工作，自然也不會置身事外。有了這幾家大銀行先爲領袖，其餘資本自然更易籌集，將生產的人民轉移到生產的區域裏去，也就是推動國家經濟建設，開闢內地之一法。

其次國際救濟會現在正在國外募捐，同時亦已獲得政府的資助。這種捐款積累起來，一定也有相當的可觀。關於此款之支配用途，我們雖沒有見到什麼計劃，以理測之，總不外用於使難民參加生產的救濟工作，否則坐吃山空式的救濟，國救諸賢者諒來不會去作的。既從事於難民生產的救濟，則大遷徙運動自不難獲取他們的合作同幫助。

此外，凡事只在人爲，事情未開始時，各種的阻礙困難都顯出一付不可克服的樣子，一經起頭，則層層難關自然會得打開，果然真至於受到經濟阻礙時，則以大遷移運動的名義再進行國際捐款，也未嘗不是一種可能。

現在，讀者諸君將要發問了。遷移的目的地是那裏呢？這一層以我們目前的看法說來，自然是以寧夏，青海，磴口五原一帶爲適宜。寧夏全省恰恰包在黃河後套裏面，沃野千里，久爲西北農業的理想區域。而地曠人稀，耕植很少。青海地接甯夏，也有畜牧之利，可見那邊的土壤也不是完全不宜於種植。五原磴口一帶在後套中心，久已有了河北移民協會段繩武先生在那邊進行移民村落的開發。這些都是天府之國而一向不會被人利用。卽有少數勇敢人物如段繩武先生者在那邊披草萊，斬荆棘的經營開發，而且這種開發也已經表現出極好的成績，終以國內人士眼光只看着富庶的東南，而不肯繼起勇進。現在事實的發展已經證明了要廣大的西北才是中國抗日的真正基礎，要發展充實那幾千萬方里的西北，才算是培植長期抗戰的根本力量。中國今日不

談長期抗戰則已，不談以長期抗戰來困累日本帝國主義促其滅亡則已，若要談到這一點，若要破滅日本的詭計使中國從較爲逼窄，較爲貧瘠的西南伸出長臂來，環抱西北的廣漠天下，且進而規復中原，則眼前的大遷徙運動實在是必要之圖。牠一面既可以滅除東南及中原人民所受的災害，保存國力，同時又可以充實和發展廣大的西北，以爲抗戰之無盡無窮的府庫，真是一舉兩得的利圖。

現在西北與東邊的交通還未切斷，大遷移運動如果積極進行起來，還可減少許多的麻煩。有心有力的中華人士幸速起而注意。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

保衛武漢的必要工作

在中日戰爭第一期，日本軍閥的目標是佔領華北和進攻南京；日軍二期戰爭的

目標，無疑是進攻武漢。在二期戰爭中，晉南戰役，日軍企圖渡過黃河，無論南下入豫西進入陝，其終極目的無非爲進攻武漢；魯南戰役及豫東戰役，日軍打通津浦鐵路及隴海鐵路的東段，其目的也在進攻武漢；所以自中日戰爭進入第二期以來，在日本方面說，是一步步進攻武漢，在中國方面說，是一着着保衛武漢。現在，由於津浦路的被打通，和華軍戰略地放棄豫東平原，日本軍閥進攻武漢是格外積極了。它動員了傾國之師，動用了最新式的武器，徵發了北海道的壯丁，（這些本來是預備用以進攻蘇聯的，現在都「孤注一擲」地用到中國來。）企圖一舉而攻下武漢——在今天，是作爲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的武漢。

照我們的觀斷：日本這樣以全力向武漢進攻，對中國決不是像一般短視淺見的人看得說得那樣危險，事實上危險的不是中國，而是積極進攻的日本。理由是這樣的：第一，日本的財力和兵力，不能支持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動員到四十師團以上兵力的戰爭——到半年以上；在這樣一個大戰中，它必須支出一百萬萬圓以上的

戰費，消耗一百萬萬圓以上的軍事資材，補充三四十萬的壯丁，這些，是否是瀕於精疲力盡的日本法西斯政府所能辦到？是否是已經「捉襟見肘」的日本財政情況所能負擔？是沒有人能夠作肯定的答復的。

第二，在日本進攻武漢的前方，無論在大別山的北面或東面，桐柏山的北面或西面，平漢線上，長江兩岸，都要遭遇到中國軍隊的堅強抵抗；而日本軍隊的後方，無論是山西，河北，山東，江蘇，安徽，豫東，都有相當有力的部隊在活動。所以，進攻武漢的日軍，事實上是在「二條火線」的中間作戰。換一句話說，日軍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它是沒有後方的；而沒有後方的軍隊，誰又能說它不會逐漸被殲滅而能不顧一切地向前猛攻，完成它的任務呢？

雖然，我們相信中國軍隊的力量儘足以抵禦日軍的進攻，而進攻的日軍則會遭遇到空前的大挫折，但是我們認為中國方面必須以絕大的力量來保衛武漢。爲了保衛武漢，需要大刀闊斧地把一切應改善的都一一改善，應糾正的都一一糾正，動員全

國民衆的力量，以摧毀當前的強大而殘暴的敵人。這樣，保衛武漢的動員，纔可以成爲奠定民族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基礎，纔可以大踏步的走上積小勝而爲大勝的道路。在民族存亡所關的戰爭中，固然不應該像失敗主義者那樣過分誇大敵人的力量，以減少自己的勇氣，甚至喪失了抗戰的意志；但是也決不應該過分估低敵人的力量，以爲對方是「不足與也」。今天，侵略中國企圖併吞中國的日本，它正是積四十年的充分準備，而平素雄視東亞，獨霸東亞的一個強國啦！

保衛武漢的必要工作，應該做些什麼呢？

第一，應該學習西班牙共和政府保衛瑪德里的教訓。弗郎哥在德意兩法西斯侵略國指使之下叛變的時候，西班牙的陸軍幾乎全部在叛軍指揮之下，而且它有德意兩國所供給的最新式的武器和優良的軍事人材，共和政府倉卒應戰，既沒有經過訓練的軍隊，也沒有充分可用的武器，在內戰開始的時候，共和政府所有的軍隊是臨時投効的工人所使用的武器是正式軍隊所甩掉的陳舊不堪的東西，甚至是已經陳列

在博物院的舊槍。然而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畢竟堅守瑪德里到兩年之久！在這兩年之中，共和國當然得到不少國外的援助，但是共和國政府所得到的援助既比叛軍所得到的少，更比叛軍所得到的慢。因為德意的策動弗朗哥，支持弗朗哥，是有計劃的行動，在事前早有準備，各民主國家的援助共和國政府，是在叛變發生以後。如其共和國不能有力地抵禦叛軍，則國外的援助沒有到，弗朗哥早已成爲西班牙的統治者，而西班牙人民陣綫的共和國政府早成爲歷史的陳迹了。弗朗哥叛變之初，在軍事上共和國政府是完全處於劣勢的，而且不能比擬的劣勢，所以能夠抵禦叛軍，唯一的條件，就是得到廣大的民衆擁護。我們可以說，祇有廣大民衆的力量，纔是真正堅不可摧的力量。今天中國保衛武漢的第一件工作，是動員廣大的民衆；不僅是要動員武漢四週的民衆，還要動員後方各省的民衆；不僅是要動員自己後方的民衆，還要動員日軍後方的民衆。

第二，要怎樣纔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領導民衆的方式。廣大的民衆，文化程度固然很落後，但是決不是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無知無識，他們對

什麼於他本身有利，什麼於他本身無益，一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領導機關決不能高高在上，僅僅發號施令，就能動員民衆；必需根據民衆本身的利益去推動他。在戰區以內，人民的利益和戰事的勝負有密切關係，祇要軍隊和政府機關能切實與民衆合作，與民衆親近，民衆是決不會逃跑的。所謂與民衆合作與民衆親近，方法非常簡單，祇要地方機關不採取硬拉硬派的方式，需要民衆做的事情，通過不同的形式，使民衆能知道其意義，同時注意豪紳滑吏對民衆的藉端剝削，民衆自然樂於爲保衛家鄉而効命了。在後方，更應該（一）培養民主精神，使民衆能自上而下的知道政策的內容，能自下而上的供獻其意見，（二）儘可能的改善人民的生活，解除人民的痛苦。在淪陷區域內，一般的人民，沒有不痛恨異族的蹂躪的，祇要加以適當的領導，在政治上在軍事上，很容易發而爲偉大的力量。在冀晉邊區（太行山一帶）的偉大成就，——使日軍的消耗量比主要戰場所消耗的還要大。——可以見之於任何一處日軍的後方。

第三，在政治上要格外鞏固全國的團結。我們不能否認自抗戰以來，國內的團結

已經大大進步，如國共兩黨的密切合作，國社黨青年黨等的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及各系派積極參加抗戰工作，可以說是歷史上空前的偉舉。但是在下級幹部及地方組織中部分的磨擦還依然沒有完全消除，而地方組織及下級幹部又爲實際執行抗戰建國任務的機構，如不能迅速改善，是非常有妨害的。在今天，全中國的人士，因爲把抗戰的利益，民衆的利益，看成至高無上的，超出任何黨派任何集團利益以上，決不再存一些小我間的芥蒂，而影響到抗戰建國的大業。我們知道中國最高領袖對這點非常注意，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懷乎民族危機的嚴重，仰體最高領袖的意志，翕然無間地像兄弟手足一樣手攜着手，把復興民族解放民族的責任英勇地負擔起來。

第四，在軍事方面，無論在前後方，在被佔領區域，應該以武裝民衆，吸收優秀的國民到軍隊裏去的工作，當作最主要的任務。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在人民衆多，可以源源動員無量數的壯丁到前線去作戰。但是決不是把毫無訓練，毫無組織的民衆趕到戰場去作戰，就能抵當日本的侵略，必須使人民自

願爲國家効力，自發地要求「執干戈以衛社稷。」近幾個月來，各地徵兵運動進行甚爲積極，但有許多地方的行政機關在執行時犯了不少錯誤，把徵兵當作拉夫。甚至有許多壯丁被綑綁着送上輪船火車，這種情形，是非常要不得的。一定要經過適當的教育宣傳工作，使人民明白做一個保衛民族的戰士是最光榮的事情。因此，優待抗戰士兵的家屬，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表揚他們，都是迫切需要的。

第五，在戰略上必需以出擊代替死守。根據歐洲大戰以來的教訓，根據抗戰十個月以來的教訓，無論如何深溝高壘，防禦工事做得怎樣好，都是不能阻止敵軍的前進的，祇有爭取主動，不斷地打擊敵軍，纔能擊潰敵軍的前進，粉碎敵軍的計劃。因此，必需派遣有自動作戰能力而政治認識非常堅定的將領，率領堅強的部隊，打到敵軍的後方和側面去。堅守幾個主要的據點，固然需要好將領好軍隊，但在今天講，擔任運動戰的部隊，更需要有好的將領好的下級幹部。因爲在運動戰中，一旅一團的戰鬥，都要自己能夠抓住最好的機會，纔能發揮其效力。

第六，加強並統一被佔領區游擊隊的領導機關，增派有力的政治軍事人員到各游擊區去，尤其是江南一帶。現在各地游擊軍中，有許多地方有「政出多門」的現象，而且統一戰線不僅沒有建立起來，甚至還有互相猜忌互相防範的事情發生。必需以最大的努力，使山東，徐海區，淮河兩岸，江南各地，都變成冀晉一樣，在日軍後方的火線，一天天擴大而強固。

六月十六——十七日

黃河決堤

黃河堤決了！這是一件慘酷到不能想像的事情！中日雙方互相推諉決堤的責任。我們且假定報傳消息推論之。

日本從侵略中國的戰爭開始以後，就憂慮着黃河的隱患。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和該國侵華的中國艦隊司令長谷川清關於時局的談話，長谷川就戚戚然說：『雖然是那麼灣灣曲曲的河流，但大水一來，又完全變成一根直線了。』隱患尙未發作之時，日軍屢次渡河，就都遭受失敗，未能得逞。中國有一句俗話：『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對於日軍的確是一個警示，日軍到了黃河，以屢次渡河失敗的事實爲證，這句話不是應驗了嗎？應驗了，就早該心死了。逆天而行，禍心不死，黃河隱患果然發作了，愈陷愈深的日本泥足，不將滅頂而覆沒於黃河？

日軍到了黃河，心仍不死，現在已經從陸路超過黃河了。但隱患的威脅非惟無減，反愈加深，憂慮着，憂慮着，直到了於今黃霉雨季，隱患已有隨時發作的可能，憂慮也到了不能『速戰速決』的急躁情緒，將與黃河『合流』了。詭譎往往和殘酷並行，於是有以詭譎增加其殘酷，以殘酷實施其詭譎的毒計：決黃河堤。

日軍已從陸路超過黃河，若決堤，不是自己淹沒自己，等於自殺麼？日軍初以爲超過黃河的部隊既是少數，且這期間會有撤退部隊的大部之舉，自淹自殺是出乎意料

的。更有出乎意料的是，僅撤退中牟的大部，不知洪流無情，更淹沒了開封。

決堤以後，日軍有的陷於絕境，有的更被華軍殲滅，兵士既淹死，機械化的兵器也埋沒，這些不是自作自受麼？日軍初以為黃河以南的華軍多而日軍少，多少的比例還相差很大，想現在使華軍蒙受大不利而日軍只蒙受小不利，並且想使日軍的未來大不利轉變為華軍的此刻大不利。決堤對於中國平民果然是變本加厲的大屠殺，但慣於逞暴洩憤的，甯有憐恤？況如此可以減弱中國抗戰的力量，消滅將來游擊隊的隱患。

日軍正企圖進行中原大會戰，在隴海路和豫東也似乎順利，整個豫東又是平原，可以肆其所恃的惟一作戰利器機械化部隊的暴力，而在決堤以後，侵犯已很困難，機械化部隊也不能推動，甚至取消了原有的優勢地形，取消了中原大會戰的優勢地形，取消了侵犯武漢的優勢地形，不是作繭自縛而又自暴自棄麼？但所謂順利乃是日軍口頭誇耀而心其知不然的，原來侵犯鄭州和企圖截斷平漢路，都遭遇了華軍的打擊，蒙受重創，在優勢地形的正面侵犯一開始就膠着受挫，何況到豫南和鄂省接界之處

的不優勢地形！正面侵犯一開始時，日軍後路就受威脅，華軍曾攻徐州，克復邳縣，臨沂，蒙陰，而魯省東南的各縣，大部仍在華軍的控制下，何況又有與平漢路相並行的不優勢地形的整個豫西！這些，都足證明日軍企圖從平漢路直犯武漢是荒唐的夢想！日軍也自知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所傳這次決堤確是日方的暴行，那就類似下棋，預料將輸時便先抖亂了棋子，免得見輸了。這是一般所說的「發急」，故「跳牆」也；但發急不僅為避免失敗，還作為急迫求勝的手段，即不擇手段的手段，「速戰速決」企圖下的加速度的暴力。

侵略者的暴力，是與其脆弱有血統關係的，暴力由於脆弱；兩者成爲正比例的，愈是脆弱，愈用暴力。這表現的是中乾外強，今已中乾到連外強也乞靈於河水，使成爲暴力了；飛機的濫炸，毒氣病菌施放，雖然同是暴力，但決堤是更暴，更殘酷！然而中國成語說得好：『人傑地靈』，要人傑才得地靈呀，可知人不傑則地亦不靈，雖靈亦將變爲不靈。例如華軍處於不利的地形，還能打擊日軍，重創日軍，抗拒日軍，就因鬥志堅強，作戰

英勇，能得人傑故耳；又如日軍雖有便於侵犯的地形，却仍時時受打擊，不能順利進展，以至自暴自棄，就因士氣渙散，作戰畏葸，未得人傑罷了。這些都是人力的對比，根源於革命戰爭與侵略戰爭的不同，根源於道義與強暴的不同，根源於國家元氣之豐厚與澆薄的不同，前者還可發榮滋長，加強增進，後者是絲毫不能勉強，只有更趨衰落枯槁，減弱萎縮。即以決堤來說，聞中國軍事領袖以前雖有決堤以阻日軍侵犯的意思，但後來即行取消，華軍站在抵抗侵略的立場，處於不利的地勢，尚不忍出此有利於戰略的下策，因為這是慘酷的暴行，不是文明的人類的舉措啊！

六月十八日

二期戰爭東戰場三防線之檢討及其前途

魯 宣

假設吾人以南京失守為第一期戰爭之終結期，那麼第二期戰爭東戰場的陣綫

是這樣的：

第一道防線爲濟南兗州徐州蚌埠蕪湖甯國，但蕪湖是在南京前失守的。在第二期北線韓復榘失掉濟南，因而連兗州濟甯也失掉，南線失掉蚌埠，而甯國方面反攻蕪湖，始終沒有將蕪湖奪回來，因而東戰場上第一道防線，華方是處於相當嚴重的地位。華方此時最失策的，是濟南失守後，即十二月廿七號以後，沒有大決心進行下列的三個戰爭：

第一是由徐州向魯東反攻的迴旋戰爭。

第二是由淮陰西向明光反攻的迴旋戰爭。

第三是由蘇浙邊以甯國建德爲支點，以徽州爲根據點，包了太湖這個圓心，採迴旋的運動戰爭。

只要有偉大的決心進行上面的三個戰爭，或許徐州可以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一「巴黎」。雖然天天在危險中，但却永遠不會失守的。

第二道防線是濟甯歸德正陽關合肥安慶到徽州，這一道防線因爲濟甯被韓復榘早就送掉，是一缺憾；但濟甯到歸德之一段，微山湖不向東取攻勢，黃河沿岸不向西與大名游擊戰取得連絡而打擊土肥原之「弄堂行軍到開封」是失策。這一道防線，蚌埠失守是一缺憾；但歸德與正陽關之間不駐重兵，採取沿淮河北岸作巡哨運動戰以保護蒙城與永城，更是失策。這一道防線中之正陽關到安慶一段，華方有更大的優勢把握着，即合肥在華方手裏，合肥與安慶可以時常向巢湖周圍出擊，合肥與正陽關又時常可以向淮南流域出擊，以呼應淮陰攻擊明光；因華方是死守合肥而不出擊，當然日方必大舉攻合肥了。這一防線中安慶到徽州一段，是九江之門戶，是玉萍路之兩個最重要的崗位，華方工作如何，吾人不知道；但對前敵取攻勢的戰略尙未有多大的表現，由日軍之進攻貴池即可反映出來。當然第二道防線的任務非常繁重，但第二道防線又是很好向日方進攻的防線，因爲日軍進攻這一道防線之戰術，都是本報歷次指出來的「平常戰術」（見本報各次軍事社論及星期論文）假設是華方早見及此，則

合肥也許可以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凡爾賽」，雖然天天在危險中，但可以永遠不失守。

第三道防線是新鄉，鄭州，潢川，宿松，望江，經金華而至甯波，這條防線縮短而成爲一「S」形，卽由河南之鄭州，信陽，安徽之潛山，望江，徽州；浙江之金華；所謂以伏牛山與大別山爲中心保障之防線，日方或許由伏牛山西北端進攻，或許由大別山東南端進攻。但近日因黃河水溢的關係，日方正在從事於大別山東南端之活動，日方將河南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比國」，將鄱陽湖當第一次大戰中之「聖米喜爾」，假設武漢是「巴黎」，九江是「凡爾賽」，那是很有意味的。假設華方守「巴黎」（漢口）守「凡爾賽」（九江）不全採用霞飛福煦兩將軍的陣地戰略而全採用他自己的戰略（以運動戰爲主要戰略）中國在這次大戰中有打成一個東方簇新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前途。那時日本只好去埋怨柏林希特勒：「我上了你的當了！」吾人深望華方堅持自己的戰略，去爭取這一前途。

六月十九日

怎樣團結青年

青年是社會的中堅，是抗戰建國的生力軍，是民族革命的最有力的分子，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在中國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中，每一次都有不少青年流過血汗，擲過頭顱，盡過極大的力量，而今日中國之所以能夠統一抗戰，在世界人士的面前能夠站起來成爲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不屈不撓的民族，爲全世界正義的人士所同情所讚揚，可以說都是青年的力量——最少是優秀的青年，革命的青年在這中間盡了最大的力量，起了最主要的，甚至是決定的作用。

中國今日爲了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抗戰的勝利，以達到建立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必需動員全國的青年來參加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也祇有這樣，纔能保障民族解放戰的勝利。領導全國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決定

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實在是賢明的真正認識青年力量，認識青年運動的重要性的表示。

青年是革命的，青年是富有活力的，青年是熱情奔放的，所以青年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要因勢利導，而不是把青年放在一個預定的範疇裏，先預定好一個模型，機械地使青年一定要這樣就這樣，要那樣就那樣。因為青年的所以革命，所以有活力，就是爲了他比較敏感，他不能忍受他所認爲不合理的壓迫或統制。我們這樣講，當然不是說青年不需要過紀律生活，而是要指出紀律生活一定要自覺的而不是機械地執行。

我們不否認過去青年的生活，一般地講是太嫌散漫，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沒有適當的領導。過去領導青年（主要是學生）的人們似乎對紀律是非常注意的，但是所用的方法是會考、軍訓，但究竟能收到什麼效果呢？這是很顯然的，沒有什麼大效果。失敗的原因，就在太注重了機械的紀律，而沒有啓發青年的自覺性。當前的青年運動，是應

該注重於政治的教育，而不能太相信「軍法部勒。」

在青年運動中，當然不能不注重培養幹部，因為沒有幹部，就不能動員廣大的青年羣衆。但培養幹部的目的，不是爲「個人謀出路」，而是「要求青年貢獻其能力自由與生命，以爲國家民族謀出路」，所以必須領導青年的人，完全洗滌過去以青年運動爲「敲門磚」的觀念，真正爲青年而服務，纔能使廣大的青年羣衆爲民族國家貢獻其能力自由與生命。

蔣委員長「告全國青年書」中說：「使全國青年在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之中，受嚴格的組織與訓練。」又說：「今日之作育青年者，自有示以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努力方向之要義。……不問其爲何黨何派，苟真正爲國家民族着想者，亦必當珍愛青年之前途，相率而集合於本團旗幟之下，爲作育青年而努力，爲完成革命而努力。」當然，三民主義「爲舉國民衆一致之信仰，」適合一國之需要，而切實能行，「但要一舉而把全中國的青年都集合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之中，事實上爲不可能之事。不要說今

日中國已有其他政黨存在，而且都得到中國國民黨的合法承認，不容易把他們已有的青年組織都併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之中，就是無黨派的青年，也不容易一天就都組織起來。

在今天，似乎應該把這要求放得低些，寬些，就是把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爲團結全國青年的中堅力量，在各種青年團體中成爲一個領導者，一方面不妨礙已有的青年組織的存在，一方面把廣大的青年團結在他的四周，像中國國民黨成爲民族統一陣線的領導者一樣。

六月二十日

胡 不 造 死

日本軍閥雖天天在嘴裏打氣，說什麼「兩禮拜打下漢口，」一直打到重慶，昆明，

胡 不 造 死

三二七

「接受中國的消耗戰挑釁，」爲了取得勝利，任什麼都不加顧慮，」諸如此類，無法備述；可是實際則是嘴硬骨頭酥，無時無刻不在暗地裏想法子進行什麼和平運動。最初是託它的「盟友」希特勒公堂而皇之的大提條件。不成，乃一面威嚇，一面甘誘，想抬高中國的友邦英、法、美等來轉灣。又不成，現在每况愈下到這種地步，竟把它的木人頭兒們都請出來串一齣毫無精彩令人肉麻的把戲了。

本來日本軍閥通過中國內部的準漢奸和動搖份子羣做的和平運動工作，是從蘆溝橋事變起直到現在未曾停過的。最近它又叫它的南北兩個大傀儡派了「代表」，秘密跑到漢口去，通過那幾位「不願屈節，歸漢效忠」而實際則一部份地負着充當內線的任務的先生們，以及素以善於「轉變」的某某大好老和其他惟利是視的官僚妥協份子，在那裏偷偷摸摸的活動，甚至於據說也提出過一些什麼條件。

這些都不必管它，本來是自古以來兩國交兵時應有的文章，而在現在一個泥腳的帝國主義輕輕舉妄動闖下了大禍，而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逼，騎虎難下，面子夾裏

一齊要丟光的時候，當然要「於今爲烈。」但「烈」就烈吧，「烈」而至於叫自己的傀儡去把自己的馬脚透出來，此其笨，此其情急得可笑可鄙，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六月十八日北平兩隻傀儡王克敏和湯爾和在大批日本特務機關人員監視下對外國記者發表的求和「談話」，真是一齣令人笑掉牙床骨，又恨得挫碎牙齒根的天下少有，古今絕無的醜劇。笑的是堂堂以世界第一強國自命的日本，竟嘴硬骨頭酥到這種地步；恨的是漢族同胞裏面，竟有這樣的豬狗。

打是你打的，現在又急成這種窮相。爲了宮室，妻妾，聲色，狗馬，當個把漢奸也就罷了，何必定要拋頭露面，把中國人的醜，出盡給碧眼黃髮的白種人們看？物以類聚，主子奴才決不會是兩樣的貨色。這種東西，外國人稱之爲 *Cowards*；中國人的批評是：「人而無恥，胡不遄死。」

中國權威方面對於這件無恥醜劇的答覆（見十九日美聯社漢口電），是非常嚴重而恰當的。的確，目下日本採用的是雙面外交，「一方面向漢口進攻，別方面則設

法求和。北平『臨時政府』之『宣言』，並非日本第一次求和的企圖，在徐州失陷後，日方曾數次派人至漢探聽中國是否準備言和。……但「除非日本停止對中國之侵略，無談判和平之望。」

這對於作爲 Coward 的主子，可算是一個差強人意的道德的打擊，但全世界每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却要向中國政府提出一個更明白肯定的要求：公佈一切在敵人手下的公開漢奸的賣國罪狀，給以法律的嚴厲判決，使他們得所應得，不齒於全世界的人類；肅清一切隱藏在內部的間諜和準間諜動搖份子，掃蕩敵人任何在暗中從事顛覆活動的可能！

六月二十一日

「求和就是滅亡」

在日本帝國主義急於結束侵華戰事的時候，南北兩傀儡都奉命發表「和平」宣言；日本外相宇垣一成既取消了廣田外相不承認國民政府的宣言，更主張重開九國會議，就遠東「新」的局勢以修正九國公約；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盟友國社黨德國則更積極進行「中日和平」的工作，柏林已成爲「解決」遠東時局問題的策動地；據報紙記載：漢奸王克敏，梁鴻志都祕密派代表到香港漢口活動，而一般患得患失的政客裝着「不甘合污」的面目在香港作陰謀活動的消息，又不斷地傳到我們的耳鼓中來。正在這個時候，本埠文匯報昨日社論突然提出了「一個建議」，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值得大聲疾呼地喚起全上海的市民和全中國的人民大家密切注意的。

當然，我們決不能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說文匯報的社論是響應宇垣一成的「新九國公約」的號召的，但是我們不能不請教「一個建議」的建議者：俄德法三國干涉遠東事件的結果是什麼一回事？建議者心目中的國際和平會議，是不是把中國

瓜分的列強分贓會議？所謂英美法蘇等各國制止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既不是武裝調停，用什麼方法可使日本就範？在現狀之下，停戰後的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第一，我們主張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以制止日本侵略戰爭，但是我們要認清楚在今天的局勢下，時機還沒有成熟。英國的政策還停滯在妥協遷就的「現實主義」，美國的孤立政策雖逐漸轉變，也還沒有完全執行集體安全政策的可能；在這個時候召集國際會議，其效果較比京會議不會高出多少。

第二，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固然已經日益深刻，但還沒有到立即爆發革命的危機，在今天停戰，正是挽救日本軍閥統治的唯一出路；因為在今天，事實上日本是戰勝國，它決不會讓步到退出中國的。

第三，甲午戰爭以後的俄德法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結果是俄國藉此租借旅順大連，獲得東三省路礦等特權，德國租借膠州半島，直接造成瓜分中國的局面，釀成日俄戰爭。文匯報特別舉出這個例子，是不是希望今天再造成同樣的事實？這正和以

前上海大公報在「八一三」以前歌頌袁世凱辦理山東交涉的賢明（即承認廿一條件）同樣荒謬！

第四，在現狀之下求得「和平」，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大家可以想得出的一千萬以上的難民，五十萬以上傷兵，動員了邊陲偏區的軍隊六七十萬到了戰場，犧牲了沿海富庶之區的一切產業建設，將怎樣善其後？這在日本帝國主義是有現成一套的方案的：迫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下野；中國的團結破壞，內戰再起；在內戰中，日本可以收買少數動搖的軍人政客，消滅中國大部份的政治軍事的力量。經過這樣一個時間，日本已經喘了一口氣，就可以一舉而擊破中國抵抗的力量，中華民族就此永無翻身之日！

在發動全面抗戰的時候，蔣委員長就說過：「戰必敗，和必亂，敗可興，亂必亡！」以後，蔣委員長也說過：「求和就是滅亡！」這都是至理名言。

中華民族不求生存則已，要生存就祇有一條路！抗戰！抗戰！抗戰！

抗戰一年來的中國，已得到的，是軍隊的戰鬥力日強，政治日益刷新，國內日益團結，國際正義人士的同情與援助日益積極，日本國內的危機日益加深，勝利的左券，已經操在中國手中。在今天，提出「停戰」「和平」的建議，無論如何是祇有利於日本而有害於中國的，全中國的人民和同情中國的人士，應該對這種足以使中國淪亡的「和平」建議，給以無情的打擊！

六月二十二日

附錄六月二十一日文匯報社論「一個建議」原文

自「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在遠東放了一把侵略野火以來，日月匆匆，快要一週年了。在這週年之中，我們看到中國民族的英姿，以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抗禦敵人的侵略，保衛祖國的生存，爭取民族的解放；在人類史上寫成最光榮燦爛的一頁；我們看到日本的猙獰面目，以毒氣，炸彈，大炮，屠殺了中國無數的民衆；我們又看到列強在遠東的利益，也橫遭到日人魔掌的摧毀，幾無立腳的餘地；我們更看到遠東，已陷於悲慘陰森的困境，展望戰區，一

片瓦礫，焦土白骨，再加腥風血雨，洪水滔天，過去素稱樂園天堂的地方，到了現在都成了人間的地獄。但是研究這一切罪惡的造成，無疑的，都淵源于日本軍人跋扈飛揚，崇拜武力萬能主義，以殺人流血爲快事，以致日本在外交上則以侵略爲國策，以戰爭爲傑作，因此乃有中日戰的發生。可是經過中國一年來的英勇抗戰，予打擊者以嚴重打擊，粉碎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國迷夢；同時日本軍人對於武力萬能主義的信念，也開始動搖了。無論從日本的財政及軍事上去觀察，日本已到了精疲力盡不勝支持的程度，人民厭惡侵略戰爭的心理，也日漸深刻化，如果列強，尤其是英法蘇等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趁此良機，挺身而出，採取一致的行動，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以縮短遼東戰禍，而重造和平的局勢，自必事半功倍，馬到成功。是故吾人敢向英法蘇諸國建議，趁此時機，迅速召集世界和平大會，以和平國家的合力，制止日本的侵略，以收拾殘局，而重造遼東的均勢。茲把我們的理由說明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階段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先言日本的戰時經濟，因爲農村經濟不景氣的日益深刻化，已瀕於危機四伏的險境。至於財政情形，更是山窮水盡，過去因爲每年有巨額的軍費支出，使財政預算不能平衡，以致發行赤字公債，已到了飽和點，不能再發行公債。何況自去年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以來，軍費支出的浩大，實在駭人聽聞，去年幾個月，已化了二十五萬萬元；而今年的對華用兵預算，又達四十八萬萬元之鉅，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怎敢藏相不日夜焦急！長此以往，日本經濟勢難持久，終必趨於總崩潰。此其一。次論目下的軍事形勢，自從台兒莊一役中國大捷以來，日本軍人已氣餒膽寒，華軍退出徐州戰

區，戰術的神妙高明，更使日本驚奇不止。現在黃河的堤防又爲日砲所毀，以致一瀉千里，成爲中國歷史上未有的大水災，隨海線一帶，盡成澤國，日軍作戰唯一的依賴品，即重砲坦克車鐵甲等，盡行沒在水底，失去了活動的能力，因此由鄭州南下窺探漢口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同時日本改變戰略，憑軍艦之力，溯江而上，這個計劃自必艱難萬倍，決不能實現。所以日本在軍事上已到了進退維谷的田地了。此其二。此外，日本國內的隱憂日趨嚴重，日本的勞苦大眾，既已不勝肩上的重擔，對於軍部的好大喜功，勞民傷財，表示不滿，不久的將來，就要有新的鬥爭發生；同時民衆厭惡侵略戰爭的趨向，也極明顯，國內人民看到孤兒寡婦的悲慘運命，固已發動起反戰運動；就是在華日軍，也已感到返國無日，紛紛自殺的，更不一而足。此其三。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略舉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

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均勢，是靠英美美的合力來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遠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目無國際條約，實由於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步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要重造遠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的合作不可。畢特門說：「唯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

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舉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遠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遠東利益，盡爲日本的魔掌一掃而去；而且遠東戰爭終必有一天擴大爲世界大戰，成爲人類空前的浩劫。

最後，我們並不奢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武裝調停，強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因為這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愛好和平國家，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法，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

莫測高深的「建議」

關於文匯報廿一日社論的「一個建議」本報昨日社論已加批評，指責其謬妄所在。意有未盡，請申言之：

根據該報意見：日本軍事財政均已圖窮匕見，難關重重；英美法蘇各國應趁此「採取一致行動……召開世界和平大會」……「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遠東均勢」。

我們以爲該社論第一侮辱中國及其政府，第二取消抗戰，第三觀點幼稚迷糊，最後竟代日本打算盤。

第一，俄法德三國的干涉日本是一羣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第一刀；華盛頓會議所維持的「遠東均勢」是國際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中國的宰割；那都是昏憤賣國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以其無恥無知爲中國造下來的災禍，他們的殘餘即今還在積極爲日本作俵，進行賣國的勾當。現在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之下，正在求着民族的光榮解放，而該社論竟來暗示瓜分與宰割的重演，暗示着革命的國民政府也可以如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賣國害民，這對於新的中國及其政府是莫大的侮辱。那次三國干涉，未曾爲中國保留下朝鮮，琉球，澎湖，台灣；未曾爲中國保留下幾萬萬兩的賠償，乃至於未曾保留下遼東半島，反而立即貼賠了一個膠州灣，一個威海衛，一個廣州灣，以及遍地的外人租借地，沿海沿江的外國軍艦。好，重演罷，宇垣外相何其鼓掌歡迎！

第二：誠然，日本軍事進了泥坑，財政入了當舖，經濟上了絞台。日本還有多大的力量可以支持三年五載？中國抗戰至不濟，爲自己開闢了一個深厚的西南，一個廣大的西北，一團水門汀似的統一與最要緊的一把火旺的民族熱情。而該社論似乎對這些一概沒有看見，只知道『樂園天堂的地方……成了人間地獄』就斷言中國會亡，『列強的遠東利益』會『盡爲日本魔掌一掃而去』。一年來前方後方千千萬萬男女戰士及其父母子女們流血受難所得來的代價，幾十年來無數金錢與武器所換不到的寶貴收穫，都由該社論作者被侵略者武力所威脅的筆尖『一掃而去』了。日本固然是難關重重，但只要該報所建議的宰割瓜分能夠成功，總還是最得利的強盜；中國的犧牲經此一掃，再來一瓜分，倒恰恰好變成真的『一片瓦礫，焦土白骨』，而『洪水滔天』更不必說及，已經變成日本的東西，自有牠去對付了。

第三：我們假定該社論的建議完全由於事實與理論上的認識不清，而不是爲吸血鬼表面的武力和積威所中，發出來的失敗主義情緒，則文中所主張的『和平大會』，

尤其幼稚得可笑。姑無論現在歐洲多事，英法忙得鬚髮都亂，顧不得遠東，（中法雖漸有接近，頂多不過在軍火及技術方面）美國國會剛結束，新國會尙未產生，官場照例入了休息時候，一切聲勢都不過是準備選舉，即孤立派也同樣在準備，即便退一萬步說，英美法蘇四國能夠排萬難來開和平大會，則既不用「武裝調停，強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會中受支配的將是誰？日本肯承認她是戰敗國嗎？中國肯允許將大河以北變作日本的特別區，其餘大城市由日兵駐守嗎？然則文匯報論客將令英美法蘇實行武斷仲裁，強迫中國承認自己打不過日本而接收條件吧？得了，先生，你和你的和平大會且爬回不魯塞爾的會議桌子底下去睡一覺好了！

第四：據該報的長篇累牘的分析，日本是「經濟勢難持久，終必趨於總崩潰」了；「軍事上已到進退維谷的田地」了；國內人民「已發動起反戰運動」了。果然，則中國繼續抗戰下去，豈不勝利在望？然而該報偏急於「收拾殘局，重造遠東的均勢」！這如果不是該報對於自己的分析並無確信，認定中國抗戰勝利絕無把握，即是乾脆替

日本帝國主義，乃至替整個侵略集團打算盤，生怕中國戰勝了日本成爲強國；生怕日本真正內潰，從一個帝國主義侵略國變成一個民主和平國家；生怕日本法西斯軍閥財閥真正脫陽而死，消滅了實力，破壞了『遠東的均勢』，從而使侵略集團籌劃了好幾年的摧毀全世界一切民主勢力的大戰準備終於因斷掉一隻泥腳而完全失敗。果爾，則該報代日帝國主義軍閥和國際法西斯集團的獻籌確實是不錯的，然而於中國千載一時的民族解放抗戰，於全世界誠實人類保衛民主和平的鬥爭何？

實際上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這裏，而在於這一篇短短的社論所代表着的幕後的一切活動。在這篇社論出現以前以及他的週圍，我們已經看見由日本參謀部定計推行的整個「和平」陰謀。昨日我們已經指出自宇垣登台發表了對華主張以來，國內國外漢奸與動搖親日份子以至於文匯報的「一個建議」對牠所起的反應。這是一個有計劃的推動已經毫無問題。這種計劃利用中國一般無恥而有相當勢力地位的政客官僚，利用一般把身家性命看得比民族利益更貴重的有錢份子，以及那些神經

衰弱恐怖觀念強盛的少數柔弱智識份子作墾地，來散播這種無代價的「和平」種子。這一場風從東京吹起，經北平南京而去香港漢口，乃又由漢口而折回上海，在文匯報社論的「二個建議」上第一次顯出了他公開的面目。牠的企圖無疑的是在牠向漢口進兵的期間，預作打下漢口了之後的戰略佈置。我們不要忘記日本處心積慮，時時在想令中國回到上海退兵和南京退兵時的渙散狀態，且失去他的抗戰精神，爲了這爲了準備「攻下漢口」之後中國人抗戰精神物質的解體，它才惡毒至極地四處散播些和平空氣，以摧毀一部份中國人的抗戰信仰與堅決態度，分裂中國的統一壁壘，造成更慘酷悲痛的內戰，以便利日本消滅抗戰積極的軍隊，消化牠從中國掠來的各種利益，最後滅亡中國！

對於日本這一惡毒計劃，中國人乃至於對抗戰曾有相當貢獻的文匯報竟不能馬上看出而加以深惡痛恨的拒絕，實在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現象。全中國人在此國外大敵當前，國內小敵如毛的時期，爲了保證抗戰的勝利，必須增加萬倍的警惕小

心。對於它，對它以任何變形在任何地點出現的「宣言」或「建議」全中國人應該祇有一個答復，就是蔣委員長昨日對德報記者談話的堅決主張：「決計繼續抗戰，無論其為疆場上之會戰，抑為游擊戰均可，非俟中國之完整獲得保持，不肯放手……！」

附帶地我們要指出：這談話廿二日各報都有，而文匯報獨隻字不見。這配着它廿一日的「建議」真令我們有點莫測高深！

六月二十三日

關於日本指摘法國

日本外相宇垣，在閣議席上，說中法兩國訂立祕密協定，由法國以軍火接濟中國云云，且以佔據中國的海南島相威脅；該國各報，也由政府授意，囂肆攻擊法國。日本的這種腔調，是有計劃的策略，但也暴露其弱點。分論如下：

第一，是威脅。以佔據海南島相威脅，就是威脅法國的屬地越南，這樣企圖威脅法國使不以軍火接濟中國。但結果怎樣呢？却激起了反響。如中央派秩序報說：「吾人此際，若果率直行事，並明告日本政府曰：該國日來指責吾人援助中國之無稽謔言，行當成爲事實，軍火行當經由吾國屬地輸往中國。此殆吾人對於該國態度之良好答覆。」這真是響亮的，乾脆的，壯直的答覆；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是神經自擾的日本教法國援助中國的！至於以佔據海南島相威脅，該國外務省發言人又公然宣稱，並說和法日協定無關，好像是勢在必行的樣子，但當該國首相近衛和竭力主張在華南採取強硬軍事辦法的內相末次進行關於海南島的商談之時，也引起了法國的非常注意，對於日軍的此種動向的任何活動的報告，都加以縝密的研究，可知決不會示弱的。

第二，是埋怨。日本屢思「速戰速決」不逞，畏懼中國長期抗戰，認爲戰而不決與長期抗戰都是由於各國接濟中國軍火，尤其是軍火經由越南運輸到中國。現在「速

「戰速決」的企圖更急迫了，畏懼長期抗戰的心理更深刻了，這次圖犯漢口，就是想要達到「速戰速決」與終止長期抗戰，認爲接濟軍火對於圖犯漢口以及達到「速戰速決」與終止長期抗戰都有妨礙，所以會那樣悻悻然的埋怨。企圖佔據海南島的用意，也想加強對於華南海岸線的封鎖，以達到「速戰速決」而終止長期抗戰。但不能「速戰速決」與長期抗戰並非由於接濟軍火，——日本的軍火不是也有向國外購買的麼？中國運輸軍火的路線並非限於經由越南，——不是也有自製的麼？然則日本的埋怨可謂無的放矢。

第二是諉責。日本屢次對外揚言「速戰速決」對內也發了這一張支票，但已成爲空頭，未能兌現，於是對外有失面子，對內不僅有失威信，更成爲嚴重的問題，甚至可說失信事小，餓死事大。現在把各國接濟中國軍火作爲過去不能「速戰速決」的理由，并且預先伸了後腳，作爲今後不能「速戰速決」的張本，便把不能「速戰速決」的真正的原因遮掩過去了，歪曲了，這在對外是粉飾，藉撐強國的場面，而在對內是緩

衝，圖消社會的危機，而總之是諉責，雖然結果仍是欲蓋彌彰。巴黎人士指出日本的「各該報攻擊法國之所爲，實乃政治上的一種策略而已」；「遠東問題各專家也以爲「字垣此言，乃因內政上需要而發」，可見難逃「法眼」。

第四，是急躁。不僅由於不能「速戰速決」與畏懼長期抗戰而急躁，就是攻擊法國也是急不擇言，因爲日本的指摘法國是非法的。一、如遠東問題，各專家以爲法國政府會一再要求日本提供事實，但日本政府迄未提出答案；對於各報指摘法國之辭，從未正式加以證實，但亦故意並未切實加以否認。無事實而漫肆指摘，是非法；指摘而不證實，也是非法；非法而不否認，更是非法。二、如秩序報說：「中日兩國，既未正式宣戰，按之國際法，吾人並無實行此項辦法之義務，日本亦無要求吾國遵守中立之餘地，此層必須記取者也。」又說：「至以中法兩國進行談話，擬在中國南部建築鐵路一事而論，此項談話，遠在中日兩國發生戰事之前，即已開始實行，亦無可資爲口實之處。」破壞國際法，漠視國際法的日本，偏偏却要他國遵守國際法，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滑天下之

大權。揮之則去，招之則來，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中日兩國既未正式宣戰，法國原是按照國際法的，日本要法國不接濟中國軍火，這是假想正式宣戰，假借國際法要法國遵守國際法的，但假想非真實，既未正式宣戰而要法國不接濟中國軍火，便是假借國際法，要法國不遵守國際法（未正式宣戰，不接濟軍火，便是不遵守國際法）了，更不知從那裏說起！這應該歸功於字垣的「好戲」。

法國接濟中國軍火，是道德，是義務，是很正當的，因為法國是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又是國聯的會員國。不獨法國這樣，凡是民主國，國聯會員國都這樣。誠如華方發言人說：「所有世界上愛好和平之民主國家，皆援助中國作抵抗侵略之戰爭，法國之援助中國並不奇特，因其他民主國家如美，英，蘇聯等所予中國之援助較法為更多也。中國之戰爭，一方面固為生存而戰，另一方面亦為世界求公道。愛好和平之國家如法國等，為遵守國聯之決議案或其他條約，在道德上固應援助中國。彼等此種舉動，乃係正當之行爲。外國對中國之援助，即係供給軍火予華，除非日本與上述之各民主國相連

合，日本決無法截斷中國軍火之輸入。」日本指摘法國，非惟無聊，且屬徒然！

六月二十四日

現在有「和平」嗎？

中國這次既決心長期堅強抗戰，日本於是不得不屢次謀和。「和平」運動是公開地祕密地兩面進行着。在日本自有她不得已的苦衷，是難怪的。北平偽「臨時政府」和南京偽「維新政府」的「宣言」祈求「和平」，且傳派遣代表到漢口運動議「和」，原是被牽着鼻子的傳聲勾當，傀儡把戲，也是難怪的。所可怪者，中國國民政府的重心，漢口，如何竟容許議「和」的蠢動。中國古諺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這其間要慎防謹飭啊！中國歷來苟「安」圖「和」，都是敗北主義的動搖的份子，在作祟，無形中作了日本的内線，這回偷偷摸摸的「和平」的「建議」，怕又是趁機會希圖搖撼人心吧！

「和平，」和平，」試問現在怎樣「和」法，中國除了喪權辱國，分割土地以外，試問怎樣「和」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從「九一八」以後到開始全面長期抗戰以前的六年中，不是在「和平」麼？不是在竭力求「和」麼？試問中國得到的是怎樣的「和平」？假使「和平」可得，中國是傳統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國人民是再和平沒有了，爲什麼還有這次全民的抗戰？我們知道這次的抗戰，實是出於中國人民忍無可忍的情緒，才下的決心，又是經過多少的努力排除萬難才發動的！這一層，苟「安」圖「和」的人們都得回過頭去想想，莫要儘從抗戰時間夢想「和平。」我們誠愛好和平，決不好戰，像愛好和平的國家如中國者，也決不能使之好戰；只是想到中國以前六年苟「安」圖「和」的期間，已經受盡了不是一個獨立自尊的國家所能忍受的凌辱，還是得不到「和平。」現在的事實是：日本已經侵佔了中國的許多土地，它們消耗了鉅額的軍費，它們抱定戰勝的神情，這些便可以決定了「和平」的內容，也透露了「和平」的將來的消息，即「和平」的命運。這時「和平」下來，中國將受凌辱，必然要比過去六年中所受的更難受，非惟喪權

現在有「和平」嗎？

學國，恐怕要陷於凌遲處死的境地。中國這次抗戰，原由於日本的大舉侵犯；日本的大舉侵犯，只因中國埋頭建國，日趨強盛。侵略主義者恐怕中國強盛，妨礙它們的侵略計劃，才有這次的大侵犯。中國在壓迫牽制下暗中努力，已經遭忌，一旦屈辱下來，還有容許致力的機會嗎？這一層，苟「安」圖「和」的人們也得回過頭去想想，再往前看看的。

現在製造「和平」運動，於日本是有萬利而無一弊的：第一，長期戰爭本來出乎日本的意料的。日本是利於速戰速決的，長期苦戰會現出各種破綻來，最後恐怕難免崩潰。中國則反是，這就是中國必得最後勝利的信心的由來。這一點，中國苟「安」圖「和」的人們，也似乎看到了；看到了，仍作苟「安」圖「和」的幻想，其心真不堪問了。且說日本現在得到了「和平」，就得到確定的勝利，就可以消化既得的一切，緩和國內的危機，充實侵略的力量，準備新的侵犯。這在凌遲處死下的中國，還有「和平」的日子過嗎？所以現在「和平」成功，於日本是有萬利而無一弊，於中國則有萬弊而無一利。第二，現在中國假使進行議「和」，內部必然分裂，政府的威信必然喪失，抗戰自信的情緒必然

衰落，國家力量必然分化削弱，這樣於日本自然便於成功，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議「和」不成功，也可因此而便於再作侵犯，到那時，中國要再團結內部，重振威信，恢復鬥志，充實力量，恐已經都是不可能了吧！第三，單是「和平」與議「和」的空氣，對於中國不堅定的人們，已經有鬆弛抗戰情緒，懈怠鬥志，分化削弱力量的作用了，這豈不是於日本有萬利而無一弊嗎？就第一，第二兩點說，中國現在苟「安」圖「和」的人們，完全犧牲民族國家的前途，罪不容誅；卽就第三點說，中國苟「安」圖「和」的人們也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主觀或客觀地做了他們敵人的散播毒素的爪牙。

中國已有千萬的忠勇將士殉國了，已有萬萬的財產事業被毀滅了，土地被佔污，人民被屠殺。不要說索償這批血債，要求和平，終應該享受「真正的和平」，才不冤啊！

六月二十五日

談中國的進步與「和平」運動的作用

高公毅

中國對日抵抗的神聖戰爭已快滿一年了，「中國固然不是好戰的國家，但已經是能戰的國家了。」中國由一個極艱苦極困難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及其近百年來歷史上并不佳妙的境況中而進入了現階段（表現其自救自生之力量無窮的現階段），這是難能可貴而又可尊敬的民族的國家了。

反觀被軍閥所領導之日本，自稱「因人口過多」因「延長武運」而「不能不導人民組織戰爭」這簡直是開人類有史以來之政治奇談，任何一個蹩腳的政治家，除法西斯以外，決不會「因人口過多而組織他們到異國去送死或殺人」之主張，也決不會提出什麼「武運長久」的街頭賣武的口號來作政治口號；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除日本軍部以外，簡直沒有聽見過以「武運長久」來作爲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中心政治

口號的。

拿太平洋上這兩個民族，這兩個國家的氣概來對比一下，吾人不禁要替太平洋喜羞交集了：

是的，中國民族在這一年的戰爭中領土之縮小，戰鬥員與人民之死亡，財物之燬壞等慘狀，即太平洋之水亦爲之嗚咽唏噓而不能止！然而這是日本對中國之預定「禮物」，這是戰爭中不可避免而只能設法減少的現象。這固然是中國民族之不幸，但同時也即是日本軍閥之可恥內容，這一筆賬永遠會寫在日本統治者之歷史上；可是，決定日本要失敗，中國要勝利之根據，決不能在戰爭的現象與戰爭的形式上來尋找，而是要在戰爭的本質與內容中去尋找。首先是中國這一年是否有進步？吾人的回答是「不僅有而且偉大！」

第一政治上的進步，即全民族的統一團結並沒有因戰爭的損失而往後退，反而往前進。吾人親眼看見，由西安事變到蘆溝橋事變時之中國民族統一團結的進步；吾

人親眼看見，由蘆溝橋到國民黨臨時大會時期之中國民族統一團結的進步；吾人又親眼看見，由國民黨臨時大會到國民參政會成立時期之中國民族統一團結的進步。

由於中國民族統一團結之偉大進步而發生的現象又是什麼？與日本素來親近的仕宦人士，他們拒絕日本的威迫利誘，在北平上海已是素見不鮮的了。而且他們及時邀人向蔣介石先生担保，千方百計的設法到內地去參加抗戰工作。與日本素來親近的軍官，他們拒絕日本的威迫利誘，而且逐漸改造「自己的」舊式軍隊，親身到日軍左右及後方去作游擊戰爭。「不妥協即難過日子」的和平份子，雖然他們不時的在適當的軍事形勢下隱身於外國流氓政客之後活動屈膝的和平運動，但他們終究沒有再三的將他們的政治方案公開的向世人向同胞向國家機關提出過，雖然有時滑一腳，但一瞬間又奮勇自振的爬起來了。

尤其是而且特別是，全中國的人民：在內地的能一心一德的服從一個意志（團結抗戰）而英勇的奔上前線；尤其是內地士兵與新軍官，依照中國的文化狀況，他們

非有六個月以上的軍事訓練不能作戰，但事實告訴吾人，他們在爲民族爭生存的熱血沸騰之情緒下，居然只訓練一兩月即能成爲能戰的生力軍，並且從未聽過槍砲炸彈響的新兵，他們在火網中的英勇戰鬥出乎中外軍事家意料之外。在失地區的人民，他們能自發的團結起來與日本作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戰爭，甚至他們能自發的建立收復失地區，創造日軍後方火綫，研討政略與軍略，使日軍與漢奸在佔領地帶之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長期的不能動作，而且愈下手愈麻煩。

由於這中華民族統一團結的進步，在軍事上又發生甚麼現象：

每一個顯著的戰役，雖然華方以前遭過幾次失敗的戰果，但每一個戰役都沒有使日方收到恰如計劃的戰果：淞滬之戰，華方支持了三個月，戰果華方是退却了；但日本計劃三個月征服全中國，在淞滬一役中即將日方的計劃打破。蚌埠之役，日方計劃一戰而破，由蚌埠長驅直入到平漢南段之信陽，或者長驅直入到隴海之歸德，戰果華方是失了蚌埠；但日軍之兩個「長驅」計劃一個也沒有長驅得成。晉南之役，日軍計劃

由道清與同蒲兩路大包圍華軍，并一鼓下潼關而越隴海西段攻佔豫西之南陽，戰果華方是退出了晉南同蒲線；但日軍這一次計劃的包圍失敗，潼關攻不下，攻佔豫西之南陽更成了春夢一場。魯南戰役，日軍計劃由魯東南斜下而一舉佔領徐州，打通津浦線，戰果日方吃了台兒莊頂有名的敗仗。徐州大會戰之役，日軍計劃南由蚌埠而下歸德，北由沿黃河邊西斜而下蘭封，將中國之主力在黃河與浦信之間，津浦與平漢之間全部殲滅，夫然後再在武漢掛上太陽旗，戰果中國撤退了徐州，但日本的全部徐州大會戰之計劃，却不能不望黃河之水而徒然興嘆了。今日皖鄂贛邊區之戰役呢，不幸得很，在太湖縣已吃了一個警告式的敗仗了（向潛山退），打馬當的日軍已在那兒望着小孤山與彭澤縣而發愁了，依照「和平」運動之謠風及日軍之調動動向，日軍大概又在轉什麼戰術上的念頭了，或許是在那兒耍花槍了，也或許他想到了東方馬德里（武漢）比西方馬德里（西班牙京城）確實堅固得多，也或許他能想到東方的弗朗哥軍比西方的弗朗哥（西班牙法西斯軍領袖）軍的後方更不「清潔」沒有後方的遠

征隊或孤軍深入，大概總有些不放心開步走，也或許是在向西北轉念頭。

在表面上看，日軍隔武漢只有兩百多公里的直線距離了。在實際上看，日軍後方又在開始「重溫舊戰」了。日軍向河北平漢津浦之間增兵，是在那兒與華方的英勇游擊隊溫習去年八月到十二月的平漢津浦北段舊戰了；日本向滬杭及淮河增兵是在那兒與華方的英勇的游擊隊溫習去年滬杭今年淮南之舊戰了；日軍向太原新鄉增兵是在那兒與華方的英勇的游擊隊溫習今春晉南舊戰了；日軍由平綏北甯路調五列車士兵去東四省，大概是回東四省與東北英勇的游擊隊重操山地戰，平原戰去了。上面的這些消息都是北平各通訊社發出來的，由此顯然的看出華方在軍事上的偉大進步。其進步就是在日軍的前方能組織新戰鬥，在日軍後方能重溫舊戰鬥。這就是過去與現在之軍事局勢，這就是華方抗日之軍事戰略與戰術。

但目前戰爭中的特別危險焦點，是日本與漢奸，正在中日戰爭華方局勢的好轉關頭，進行具有軍事戰術與軍事間諜作用的和平運動，（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日方每

一次的和平運動都具有軍事戰術與軍事間諜上的作用。而且企圖將這些污穢的細菌散布到報界中來。這是日本與漢奸最可恥的技巧，也就是抗戰中最危險的細菌，中國只要能防止「和平活動」細菌的侵入到任何一方面，能迅速的組織全體人民，能很正確而又很靈敏的全部實施新戰略，達到戰勝日本的目的并不是遙遠的途徑。

六月二十六日

英國想怎樣「調解」

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戰爭中遭遇到的困難愈多愈深，國內政治經濟的危機愈甚，而求和的心愈切愈迫的時候，英國外相哈立法克斯勳爵（對侵略國妥協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在外交委員會的非公開會議中表示：「英國作有效之調解人加以干涉之時機即將來臨，」指出「中日戰爭，業已臨近容許談判之階段。」全中國的人民

和同情中國的外國人士，居留中國的外國人士，以及在中國有商業關係財產關係的外國人士，當然沒有一個願意發生戰事，或無條件的歡迎戰爭，希望戰事無期延長的，但因為日本軍閥瘋狂的侵略，瘋狂的進攻，使中國人民爲了生存不能不起來抗戰，一切有正義感的外國人士也不能不大聲疾呼地呼籲奔走援助中國。聽到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保有極大利益的英國外相說：『中日戰爭已臨近容許談判之階段』，當然會色然而喜，喜和平的降臨；但是我們看一看中日戰事的現狀，實在找不出一絲一毫「容許談判」的痕迹。我們不能不懷疑哈立法克斯勳爵所說的「有效之調解」和「談判」將執行什麼任務！

在哈立法克斯勳爵講這句話的時候，日本的飛機正不斷地轟炸廣東各地，日本的軍艦正不斷地轟擊廣東沿岸，日軍正不斷地在華南沿海各地企圖登陸，佔領海南島的軍事計劃正一步步在實施；而哈立法克斯勳爵講了這句話的第二天，日本外務省就聲明對在中國的第三國的財產不負賠償損失的責任。在這個時候，說日本已經

戰到不能再戰而馬上要倒下去，是錯誤的觀察，是幼稚的論斷，一向把侵略國的力量估計得過分強大的哈立法克斯勳爵當然不會如此估計的。然而誰又能相信日本在這個時候會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尊重第三國在中國的利益呢？照一般的觀察，日本轟炸華南，攻擊華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威脅英法出任「調解」；哈立法克斯勳爵的表示，無論是存心如此也好，「測驗民意及國際之反響」也好，都可以顯出英國張伯倫政府已經爲日本的威脅所鼓動，其所預擬的「有效之調解」一定是適合日本的需要而犧牲中國的。

如其是這樣，中國的答覆一定是很直截了當：在白軍未退出中國領土之前，中國決不停戰！和平沒有得到保障，中國決不會接受任何休戰的條件！

英國的遠東政策，一向是企圖對日妥協的，但爲了本身在遠東的利害關係，必須先促成中日的妥協；如其中日間的衝突不能得到解決，英國就很難找到對日妥協的途徑。張伯倫政府雖然一貫的推行對法西斯侵略國讓步的所謂「現實主義」政策，但

他們決不能也不敢讓步到完全退出遠東。所以，哈立法克斯勳爵所說的「英國作有效之調解人加以干涉之時機即將來臨」僅僅是一場春夢而已！——和日本軍閥所幻想的「及早結束戰爭」的春夢一樣。

我們更願意指出一點，希望英國政府特別留意到的：在英國商船爲西班牙叛軍飛機（事實上是意大利的飛機）所炸沉之後，倫敦不干涉委員會正討論採取「有效」辦法撤退外籍軍，停止西戰的時候，意大利陸次巴利亞尼特別於前日發表一文，略稱：「意大利陸軍士兵可動員一千二百十萬人，其戰時所採用之戰術，與所配備之軍器，可在極短時間之內，用以衝破敵軍陣綫，而加以致命之打擊。」同時意當局宣佈：「天空艦隊」編製整理就緒，有飛機數百架，各載炸彈一千公斤，速率每小時可達四百公里，續航力共二千公里，均能在最短時間之內出發作戰，實爲特別有力之艦隊。」這就是法西斯意國對英國政府遷就意國的有力答覆。這說明什麼呢？就是你愈對侵略國讓步，侵略國的氣燄愈高，侵略的野心愈大。在歐洲，英國本部所在地的歐洲，而且是英

國肘腋之下的西班牙，英國政府一妥協的結果，連自己的商船都不能保護。這樣一個教訓，也可以說是血的教訓，賢明的英國政府與英國人民，不會再在遠東重蹈覆轍吧！

六月二十七日

誠中形外

孫二先生的政治哲學，因為時代變遷，現在是只配做侵略強盜反動份子的麻醉工具的了。但他關於人情世故的描寫，因社會的基本形態未變更，有些却是仍能搔着癢處的。且舉一個最近又得了證實的例：

「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慊然，掩其不善而飾其善。人之觀也，若見其肺肝然……」

小人與君子的分野，本來並無絕對的鴻溝，如果我們不把「君子」認爲卽舶來的

「Gentleman」而當它是「善者」的尊詞。原因呢？乃因所謂善惡本身即不是絕對的，在目前全中國奮力抗戰的時期，我們的可能的善惡評價標準，只好是公私之辨，與一個生死不渝的絕對的忠貞信念之有無。

以這爲標準，善惡之分，小人君子之別，在平時仍難以判斷。但在一個尖銳的危機發生時，時代和環境的殘酷的壓力，却會無情地替你來一個澈底的暴露。最近我曾在一次集會裏聽見一位先生說：「徐州失守後，上海的漢奸忽有大量增加，有許多竟是平時意想不到的會幹這種事的人物。」這「忽」其實是不然的，「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也漸矣。」

其實呢，誰是生來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聖賢人？成長包圍在某種基本社會形態中，在危機時而能絕不爲私人乃至小集團的私利的考慮所搖惑，本不是易事。過去的失足並不能判斷某人澈頭澈尾爲小人，也許他在另一環境或條件下有翻然改悟的可能。某某等著名的親日份子現正「歸漢」被政府任用，正

是實例，雖對於他們，一般的見解認爲仍應採嚴密的監視態度。

別方面，素常言辭十分堂皇，對於全體的事業曾有不少口頭和筆頭貢獻的份子，在危機時而發生動搖，更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支配他們的，並未有一種茹苦含辛的生活基礎和一種爲人忘我的至度崇高的思想信念。在這種人，上述君子與小人的分野確實是很模糊的。假如在他們看來，某一種的局勢變換，於其本身的利益絕對有利，而同時對全體事業表面暫時亦似乎說得過去，他們自然要歡迎之不暇。但爲了這全體事業之不致真被澈底出賣，共同從事這事業的同道人則決不能不施以特別嚴厲的督責與糾正。一個公開的漢奸雖時刻不斷對抗戰盡力破壞，其惡作用決不及原來頗爲抗戰致力因而得到不少人信任的份子在嚴重危機時突然散播的毒素種子來得大。對於同道人是應該更嚴格地批判與懲勸的。這裏並沒有惡意，正相反，只是爲了保證全體事業的勝利，乃至保證那同道人的忠實與清白。

「過而不改，是爲過矣。」換句話說，即過而能坦白承認和改，就可以不算過，「

日月之蝕」誰沒有呢？不要讓那黑影真把自己吞沒好了。但明知自己偶爾失足，而偏要文過飾非，用曲解逃避來自救，那可真令人感覺得「則何益矣」了。「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獨「猶必」憤，「何況目前所涉者決非「獨」而是「衆目睽睽」的事？人非盲目，正義的公判是無可逃避的。

來日方長，比目前更嚴重的危機還有許多擺在前途。願一切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解放的神聖抗戰而奮鬥的同道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六月二十八日

日本的馬後砲

日本往往在每一次的求和運動幻滅以後，總得來一個準備「長期」作戰的聲明。這次也不能例外，故在宇垣發表躲閃的求和演說，又嗾使南北兩僞組織發表露骨的

求和「宣言」從事多方面的求和運動幻滅以後，板垣發表談話，申說日本已準備長期作戰，甚至誇張地說「能夠支持十年。」

這不是由於一是外相，一是陸相，各從其位，各發其言，乃是日本實行一種「國策」，就是侵略中國的「國策」，戰爭是侵略，「和平」也是侵略，文武交相爲用，企圖藉以相反相成罷了。

這也不是雙簧，雙簧是一個說一個做，只有傀儡被人在幕後牽着鼻子求和才相像，而宇垣和板垣却都是在說話。雙簧的一個說一個做是同時的，而宇垣和板垣的說話却是先後的，先有躲閃地說求和的話，因爲被幻滅了，然後才有露骨地說準備長期作戰的話。

這是和中國屢次聲明長期抗戰一樣麼？更不是了。中國屢次聲明長期抗戰，是表示堅強的決心，粉碎求和運動的幻想的，總在日本每次聲明準備長期作戰以前，所以是主動的，是針對求和運動的。日本每次聲明準備長期作戰，是掩蓋準備求和的心理，

粉飾已經幻滅了的求和運動，總在中國聲明長期抗戰以後，所以是被動的，是求和的變種，同時是求和的變態，而這變種和變態的根源，在於屢次企圖「速戰速決」不逞，屢次求和不成，兩位一體的情緒都被長期抗戰壓抑了，得不到正常的宣洩。雖被壓抑，但也慣於順水推舟，因中國聲明長期抗戰而也聲明準備長期作戰，所以聲明準備長期作戰雖然與聲明長期抗戰不一樣，但無疑的是學樣。以擅長模倣伎倆的日本，曾經當這次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其學樣的程度，竟至學到鑒於中國標明戰爭的性質是應戰，是抵抗，也說侵略的戰爭是「應戰」是「抵抗」呢。

板垣的談話，如果作譬喻，那正如每次聲明準備長期作戰一樣，是馬後砲。馬後砲的意義，直接地顯示更深一層地被中國長期抗戰所逼而拖到長期戰爭的一條路上去，顯示在軍事上更處於被動的困境，而所謂「能夠支持十年戰爭」的大言，則是與被逼的程度之深刻相應的；同時，又間接地反映準備求和的心理，成爲硬進軟出的姿勢，這是可以拭目以待之的。日本被逼長期戰爭，在南京陷落的前夜就已開始，此後軍事

便處於被動的困境，那時負担求和的任務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現在陶德曼又被希特勒召回，據傳又是日本會要求希特勒將其撤換，然則由於當初求和不成，被逼長期戰爭的舊恨，加上這次性質仍是同樣，程度更爲深刻的新愁，可謂相映成趣。

如此萬般無奈，而猶申稱準備長期作戰，並說「能夠支持十年戰爭，」其誰能信？即以板垣的談話來說，也反映了許多的弱點。如認爲「蔣介石乃日本將來之仇敵，故決無與其談判和平之可能，」是反映其意識到侵略主義，封建法西斯軍閥的命運。此種語氣出諸於侵略者之口，毋乃傷感？這是第一點。又如說「爲使對華作戰能有順利進行之先決條件起見，日本全國人民必須堅固的贊助政府及軍隊，」是反映日本全國人民的反戰與厭戰，怎能與中國人民的自動地擁護政府，贊助軍隊相比！這是第二點。又如說「即使蔣介石上將與第三國成立強有力之同盟，日本亦將盡力達到在華目的，」是反映日本除了法西斯國家以外，陷於孤立，而又與其謠傳中國和法蘇成立祕密協定，埋怨各國接濟中國軍火，尤其指摘法國這些事實所表現的憂懼心理相矛

盾的，這是第三點。

作為準備長期作戰的據點既那樣可以吹彈得破，則其幻滅必然亦將如求和的幻滅，雖然幻滅的期間要比求和的幻滅長期些。

六月二十九日

對國際問題的一些常識

——願文匯報再下一番工夫——

國際的一切形勢對中國戰勝日本的關係，雖然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牠確是能起決定作用的諸條件之一。例如列強能制裁日本，對中國戰勝日本是有決定作用的；日本殖民地的反日運動，對中國戰勝日本是有決定作用的；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對中國戰勝日本是有決定作用的。但中國戰勝日本的主要決定條件還不是在國外

而是在國內。假設國內不能有進一步的民主團結如鐵桶一樣向日本抗戰到底，縱然有國外的優越條件也未見得能發生應有的作用。反之，即使國際條件較差一點，也能由於國內條件的優良而使國外的條件亦日益優良化起來。一句話，中國戰勝日本的條件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是求得國內外條件之生長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確定國內外條件之關係問題。在第二個問題上，即國內外條件的關係問題，是「根據」與「條件」的關係問題；國內一切的形勢要當作「根據」看，國外一切的形勢只當作「條件」看。假設將國外形勢當作「根據」看，將國內一切形勢當作「條件」看，那就是離開問題的本位立場而將「根據」與「條件」的位置混淆起來了。

國外的形勢究竟有那些事變對於中國在抗戰中可以利用呢？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內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中國如果利用得好是與中國抗戰有利的。國際上這三種矛盾，因為國際諸變化的綜錯，他們也錯綜起來而成爲民主主義國家與法西國家的矛盾了。這一矛盾的磨擦，如果是反法西斯方面佔優勢，

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如果是法西斯方面佔優勢，對中國抗戰是不利的。

目前吾人對國際上的展望，最可能有利於中國的是各民主國家對抗法西斯國家的矛盾磨擦起來，無論牠在何處發生，對於中國抗戰總是有利的。吾人贊成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與法西斯國家對抗的集體安全制度，便是基於上述的事實。集體安全的成分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的蘇聯，半殖民地與殖民地及法西斯國家內的一切被壓迫者，這就是國際上的反侵略陣線的大聯合。任何國家不管他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他的政策如果與這個國際陣線的陣容分割起來，或者向任何法西斯國家來一個屈服，對於中國抗戰未見得會有好處。

由上面可以推演出吾人對國際形勢的兩點認識：第一是不能而且不應該將一國內問題是根據「國外問題是條件」的關係問題顛倒起來；第二是不能而且不應該將反侵略陣容分割起來看。這是中國在抗戰期中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上兩個基本觀點。張伯倫向墨索里尼屈膝，即是向法西斯屈膝，也等於幫助了歐洲法西斯燃燒起

戰爭的火把幫助了德國滅亡奧國與捷克；幫助了佛朗哥屠殺西班牙人民；幫助了意國完全滅亡阿國；幫助了日本侵略中國。這是誰也能看得到的，他實質上是擾亂了反侵略的陣容而鼓舞了侵略者陣容。

再談「均衡」問題：假設「遠東均衡問題」的命題是對的，那麼，舊的均衡既被日本破壞，即應該轉變為中國保障領土完整獨立自主的「新的遠東均衡」。假設舊的均衡是從瓜分與獨占的矛盾一時平衡了而建設的，新的均衡則是從中國領土完整主權完整集體安全制之實施來建設的。

在上面的三個問題，中國與國際的關係問題，反侵略陣線能否分割的問題及遠東的均衡問題，吾人很希望素被讀者尊敬之文匯報「再下一番工夫」以指導讀者。吾人很贊成文匯報在「重申我們的信念」一文中所說的「我們對國際問題曾下過一番工夫」的前進精神，同時也希望文匯報「對國際問題能再下一番工夫」！首先是對常識下一番工夫！

六月三十日

中國空軍的偉績

據我們所得最可靠的消息，中國空軍最近一週來在安慶馬當一帶參戰的結果，是炸燬了日本軍艦運輸艦至少十四艘，其中巨型的至少四艘，中國飛機完全沒有被日方射落，有之，祇是一架於中高射彈後自知不能飛返根據地，便向日艦急落直衝，結果是人機俱燬，而日艦與全體士兵也被炸成粉末，做了它們的軍閥野心的活犧牲。

中國空軍在馬當附近的作戰條件，與日機橫行無防城市上空，漫無標的的濫炸中國平民是絕對不同的。第一，中國轟炸機不能有充分的戰鬥機和驅逐機的保護，主要是單獨作戰，全賴速度高強，駕駛員技術優秀取勝。第二，日方軍艦停泊長江那一帶的大小達百餘艘，其高射砲火之猛烈，我們在上海早已見過。第三，日方驅逐機極多，每次大隊轟炸中國城市時，驅逐機必多於轟炸機。第四，本年夏季揚子江流域氣候極劣，

最近更是不斷陰雨達廿餘天，然而中國空軍仍不避天時的困難，每日出動，雖視線十分不明，而轟炸標的則異常準確。

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而能造成上述的偉績，真可說是世界航空史空前的奇觀。中國空軍之成長強健，與其他一切一樣，都是在抗戰中獲得的成就。中國提倡空軍，自歐戰後北平南苑開辦航空學校起到現在已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後國民政府展開航空建設運動，更加積極。七年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與航空建設接觸，例如航空捐，航空獎券，購機獻壽等，使我們對於中國的空軍起了無限的憧憬與期待，而尤在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爲甚。

然而那時自稱知悉內幕的人傳出來的消息却並不令人起勁。據說中國空軍雖號稱有飛機一千架，然而實際第一線的至多不過二百架，駕駛人才尤其缺乏，內部且有許多人事的衝突與糾紛。但我們是姑妄聽之的，我們希望中國空軍有一日能粉碎這些惡意的謠傳。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忠勇的雄姿終於在上海出現了。第一次的成績雖表現得並不十分好，然而我們是相當滿意的，至少在使民氣興奮的一點上。

這之後，直至南京陷落爲止，中國空軍並未展開極大的活動；在數量上，在作戰力上，在技術上都沒有驚人的表現。有一個時期，據日方的宣傳，「中國空軍僅剩了飛機一架。」這自然是荒謬無稽的，但同時也使我們可以相信中國空軍那時的力量，實在薄弱到了極頂。

然而那一時期中國空軍的沉寂，現在我們才明白，並不是如日本人所妄信的它的崩潰，而是中國最高當局所採的極正確的策略的結果。那策略是在第一期作戰中，儘原有的飛機人員與日方對付；同時則盡其全力，在後方祕密從事新的空軍的創造。這策略不久就表現了它的作用與效果。新的空軍於極短期內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創造成功了，本年二月十九日在武漢上空第一次一鳴驚人，翻轉了去年在南京時天天捱打的局面，一舉擊落了日機十五架，使驕狂的日空軍一個多月不敢在武漢露

面。四月廿九日日機更集中絕大力量二次嘗試，吃的虧更大得多，被擊落的至少廿二架，有的報告竟說是全軍覆沒。這之後，不但日空軍不敢正眼瞧武漢，中國空軍反遠涉重洋，到日本去送了許多「攻心的炸彈」。

最近廣州的慘遭轟炸，不見中國飛機出來抵抗，又使一般人對於中國空軍的力量發生了懷疑。然而這次的懷疑與上次不同，是毫無根據的。中國空軍之不在廣州活動，完全是作戰策略上的決定。這策略的要點是：第一，集中力量，保衛要害；第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別人也許意見不同，但我們以為目前中國空軍還在迅速成長中的條件下，這策略與第一期作戰時的一樣，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在長江上作戰的成績，已經加以證實了。

中國空軍實力究竟如何，沒有人能夠知道。路透社傳中國準備保衛武漢的飛機有四百架。我們相信將來的發展，會證明這數字還小了幾倍。總之，中國政府雖準備用前此未用過的極大力量保衛武漢，但它同時決不會把全部空軍和其他力量拿出來

作孤注一擲，是毫無疑問的。

瘋狂的日本軍閥，進攻吧！天天在成長中的中國空軍以及其他一切力量，終於要給你一個「滑鐵盧」！

七月一日

德國召回駐華大使

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以後，今又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召回軍事顧問是希特勒滿足其法西斯同盟國日本的欲望，召回陶德曼據傳也是由於日本會要求希特勒將其撤換。這傳說似若確實可靠，因為柏林政界確信陶德曼返國後，將不回任，僅以代辦駐華，不另簡放大使，據說這是德政府向日本表示同情的舉措。大家雖然認為中德外交關係似不至破裂，但試問這樣是一種什麼「外交關係」？什麼體統？德國原來早已承認爲「滿洲國」，不顧中國的友情，不惜與傀儡爲友了。中國對於自暴自棄的，「枉

對」的國家本來也可以棄絕之，棄絕之如敵，但是爲抗戰，爲建國，容忍着！

德大使的被召回，是和軍事顧問的被召回有聯帶的關係的，傳說軍事顧問被中國所扣留，但中國政府及軍事發言人已加以否認。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應扣留。相反的，中國不但可以扣留他們，而且也似有扣留的必要，那理由是：德籍軍事顧問皆以個人名義和中國政府訂立聘約，並非由德國政府派遣來的。對於這種不能任意解約理由，原是顛撲不破的；但某種論客竟說「是一種不應有的理論」，他們據爲惟一的理由是：「德政府決不讓個人行動來破壞國家的利益。」這惟一的理由原來是惟一地爲德國着想的。難道德國有國家的利益，中國就沒有國家的利益？難道德國有結納的國家利益，中國就沒有防衛的國家利益？況中國正在抗戰，需要防止洩漏軍事秘密，這比結納的國家利益要正當得多，重要得多，德國既然要「向日本表示同情」，德籍軍事顧問返國，更難保不洩漏軍事秘密，有助於中國的敵人！

德國召回軍事顧問，在於德國「調解」中日戰爭未能成就之後；當時陶德曼大使

正是奉命的調人，這次陶德曼大使被召回，豈真若所傳出於憤怒罷。在南京陷落的前夜，德國希特勒元首鑒於九國公約會議準備「調解」未成，滿以為憑藉未曾出席九國公約會議和締結「反共公約」的二重「資格」可以出任「調解」，那知正因坐此二重「資格」難做「調人」，這種兩面不討好的工作，原也自尋煩惱。現在既然自尋煩惱，又復老羞成怒，誠未免自大，未免小氣了。中國本來無須「調解」，對於這種姿態恐怕不見得嚇着吧！

柏林中國人士，評中德兩國關係說：「中德大使，均于此際奉召回國，實德國對於遠東問題改變態度所致。德國自與日本成立「反共公約」之後，對於中日戰事仍能保守中立，亦即所以保全該國商務利益。迄至今日，顯欲以全力援助日本。……而素來主張「反共」三角同盟之奧特將軍，又復任為駐日大使，於以見德國態度之改變矣。」這裏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既說「德國自與日本成立「反共公約」之後，對於中日戰事仍能保守中立」，一方面又說「素來主張「反共」三角同盟之奧特將軍，又

復任爲駐日大使，於以見德國態度之改變矣。」問題的焦點誠然在「反共公約」，但「反共公約」決定德國不保守中立，而是援助日本。具體的事實，例如希特勒元首公然希望中國戰敗，承認僞「滿」，「調解」似乎是中立的態度，但其動機在憂懼同盟國陷於困境，削弱同盟的勢力。這些都是召回德籍軍事顧問和德大使以前的事。在召回德籍軍事顧問時，希特勒元首又下令停運軍火出售中國，當時未聞有說德國改變態度的話，但總不失爲援助日本的事實。認爲成立「反共公約」之後仍能保守中立，那完全上了宣傳的當，「卽所以保全該國商務利益」罷了。其實德國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只是一貫態度的發展，而發展「迄至今日，顯欲以全力援助日本。」關於認爲德國改變態度，不單是柏林中國人士的見解，漢口大公報和巴黎各觀察家，也都抱這一種見解，可見很是流行。但這一種見解除了忽視問題的本質以外，也縱容了不正當的外交舉動，損害中國的尊嚴和利益。

從德國召回駐華大使之舉，可以更顯明地認識侵略者的面目，「反共公約」的作

用；一般人懸想德義談話撇開日本，這是錯誤的認識。這裏又可以顯明地認識日本侵華的戰爭已陷於怎樣的困境，使其同盟國深深地憂懼，不得不加以挽援。

七月二日

論目前的軍事局勢

方效琴

自日本軍部「進攻中原直下武漢」的軍事計劃書前半截被華軍在隴海路撕毀，後半截被日軍自己掘出的黃水所浸爛以後，中日的戰局已不能完全作舊時觀了。

中國已進一步的討論到「保衛武漢與第二期抗戰」諸問題，而且他們已經有能力提出有一些勞苦功高的前線將士應該休息，有一些熱情鼎沸的新將士應該輪值作戰了。這一新的華方軍事姿態，雖然是見諸共產黨諸負責人之意見書上，但吾人相信所有的問題必定是與蔣介石先生商決之後才發表的。

反顧日本呢，尙在忙亂中進行攻打武漢的戰爭。

他們還在爭論對於佔領區鞏固與發展的原則問題，依照傳聞土肥原辭師團長職，日軍拚命增援長江與谷正之忽忽回國的矛盾現象看來，日本的這一爭論尙含有多少問題。

他們在爭論對進攻武漢的戰略問題，依照平綏路與北甯路日軍時來時去，日本陸軍暫時讓海軍在華南及長江作正面戰與海軍拚命爭攻打武漢之功勞的矛盾現象來看，日軍對進攻武漢的戰略尙還含有多少問題。

他們在爭論着軍隊的調動問題，依照日方軍事人員對蘇聯與對中國的發言態度之無定態來看，他們對再調動打蘇聯的軍隊來繼續作戰尙含有多少問題。

他如近衛之又要辭職，海軍發出來的戰報與陸軍發出來的戰報路線的不一致，上海漢奸內訌而反映到日本海陸軍在上海之衝突，日本外交人員發出來的言論之軟硬不定，日本證券之漲跌無常，多少反映日本在軍事上已具有寒熱症的状态。

這並不是說日本不會或不能向武漢進攻了，而是說吾人若細心一點去考慮，日軍這一時期的軍事姿態比諸以前，其中弱點是更多了；華方呢，是比以前的弱點要減少一些了。

(一)因爲這一時期的日軍弱點比以前加多了，所以日軍對進攻武漢的軍事預備尙未充分。

軍事預備，是軍事上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例如上海戰爭，日方是預備了好幾年，從一、二、八以後即重加準備，在由販賣紅丸的漢奸而一變爲放信號的漢奸一問題上，吾人即可概見。並且每到臨事的時候，還得經過一個月之預備工作。又如徐州會戰，日方的軍事預備工作，如軍隊的調動，人事的調動等等幾乎經過了三閱月之久。現在日軍之進攻武漢，計劃「移攻豫之師以攻鄂」，亦還停留在動員與調動的階段，目下長江封鎖區前面的戰爭尙是一種軍事預備期之前哨戰（彭澤前衛陣地之戰爭）；偉大的戰爭還在雙方布局中，而且也許不是在長江各封鎖地帶之前。今天吾人可以看到幾

個很明顯的事實，表示日軍之軍事預備的尙未充分：

第一，海軍與空軍之活躍比陸軍來得表面化些。

第二，比較有戰術意義之一路日軍如潛山線上欲進又退。

第三，在上海與杭州合肥集中之日軍與重兵器尙未表示他的戰略戰術性質。

第四，戰爭的重心尙在正面封鎖線上之馬當衝突；這已足夠表示日軍預備尙未

充分。

第五，日軍的軍事公報尙在大放「和平」空氣，以遮蓋其尙未充分預備的軍事布置。

可是日軍又在求迅速完成其進攻武漢的軍事預備，利用海軍陸戰隊作中心，拚命逆江西上，疏通水上交通，在已佔區之皖浙蘇鐵道則日夜拚命加工修理，疏通陸上交通，以期早日完成進攻武漢的軍事預備。但是否能讓他如願以償呢，倒要以下江流域之游擊隊是否與他作難及江中是否發生特殊阻礙纔可以決定。（按傳聞華方船

民時在各小河中裝載一船一船的石頭，幾十隻的互相集中某狹隘處，然後沉船河底以阻塞日本火輪。

(二)因爲日軍這一時期的弱點比以前更多了，所以日軍進攻武漢的戰術都還尙在嘗試中。

進攻某一重要區，其戰術之確定是最中心軍事任務，例如日軍之進攻淞滬，到淞滬戰爭第二月才決定由金山衛進攻蘇嘉路；例如日軍進攻徐州，到戰爭的第二月才決定夾攻歸德，第四月才決定由魯東攻徐東，第五月才決定由蚌埠走「之」路而攻徐州西南面諸要點。日軍之攻武漢是比攻淞滬攻徐州的工程更要重大幾倍，難道他在今天已經到了「出奇兵以制勝」的時候了？現在還差的遠。主力擺在鄂東？主力擺在豫南？主力擺在豫西？主力擺在江西？他們尙在戰爭的試探中。戰爭的主力決不能坐飛機到武漢去，而是要由戰爭的過程與發展中才決定應該擺在何方的。在目前的前哨戰爭中表示了日軍戰術還僅僅只具備了一點兒「嘯頭」，既想由豫西江西大包圍武

漢，又想由鄂東與豫南直攻武漢。由交通狀況與後方問題來考察，日軍是急欲想沿長江南北岸進攻武漢，但他又懼怕會遭遇到不可思議的犧牲。所以他目下在進攻武漢的戰術上，尙處於極困難的考慮中。

(三) 戰爭是已處於極嚴重的關頭了，因爲進攻武漢的日軍與保衛武漢的華軍，都認爲是整個戰爭的關鍵。這並不是說武漢戰爭勝敗判明以後，中日戰爭即可終結，而是因爲武漢戰爭的勝敗對於中日雙方的影響，比諸淞滬戰爭徐州戰爭要大得多。

西班牙的叛軍還有一個近親的意國，侵華的日軍僅有兩個遠親的德意。反之，西班牙的政府並沒有中國政府這樣結實（在財力，人力，物力各方面）。軍事上的前途，即武漢比馬德里還要好保衛些。日軍現在是尋找「色當」（找尋消滅中國軍隊主力之地方）但也許將來日軍所找到的却是「凡爾登」了。（打不下，攻不破，而自己又須受莫大之犧牲的地方。）吾人可以肯定的奉告讀者：只要中國不中途屈服，不將武裝人民的工作鬆懈，不將擾亂日軍後方的工作放鬆，不將合理的戰略戰術摒棄不用，

那麼日軍不僅在中國處於前後夾攻中，其國內及其固有的殖民地亦將會發生新火線。

七月三日

英國援華與日機轟炸汕頭

在日本飛機瘋狂地轟炸廣州和揚言將佔領海南島的時候，我們會一再指出：它的主要作用是威脅英法兩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我們也曾一再指出：日本軍閥掀動了侵華戰事，除前線後方所遭遇到的嚴重困難不計，國內的經濟財政問題已使它無法繼續作戰下去，不得不力求速決。在軍事上是如此佈置，在政治上更積極策動。要想結束戰爭，自然最好是在軍事上當佔優勢的今天對華「議和」「議和」的步驟是日本法西斯一天都沒有放鬆過的，以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一再奔走，就是爲了這

件事。但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抗戰到底的意志非常堅決，過去的種種策動毫無成就，現在中德關係更形惡劣，自然無法再進行了。根據這一點，於是日本法西斯又轉民主國家的念頭了，英法兩國在遠東既保有相當重大的利益，和中國的邦交又一向很好，在抗戰中，中國的確得到她們不少幫助，關係更形密切，如其能促動她們出來「調解」，自然「事半功倍」，不難成功，於是軟硬並施，對英法大頑其手腕。

但是日本軍閥所得到的答覆是什麼呢？使英法兩國更深切地覺悟到日本軍閥的勢力在中國存在着，擴張着，她們在遠東的利益，一定要全部犧牲，結果是採取強硬答覆，把英法軍事合作的範圍推廣到遠東（據英外次在下院的表示）。這是英法兩國對日本法西斯直接答覆之一。

在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爵士在滬的時候，他的動止是很顯然的在準備着擴大中英兩國的合作——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等他離開上海到香港的時候，盛傳英大使一時不赴漢口，留香港作「調解」中日戰爭的活動，這種消息的傳播，無疑又是出於日本

的陰謀，想藉此挑撥中英感情，移轉英國的態度。這種陰謀，寇爾爵士在香港既聲明否認他將參與「調解」漢口的中國當局也於寇爾爵士到漢的一天說明英大使的到漢是爲了在經濟上援助中國。這是英國對日本法西斯直接答覆之二。

日本法西斯在企圖失敗之後，於是以屠殺中國的平民出氣。從本月一日起，日本飛機瘋狂地轟炸汕頭市區，到二日晚止，死傷平民幾達二千人，醫院，圖書館，教堂都不能倖免，尤其淒慘的，一百多個小學生，在一霎時內完全葬送在日本巨型炸彈之下！在轟炸之外，粵海的日艦同時發砲轟擊，更在潮汕間的海門灣企圖登陸。

日本軍閥不轟炸廣九路，不砲轟中山，而北移到汕頭，有兩種作用：第一，是避免更大更多的直接刺激英法，爲改善國際關係留一些餘地。第二，是表示它仍舊有力量進攻華南，對中國，對英法，依然是一種威脅作用。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日本軍閥在中原在長江進攻武漢的計劃遇到挫折的時候，會用一部份兵力進攻華南的。爲中國設想，對華南是不能不警惕的。但是，在今天，我們

可以斷言，日本軍閥還不會進攻華南：第一，它決不能動員這許多軍隊，因為佔領區內的許多兵力爲中國運動部隊及游擊軍所牽制，既不能抽調大部兵力到華南去；（謠傳松井石根率領四師團到六師團的軍隊在臺灣，準備進攻華南，完全沒有這一回事，在臺灣的日軍是從中國調回的傷兵及失去戰鬥力的疲憊之卒。）又不能不加緊戒備蘇聯及外蒙邊境。第二，在華南作大規模的進攻，勢必走上與英國作戰的路上去，日本軍閥在今天，決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準備這樣性質的戰爭。

日本軍閥在華南的騷擾，能不能收威脅的效果？我們的答覆是決不能得到，祇會加強中國抗戰之決心，加強英法的對華援助。

七月四日

是何用意？

四日本埠英文字林西報載有一條路透社三日的漢口電，大意謂中國共產黨和第八路軍在抗戰第一期「曾受全國普遍的歡迎」，但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這「聲望和影響已日漸低落」，「關於八路軍和它的領袖們的一切已很少聽見」，「原因主要地是一般人「漸漸覺悟中國對日抗戰，終必須依靠蔣委員長和他的軍隊」以及「八路軍對於抗戰並無任何有價值的貢獻」，其次，據稱「過去衆望之集於共產黨，乃因相信該黨的合作能引致蘇聯的合作」，現在人們則「感覺蘇聯之助華，是根據下列的政策，即中國愈能有效的抵抗日本，則日俄開戰的可能愈遠」，最後該社說：「但這裏必須指出，蔣委員長願與中國共產黨維持最密切的關係，俾得保證舉國統一。」

路透社這一電訊未發中文稿，我們今代它摘譯大意，似有義務宣傳之嫌，但我們以為正是這不發中文稿一點，更使我們對該訊應加嚴重注意；因為此舉的用意不外兩點：第一，避免在一般中國民衆中引起反對聲浪，而同時則在愛看外報的中國中上層份子中發生它的作用，而這種中上層份子正是這作用的對象；第二，把無根據的中

國內政分析傳佈全世界，淆亂國際視聽。此外，我們目前尚無法證明除上海以外，本訊的中文稿在中國其他地方發過沒有，我們猜想是有的。

因此，對於這電訊不實不盡處和它的用意，我們有加以揭發和檢討的必要。

我們以為路透社本電訊和它過去許多相類的電訊一樣，第一抹殺事實；第二自相矛盾；第三客觀上影響中英的友好關係。

中國共產黨及第八路軍對於抗戰，無論第一期第二期，有無有價值的貢獻，鐵的事實俱在，決非任何人所能筆頭抹殺，即控制世界一部份輿論的路透社也無此能力。事實是它們對於抗戰的貢獻，第二期的比第一期的更廣大更切實。路透社自己的某次北平電訊，就根據某外國記者的親目視察，說過八路軍已在晉察冀區域恢復了中國的政權，奉中華民國正朔。同時，中國第二期抗戰的進步，在華的外國新聞業團體和個人也一致承認主要是由於蔣委員長採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作了重要的戰略上和政治上的變更。路透社在現在所談的電訊內，也不惜自相矛盾，說八路軍在晉冀等

省有寶貴的幫助。」我們也和路透社所說的一般人一樣，認定「八路軍祇是抗日的許多中國軍隊之一，」我們對於該軍和中國共產黨並無所愛憎，但如此和其許多鐵的事實，我們以為是不能抹殺的。

八路軍既是中國許多軍隊之一，蔣委員長亦「願意與中國共產黨維持最密切的關係，俾保證舉國統一，」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中國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之一，則中國民衆對於該軍和該黨，會有什麼特別歡迎或不歡迎的地方和時期，我們真是不解！既同是中國的軍隊和中國的抗日勢力，則又爲什麼要把八路軍等與「蔣委員長和他自己的軍隊」劈分？難道說「願與中國共產黨維持最密切的關係」的祇是蔣委員長一人，而蔣委員長這樣做並不是代表全中國民衆的意志？這裏面的邏輯何在，我們簡直不能想像！何況所謂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和影響已日漸低落」者，我們並未看見該電訊舉出任何事實！至於蘇聯援華的政策根據也者，究竟是否如該電訊所傳，我們無從得知，也不必知，每一個同情中國自衛抗戰的人，祇要蘇聯是真的援

助好了。

自中國抗戰以來，中國得到英國不少援助，中英關係日益親密，是不爭的事實。最近這關係更在長足的進步中。英國政府這種主持正義的態度和事實，全世界同情中國抗戰的人是沒有不欣佩的。上海字林西報最近幾篇公正的社論，大使我們嘆賞。然而英國最大的甚至帶有半官性質的通訊社對於中國抗戰，却時時發出顯無事實根據，有時甚至含有挑撥離間意味的電訊，則即使如我們所信的，不致影響中國民衆對於英國的良好印象，至少對於有多年光明歷史的路透社本身的聲譽，不免會發生它自己所不願意得到的影響吧？

最後，我們要聲明對於路透社絕無任何芥蒂。路透社在這次中日衝突中關於戰爭事實的許多忠實報道，我們與全世界誠實的人們一樣，是非常敬佩的。但路透社關於中國黨派問題的稿件，却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地與它自己的光榮的傳統相矛盾，這可真使我們莫明其用意所在了。

七月五日

心勞日拙

日本時常造謠，說中國內部發生「裂痕」，這是他們的幻想，也是他們的希望。最近南北兩僞組織的求和「宣言」中，公然勾引過去的北方軍人；現在日本土肥原又表示「假使中國內部發生糾紛，則可加速日本在華軍事行動的成功，同時戰爭期間亦可大為縮短。」這意義表示了日軍「成功」的基礎，只好建立於「中國內部發生糾紛」的上面，多麼脆弱而又虛幻！

事實是最好的答覆：日本的侵略愈促進了中國的團結！

日本侵略中國，開始就是施用分化割裂，挑撥離間的策略，由於過去確曾得到部分的成功，致使日本對於這種策略死抱住不放。施用此技亡韓以後，接着便推用於整個中國。民國成立之初，袁世凱不願到南京就任那換取的繼任臨時總統之職，強欲臨

時政府改設北平，以內訌外患爲恫嚇，日本增調軍隊開進北平就盡了外患的「警報」作用，成爲利用袁世凱以分裂中國，「以華制華」的先聲。當時孫中山先生准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就鑒於日本惟恐中國不亂，可謂有先見之明。但貪圖私利，昏憤短視的袁世凱，竟做了日本的第一個傀儡。袁世凱失敗，接着又利用段琪瑞；段琪瑞失敗，接着又利用張作霖；幾次三番分裂中國，煽起內戰。袁世凱釀成北洋軍閥專政的局面，造成內戰並又散播內戰的種子，階之厲者，厥惟日本。日本挑撥中國分裂，內戰，畏懼中國統一和平。張作霖的被炸死於皇姑屯，因爲覺悟前非，不被利用，認識大勢所趨，顧全大局，率部出關，向北伐軍表示退讓，埋下中國第一次統一的伏線。「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由於張學良的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北伐完成，中國得到第一次正式的統一。日本一時沒有可被利用的對象了，後來利用楊宇霆的陰謀又敗露了，所以不得不自己來動手。但張學良的服從國民政府，也因受張作霖被炸死的刺激，才猛然悔悟的，受日本卵翼的奉系突變而有最服從蔣委員長長的張學良，這是日本的侵略愈促進了中國的團結之第

一次，作爲這次抗戰的導火綫的「七七」蘆溝橋戰事的爆發，一則由於畏懼中國因受侵略而愈團結，兩廣問題和平解決，國民黨統一，尤其是在西安事變以後，開始恢復國共合作；一則由於所謂「冀察特殊化」以及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都沒有多少成效，表示故技又不售了，不得不再自己動手。關於兩廣問題，西安事變，和遠東有關係的各國都抱憂懼的態度，憂懼中國分裂內戰，只有日本却懷藏幸災樂禍的心理，惟恐中國不分裂，不內戰，這是一個很顯明的對照。關於所謂「冀察特殊化」以及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這次希望「中國內部發生糾紛」的那土肥原，當時曾經竭盡奔走，威脅，利誘，迷惑之能事的，但結果又如何？而今，中國已更非昔比了，政府人民，各黨各派，不分階層，已經建立了堅強的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並且正在發揮着民族統一戰線的威力！曾經一度被勾引的張自忠，就曾經率部參加造成台兒莊的大勝！曾經一度被勾引的石友三，就曾經說過「王八蛋再做漢奸」的快語，率部抗戰迄今！

日本侵華戰事，荆棘叢生，單說軍隊，調動的既已疲敝不堪，未調動的則又復難於

調動，求和不成，眼看着其同盟國德意援助西班牙叛軍是多麼取巧，所以也想學學德意，並思重溫舊夢，希望「中國發生糾紛」，從這裏面找尋弗朗哥，同時又可便於侵略。日本侵略中國，由於其力量的先天不足，畸形暴發之故，只能利用「中國內部發生糾紛」，因而採取各個擊破，蠶食的方式，不能採取鯨吞的方式；現在勉強企圖鯨吞，已造成了吞鯨的尷尬局面了，還只吞了一些，却已快要把嘴吧脹破，把肚子撐穿。

但中國沒有弗朗哥，有的是手無寸鐵的傀儡，還須日本加以保護！

日本雖然也有偽軍，但一與華軍接觸，便立即反正，使率領的頭目成爲光杆！日本這次的侵略促進了中國的團結，不能再分裂，也不會有分裂了。日本的希望，已經完全變成幻想了。

七月六日

中國民族抗戰的瞻望

中國的民族抗戰，到今天已恰恰滿一年，在這短短的一年中，中國政治軍事上的進步，遠超過過去的十年，遠超過過去的二十六年，遠超過過去的一百年。中國已從次殖民地的國家半封建的國家，在短短的一年中跨上了現代的統一的民主的國家的光明的大道。遠稽古籍，旁徵異邦，恆歷數十載數世紀而始得如此成就，今中國獨能在短短一年內得之，自不能不使世界正義人士讚嘆中華民族的精神與力量之偉大了！中國之所以有此偉大成就，當然是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賜，古籍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及「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教訓，的確適合中國今日的情形。今日的新中國，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生長起來，發皇起來。

在過去的一年中，的確中國失去了不少土地，有九個省會，五個特別市淪陷在日

軍的手裏，死傷的士兵有七八十萬，槍械的損失達八十萬枝，人民的流離失所幾達一萬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也是驚人的數字。但是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依然堅決抗戰下去，並且愈戰愈勇，愈戰愈強，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更不是盲目的蠻幹。我們祇要看一看過去六年和最近一年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一年來的戰爭，中國並沒有敗，而日本並沒有佔到一些便宜。在過去，日本軍閥曾經不費一彈，不損一卒而佔領東北三省，現在不得不犧牲四十萬的壯丁，耗費一百萬萬的戰費及軍事資材，纔能佔據若干已成廢墟的城市。在這一年中，日本軍閥雖佔領中國不少土地，但它得到的是什麼呢？是幾條鐵路和殘破的城垣。在城市中，日本軍閥雖找到幾個漢奸組織傀儡政權，可憐這些漢奸們要靠了日軍的保護支持，號令纔能達到城門，城門之外，則毫無辦法。它們對日軍有什麼用處呢？像南京的「維新政府」就是靠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從特務費下撥款參養它們的。在淪陷區域內，中國的軍隊和武裝民衆已到處組成新的火線，隨時隨地和日軍搏鬥，每一天日軍這裏幾十，那裏一百的被消滅，其總數比主要戰區上

的消耗還要大，還要多。到現在為止，日軍佔領區內的交通線，祇有北甯路的平津段，津浦路的津濟段，平漢路的平保段（實際上還祇能南及長辛店）沒有為華軍所控制，其餘各鐵路幾乎沒有一天不被華軍所截擊，所破壞。

在過去一年的戰爭中，中國的犧牲，一天比一天少，日本的消耗，則一天比一天多，我們早已分析過。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中國的戰略戰術，已經走上正確的主動的路線，雖然還有許多弱點，沒有能完全達到預期的任務，但我們相信，在第三期抗戰中，一定可以日臻完善。同時中國方面的新武器，重武器，日益增多，在第三期抗戰中，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用，使雙方的死傷率，進步到相等的比例（第一期為三倍強，而二期中國將士的死傷率就不到日本的一倍）。有人說：「戰爭到第二年，中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勝利把握，戰爭到第三年，中國就有百分之百的勝利把握。」一些也不是誇大的話。

有一些人講：「中國戰爭必得最後勝利，我們是相信的，但是在這樣一片瓦礫之

上，勝利之後又將何以善其後！」這一種憂慮，當然不是沒有理由。但是我們可以指出：這種憂慮完全是多餘的。不必講遠的歷史，祇要看兩個例子：第一是蘇聯內戰之後，破壞不堪，但在二十年之內，從一個本來極落後的國家，一躍而為世界最進步的國家，去年蘇聯的生產，不是僅次於美國嗎？日本大地震之後，東京幾全成瓦礫堆，但不多幾年，東京的建設比以前更燦爛繁盛了。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當然不是走社會主義的路，不一定能和蘇聯相比，但無論如何總比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日本要強得多，以中華民族所蘊蓄的力量之厚，恢復元氣，何消五年十年。

七月七日

近衛的悲劇

昨日為日本軍閥開始大舉侵略中國的一週年紀念日。在這一年中，日本紙面上

佔領了一百二十幾萬方公里的中國土地，奴役了一萬三千萬中國人民（照它自己的統計）屠殺了幾百萬中國老弱婦孺和壯丁，創造了兩個新傀儡政府，一羣漢奸。論理，日本的軍政首腦人物對於這侵略週年的紀念日，是應該表示百分之百的滿意與快活的，然而竟不然。它的首相近衛這天發表的談話竟充滿了懊喪悲哀的情緒，頗有牢騷滿腹，辛酸一把，有苦無處訴之概。這與同日中國蔣委員長和其他領袖慷慨激昂，理直氣壯，充滿了無窮自信的陳辭相比，真是奇特之極的對照。

近衛的第一件事是對於蘆溝橋事變，也就是日本軍閥主動的這次瘋狂侵華戰爭之發生，表示「遺憾」，其意若曰：「都是那些不懂人事的孩子們闖下的滔天大禍，弄得我們如今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怎麼辦呢？」於是近衛祇好跟有苦無處訴的家長老頭子一樣，慨然嘆息曰：「事已如此，日本祇有一條路向前邁進，」走向毀滅了。

我們真不懂爲什麼自稱爲文明國的日本，爲什麼它的主持萬幾負責國運的首相和其他政治家，竟這樣無能，不但沒有一份肯定不移的國策，甚至竟完全聽軍閥，尤

其在華的瘋狂小軍閥擺佈近衛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已做了首相，既覺得發動大規模對華侵略不該，則應立即斷然制止。既已不能制止，而任它拖延發展到目前這種程度，則應率性橫起心充硬漢，連自己帶整個日本國一古腦兒送給軍閥們當犧牲品硬幹一下，又何必蠍蠍螫螫地表示什麼「遺憾」。

其次，這位皇親首相既重申一月十六日不與中國國民政府蔣委員長來往的宣言，却又說如果由日本一手包辦造成的未來的南京與北平聯合政府「如願爲之，不妨與國民政府談判耳！」其意若云：「日本已經說過那樣的硬話，爲了面子起見，當然不能自打嘴吧，原封收回。可是我們如果帶上一兩個鬼臉來求和，那自然無關係，因爲即使挨打，那嘴吧也是鬼臉壳的，與我們的皮肉無關！」

關於這件事，也曾當過軍閥的宇垣外相在六月十七日曾發表談話，說「日本可以重行考慮其對華態度。」但過不了幾天，却馬上給關肅的負責者少壯派領袖板垣陸相打了一個清脆的耳光，說「日本絕對不變一月十六日的宣言，絕對不變對蔣介

石政權的態度。」現在是近衛老家長來打圓場了。這一來，「二月十六日的宣言」既沒有「變」，日本所發動的新和平運動也不致完全被自己人搗光。

要和平就和平好了，偏有這些推三阻四扭扭捏捏的勾當。既無力斷然主張和平，則乾脆聽命於軍閥，任它擺佈，至少還可以保全一個「世界第一流強國」的政府的面子。乃既不能令，又不甘於完全受命，這可真不能不悲哀了。

最大的悲劇是：這蠍蠍螫螫的和平暗示，竟被中國最高領袖和全國民衆給了它一個不客氣的揭發和斷然的拒絕！

許多人最近曾劇烈攻擊英國首相張伯倫的所謂「現實主義」政策。毫無問題地這政策客觀上對於英國和世界和平決不會有絲毫好處；可是就主觀上說，張伯倫既已決定了他的政策，他可有那能力和胆力不管任何方面的反對去貫徹它。當然張伯倫能夠如此，決非個人的原因，他的後台老板英國金融資產階級才是他的一切力量的來源。兩下一比，近衛之篡頭不用說，就是那自命世界第一流帝國主義國家而實則

只是操縱於幾個軍閥之手的半封建專制國家的日本，又何嘗不篡頭？張伯倫講過一句人家說是不不要臉的話：「唯有英國這樣的大國才能表示這樣的寬洪大量。」我以為他雖有點自裝門面之嫌，但他的話確也是實情，確能表現英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有這種氣魄和力量來自己吃虧了一點，哄騙一下那些新進帝國主義後生的，自命「東亞大不列顛」的日本可不行了。它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帝國主義而內部空虛的難言之隱，可是無胆量採斷然手段把那「隱」救一救！

師直為壯曲為老。近衛深知日本雖勃興不過四十年，實際却已老了。然而巴扎洛夫型的近衛則既不敢直說，又無法挽救。這正是近衛的悲劇，也是整個半吊子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悲劇。

七月八日

蔣委員長的基础

抗戰一週年的紀念方式，有言辭，有行動，然而過去，現在，將來的堅強抗戰的本身也是行動的紀念！

領導中國抗戰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在抗戰一年間，從來沒有說過半句妥協「和平」的廢話，却屢次聲明堅持抗戰的決心，掃蕩「議和」的烏烟瘴氣，粉碎求和的陰謀企圖，始終貫徹蘆溝橋戰事發生後廬山談話「抗戰既已開始，決不中途妥協屈服」的剛毅精神，所以一年來的堅強抗戰不啻是廬山談話的註解，又是用偉大的生命寫成的悲壯的紀念抗戰一週年的文章！

然而爲使偉大的生命寫成的文章愈曠曠起見，於是蔣委員長在抗戰一週年紀念日又發表告全國軍民，慰抗戰陣亡將士及殉職行政人員與死難同胞家屬，告世界

友邦書，對美聯社記者談話，告日本國民書。在這些言辭中，重申抗戰的偉大意義，證實抗戰力量的日益增加，抗戰意志的日益堅強，最後勝利的必能得到，痛言求和的禍害，嚴斥漢奸傀儡的無恥，表彰陣亡將士，殉職人員，死難同胞的忠勇壯烈，並令加緊搜集事實，以備褒恤，一方對先烈致最高之敬意，一方對遺族致深切之慰念，銘謝各友邦人士的熱烈同情和相當援助，並深信各友邦必更援助中國抗戰，制裁日本侵略，指出日本軍閥蓄意侵略的野心，暴露日本軍閥和兵士的滅絕人類天性的暴行，昭示日本人民以中國是日本的文明母國，中國所賜予日本人民的愛護，中國抗戰亦為日本弔民伐罪，揭發日本軍閥的欺騙人民，沾污人民，壓迫人民，並警告以九世復仇的大義，希望一致反對軍部的一切設施，實現中日相互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這些都是發乎正義，而嚴辭和婉言，則因友敵而分明的。

蔣委員長指明中國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日本軍閥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世界人類的公敵，日本人民的公敵，所以中國抗戰不僅是為中國，也為世界，日本。但日本的

軍閥又怎樣呢？口口聲聲地說什麼「蔣介石政府」呀，「蔣介石政權」呀，「蔣介石軍隊」呀，以及諸如此類，甚至造謠國民政府林主席以辭職要挾蔣委員長下野，伎倆卑劣，至於此極，總之是以蔣委員長為洩憤的對象。這是一條企圖分化中國的毒計，而因蔣委員長是中國的最高領袖，領導抗戰的偉大統帥，所以攻訐蔣委員長更有企圖使中國分崩的作用，不料結果是極端的相反，中國愈益團結一致，愈益擁護蔣委員長！因為日本軍閥在施展這條毒計的同時，實際又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錯誤使日本軍閥陷於現在這樣的尷尬的境地。

中國擁護蔣委員長，正因蔣委員長是中國的最高領袖，領導抗戰的偉大統帥！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是中國各黨各派的主張和全體民意的表現和執行，有中國整個民力的參加，協助和擁護，所以各黨各派和全體人民都熱烈擁護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的基礎是深厚的，廣大的，堅固的！堅持抗戰，更是這樣。

同時，蔣委員長領導中國抗戰，也為維護國際條約，公理，正義，和平，利益，站在國際

反侵略戰爭的最前線，作爲集體安全的有力支柱，所以世界各友邦的朝野都熱烈同情和援助中國的抗戰，而蔣委員長廣大的基礎便延長伸展到國外。

中國抗戰是要打倒日本軍閥，日本軍閥將必然地隨着其侵華失敗而崩潰，然則中國抗戰也是救日本人民於水火了。日本人民對於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從反戰與厭戰的一點看，至少在客觀上是同情的。因此，蔣委員長的廣大的基礎也便有尖銳的一角穿入中國敵人——日本軍閥的內心。

總之，日本軍閥肆意信口攻訐蔣委員長，既犯了個人主義的嚴重錯誤，又以中國全體人民爲敵而觸犯了衆怒，在蔣委員長固絲毫無傷，且多見日本軍閥之不自量也！

七月九日